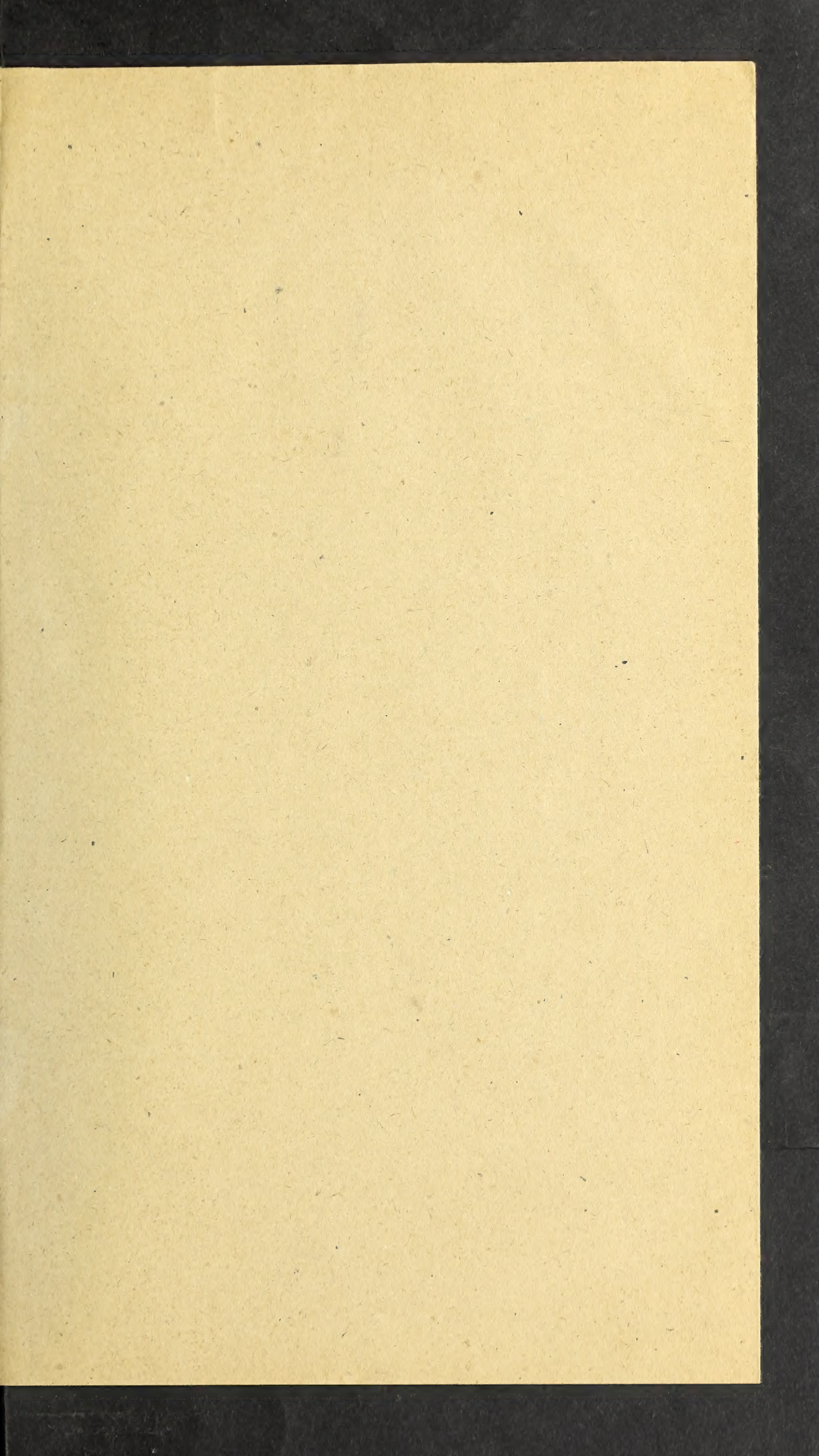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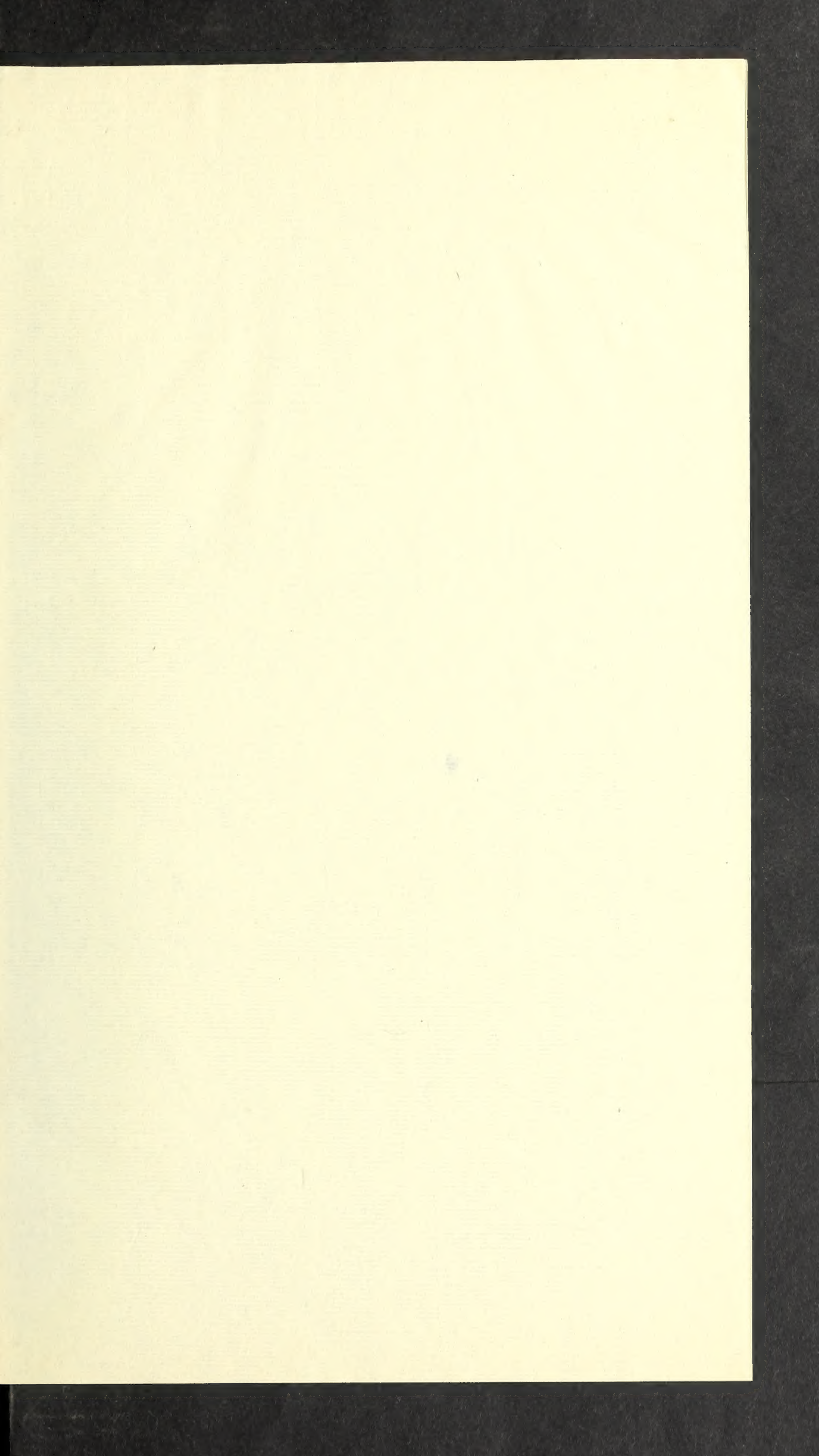






孝宗崩逆瑾專政以脩邊過費繫治而功訖不就嗣是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兩種與小王子相讐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有虜始此河西遼東保塞諸夷日漸携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脩邊或云進幾里扞虜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正德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寛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參將陳乾深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大掠西安鳳翔起步傳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提督邊尋召還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

王憲督師都督杭雄總兵擊却之斬虜三百七年虜大掠寧夏起尚書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脩邊墻禦虜墻據要害且厚堅可乘至今邊人稱王總制墻云於是度虜所從入繞水草之地集將較擺邊虜近墻輒雜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承勛言槖河曲所患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卜剌又深入巢西海與犄角為寇掠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為最急又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為河西備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繕寨設屯以隔絶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

師善撫之郎屬夷不善撫即門戶之寇也宜謹其銜
御叉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
曠日持久釀大患且成交阯世子流寓老撾異日或
歸命請援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
皇上覃思經遠豫定廟筭用人理財以保固社稷吏尚
書薴以宣大榆林遼東饑亟請
上優恤以大慰其心且言寧夏地宜五穀兼魚蒲之饒
蓋黃河在天下皆害於寧夏獨利也故本色粗足而
患於歲支不敷遼東土廣人稀宜營田副參所轄軍
不必聚屯城中資私役令各擇肥美據形勝而營先

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與水縣地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墻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宣皆可行而主於積芻糧實邊如 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達慮經國者如此其後虜吉囊俺答一酋者桀與諸戎解讐結約頌爲中國患而大同軍數叛至戕總制大臣逋逃虜中者數千人虜擇其狡徤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令爲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甘凉東出山東並邊垣散入諸語言衣服

本華人入市廛無間至乃時時潛入 京畿爲內間探者循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刃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童趙全等各擁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有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且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陜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濁邊文武臣冐功掩罪必於賂邊備大圮雖大臣總制邊功見簡書可稱述者代有然適保

疆圉能無失敗而止他莫能悉也十八年
上幸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伯溫行巡邊出帑金五十
萬大賚邊伯溫念五堡在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
築也前都御史張文錦規築而事僨繇措置失宜後
繼者閉目拴手不復爲五堡計則懲噎過矣於是以
紅寺舊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小不稱開展之得多
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紅寺西護堡村爲紅
土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創堡爲鎮虜堡以沙
河舊堡在河北陷淤泥中河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
與護村等堡連絡爲固也築之名鎮河堡以洞子南

原堡溝坌崎嶇難援也稍西南東房地高阜肥厚創
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稍東堡畫頭地四
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蓋展築者一創築
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中一山特起名平
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去來方向瞭如也
於其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夫役聽自至而
豐其糧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墩臺具密布而郎所
募軍願留者三千人遣參將將之使屯耕蠲其租而
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
地乘郵時邊備久圮萬達既部遣巳尋遣健卒百閒

行察勤怠以硃油眞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下
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
各酋縛聽劾治繇是人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
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而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
挫頓引去
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達察痍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
距滑石澗築邊牆二萬丈大同宗室充灼謀闌虜則
齎授指大同將周尚文發之　詔繫充灼論如法諜
報虜寇宣府欲奪居庸關萬達曰虜素號宣府諸將
易與耳今盛氣入其鋒不可當則檄尚文部銳卒代

將時尚文老矣尚健鬬與士卒均苦樂士願為之死得檄即馳赴力戰者三日夜萬達從壯騎數千赴之會大風起車曳柴亟進距虜四十里而軍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解圍去進兵部尚書當是時河套地淪于虜久矣總督侍郎曾銑於大學士言僚壻也欲倚以圖功上復河套議言柄國力主之下廷議廷臣莫敢難萬達上議言河套本中國故壤詎宜棄然揆今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驗之當事有必奮之志而寡萬全之筴不能不深為之慮也自國家舍受降而城東勝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

之犬羊為日久矣然正統成化間我雖未守彼亦未
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
也弘治中我軍猶歲搜套搗其巢菓不能復今虜盤
據其中滋畜牧遂生養習為固然而小王子吉囊俺
答諸部今益昌熾可三四十萬我承平日久軍政多
偷三五年來雖頼廟堂注意脩舉亦暫耳彼此強弱
盈縮之勢較如而何可輕動為也且河套久淪虜中
閒諜罕至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皆
不能諳知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
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即師小利尚難其歸儻失鄉導

全軍何賴。且數萬之衆。緩行則虜得爲備。疾行則輜重不繼。吾尅日裹糧。橐有定數。而虜遷徙無常。遠近不測。則戰固無定地。無定期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逃遯。犄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于此戰耶。退耶。兩相守耶。又數萬之衆出塞。有數萬之衆爲援否耶。糧道雖通。保無抄掠不匱乏耶。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耶。失耶。今塞下兵。即塞下之人也。有先人墳墓廬舍之守。有妻孥眷屬骨肉之

愛有禾黍桑麻産業之戀有牛馬牲畜養身之具如
敵私讐室有必奮然且迫于兵刃怵于死生往往退
怯以煩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
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卽罷之役恐之
以方張百戰之虜而欲得人之死力也其將能乎議
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朞春夏馬瘦爲虜弱則
我蒐於秋冬馬肥爲虜强則我守於邊三年三舉
虜必自困夫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
我馬不亦肥乎而乃止於守春夏虜馬瘦矣我馬不
亦瘦乎胡獨利于征春夏馬瘦虜弱不能爲寇然坐

以待我何知其不能攖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強能爲寇矣則多方設謀何知其不能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可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立異奈何欲歲一爲之俟三舉復之也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馬傷耗議論蜂起將巳之乎將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俟其成乎郎三年三舉咸得志矣虜敗而遯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將何時巳乎蓋議者徒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大同五堡之城虜不深競以爲套地易復而不知勢固有不同也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

忽而歸敗亦支吾以退舉足南向壕塹城堡可立至也後援濟師可立待也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闊敗虞陷沒則事勢異也往城諸邊本我近土又沿邊之地虜不爲意雖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爭乎則事體異也故曰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虎而欲奪其子處其穴得乎議者又言伺虜出套拒河而守之亟築垣墻次移邊堡不知吉囊控弦不下十餘萬非不自支何詎空套以出沿河二千

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
相聯絡置兵以守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不
與焉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已至矣况我邊去
河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沿邊所出豈能自供必
將仰給内地蘇内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不下
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河即糧餉可克飛輓難繼
此尤所當蚤慮而殫思者也事變之來曷其有極孰
能逆覩異時者虜或自相攻擊或荐遭疾疫奪地之
復此其時乎其在今斯獨當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
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者也蓋慮事忠

篤如此會咸寧侯鸞訐鋭賂宰臣掩敗冒功議奪
插關中人心遠下獄相言落少師致仕閣學士嵩深
傾之言鋭並死西市其後虜犯 京師退僉都御史
王忬郎請於 都城築外郛使附郛人得寧居廣置
村堡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薊遼保定設總督以
拱衛 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為四重鎮各置兵萬
人有急得相為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設總督
已以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
臣鋭則衆幕府諸羡入悉佐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
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令

口諸監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荆倒馬關而自以精騎居中權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宜爲國而好結朶顔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闌入頗鮮。當是時尚書慱爲本兵總督所紏治邊將輒覆可邊將閱。即問所當代爲誰遇闕輒補故志行

考言邊事甚具其畧曰嘉靖元年秋虜入花馬池掠西安鳳翔三年七月犬同軍叛多走出塞降虜四年虜數侵掠陜西諸塞殺吏民六年虜再掠寧夏八年十月吉囊俺荅數掠榆林寧夏塞總制瓊出兵禦之虜亦得利去十二月入大同塞掠井坪應朔九年五月虜入漁陽遼西塞大入寧夏塞六月入宣府塞

十年三月、入大同塞、九月、寇陝西遼東、十月、入大同塞、四路殺掠、出京營兵禦之、虜去、寢師、十一年二月、虜入榆林塞、掠陝西內郡、是年、虜道松潘漳臘、寇四川西寬、十二年十月、虜侵鎮遠關、守將王勣破虜斬首百四十、大同軍復叛、與虜通、發兵討不克、十三年閏三月、遣大臣賑撫大同叛者、北走虜幾千人、七月、吉囊入榆林塞、掠安定會寧金縣、八月、始錄青沙峴出花馬池塞、總督尚書唐龍上捷書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勅給事中覈其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劾總兵劉文冒功掩罪、宥不問、十八年二月、駕幸承天、八月、虜入宣府塞、參將賈英見虜少、出禦之、亂行而前、入虜伏、虜殺我將士千人、掠戰馬千疋、益深入南、十二月、虜入宣府深井諸堡、逮總兵江桓下詔獄、虜入榆林塞、殺將宋隆、十九年二月、甘肅守臣上言河西一鎮、逆賊盤據於西海、番族往牧於南山、因夷人貢、往來交馳、套虜乘機、出沒搶掠、中通一徑、勢甚孤危、乞濟師、報聞、三月、虜入榆林塞、破清平堡、入米脂綏德、掠人畜萬計、材芻糧數萬、長驅出、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銃炮千計、芻粟牛羊萬計、[illegible]歸、安[illegible]殺不掠、四月、風霾、下兵部議防邊

言官交章劾兵尚書張瓚貪鄙誤國不聽七月虜入
宣府塞大掠至蔚州總兵白爵遇虜於水泉兒大敗
副總兵雲冒遇虜於馬連堡又敗凡留宣府境內者
幾兩月乃去撫臣守將竟論功陞職已越大同抵鴈
門史寧武嵐靜交城諸內地人不謂虜能至無防預
掠殺人畜萬計大同軍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巡
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虜益無
忌顧山西撫臣陳講告急言八月六日達賊孫井坪
至朔州城七日分三路孫井子宏青屹塔侵陽方邊
接連徇兒澗水口等處殺宮軍掠人畜又孫水口佛
老觀灰泉梁溫等處深入省城西南十日與嵐交城
平虜與汾州交水清源十數州縣封壤連接一望平
原民皆村居曾無堡寨可為避禦且各賊未遭剉衂
延住腹裏數日不出人心驚惶禍變莫測後報聲息
尤為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救兵雖至大約
一千五百臣遣人督戰觀望不前兵勢至此後將何
支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近年大同叛軍向順無明
為賊酋領生長中原習知易攻又覘我軍脆弱非其
所敵故敢於橫肆漸窺中土山西地連畿輔密邇
京師又與河南諸省止隔一山若徒循常襲故不早

振舉必成大患乞下廷臣集議更新紘轍兵部不以爲意護月虜且退是月陝西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安邊定邊塞大掠固原天和爲虜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囊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帷幄夏言加少師翟鑾少保本兵以曲畫方畧坐收全功張瓚加少保叙一子錦衣副千戶十二月虜大入大同塞

二十年八月吉囊先入大同是月壬戌提督代州三關副總兵丁璜出師至寧武關東北十里石湖嶺遇虜力戰死虜遂入關以樊繼祖總督宣大偏保軍務與銀九十萬兩又起翟鵬總督京城南面山東河南軍務繼祖虜至不出縱其深入山西遊擊將軍周宗禦虜太原北侯城村力戰死虜遂至省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關未至塞俺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十一月令侍郎張漢賑山西被虜郡縣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不罪放歸田陳講史道爲民宣府大同總兵丁陞白爵俱罷官翟鵬召還京是月虜掠蘭州三月邊臣言虜

且至、又以鵬總督宣大偏保、及山東河南軍務、五月時宰惡鵬直遂、會鵬乞兵糧、內批罷鵬華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劉臬、劉隅、四巡撫、五月、右清紀郎周鉄、言虜必再至、乞早防、謫廬州府知事、六月、虜及大入塞、時吉囊病死、其子拔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兒台吉、駐威寧海上、俺荅徑朔州、破鴈門、掠太原、 京師戒嚴、七月、召鵬復為兵部侍郎僉都御史、督宣大偏保山東河南軍、俺荅青台吉叱繫哈哈剌漢、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上黨平陽下邑、時鵬未至、我師連營莫相犄觀望不肯戰、賊益深入、營駐平遥介休間、散入險山中、發掠人畜、諸將竟不肯乘險邀擊、虜掠我牛羊衣襆男女、迤邐就大營、結陳且歸偏帥張世忠等、自侯紫村起盟約諸將、躡虜力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見世忠單壯、戰又力、集精騎三千餘、合圍世忠、世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被射傷褁瘡下馬、四面步戰、賊亦窘、會矢火藥盡、世忠憤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刑寧汝追耶、復上馬往來督短兵血戰、自巳至酉、賊見我兵死傷衆、無援久戰力竭、遂灑我營、世忠頭中二矢、墜馬

死張宣臣等痛世忠死殆猶率旗軍曾五等力戰又並
死虜又分掠定襄孟五臺又自代州出繁峙靈丘廣
昌掠殺人畜萬計從廣武站出關安行出大同左衛
及陽和塞而去贈世忠右都督與銀十斤宣臣各四
十兩仍祠祀二十二年八月虜入榆林塞又入甘肅
塞二十三年春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是秋虜入大
同塞總督尚書鵬禦之虜退時虜遣我叛人至京
師入兵使局習佛郎機銃獲誅之遂散各鎮防秋兵
十月虜破宣府塞入紫荊關鵬及薊州巡撫朱方械
下詔獄二十四年虜大入榆林塞總督尚書張珩逮
綏巡撫張于立論戍二十五年虜深入陝西二十六
年虜大入塞直抵居庸關二十八年虜入宣府大同
二十九年八月俺答遂入漁門塞犯 京
城自是調邊兵入衛 京師無虞歲矣先是尹武選
郎畊生塞垣習塞事作塞語陳東莞建條邊議而
明興忠言嘉謀之臣所籌講畧具塞語凡十篇其畧曰
嗟夫 國初至于今虜勢之強弱萬不同矣自受

惟既奔愛猷再竄。

成祖奮三駕之威而魯台奉款當是時虜蓋脅肩屛息而惴伏恐後也爲中國極盛巳東勝之守內遷開平之餉道不繼馬眞敢覺胡騎數臨虜寢寢強焉及

英皇旋輪諸將恊謀宣大之長城繕而脫脫之貢數入虜貪漢財物內犯亦希此又一變也乃邇年來吉囊俺答虜我丁口登我叛人衆稱十萬虜勢勃然興焉方其始也有乘孱馬持木兵而陣者矣何隙則進兵出則走繼也振響直前不避兵陣精騎約戰餘衆剽掠然而未攻堡也故堡而免矣又其繼也分道直前

視我衆蔑如毀數百騎以羈全營紛千萬騎以震零堡然所破者僅百之一二堡稍嚴而免矣今則盛兵入塞自結長圍所過鄉堡無不殘破矣漸知粒食漸知集衆漸知貴鐵又漸知用長漸廣奸細而用計謀是又一大變也夫過無不攻之堡而舊堡大不數雉高不數仞者莫易也攻無不破之鄉而鄉敵臺不設角臺不制也虜知粒食矣將無食馬之耗而我馬日削虜知用長矣當有意外之防而邊日困泄泄也虜知貴鐵矣知集衆矣而我不求濟於短兵薄刃之外策閫好而離交以至虜用騎而衆我用步而寡虜驅

我工我而逸我絕彼通貢而勞虜日擾山西直保迫
四縣痡以搖我而我動燕然擣賀蘭一不置諸口也
其大者彼務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威殺尊
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歸於下敗則耻歸於
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也於戲其亦幸
而虜志擄掠已也幸而思上國貨貴子女布帛也不
幸而有大志焉則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昔周人之
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攻
驪山而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
後嗣忽之其禍至天子下殿而魚羊食人唐人之爲

謀也斥積比置都護而已後嗣忽之其禍至於掠都
邑而焚宮闕乃宋謀復燕雲城靈武卒輸幣割鑛而
亡蔑矣故太原朔方周人之形勢也秦中塞下漢人
之形勢也積比都護唐人之形埶燕雲靈武宋人之
形勢此其體也而都邑不同緩急因異審之以因勢
制變則豈非形勢之大用也哉始謀之而強者勝嗣
忽之而弱者壞必然之理也我　國家之都燕也風
氣之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
其視東漢宅雒已失全險宋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
爲遠過之矣故今邊　京後最急宣大次之榆林寧

夏甘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四隅，而遼東之右臂伸；東勝存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夫寧不可悔，則　京後重垣宜設也；宣遼不可合，則花當朶顏之交搆宜防也。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宜大之鑿築，而　京後之防一不措諸慮，抑又非往事之恨乎？今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戍，而棄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增忻代澤潞之戍，則度支恐；弛東北之防，則畿輔搖。明者所燭在未然，況已著乎？故垣宜大是也，垣宣

大而弁垣　京後其惡也以宣大爲餌而先垣　京後惡其惡也悉力宣大然且置　京後於不講也則輕重緩急之間其失權多矣曰然則垣塞古乎曰古也自文王始也築朔方爲軍壘以扼敵是也果若今垣塞矣乎曰非也古扼要已也古者井田南東其畝固險周於天下故扼要以爲塞自阡陌開而溝澮蕩然於是乎變扼要而長城自始皇乎曰何必始皇周衰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胡秦趙燕之爲塞蓋已久矣然則長城利乎曰自開闢而來生民之大害三端丁鞠忘其身以救之皆歸之禁防禽獸也洪水也夷

狄也三者之不害則垣之力也故城居避獸也後以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今禽獸洪水不害而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垣也始皇之城塞也不失之晝而失之行非其過爲慮而過爲之督責也誠停不急之征寬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追酌勢秉便期以再世而要於永寧漢文帝行之是垣塞之善者也城孰緩孰急曰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臨洮漢築朔方誘匈奴入也自馬邑而上谷北平於時爲緩今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鄰矣

故臨洮朔方覆於今爲緩而　京後最急處版築之
屢與也則寬其他徭恐三衛之嘖言也則啗以微貲
土可築則築石可斵則斵磚甃繼施灰鏟必謹自居
庸抵于山海堡塞相望而募民實其中此所當舉天
下之力以從事與遷都較勞費而不以煩贖阻者也
今不城塞則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塞下
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息也千騎長驅耕具牛畜舉
爲捕虜朝取數人焉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焉驅而
入之虜輦輸遇掠矣憲臣行部遇殘矣如此而猶曰
垣塞無益也豈不過甚矣哉然城塞非難也葉之難

乘塞非難也久之難始秦嘗乘長城矣而謫戍徧天下天下不堪也嘗乘城謫戍矣而謫戍無更踐天下益不堪也行者無憩息之所負者無息肩之望又居者無免籍而往者無還期非秦人之所以懽而亂而亡乎故晁錯爲漢畫尚募徙而尤謫戍重入奴婢入粟而輕鬻爵贖罪者知民情也曰秦之城與今異其戍亦與今異晁錯之爲漢謀也難今爲今謀也不難何也昔秦既一天下天下黔首引領而覬休養匈奴遠塞無虞劉之迫也乃勞師萬里斥不毛之地謫戍以戍轉餉以給其結怨天下一也役丁百萬垣塞數

千里地不計土石年不計豐歉朔以一二歲盡羅絶漠其結怨天下二也夫古之動大衆命下而哭鑿凶而行軫未旋而君爲之不舉明非其得已也乃長城之役與五嶺之戍阿房驪山之役一時而並作其結怨天下三也今則不然醜虜跳梁曲在彼矣邊民荼毒患切深矣　國家自三駕而後休養生息且二百年矣自天子以至庶吏憂念之至矣無得而非其上也故今之城也與秦異夫漢徙民大族實新秦三輔五陵矣又徙而實邊邊土若愚當徙者懼其難一也亭障未立保聚實難一旦置之荒墟而責之捍禦其

難二也塞田未墾倉廪未實徙口盛而轉運益增始憂生食繼憂凶年其難三也富人鬻爵不肯身往所入奴婢及罪人當贖者必相繼逃亡其難四也今時則不然塞下近　京師於郡國無異塞垣既成緩急有備塞下殷富號稱樂土人多而苦無田有募輒集不必冬夏衣與廪食也不必拜爵高之增至卿也國初鹽利稍寛遠方商賈嘗揭家而耕塞田矣況募塞下人耕塞下地乎故曰錯爲漢謀難爲今謀不難也嘗爲之畫曰塞城矣其地卑而圮不便而受敵者宜更也既更而無堡宜增也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

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堡去城近者二三里遠者不三十里堡爲廬舍備器用鑿井增竈具舂列櫪俾人有所棲馬有所秣使至者如歸寓者如家每堡五六百人人受一廛統之以一將將爲一廨步卒勤瞭望晝夜番休馬卒遞邏徼彼此左驗無事則番上者倚戈而番下者休邏徼者遞哨而堡居者習技擊也有警則番上者爲燧邏者登堡居者繼登番下者又登則役不疲而事可久也行之一年民便之來歲徵集則令于軍曰乘塞而欲携室者聽增給室養比歸復令于軍曰室至而欲留者聽增給溫絮移願廩

既留而復令于軍曰願恒居而授田者聽且給牛種夫人情所不能絕者嗜慾所甚趨者利也歲月乘塞不數旬而慶室有不願携室者乎歸不數旬而往有不願留者乎既增室養又給冬蓁移額廩已又有田爲之產有不願恒居者乎夫秦工役與謫戍並行而致費募吾工役息而戍以其情行之異于秦可知也錯爲漢謀募郡國之人吾卽募塞下遠不出百里易於錯可知也故曰審其異知其非難則塞可城而乘塞可久也昔鼂錯畫禦戎之策終之卒服習矣夫金鼓以一其耳旗幟以一其目賞罰以一其心三者駢貫

帝而來未之有改也今之所謂練習者吾知之寅而集辰而罷金鼓塡然也旗幟翩然也右此而左彼賞罰錯然也金鼓以令之南進而北退施之于東西則否旗幟以令之東坐而西作施之于南北則否故教閱之金鼓金鼓也卒然有警而金鼓之耳有不聞者矣教閱之旗幟旗幟也卒然有警而旗幟之目有不見者矣曾是以爲練習乎舉一將而叩之曰子持戟之士某也勇某也懦不知也彀弩之士某也習某也未習不知也舉一將而私之曰子部曲有善刺上意巧剝下財則無不知者是教兵法耶始下令曰某守

某失入虜者以軍法繼下令曰某邀某失出虜者以軍法事已矣失入失出矣則將舉而委之上曰有太監也太監以告之　朝曰請逮治也　朝以下諸理曰。會律文也于是某奪祿某贖金與始下繼下者左矣呼令不足信也如此是教將輕法耶故嘗爲之畫曰將授之兵則練習之政宜一委之將期使之耳目心志一而已矣金鼓坐作進退一而已矣賞罰一而已矣不必日暴之日中而饑疲之也將一日與執火器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厲度不可教也者而更之募而歸旬日而火器者遍矣一日與

司弓弩者數十人適諸野而試之。善者賞。拙者罰。度不可教也者而更之。暮而歸。旬日而弓弩者遍矣。又旬日而與勇力者若諸技擊者。適野試亦如之。技擊者若諸勇力者又遍矣。錄是某也良。某也藝。某也淺巧某也拙。疾與其罷之良稍良將無不必具之。閱其一則舉其十責之用則呼其名。夫是之謂練習兵以是為式是謂教兵將以是為殿最是謂教將。始下令必慮其可繼繼下令必慮其可終終稽功罪。必詢其所始是謂教兵教將較之法也陳治安議議邊亦十條脩戰車以當虜騎一。設強弩以輔戰車二。省騎兵

以紓軍民三重勸督實以墾屯田四因屯田以制邊縣五行經界以寓地網六繁林木以資扼伏七募驍勇以習斫營八明賞罰以振國威九重委任以責成功十也其畧曰夫兵戰用車其來尚矣漢衛青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晉馬隆擊鮮卑造偏廂車作木屋其上轉戰千里唐馬燧鎮河東以狻猊冐戰車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用破田悅皆車之效也自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而魏之武卒以操十二石之弩爲中律晁錯亦以勁弩長戟爲中國之長技至歷代以勁弩用兵制勝者尤不乏盡

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遏衝而制突固非弩不克也胡莊肅松言沿邊故有戰車重大難推移近濟安制車上可安弓弩神鎗佛郎機諸械下可載糗糧衣物即遇險阻又可兩人昇以行寧夏車面設一牌以衛人箱横兩鎗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面下拴二木止則爲車前脚行則以鐵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偃竪車近身爲縋袋裝什物入夜下營則環列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列陣則爲如意車外以旗旐重之䠞幕軟牌爲衞蔽其砲弩車當陣門置床子砲其中兩軍相近則發相迫則刀斧手突出相搏則出騎

兵分勦掩擊之。勝則拔營追襲。少卻則入營稍憩。蓋於進退戰守爲俱利而又省芻秣載糧餉爲益也。以臣所見。揆臣所聞。計莫若多造戰車。廣置火器強弩矣。夫虜善馳突。常以驍騎蹂我軍。我軍不能支而蹶惟車能捍禦。而陣不爲之動。又多制強弩火器以輔之。此我兵長技。今日所宜先者也。昔秦自孝公以亟耕力戰幷天下。乃其後以天下之大盡太倉之積輸西河。而皇皇以爲憂。此其故何也。始秦之地利盡而後之地利不盡也。始秦兵自食其力。而後之兵仰給於官也。漢鼂錯趙充國之畫可覆矣。唐李泌陳屯田

關中之策。而士多應募願耕。韓重華營田代北。而歲省度支二千萬。夫泌重華所營。今大同宣府陝諸邊地也。趙充國所屯。今甘肅地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則今之為邊者。莫營屯若矣。然差官督勸而田不加益者。慮起科害之也。夫歲収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病。而人憚於耕。誠遵永樂正統間著令。諸沿邊空閒之處。許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種。永不起科。而又申古孝弟力田之令。耕田多者。立賞格以勞之。則人勸於耕。就耕者衆。而邊土皆田。於是就其大屯耕至萬家者。而制之縣。則大縣矣。合數縣為郡。則

大郡矣然後擇良守令而勤撫綏之什伍其民使習兵戰以備捍禦諸上供歲賦一切蠲免則藩籬成而邊圉永固宋滕甫馬端臨所謂家使為兵人使知兵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此其道也議出丘文莊濬胡端敏世寧況今京師北莫經費仰於東南雖使力耕常稔而東南旱潦漲瀾之餘與船運之費每石必倍米一年之餘於三年之內寧可後冀再歲失收憂必及之故冗食莫汰廢田莫耕而區區於漕挽東南以為國計未形之變不可勝諱也議出陸侍郎深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為均田制祿設也所以因地設險而陰寓守國之

意也。中原平衍而溝洫阡陌連絡乎其間。令車不得方軌。騎不得騁足。是謂伏至險於大順。宋吳璘守天水。於平土縱橫鑿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綱目。地綱而金騎兵不得肆。今倣其意。因屯田以定其經界。繁林木以制其馳突。令田者望其濬一溝。畧如古制。分畫其溝塗之界。而取其土。窒之木。如棗柹之屬。雜植之。沿邊則樹之榆柳。以息爭端。以備旱潦。以阻敵騎。大之我兵禦虜。得依爲陣。以控扼。而小可得薪果之饒也。夫邊塞之內。而有數十里之叢林。叢林之內。而有數百里屯田之溝洫。斥堠在叢林之外。兵

車伏叢林之中前險後枕莫非阨塞敵雖強何施將田者安耨而田疇益鬪戰者不衂而士氣益奮故絜勞費則省於城城而功倍之語形勢則壯於十萬師而險加之患玩愒弗爲耳乃瀍蔚諸州林木故茂密者以薪芻營繕之故或斧而爲薪嗚呼其亦不思也哉昔人之言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爲理信哉斯言而制兵爲尤嚴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罰于社予則孥戮女蓋其嚴也　先朝敗軍法重故邊臣知畏而地方少事今失機而舊將晏然不罪擁旌旄自若也　先朝軍機法重故邊臣不敢爲欺

欺蔽者死。今任情規避。掩敗冒功自若也。本陣亡也。
日同營身故。本敗失也。曰走死。官馬死者。含寃而不
蒙。恩生者憤懣而無從訴。甚且有殺掠數萬。陷沒
連城。而不以聞者矣。 先朝嚴勦殺之令。嚴逗遛避
敵之誅。近年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邊將息鼓
偃旗。或東或西。一不敢當虜。而隨尾其後。俟其志欲
克滿。整暇而歸。則舉所略老羸孱弱不能行者。乃視
爲棄核而啗我。我則因之以爲利。掩之以爲功。張皇
獻俘。上之 闕下。不知其所得者。率吾之編氓與其
老耄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遺醜虜之笑哉。

夫兵先制。制定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賞明。刑賞明而後衆志可齊一也。兵志曰。卒畏將而不畏敵。國家自設有邊關而來。語兵甲士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頃鎮巡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而前後所遣清功勘罪諸臣。觀望姑息。所措置又未能大服其心。前此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必其如期。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必其致死。然猶未嘗不戰。邇來教場鞠爲蓬藋。金鼓幾於絶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悍夫驕卒方擁抱其愛子童孫。熟寐以寢。稍稍繩縛。則羣起而呼。脫巾而詬。出胡莊肅

奏議則是朝廷賞罰不能嚴之於將帥將帥號令不能行之於士卒禁網嚴密於巖廊之上而法紀濶畧於邊境之間豈不可爲之痛哭也哉然此自其賞罰非法者言之也法賞以首級論功將以亡失士伍爲罪承沿而莫之改夫兩軍相薄當格鬬時手眼瞬息不得差池初何暇取級哉取級則不能復戰而爲敵所乘也必矣故取級者非必殺賊殺賊者固未有暇於取級者也又往往以爭級蹂踐爲敵敗而所取者級又獨爲勢要資且所取者非殺已降則殺良民不然則得被虜逃回而名殺之也夫斬眞賊甚難而賊良

民甚易故今真功不一二而冐功恒八九官見其獲功輒喜而何暇復辨其眞與僞也律殺一家三人者㥘遲處死極罪也今妄殺三功即得官世襲極賞也以極賞而加之極罪之人於命討胥失之矣此邊人之大恨戰之大患也大戰不正勝期於致死其常也能戰足多矣况兩軍對壘殺傷相當足自暴白乎今我軍被殺則指名可驗彼之人不能取級則不得論功覆以其罪罪之戰而卒五人死者將謫戍虜入境殺十名以上不報者止降級此趣之退自保而延寇入也故今邊將以退縮保守爲得策墩堡殘破人畜

屠掠惟上下相隱以避文謂宜更賞罰之格嚴隱匿之罪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即無級不坐而特深擁衆退縮縱賊不擊之誅其戰勝論功止憑督撫查察衆證孰爲設策孰爲選鋒孰爲陣亡即與給賞其三次設策首鋒擊斬數人而上勇力出衆者保陞而隱匿冒功賞者即重臣不貸庶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武官之濫冗亦從可革矣議出胡莊肅松然其本在重人今諸邊巡撫提數十萬師專生殺於境上至重矣謂宜愼選忠勇謀畧爲天下共推者以充可也而其所擢用柄臣親昵者避之勿推矣登崇日久者重之勿推矣

每遇員缺或取諸疎遠或取諸廢閒而推之其說以爲彼在廢閒在疎遠而吾舉是以拔之彼無所歸怨而在廢閒疎遠者亦喜高官大任之已及也將命而往苟幸於無事比至鎮則動從中制賞罰不能自决繕脩不能自制芻糧不能自給而攻守不能自調也倏然欲行忽然報罷倏勒之戰又怨責之退也甚乃擿決小疵以轉相繩責夫請糧請兵本爲誰計徬皇求哀延頸企踵而內之應之者晏然不我肯以也故爲督府者諰諰然結疑慮之懷而操憚事之念獨日夜掊尅日夜鑽剌圖所以移徙遷陟而莫遑其他彼

其視地方曾蘧廬火宅之弗若而何暇展四體竭心力勞來安集爲　國家計無窮之畫耶無怪乎紀綱日壞邊防日隳驕伍日横夷狄日肆而後來者愈難乎其自處也請自今巡撫缺自科道部屬而上外及於藩臬鎮守惟其才毋格以資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疏遠而不得推如宋推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極一時之選如是而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得以募死士養家丁而久其秩任非任十年不得遷而加秩賜金以厚慰其意而戒言官毋妄糾論以壞其成此重督府之道也今諸邊總兵握數十萬師爲　國家

扞衛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以充又至重任矣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之又差御史二員巡視之然閱實巡視而止猶可言也後設巡撫矣又設贊理軍務矣已又設總督都御史矣而查勘功罪又屬之巡按而巡按又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於是為總兵者上自總督巡視逮於御史兵備監軍無不得而控制之也賊至調度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矣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矣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于後矣報上兵部兵部題　請兵科亦題　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

東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從以其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遷即有失利庶幾桑榆諸邊密邇　京師旦發夕至一有風聞廷議洶洶既從而掇置之又從而詬病之即有衛霍何以自堅即孟明得罪李牧入保又何以自免此將官所繇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雖得調遣實爲懸度緩不及事也兵機倏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遥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其聽聞而譙與任之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請自今總兵鎮

於指揮而上及參將愼選之惟其才毋格以資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之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專之勘事紀功勘事紀功必親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如此則兵旣厚集事權又專爲總兵者必當以地方事爲巳事以軍士命爲巳命以戰爲歸以死爲生以破虜爲事其有當敵不戰則必以逗遛觀望之罪罪之此重總兵之道也今議邊者孰不曰練邊軍而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爲非無兵也兵不得所以分合之勢散而不聚也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

乃為之勢以佐其外散而不集則力自細法忌之矣
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十鎮官兵不減百萬今
即虛耗尚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之三年
五年寧當憂虜哉而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
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十分之矣一鎮
之中關營城塞不下三百餘處總副叅遊提調官不
下百員各從分之而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在是則
此五六萬衆又零分之矣旣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
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況素所不斂之
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汲

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弊莫敝於擺海邊防之
壞莫壞於擺邊何也散而不聚也且該鎮之兵其驍
壯者必先儘總督為之奉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又
次參遊是督撫哨下之兵必精壯而不過擁以自守
也其衆遊衝鋒殺賊之兵則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
騎當敵上騎乎臣以為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
量留百名為督府衞餘皆聚於一處擇一總兵官久
任而聚教之分擇裨將教以車戰步戰騎戰更番練
訓三年乃議戰戰則以車拒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
以騎卒馳之其哨守探報皆於營中輪番差遣務使

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比三五年於是連十鎮之兵為擣巢之計令其大創不敢側目而南視斯練邊軍之道也其次莫如練土著練土著則必捐燕代一方以與之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之矣設賊繇居庸出薊州則永平孤失永平則都城斷臂矣屯昌平則都城扼背矣臣愚以為不如令永平一府之權稅差徭盡輸之府擇一武畧忠力之臣任將帥者守其郡揀其精壯依民壯法編隊伍而練教之又申保甲之法於農隙擇有力者為保長令各備器械其糗糧團練於其鄉一有警則練兵為先鋒而

保甲爲聲援虜至擊之不使得利將一府之民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在朝廷以一府之糧差養一府之兵卒以捍四方宜無不可者行之永平而效則山西之蔚石沿邊之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之道也臣聞虜初入時雖邊兵精銳不能當及分投搶虜則鄉人得而捕之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鄉人有不以殺賊爲利者乎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誠確言也（出兵給事時來奏議）邊議雖詳要之以廟勝爲本 國初雲南最險遠最後服諸平定自黔寧

王因總兵填其中。貴州有鎮守總兵而定。成化初四
川貴州山都掌蠻叛。督軍討平。自程尚書信從瀘州
衛置太平長官司。分其地隸永寧芒部而定。貴州黑
苗叛。將軍討平自都御史鄧廷瓚設都勻府。獨山林
哈州清平縣而定。荆襄有流民之變。綏定安輯。自右
副都御史原傑。設鄖陽府。設諸縣。設行臺撫治之。而
安。語具土田志中。而廣西大藤峽蠻。數出爲寇災雷
廉高韶肇咸被其患。遣都督同知趙輔總兵僉都御史
雍。贊理軍討之。衆議賊在廣東者宜逐。在廣西者宜
困。請分江西軍。從游擊將軍自庾嶺入廣東捕逐。而

大師從湖廣入廣西困之雍曰不然兵散而爲奇聚而爲正今兩廣無完郡而大藤峽則其本根也今釋本根不急而趨其末與剽虜圍走諺矣今惟當全師鼓行抵桂林南可援高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定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使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豈必逐哉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故貴拙速又焉事困於是督諸道兵徑進至全州遣偏師平陽峒而賊走桂林攻脩仁荔浦二洞破之而賊并力大藤大藤峽險甚且中多積粟或難其攻請困之雍曰峽周迴且千里而欲以數萬人圍之不足適老師而匱財今

脩荔已平。賊膽墮矣。此破竹之勢也。於是親擐甲督戰。四面攻。士魚貫上。盡破其山南諸大寨。就賊巢營焉。而前所遣奇兵。從間道驟壓之。竟蕩其巢。磨峻厓曰九層樓者。紀歲月而還。易峽名曰斷藤。以紀功。其後按察副使陶魯平後山。置從化縣。平陽江。置恩平縣。平新寧白水。置新寧縣。他平潯梧府江田州。皆躬親擒撫。保障兩廣者四十年。魯行兵、兵不得前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宗賊備嚴若遠遁、即寢兵、盜稍懈弛備、或遁久不得還、或出剽歸、即數路並進亟掩之、往往不戰而殪、每兵行、署檄封付裨將曰、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及兵所期地、既至則數路師已畢會、故魯所征盜、盜無能自脫者而兩廣大宗民稱爲三廣公云、弘治中。贛盜作

巡撫都御史林俊言臣聞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畧以
天下言中國近而外夷遠故治詳中國而畧外夷以
一方言內地近而邊境遠故治詳內地而畧邊域蓋
詳可以制畧而畧不可以制詳則體勢然也江西原
無專設巡撫後因南贛二府與湖廣福建廣東三界
逆流賊四剽出沒莫制設都御史開府以鎮之職專
疆埸非若巡撫之爲職諸吏奸民隱錢穀刑名農桑
學較皆其詳治之也前此江西賦役韓雍閔珪均有
可觀則巡撫之效也後此贛州支分金澤可觀則提
督之功也其後改江西巡撫仍督南贛立見疎脫此

畧不可制詳之明驗也。三省流賊出掠無時。而撫臣開府南昌相距千百餘里。聲息往反動經半月。臆度懸處豈能盡中。況欲旁州僻邑歲時遍歷宣上恩懲官邪親問民所疾苦不已難乎。臣觀湖廣鄖陽控河陝諸胡與湖廣巡撫不害並置伏乞南贛都御史專令提督廣南雄江西贛南安福建汀漳。諸軍務與江西巡撫並設便奏可而汀漳諸溪峒盜熾然起不可制。都御史文森稱疾避不前兵尚書瓊劾罷之薦太僕王守仁以僉都御史往滋鎮時虔鎮西有桶岡橫水諸巢連湖廣桂陽南有浰頭諸巢連廣東樂昌龍

川與漳南諸遠寇並阻險為民患。大者至僭王號肆
攻剽不忌當事者不勝忿多調狼㺚軍以剿之。不能
離則主招又不效。於是有三省夾攻之議守仁未至
鎮。即疏言盜賊之日滋繇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
繇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繇賞罰之不行律領軍
官承調失期若告報違限因而失機者斬。軍臨敵境
託故違期不至者斬。官軍臨陳先退及圍困敵城而
逃者斬此罰典也。及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剿
流賊陞賞諸格各有差。夫賞罰之科條具備人宜競
勸。而卒未有益者以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

於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之征勦而不行於尋常之用兵也今南贛之禍亟矣脫　朝廷假以賞罰之權俾無掣肘許以便宜相機輒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搗則搗一巢量罪惡之淺深爲撫勦之先後則供饋征調之費頓省而羣盜日翦月削期於盪平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如必南調狼達土兵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後舉事刻期動衆又數月而後交兵聲迹彰聞黠賊深遁鋒刃所加不過脅

從之老弱而已且很兵所過不減於盜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黨聚因之則何益哉况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南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加以大師何以堪命此則力拔一齒而兒隨以斃者也繇前之說如臣昧劣實懼弗堪必擇能者付之而後可繇後之說大舉夾攻庶幾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妨 國計也惟陛下詳擇 詔改提督給旗牌便宜行守仁既至師漳寇方亟而師部將吏請俟秋乃舉守仁日徃福建諸軍頗輯睦有立功贖罪之心利在速戰若當事者柔

其銳以掩賊不備亦何詎不克乎今曠日久矣賊聯黨設械以備我而我猶執乘機之說張主於外以堅賊是徒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盜之未可擊也廣東諸兵意在倚很違以分責利於持久而賊亦方陝士兵之集卜戰期若因形之以緩起而從之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强而吾猶執持重之說以坐失事會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盜之可擊也善用兵者因敵措勝而應形於無窮於是宣言犒衆班師需大舉而親御諸道銳卒何其懈懸擊之破巢者十餘斬首從乜下有奇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簡司以塡之而

定會湖廣請夾攻桶岡守仁曰桶岡諸巢在湖廣爲咽喉而橫水左溪其腹心橫水左溪在江西爲腹心而桶岡其羽翼也今不去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從事於夾攻進軍於兩寇之間將腹背受敵非完計也今湖廣師期尚遠而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且以爲必先桶岡必觀望未爲備可擊也橫水左溪破移兵而臨桶岡易矣乃分部將吏一自南康入趨橫水一自上猶入趨左溪而自帥將吏逼橫水而軍時橫水不擬師猝至則大駭而大師至開塹設塀示若將久屯守者夜分使輕銳升絕巘草茅卧擔伏而待厥明

師至險賊前鬪則舉旗爇燎大呼譟以震之賊懼不能遁遂破橫水會大霧雨則休兵命間前覘盜所往得之分奇兵冒霧雨急擊破巢者五十擒斬五千有奇吏請乘勝攻桶岡守仁曰桶岡天險四塞而中堅非數月不下所從入皆棧絕壑緣懸崖而上惟上猶道差易然乃迂又湖兵所從入也今橫水左溪賊已奔入洞與同難是其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宜移屯休兵播諭告以乖之乃使其黨往說使疾下且約使人於鎖匙龍入受降賊方急見招諭則大喜集議而橫水左溪奔者盜持不可方猶豫則我師已

入鎖匙龍趣出降矣於是諸道軍冒雨畢競登破巢者三十俘斬四千有奇而湖師始至則奏請設崇義縣及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簡司填之池仲容者浰頭劇盜也僭號張官爲渠首夾勦不下者屢矣當事者恐以狼達則謾曰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過一日以爲夾勦軍來不速至不留留不久易與也方攻横水時守仁恐浰賊乘虛出爲擾乃播諭禍福利害以沮離其黨降者推誠撫慰而仲容遣其弟來陽受招稱岡破乃益懼詐稱龍川新民欲相圖嚴爲防守仁陽信納竟致之名宴犒内伏甲殲焉而是夜親

卒師走三浰。破巢者三十。擒斬三千餘。逃捕之九連山。無遺誅者。奏設和平縣其中而定。是役也。鎮守太監畢真與近倖計。請監軍。兵尚書瓊曰。兵忌遥制。令南贛用兵而需謀於省城。事去矣。惟省城有急。聽南贛策應。便得。無遺。於是事底績。而寧藩用平。本瓊省城聽策應畫也。可謂廟勝矣。先是成化初。刑主事汪俊言。臣生長廣西。熟諳土俗。大都境内猺獞多而居民少。非其種世相統攝。終莫之能服也。洪武間設立田州泗城等府州。用土官世守。遇警聽調。使懷德畏威。其他種以流官兼管者。類反側多故。今宜委附近

土官管束或別立司府推種人衆信者授世襲長官
從其俗靖之便後時酌行嘉靖初田州岑猛以數調
有功頗縱暴兩廣總督姚鏌計殺之因請設流官治
田州而州人大讙其部酋盧蘇王受乃通交阯擾滇
南念欲復岑氏而亂鏌劾致仕於是起新建伯守仁
行視師守仁具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
然所以致此者則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也蓋兩
廣軍門專爲諸猺賊流剽而設權專且重誠日振其
威猷於諸蠻乎何有乃政日壞而將把士頓也一旦
有警則必倚調土達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

輩得以憑恃兵力而日以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與焉於是怨懟日積徵發愆期比其久也即調發有不時至者矣刼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益梗撫之益疑凌遲至于今日則名以叛逆征之而已矣且猛父子既已戮死亦足暴惕乃猶窮迫必死之寇動擾窮苦之民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今日故臣竊以爲當事者之計過也且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今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較然況思恩自設流官

八九年反者數起朝廷曾不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為之征發浚良民之膏血以塗之亦已惑矣臣觀田州切鄰交阯徑纏盤據動以千百竊伏莽計必存土官藉其兵力為中土之屏蔽非必盡勦其人改土設流以自撤其藩籬也奏上兵尚書王瓊中持不可

上曰兵難遥度守仁必自有見聽便宜行於是守仁令撤調集防守之兵數萬惟湖兵數千阻道遠獨留蘇受等以兵久固困又素慴新建伯威畧丐更生於是諭以上威德聽免死而蘇受率衆自縛詣師降守

仁曰。朝廷既赦爾等之死。義豈復失信。但爾等擁

衆負固。雖蠢然畏死。而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

之民。不示罰何懲。於是下蘇受于轅門榜之百日。今

宥爾一死者。 朝廷好生之大德。我等必杖爾示罰

者。人臣執法之大義也。於是乃解縛。而二酋稽顙聽

令。乃具疏窮兵十害。招撫十善。及當事欲勦者之情

二幸四毀以上。疏畧言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

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曰惟亂民。今天下郡邑有

大小繁簡。中土邊方。有流土官職之不同者。蓋亦因

氣稟物類之不齊。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

宜。要在各得其所而已。臣以迂庸繆當兵事。陛下假以便宜聽之招撫。賊平之後又諭令議設流土官孰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初未嘗有所意必也。今議者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此皆拘攣之見。苟避形迹毀譽。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平平蕩蕩。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承 制會鎮巡等官議設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諸禽獸麋鹿。必欲制之郡縣而羈以漢

法。是羣鹿麕於堂室。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鐏組。翻几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性。今仍土官之舊者。順之也。然一惟土官。而不思散其黨與。制其倡獗。是縱麕鹿于田野。而無牆墉之限。終必奔竄而無以維繫之。今分立土目者。限之也。豶豕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不以流官填于其間。是畜麕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高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詰矣。今特設流官者。守之也。議詢僉同。敢具述上請立猛第三子邦相。為州吏目。待有功漸陞為土知州。分

設思恩土巡簡司九田州土巡簡司十有八以蘇受等土目爲衆所服者世守之而特設流官知府馭焉便報可而思田大定時八寨賊自國初韓都督觀圍困來百十年斷藤賊自韓襄毅勦撫來亦已百十年所矣益生聚爲流劫文成以思田新附求自效而往所調湖廣保靖之軍當罷遣歸乃命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出不意勦之擒斬者千餘功成而遠近不知有兵時忌者尼其功詹事霍韜學士方獻夫疏言臣等皆廣東人與賊鄰壤備知各賊爲患實跡前蒙
聖明特起守仁臣等竊謀曰前巡撫動調三省兵若干萬軍餉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狼兵鄉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岑猛五十日而思恩叛矣弔岩賊出圍肇慶

殺數千家矣守仁乘此大敗極敝之後承特擢之恩
鮮合四省兵力再支庫銀百餘萬支米數百萬斛平
田州亦且日功而守仁不役一卒不費斗糧宣揚
聖德遂致兩府頑民稽首來服是守仁不惟能肅將
天威實能誕敷 天德也廣西在萬山之叢民三賊七
柳慶諸賊猶時徂征若八寨自 國初至今未有輕
議征剿者賊恃險肆惡時出攻圍城堡殺掠良民何
啻萬計鄰近流賊避兵者投入其中是八寨者四方
寇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八寨之羽翼廣西有八寨猶
人有心腹之疾也守仁沉機不露百數十年豺虎窟
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是守仁能體
陛下之仁以懷綏田州思恩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之用兩得
之也竊考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
則兵不調而自集一因田州思恩效命之勤則勞而
不怨二幾出意外賊不及源所誅者真積年渠惡非
濫殺報功者比三因歸師以討逆無糧運之費四一
舉成功民不知擾五極惡者先誅細小巢穴可漸施
德化六合數者兩廣良民可漸安生業七韓雍雖平
斷藤旋復有賊實爾時未及區畫為經久之圖賊復

據爲巢也而守仁徙建城邑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不能爲變八也議者曰守仁奉命撫剿田思不剿田州則已矣遂剿八寨可乎傳有之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者又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而輒興功可乎帝王千里之內自治千里之外付之侯伯而已夫平八寨所殺者賊之渠魁耳若遁逃者未及殺也俟奏得旨乃興版築則賊漸完聚據險結寨以抗我師豈不敗乃事哉兵部功賞未見施行戶部覆題文復再勘守仁大臣也豈以功賞有無爲重輕哉第恐有功之人視此解方平思時體則在外撫臣無所激勸以爲建功之地

議者請增調兵助防守文成諭之曰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猺既勦之後有司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不服其心而欲藉兵力威刼以爲可久則亦未矣調來客兵其心憤怨不肯爲用供

德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不有就居民間騷擾濁亂將無抵極困頓日久資財耗竭是欲以衛民而反爲民苦欲以防寇而反招一寇適自弊之道也夫柔遠人撫戎狄而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於一心凡舉大事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覺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行府縣正官必親至各備傍近良善村寨加厚撫恤使爲善者勸而不肯與

之連比則惡黨孤而其勢自定前清查占田開立里甲以息後日之爭諸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又加意行十家牌法為制軍之實而近取武靖土兵屯營城邑毋與民雜處分休番上以為防張弛時措質有其文武矣嘉靖末饒平盜張璉據谿洞僭號張官吏與林朝曦蕭晚等共為亂　詔三省夾勦而總督尚書胡宗憲以盜流剽江閩間至賊憲臣守備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急擊南贛將俞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劾獄幾死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　國計哉乃具言璉

雖離巢出劫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
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擣穴搏其子虎
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
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圖走哉於是引兵
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瞰璉巢而軍都御史穩下令
生得璉者封萬戶而璉等畢受誅當是時廣東叛卒
流剽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縱横漳泉延建間
聚不散且熾胡莊肅公松撫江西請合勦浙都司從
建寧擊賊賊蹂崇安大掠虜而西則遣千夫長扼杉
關伺其入遊擊之賊敗走靈湖業饑疲不能軍殊不

白意小竹後車之左右皆伏也大惶駭奔北夜乘黑
奪船欲入湖出江而莊肅所密伏舟師扼之湖而殲
是役也雖擒斬巳耶然規千里以布伏一舉而殲之
圖得算多也當是時廣東瓊州府邊山海而海中黎峒
等山爲生熟黎人所居倚幽巖爲暴永樂中御史汪
俊民請命熟黎[illegible]目歸化者以官而諸峒奉約束順
附惟生黎不然十歲輒亂亂輒勦以爲常至是大猷
言生熟黎並居瓊海四州十縣中與吾治地魚鹽米
貨相通鷄犬相聞雖有高山峻嶺而出入往來自有
坦道君屬耕作自有場垌固非深巖阻固可依負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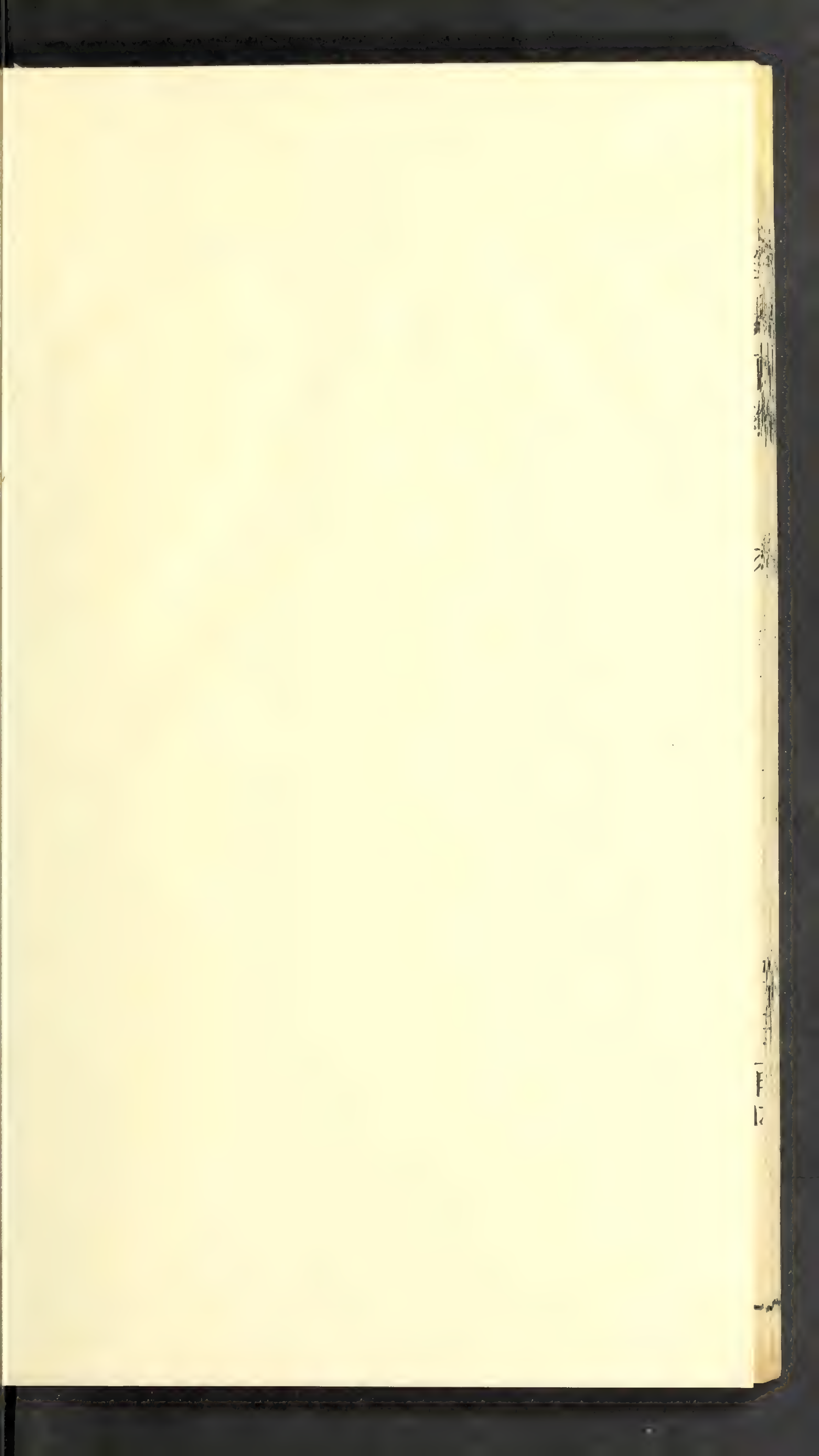
暴不可制者也方我兵未集黎下瞰城府於出掠圍便而我師既集千蹊萬徑皆可適其巢穴亦無不成之功乃於區區一島之地強分夷夏置之於衣冠禮樂之外俟其為亂然後從而翦之能上首功數千於賊勢方張之餘而不能駕馭變化一二遺黎於摧敗之後能捐大征之財數十萬於黎未平之先而靳惜經畧之費數萬於善後之際亦已過矣今誠能據其遺地移吾兵民與遺黎雜居建城郭設壚市以漢法因夷俗雜治之可使數十年無反矣都御史必進曰善大猷乃單車入峒中與黎人約法恩意惻怛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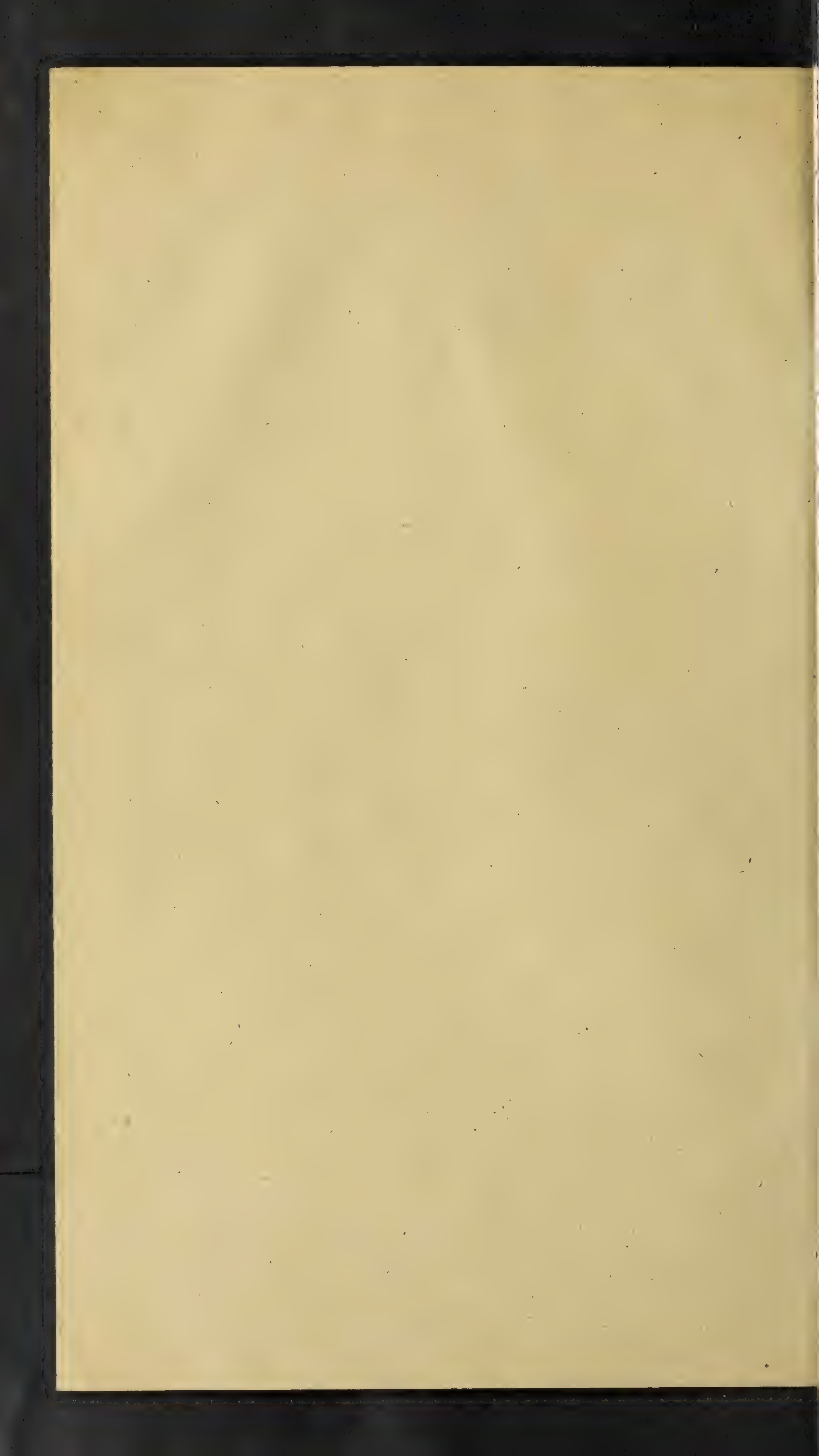
手持牛酒勞之圖像佛祠中。呼命佛子黎以靖安約之。辰常川貴間諸溪洞險深易爲變。廣西當嶺南右偏。視東道特獷左黔右鬱苏爲襟東西時破殘難言。而蠻阻四川東南西蔓于蕃簇烏蒙烏撒芒部諸庶頗內相黨攜宜有機權令之內攜雲南沅江永寧鎮沅孟艮景東最號強獷蒙化順寧雲落盆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貴州壤地連錯三省洞戕凡窺永寧芒部南擾畢節酉播外突晉凱內訌每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國初時。分其地隸川湖雲南令疆裂圻拆蓋一道也夫西南夷至衆而種頗內屬　國家用爲扞蔽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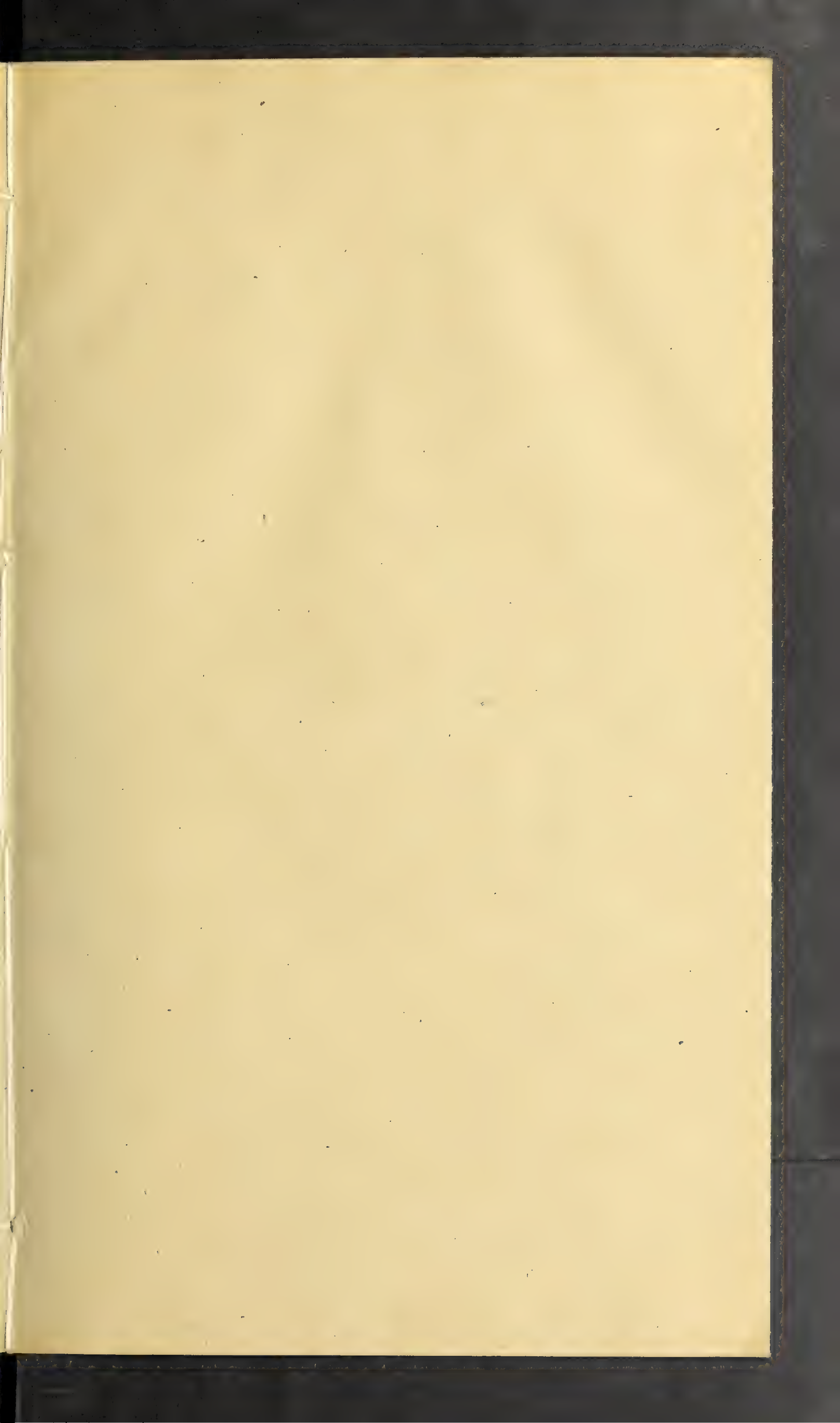
省屯戍外禁侵軼故第以漢官命之非純用漢法治之誠寬之也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猜猜之爭兩不相下必且相屠嘵以禍福令各罷兵則一介之使應尺之書之任也間者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惟終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以爵 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所謂舛也兵患輕動動亦有期兵患弗週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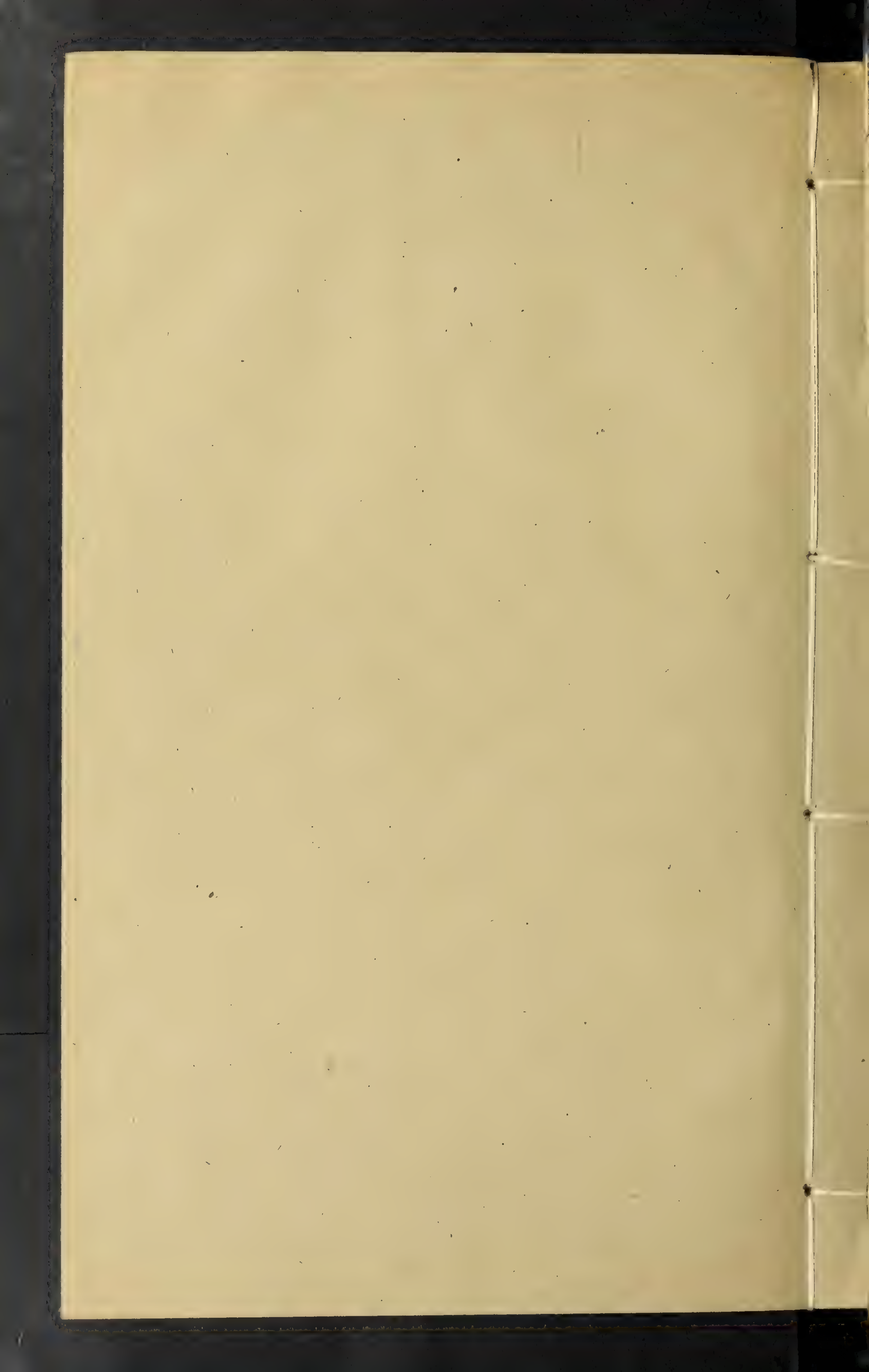
外有道大都在調劑其獰鷙無輕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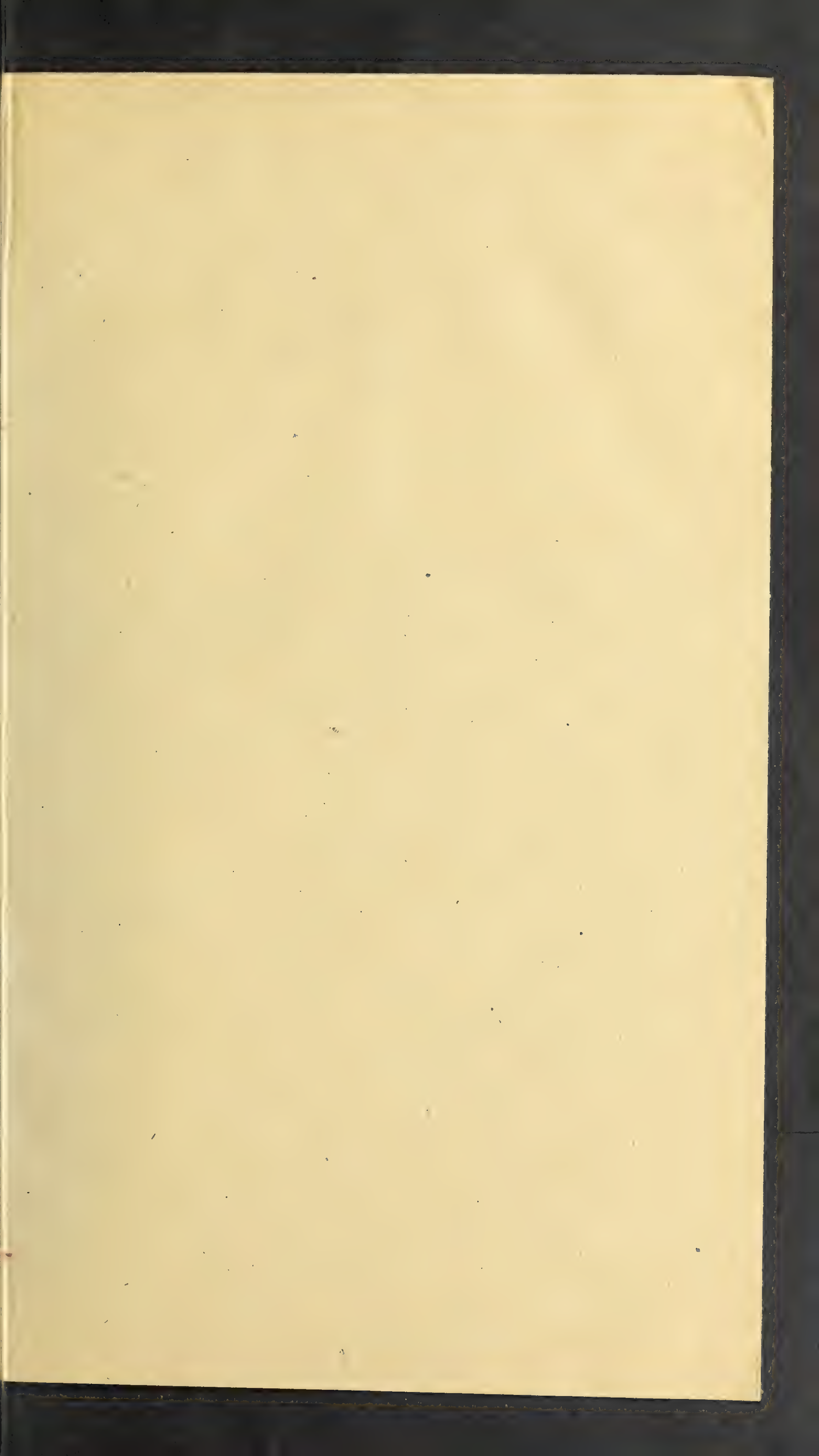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二十上

戎狄志

耶郡鄧元錫著

戎狄之爲中國患久矣。唐虞而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其猾夏也。帝以命士。叅五刑。惟明而不窮之於兵。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終列夷狄於荒服。曰蠻曰流。其謂之荒。言其往來。荒忽無常。不足以中國之治治也。至咨牧。蠻夷率服。一歸諸惇德食時。禹征三苗而逆命。益贊之滿損謙益。敷文德之爲務。其謨矢來王。亦惟曰無怠無荒已焉。至哉化乎。在商高宗。命說作相

說進于王曰惟甲胄起戎言戎所自起者微曰惟干戈省厥躬言躬之自省者厚也於慎微已遠乃其後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中國憊焉則知微危之幾正反之勢於爲繫

一全重也文王爲西伯專征而西有昆夷之患比有玁狁之難玁狁狄也昆夷西域諸羌戎也文王伐之其詩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阮共皆西國密密須氏之國也當是之時王赫其怒非實有怒故其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崗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飮我泉我泉我池言矢

陵而戒之飲泉交戒之曰無以爲也我陵即我阿也我泉即我池也戒無犯也王者不異其遠方同其仁一視謂密人即吾人焉耳至其詢仇方同兄弟以伐崇也鉤援臨衝攻之矣而不長夏疾革自若也其詩曰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夫然後致附以弔民伐肆絕忽以討罪而四方無侮無拂焉是文王之師也至其命將率伐玁狁以守衛中國歌采薇而遣之其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勤之矣而終止於薄伐止於城守而不窮於兵其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

彭旗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周公作樂取采薇出車杕杜三詩被之管絃爲一代遣戍勞師勤歸樂歌夫非以西戎玁狁世爲中國患而城戍薄伐爲驅戎大濮三詩備之與抑文武時戍守功最南仲亦因用最將與天下雖大好戰必亾故詩不預製國雖安忘戰必危而守衛中國適三詩而止可焉故因用之與追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遂速辭遂通道宜若已遠然蓋王心危矣道通而旅獒至則心術之應如影響也太保乃作旅獒訓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至哉訓乎周公居攝之三年越裳氏以三象重譯來獻其白雉王問何以來其使曰吾受命國之黄耇曰天無烈風時無苦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朝諸吾是以來王以謂周公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却不受曰吾德不及也盛哉德乎乃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大行人掌其貢蕃服世一見各以其

所寶為摯而象胥掌蠻夷閩貊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君以世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而傳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帛為之辭令而擯相之則又其禮無不禮之盡也追穆王之世天子有惑志於鬼神禱祠征伐之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賕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

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
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
不敢怠棄。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典訓。朝夕恪勤。
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
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
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
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
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

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猶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伐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其

後厲王暴虐流彘。宣王中興。克詰張皇。以復文武之
竟土。而治象勃焉。當是時。北狄尤劇。內迫于王畿。故
其詩曰。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涇
陽王畿地也。王以命吉甫。六月盛夏不得已而興師。
其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既成我服。我
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其於戎狄。譬
則蚤蝨乎。驅之而已。不求其功。故其詩曰。戎車既安。
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當是之時。蠻荆亦北嚮而動。王
以命方叔。其詩曰。蠢爾荆蠻。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然南荊脆靡。終可陳鞠而下也。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允。蠻荊來威威。言畏也。言北狄克而荊蠻震疊。不戰而克之也。至淮夷之叛。王以命召虎。其首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其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故脩攘舉而國以中興。其後幽王用褒姒愛。故欲殺太子。成伯服。太子奔申。王伐申。申侯與犬戎共伐王。王崩于戲。平王東徙洛。而周益下衰。王師敗績于[illegible]

狄再伐王。而魯隱公會戎于潛。及戎盟于唐。春秋傷之。桓公之霸。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燕遂伐山戎。山戎。狄也。狄人入衛。桓公救衛。城楚丘。衛遷于楚丘。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城夷儀焉。邢遷于夷儀。其後遂攘楚。楚子受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功之也。設其時微仲。狄戎交侵。舉中國而被髮左衽。於爲禍豈有量哉。至戰

國之世匈奴稍益強。而燕趙秦皆邊胡。皆築長城以備胡。而趙武靈王變胡服習騎射以抗胡。而李牧將居代鴈門爲屯防。得便宜置吏軍。市租皆輸幕府爲士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即入盜。則急收保。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也。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他將代。數戰不利。邊不得田畜。趙王乃復請李牧。牧稱病。趙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矣。王許之。牧至邊。中約如故。數歲無得畧。[illegible]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

願往一當敵乃選車騎習獵大縱畜產人民被於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率大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已并天下臣妾四海慮獨在制胡而方士以鬼神事入海還奏圖書言亾秦者胡也乃使蒙恬將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又使恬渡河取高闕北假中築亭障以逐胡徙謫實之延袤萬餘里暴師十餘年威振於匈奴其後豪傑苦秦法並起各伐秦合從西鄉秦不能擒制楚漢之戰久相

持未決匈奴得以其間自寬盡服從漠北戎而冒頓遂
弑其父頭曼自立爲單于破滅東胡王西擊走月氏南
并樓煩白羊悉復秦所奪匈奴地至强大南與中國爲
敵國於是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尉當戶
之屬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
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居于北蠻隨畜
牧逐水草而遷移無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
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
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士力能彎弓盡爲甲騎[illegible]

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
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刄鋋利則進不利
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
食畜肉衣皮革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者皆取其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歲正月所置王將諸長畢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
肥大會蹛林課較人畜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
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
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人妾從死者至數十

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虧則退兵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其見敵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

漢七年韓王信叛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擊逐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帝使使覘之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狀帝復遣齊人婁敬往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

徒見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臣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帝意鋭甚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敢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以鋭師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音墨特）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音烟支）爲居閒説冒頓令解圍圍缺角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帝還軍斬前使十輩而封敬爲建信侯於是敬復説帝曰天下初定吏士罷於兵冒頓強竊以爲今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又未可以仁義説也陛下

獨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以爲太子。陛下歲時以漢所餘彼所鮮者數問遺之。因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外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於是遣敬往結和親約。冒頓乃少止。高帝崩。孝惠呂后時。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爲嫚言。高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

今創痍未瘳會又面諛欲搖動天下太后默然遂罷議後與匈奴和親孝文帝初立將軍陳武等請及士民樂用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縱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

葆塞蠻夷。詔丞相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之。

右賢王走出塞。明年單于遺漢書言和親。帝報聽許。

而宦人中行說教單于左右疏記課其人民畜產。又

日夜教候利害處窺邊。初漢降公主，遣宦人說傳，說不欲行，強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說至單于，果大幸，日夜教之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折而入漢矣。於是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裂敝，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十四年匈奴十四萬

騎入朝那蕭關，遂至于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

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怒，欲自將擊胡。皇太后固要

乃止。於是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

萬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將三將軍出上郡北地隴西。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解去。孝文帝後二年。匈奴復約和親。帝使使報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

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
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蹊此
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
與匈奴鄰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于秫蘗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
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
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
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
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
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

張批漢文御匈奴分六節或因其不犯而亡之或時其入寇而禦之或因其和親而許之所謂因者君之綱也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畱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因詔天下。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四歲。匈奴軍臣單于復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畧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守備胡。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棘門灞上。而胡騎入代句注。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乃罷。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徃來長城下。而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

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帝召公卿與議廷恢乃言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擊之便。御史大夫韓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胡卒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役。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怨傷天下之功。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

和親約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嘗壹擁天下精兵
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利而天下黔首無不
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
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
臣聞五帝三王禮不相復非故相反各因世宜也故
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高皇帝被堅執銳蒙
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
不能凡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
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誠以中國之盛萬倍之
資遣百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短弩射且潰之癰必

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飽以待饑。正治以待亂。定舍以待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匈奴輕悍亟疾。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乎。則臣不能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草木遭霜。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臣言擊之者。非

因發而深入也一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勇騎壯士陰伏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帝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壹奸蘭出物與單于交（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且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于大喜將十萬騎穿塞入武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單于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無人牧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此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亟引還曰吾得尉史天也封尉史爲

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止而
王恢將軍出代擊胡輜重見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
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爲國辱斬恢自是之後匈奴
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邊而漢亦歲遣將將軍
分道擊胡矣大將軍青者平陽人、帝所幸衞夫人母弟
也以車騎將軍數擊虜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
造謀籍兵數爲邊患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
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
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

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
舊塞絕梓嶺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二王號、斬輕銳之
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
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元朔五年春擊
匈奴大克獲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
大將軍益封六千戶而青子伉不疑登皆列侯大將
軍將卒吏士畢以次受封又明年大將軍姊子霍去
病年十八幸侍中從大將軍再冠軍封冠軍侯矣冠
軍侯既侯之三歲將萬騎出隴西涉狐奴歷五王國
轉戰六日至焉支山殺胡盧王執休屠王子會虜八

千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以益封二千戶。其夏復踰居延至祁連山。斬首虜三萬。獲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以益封五千戶。翕侯趙信者。故胡小王也。降漢得侯。以從大將軍擊胡遇單于敗沒。降之。單于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無近塞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單于從其計。於是天子與諸將議。以為翕侯教匈奴絕幕而北者。獨以為漢兵憚險遠。終不能至也。今大發兵四出。乘不意掩之。勢必得所欲。乃發負金介馬十萬騎。私從馬十四萬匹。糧重不

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益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大將軍接戰者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當漢䟕身與壯騎士數百潰圍西北走漢兵夜追不能得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驃騎將軍將所獲葷粥士約輕齎涉獲章渠濟弓閭行二千餘里獲王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郎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得首虜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於是益封五千八百戶而

將卒軍吏士畢侯乃益置大司馬位定令驃騎將軍
秩祿與大將軍等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久
之漢滅南越益遣將分道出九原令居塞各二千餘
里不見匈奴一人而天子親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
萬騎以欲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至匈奴主客
前請事吉禮卑言好曰願得見單于而口言見之吉
乃言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即前
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
何徒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無為也語
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聽歸遷之

北海上而單于終不敢爲寇於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音支大夏烏孫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然漢使入匈奴匈奴輙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輙留漢使必得當乃止太初四年天子既誅大宛威振外國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其議擊胡會且鞮侯單于新立恐漢襲之乃盡歸漢使之

不降者路充國等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為謬語語說中國於是天子喜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意降之而單于顧益驕甚倨止武等頓辱之非漢所望也其後貳師將軍擊匈奴而家以巫蠱種滅貳師乃遂降匈奴國新失大將亾士卒數萬不復能出大兵而前此深入窮追二十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益厭苦兵矣師古曰、孕重懷任也、殰敗也、宣帝時匈奴衰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民人凍餓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國虛耗會又五單于爭立國大亂議

者皆言匈奴壞亂可擊滅丞相魏相上書曰今邊郡
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
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
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作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
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
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
臾而在蕭墻之內也無何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
遣子入侍議者多言匈奴壞亂可滅也詔問御史大

大蕭望之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
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
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海內欣
然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
幸災也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
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
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
遣兵護呼韓邪單于定其國而呼韓邪求入朝詔公
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
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

禮不越遂視旣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匈奴單于[illegible]賀其禮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時左遷少府上議言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覊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去來荒忽亡常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旣至

諸所以慰藉宴賜之甚厚元帝即位呼韓邪益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給焉郅支單于始與呼韓邪爭立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入侍聞呼韓身入朝稱臣則以爲是破滅終不能自還遂西破呼偈堅混丁令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不助已欲得侍子且叛漢也則遣使貢獻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還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言春秋之義外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谷吉書堅請自上行右將軍馮奉世亦以爲可遣帝乃聽許吉既至而郅

支得侍子大惇驚殺谷吉等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郅支欲以其威脅從諸旁近國而郅支顧倨驕已遂殺康居王及王女國貴人及人民數百投都賴水中諸旁近國率慴服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狀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於是西域副都護陳湯山陽瑕丘人卽都護甘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畏大種其天性也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今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之間不數年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然蠻夷無

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亾則無之守不足自保此千載之功也雖延壽亦以爲然然欲上書得請乃後行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三校漢尉胡兵四萬餘人疏自劾矯制陳兵狀即日引軍分道行前破都賴城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四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

是延壽湯上其事。時三較從南道踰葱嶺大宛三較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寇畧大昆彌還頗盜漢輜重湯縱胡兵擊破之得所畧民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給軍食入康居東界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盟歃遣去徑引行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湯延壽因讓之曰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指揮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延壽湯令軍中聞鼓音皆薄城下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發薪燒城外重木城圍守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走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

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登樓、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漢人、漢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夜過半木城穿卻入土城、乘城呼平明、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於是延壽湯上疏曰、郅支單于叛逆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肯、而丞相御史皆素不與湯、抑其功、宗

正劉向疏理其事言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
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
有忘羣臣閔焉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
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西域遂蹈
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
慴服莫不懼震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
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
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
醜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脅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所以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春秋以功覆過爲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

甚多孝武皇帝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詔赦延壽湯公卿議封延壽封義成侯湯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而以其事告上

帝宗廟赦天下是時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復入朝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焉單于驩喜上書願保上谷以西至敦煌塞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諫以爲不可許天子乃使車騎將軍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爲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敬諭意單于謝曰臣愚不知大計天子

宰使大臣告語甚厚無何呼韓邪死復株絫若鞮單于立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旣罷而伊邪莫演自言我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爲北藩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則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

或設爲反間欲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
宜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
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
對奏天子遣中郎將王舜往問狀毋受降伊邪莫演
日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官位如故成帝時西域都
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
兵以自救百僚議數日不能決大將軍鳳言前關內
侯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召問上召見宣室湯前將
擊郅支時中寒病臂不能詘申入見有詔毋拜示以
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

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毋讓湯對曰如臣愚以爲此必可無憂也上曰何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人衆不足以當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兵歷時乃至此所謂報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先是丞相衡復奏湯前湯盜康居財物雖在

赦前不宜處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案驗實王子下獄當死谷吉子永時爲大中大夫上疏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蹀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乃出湯奪爵爲士伍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

日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下明詔宣著其功會又寢疾獨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封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此功臣戰士所爲失望也今讒佞權邪欲專主威使湯塊然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今國家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放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世世不可及而其過人情所恒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或制於唇舌爲嫉妬之臣所擊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戚。（戚也後數年乃益封千百戶追謚壯侯。）王莽篡位遺將將萬騎多齎珍寶至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封意令

携單于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
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遣左骨都及左賢王
將兵入雲中塞大殺掠吏民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
欲以立威廼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
轉委輸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十道並出追匈
奴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
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
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
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
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

東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

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天下騷動[illegible][illegible]

克而新亾。唐起居劉貺以尤言辨而未詳，推其至周
得上策，秦得中策，漢無策焉，何以明之。古
六服之外，聲教不逮，叛不爲之勞師，降不爲之釋備，
嚴守禦以防險固，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而止
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曰周得上策，此之謂
也。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秦築長城，脩障塞，依燕
趙而來，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
旬朔而獲久逸，獨以賊全國臧人歸咎焉，而秦之亾
非職城之罪也，故曰是中策也。漢以宗王妻匈奴，冀
不爲寇，然以魯元之親，不能止趙王之逆，而謂和親
能息匈奴之寇，必不然矣。且以冒頓手弑其親，曾不
顧念，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武帝時中國
乂安，胡寇益稀，疏而絕之，此其時矣，方廼糜耗華夏
連兵若積年而不悔，故至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奈向以天子
之尊，與匈奴約爲昆弟，以帝女之貴，與胡媼金御，蒸
母報子，從其汙俗，耒耨之勤，絲枲所生，散於萬里之
外，故胡夷日驕，華夏日蹙，方其強也，竭人力以征之，
旣其服也，竭人力以養之，是無所在而不爲之役也，
可不悲哉。故曰漢無策焉。嚴尤謂古無上策，謂
不能臣妾之也，不知古帝王誠能之而不用耳。太史

公班固有言夷狄之爲中國患也自漢興忠言嘉謀之士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則樊噲季布孝文時則賈誼晁錯孝武時則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遺然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驕倨也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

躬戎服親御鞌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議者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亦偏指不參矣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彼已將帥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至孝宣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於是邊城晏閉牛馬

布野無大吠之警失故呼韓邪始朝而蕭望之議以爲宜讓而不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盛不忘衰安必思危見遠識微之明也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山谷沙漠天地之所以絕內外也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蓋聖王制御蠻夷

之道也夫堯雖賢與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
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光武初
載彭寵反漁陽單于與實藉之兵盧芳反擁立之使
入居五原時上方平諸夏未遑外畧至六年始令歸
德侯颯使匈奴單于亦使來報獻而倨驕欲自比冒
頓時上覊縻遇之不深責也其後匈奴數歲侵盜邊
會旱蝗人畜多疫疕諸將臧宮馬武請命將並塞出
[illegible]招高句驪烏桓鮮卑共擊之發河西四郡天水隴
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不足滅也方陛下聖武何
詎宜固守文德而墮武功乎上手詔報曰黃石公記

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亾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賊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茍非

其時不如忌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弟以次立至輿單于殺弟知牙師而立子是爲北單于而八部大人共立兄子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名款五原塞願扞北虜爲藩臣是爲南單于北單于震怖爲却地千里而以其間攻盜南單于南單于苦之於是詔單于徙居美稷中中郎將留屯西河擁護之歲發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冬屯夏罷以爲常二十七年北單于亦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召公卿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攻故陽歸義以傾之今未能出兵助南而交通

北虜以疑其心臣恐南單于且將有異志而北虜降
者不復來也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使二十八年
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裘乞和親且請音樂又請
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闕下下三府議司徒掾班
彪奏議曰臣伏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言匈奴大國
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易
爲欺負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
和親又遠驅馬牛與漢合市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
外見富彊相欺僈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
親愈數知爲懼愈恐甚今未獲助南亦不宜絕北羈縻

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荅之辭令必有適臣謹立草具上惟上裁卒其草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求和親以輔身安國朕甚高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呼韓遂保國傳世子孫相承今南單于携衆南向欵塞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歸掃北庭策謀紛紛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

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節也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役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令賫雜繒五百匹弓鞬韥九一矢四發漢書十二矢爲一發賜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笙竽之用不如弓劒故未以賫帝從之

單于比立九年而死遣使者賫璽書鎮慰自是以爲

常永平中北匈奴數寇邊朝廷以爲憂而北使請合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爲寇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報命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衆出塞疑有異密伺之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防二虜交通於是始置度遼營設度遼將軍衆至北庭單于顧倨驕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衆閉不與水火衆拔刀欲自刎單于恐乃改館置飱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報使衆疏言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獨欲離南單于之歡堅三十六國服從之心也又揚漢

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而懷土
之人絕望中國也漢使到即偃蹇自若矣復遣報虜
必自謂得計而南庭動搖烏桓且有離心南單于久
居漢地具知形勢萬一離德旋為邊害可勝慮哉今
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使必不為患帝不
從衆在道復上書固爭追還繫廷尉赦歸家後帝見自匈奴來者稱衆與單于爭禮大贊之復召為軍司馬元和初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
于願稱臣復與吏合市詔聽慰納南單于聞遣輕騎
出上郡遮生口鈔牛馬驅以來守雲自請還南所掠
生口以慰薦其意公卿持以為不可太僕安袁以為

云以大臣典邊不宜使墮信於戎狄帝從其議下詔

曰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屈何

病況今與匈奴君臣之分旣定辭順約明豈宜違信

自受其曲其勑度遼將軍倍雇南部所得生口還之

北其南部斬獲捕鹵自計功賞如常科其後北單于

兄弟爭立國離散南單于請發國中及從諸部兵并

力滅胡得北歸時竇太后臨朝欲從之尚書宋意曰

不可匈奴奉順中國坐享其美而百姓不知其勞今

聽南虜還兵北庭而都之則南虜坐大失上畧矣會

都鄉侯暢來弔侍中竇憲賊之闕下情得懼誅自求

擊匈奴以贖罪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伐北廷大臣爭不聽於是憲率三萬騎出朔方擊虜大破之勒石燕然山數歲竟滅胡已憲以烏孫塞北地空餘部無所屬乃白立北虜降者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事下公卿司徒安司空隗議以爲不可弗聽安復疏曰臣惟光武皇帝立南單于以扞禦北虜而匈奴遂分得其道也章和初北虜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塞下太尉宋繇光祿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廢而復

立所宜審慎南單于屯之父舉衆歸德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建立無功棄信所養非策之得者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故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得去也今失信於一屯宜若未害而百蠻不敢復保約誓矣人情皆畏仇讎今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而立後其弟則二虜交怨危難莫測且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九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空天下財力而贍事戎狄也下廷議憲方以功恚安阻撓其議與折難險急負氣勢至稱光武誅韓歆戴涉事肆詆欺安終守不移憲竟立於除鞬後卒反叛如安言永和中南匈奴左部畔寇西河殺朔方代郡長吏天子遣使讓單于當輯諸部奉職何悖亂若是意開令招降單于本不知謀脫帽避帳稽首謝而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弟左賢王皆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虜遂駭動起爲變龜坐徵下獄大將軍梁商討以爲匈奴自知罪極鳥窮獸困寇畔救死其心

國矣、而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也。宜令邊將深溝高壁以恩信招徠又移度遼將軍績書言今中國安寧。忌戰之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時日此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壘固守以待其衰此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先務所長乘埶以觀變、設購開賞。諭使自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詣續降後漢末大亂、南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時民皆保聚鈔掠無所得。而單于兵挫傷欲還國國人不受。止河東而死。南

庭遂虚　西域在匈奴西烏孫南而東乃接漢阸以
玉門陽關西限葱嶺其南山出金城屬於長安終南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
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其君長世為匈奴使漢武欲滅胡討通西域斷
匈奴右臂募能使絕域者得張騫遣往使十數歲還
報命具為天子言大宛在匈奴西南漢正西去漢可
萬里其北康居其西大月氏西南大夏東北烏孫東
則于寘扞罙皆大國多奇物土著略與中國同業誠
得而以義屬之則萬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德威徧

於四海。天子欣然庶幾焉。發間使四出迺道出駹出
冉出徙音斯出邛僰。蒲北反 北閉氐筰音昨 南閉嶲昆明。終
莫能通。居數年。騫以校尉從軍功。封博望侯。已失侯。
因復說上言單于新困。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誠以此
時厚幣賂烏孫。遣公主為夫人妻之。招使益東居故
渾邪王地。勢宜聽。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徠為外臣。於是遣江都王女細君名公主妻烏孫
王矣。後使者益習。往從吏卒亦各爭上書言外國奇
怪利害求往使。天子以為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
予節募吏民欲往者。毋問所從來。備具遣之。還不能

毋侵盜及使失指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贖而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後安息諸國時發使隨漢使來獻見天子益散財帛賞賜優厚饒給覽示漢富強傾駭之然西域國皆自以爲絕遠倨驕晏然未可以禮詘也終畏匈奴於漢其後天子聞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往請必得之宛終不肯天子怒拜寵姬弟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募郡國惡少數萬人往擊之是歲關東蝗大起西蜚至敦煌軍既西過鹽水當道諸小國各城守不肯給軍食攻之不下下者乃得

食不能下者多士皆饑疲負引還至敦煌士不過十一二上書言士卒不患戰而患饑天子怒使使者遮之玉門關曰軍敢入者斬乃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及邊騎六萬人五十餘較尉天下傳相奉以伐宛於是師行糧從所至小國莫敢抗畢出食食軍平行至宛城攻圍之宛貴人以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爲兵端也殺之以頭來於是出善馬恣所取得上善數十匹中牡牝三千餘匹以歸自是西域震懼諸所過小國畢遣子弟從軍入獻見奉宿衛而天子燕饗之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觝之戲以觀之而

廣利封海西侯賞賜士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
而後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鄣而輪臺
渠犂皆有田卒置使者校尉護焉至於末年下哀痛
之詔棄之豈非明聖之所悔哉宣帝時匈奴益弱不
敢近西域漢置使號都護披莎車北胥鞬烏壘之地
以為也諸外國有動靜都護察可安輯安之可擊
擊之便宜行方武帝遣江都王女妻烏孫王至其國
以為右夫人匈奴所遣女為左夫人公主不仟聊治
宮室獨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而昆莫年老語言不
通公主悲啼思歸而作歌歌聞天子憐之間歲遺

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以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慙恚。不肯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而公主死。漢復遣楚王戊女孫爲公主妻之。元康中。昆彌復繼室。上書言願以公主子漢外孫元貴靡爲嗣。請得令復尚主。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不可許。帝重絕故。棨以楚主女弟爲公主。置官屬侍御使長羅侯惠送之至敦煌。（聞翁歸死元貴靡）不得立。惠從塞下上書言狀。望之乃明言烏孫絕域難約結變故不可前保。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邊竟不寧。此已事之驗也。今少

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起中國微矣乃詔徵少主還而楚主上書言年老思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從其子女三人與俱來至京師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之甚厚居二歲而卒嗚呼和親之效可覩已當是時莎車王弟呼屠徵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而自立揚言北道諸國皆已屬匈奴與諸部歃血盟叛漢從鄯善以西國皆絕不復通而衛候馮奉世以送大宛客持節至聞之以為不急擊勢益盛難制將且危西域也遂以節諭城郭諸國發其兵進

擊大破之呼屠徵自殺立昆彌弟子爲莎車王而定
事聞下公卿議封望之言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
發兵雖有功不可爲後法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
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瀰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
夫元成間罽賓遣使獻見謝徃罪漢遣使報送杜欽
說大將軍鳳曰凡中國所爲通厚蠻夷㥦快其求者
爲比壤能爲國患也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度越
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以危城郭前其
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云悔過而無親屬貴
人以來來奉獻者皆行賈賤人誠僞不可知而欲使

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也凡遣使送客者欲以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七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給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餓山谷間乞匄無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阬谷已盡靡碎人或失墮勢不得復相收

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而
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
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計也。然使
者業已受節矣。敕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
時康居侍子爲驕嫚。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
非以兼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亦非以失二國
也。今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
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
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
既結在前矣。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

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殆其亦賈爲好辭以姦利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諸小郡汔可少休朝議爲其新通又重致遠人終羈縻未絕焉自西域內屬凡三十有六國。哀平間自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其君長多徵求而西域怨叛並復役屬匈奴光武中興鄯善車師迫匈奴界諸小國尚拘攣未至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稍富強苦匈奴徵役數遣使奉質子以來願請屬都護天子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却而未許建

武末鄯善復遣侍子請都護且以爲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史固歎之曰盛哉帝德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永平中匈奴攻敦煌河西郡城晝閉帝以顯親侯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習邊使與廷臣議謁者僕射耿秉議以爲當脩武帝之業得伊吾破車師通使西域烏孫諸國然後匈奴可得制也於是詔秉爲駙馬都尉固奉車都尉屯涼州明年固遣假司馬班超使西域降鄯善于寘已都尉秉擊車師平之於是西域與漢絕六十餘年乃

復通。初超與從事郭恂俱至鄯善、鄯善王廣嚴禮之、已忽踈怠。超謂官屬曰、寧覺鄯善禮意嚮寖薄乎。官屬曰、胡性不常、非有他也。超曰、此必虜使來、中狐疑未知所從耳。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者來幾日、今安在。侍胡驚、謂情得矣、次對曰、至三日矣、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置酒悉會其吏士三十有六人、與痛飲、酒酣、激怒之曰、我與卿等今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禮敬即廢、有如虜使遍王收吾屬送匈奴、骸骨不且爲豺狼食哉。衆泣下曰、然、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今獨有夜以火攻虜、使虜使不知我多少、必震怖、誅之可盡也。殄此虜、則鄯善破膽、附漢堅矣。衆曰、善。或請召從事與計。超曰、今吉凶在頃刻、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成名。於是將吏士疾前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伏營後、約曰、何火發、皆鳴鼓大呼。餘悉持兵弩夾門伏。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驚亂、斬其使及從者三十餘級。明日、召鄯善王以虜使頭示之。王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以其質子還白固。固上其事、且求選可使西域者、以遂功。帝喜曰、吏如班超、何不遣而用更選爲乎。即以超爲軍司馬、使于寘。固欲益兵以從、超曰、于寘國大而遠

[illegible]
所將三十六人、足矣、時匈奴遣使監護于寘、于寘王
廣德妹不以漢爲意、禮踈薄、又俗信巫、巫言神怒、何
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可急取以祠我、超何知其狀、
令巫自來取、有頃巫至、即斬其頭、送廣德、廣德譙之、廣
德恐、乃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撫焉、而
西域復通、明年、都尉固秉將兵出敦煌、破虜蒲類海
因遂擊車師、車師前王者、後王之子也、延相去五百
里、固以後王延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未易前、欲先擊
前王、秉以爲先後王、并力其根本、則前王自服、攻前
王而兵頻、後王不下、危道也、固未決、秉奮請前、即上
馬引兵行、固不得已、遂並進、後王不意漢兵猝至、驚
從數百騎出迎降、固司馬蘇安欲專功、馳前謂之曰、
漢貴將獨奉車都尉乃天子姊壻、爵通侯、當待之至
乃降、王馳還、更遣將迎秉、秉大怒、甲馬造固壁曰、車
師王言降、今不至、不降矣、秉請梟其谷以來、固大驚、
亟止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止乎、遂進馳擊
之、後王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前、王
亦歸命、定車師而還、於是以陳睦爲都護、耿恭爲戊
較尉屯金蒲城、關寵爲己較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

數百人、顯宗崩車師叛與匈奴合分攻圍都護及二較尉都護尉各上書求救而中國有大喪公卿議以爲無救司徒昱曰夫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守死者之心後將何以使人乎又二部兵纔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張掖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以赴其急帝然之發三郡士及鄯善兵七千餘人以行寵既沒獨拔都護恭以歸耿恭、好畤侯從孫、慷慨多大畧、以戊校尉屯金蒲城、匈奴來攻、恭乘城搏戰、以藥傅矢、端射之、中矢者視創皆沸、驚、會天暴風雨、恭乘勢急擊、匈奴震怖、以爲漢兵有神也、遂大敗、[illegible]兵、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illegible]

渴乏、笮馬糞汁飲之、恭仰歎曰、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冠向井拜、有頃、水泉湧出、衆皆呼萬歲、乃令吏士揚水示虜、虜益以爲神、引去、至是攻圍恭數月、恭食盡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單于知恭已困、可得降、許封爲白屋王、恭誘使上城、手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會三郡兵往救而寵歿、恭遣軍吏范羌出迎軍、諸將不敢進、分二千騎從羌出山北迎之、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聞兵馬聲、以爲虜益兵來、爲戒嚴、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乃開門相持而泣、明日、自拔歸、中郎將鄭衆、太尉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拜爲騎都尉、范羌爲共丞、

將軍司馬超留疏勒、詔徵還、超自傷前功不遂、又恐于窴終不聽其東、而疏勒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不得行、乃上書請留、於是從疏勒、康居兵、擊莎車、龜茲諸國、皆破之。

條支安息重譯獻見威震西域詔超都護五十餘國

封定遠侯先是龜茲國恃匈奴力破疏勒殺其王立種族疏勒人必不附從間道抵其國遣使往勒降不聽遂執之悉召疏勒將吏言兜題不當立狀而立其故王之兄子忠國人大悅請得殺兜題以報怨超度殺之無益解遣之是令龜茲知大漢德威解遣之詔超留填撫及是徵還疏勒人憂恐言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欲自到超欲遂前功乃上書言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未下今宜拜龜茲侍子覇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國發諸國兵臣超將之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非敦煌鄯善之比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蒙神靈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議發兵平陵徐幹疏願奮身往佐超於是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赴之而功成後超在西域三十年老乞歸帝難其代未報而超妹曹壽妻亦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動故超還任尚

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願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以迫切失邊和初超任西域衛候李邑護烏孫使者至于寘不敢前因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其必見疑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邑至超遣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何言之陋也內省不疚何卹人言以邑毀我而快意留之非忠臣也人服其雅量

安帝初朝廷憚險遠罷都護而北匈奴屬諸國寇邊邊郡大困軍司馬班勇超子也傷父功中廢盛言通西域之利下廷議朝議不能難而尚書陳忠言孝武開河西四郡以隔

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弊縻於盧山之壑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惟久長計則然也今西域東望扣關者數矣棄而不救河西四郡必危河西既危百倍之役不訾之費必且亟發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爲宜置敦煌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於是詔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屯柳中遂破車師而西域復定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凡三絕三通陽嘉後政亂乃廢。

○西羌本出三苗舜徙之三危地在河關之西濱於賜支至于河首綿地且千里賜支析支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俗氏族無定以父名母姓爲種號父沒則妻其後母兄亡則納其嫠故國無鰥寡而種類繁強則分種爲酋豪弱因附焉性能寒苦婦人產子不避風雪得西方金行之氣焉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行諸羌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爲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許不聽後因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遂與諸羌種豪解讐交質爲盟詛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往安國至召先零豪桀黠者至斬之而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羌恐怒

無所信遂發兵攻安國不能定引師還事聞時後將
軍趙充國年七十餘老矣謀帥馬請自將許之充國
旣至部欲以威信降罕开及口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
之時上大發兵分屯各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
辛武賢請出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而充國以爲必捐
罕开暗昧之過而先行先零之誅下公卿議者咸以
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
可圖也上乃賜璽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
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
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

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槀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手足皸音軍瘃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非西京本刪將軍智勇郎凡庸將皆憚戰將無不樂如此也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亾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便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

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巳詔中郎將
卬充國子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
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
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旣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
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
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獨私美陛下盛德
至計亾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布至德罕开之屬皆聞
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

煎鞏騎伍千阻石山木候便利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而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亾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
罕开堅其約合其黨虜迫脅諸小種附著者衆誅之
用力且數倍臣恐國家憂繇累十年數不二三歲而
已也臣幸得蒙厚恩父子俱在顯列臣位至上卿爵
列侯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
亡所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則
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即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
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於是充國引
兵誅先零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馬牛羊十餘萬罕羌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敕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充國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哉？往者舉可行先零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故羌

人爲逆、亳釐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復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擧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

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觧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

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為田者遊兵

田收以充入金城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

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决孰計

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亾一也今虜亾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折羌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叛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風寒之
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
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
聞之虜雖未伏誅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
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
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
之大开小开意常恐弁擊今兵不出得亾變生與先
零為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
故多筭勝少筭先零龕精兵今餘七八千人失地遠

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叉頗暴畧其羸弱畜産畔還
者不絕皆聞明令相捕斬之賞臣以為虜破壞可日
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
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
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
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較聯不絕便弓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埶及幷力以逸
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亾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
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

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還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精兵屯田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必且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失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

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亾
宅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
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亾尺寸之功婾得避
嫌之便而亾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
之福也臣幸得討不義久留天誅罪萬死陛下寛仁未
忍加誅今臣數得熟日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
眛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
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
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
計可必用也帝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
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上留屯田及當
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愼兵事自愛本羌衆可五萬人
強弩擊斬七千六百人降者三萬有千二百人若師役

饑渴死者又五六千人餘無何幾千是充國請罷屯明年五月充國振旅而還。帝既許充國屯田又命破羌等出擊破羌降斬四千人強弩斬二千人邛降斬二千餘人師還充國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言破羌強弩出擊多斬獲虜以破壞將軍即見上宜歸功三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帝甚善之、

元帝時隴西羌反下廷議議者言歲比不登京師四方人苦饑而遭羌變宜先内憂右將軍馮奉世曰叛羌近在境内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鄉者不料敵而興師師至折傷再三發輔則曠日煩費今反虜無慮三

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兵不足利用四萬人
一月食足以決事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
歛未可多發兵發萬人屯守勢且足奉世曰不可天
下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
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矣羌人乘利
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非財幣所能解
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
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將名將屯以行
到隴西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寡之計願益兵三萬

六千人書奏天子劉發兵六萬人遣奮武將軍助焉
十月兵畢出至隴西十一月大破斬羌虜而平更始
赤眉之際羌寇金城隴西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司
徒掾班彪爲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與
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之所
侵奪窮恚無聊以故反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凉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
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勞問其疾苦又數遣驛使
覘其動靜爲兵吏耳目故州郡知備以無後憂宜復
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

節如舊章耶卒 職省後先零豪與諸種相結寇金城

中郎將來歙隴西太守馬援前後擊破之阻允吾谷

援潛行間道掩擊羌大潰徙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

遣數百騎繞其後羌震疊皆降時廷議以金城破羌

之西塗遠可棄也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完牢阻河爲

固其土田肥美灌溉流通不可棄棄之則羌在湟中

害長不休於是詔武威太守還金城客民三千餘口

歸係塞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通水田勸以

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氐羌求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

君長賜名而隴右以平中元中燒何豪婦比銅鉗者

爲盧水胡所擊將其衆來歸種人頗犯法臨羌長收繫種誅之六七百人顯宗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暴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霸者之功咎繇太守長吏妄加殘戮燒何羌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其種人欲歸故地者遣送其小種束手自詣欲效功者皆除其罪元和三年吾迷諸雜種羌反號吾先入隴西界郡督生得之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罷兵無爲寇災矣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歸故地較尉傅育募人鬭胡羌而羌叛育數厄

紆代爲較尉羌請降紆誘誅其酋其種人向塞哭與燒何當煎等相結解仇交質爲邊患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護羌會羌合兵萬騎攻月氏胡議者以羌胡相攻中國之利也不足以其故勘兵訓曰不然往張紆失衆信而羌胡大動經屯轉輸多所耗費而凉州被其災今羌迫胡急而以德懷之庶獲其心此安戎之一機也遂開城納羣胡妻子守護之羌解散去繇是湟中胡言往漢家常欲鬬我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我安得不爲之死乎訓益撫納之而定胡俗恥病死每困疾輒引刃自刺訓使人把持之予醫藥全活於是羌八百戶款塞降訓卒官羌胡烏桓吏士奔走

悲號有自到從死者大都漢世羌戎之患方之匈奴頗為衰寡中興以後邊難漸滋則朝規綏御失和戎帥然諾騫信其內屬者苦奴虜使之故也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斥遠於諸華而五服九畿內固其封守可謂順治威嚴御以其道者矣桓帝時先零數寇三輔連歲招不下詔問都鄉侯段熲熲負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情態志在禽藏自料必克於是追咎營平之遺寇詆欺張奐之失策窮武畧事之然零羌種滅而漢祚已屋則戎羌之叛服豈有益於國興廢之數哉可以有鑒矣熲既數破羌餘寇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言宜撫詔下熲熲議熲

上詔[illegible]

虜強難破聖明信納瞽言臣謀得行與忿計不用猥云臣兵折衄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血流汙野傷和致災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反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生死矣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衞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癘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縣邑通屬非深險絕域之地奐為漢吏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脩文戢武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今旁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令降羌徒與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屋內也臣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朞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二年夏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費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封新豐縣侯熲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瞻省手為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

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之死還京師詔大鴻臚持節勞軍至拜侍中方漢初南夷夜郎牂牁郡屬滇雲南邛都皆椎結其西巂音髓後爲州昆明後爲南寧皆編髮隨畜移徙無常徙音斯蜀郡屬莋都莋材各反後沈黎郡冉駹後夔州白馬皆氐皆巴蜀西南外夷也秦所置桂林南海象郡爲南粵所置閩中郡爲閩粵東甌郡爲東粵皆未入職貢所謂百粵者也秦二世時任囂爲南海尉以中國豪傑共叛秦天下無所定而南海僻遠可據而有也郎被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橫浦陽山谿關急絕道自守備它盜兵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往

使郎授璽綬與剖符通使陸生至佗魋結箕倨見陸生。生進說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既且及身矣。且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皇帝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皇帝竟誅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廼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

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
佗蹶然起跽謝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爵與飲數
歲嘗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生曰王似
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
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
政繇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
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何乃比於漢尉
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詎不
若漢顧大說陸生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
聞所不聞厚賜歸報卒稱臣奉約高后時佗僭號發

兵攻長沙邊文帝既鎮撫天下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冢歲時祀召其從昆弟官寵之詔舉可使粵者相平言陸賈先帝時習使粵可遣乃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遣之賜佗書曰皇帝敬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乃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
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
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
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亾十
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以問吏吏曰高皇
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
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嶺以南王自
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

忠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
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
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隣國賈至粵佗感天子
德意下令國中去帝制黃屋左纛上書言蠻夷大長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
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義不忍
絕賜老夫甚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
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僻
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使者三輩
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父母墳墓皆已壞削兄弟

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無以
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
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有九
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
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
今陛下幸憐復故號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腐自是
稱臣使人奉朝請爲屬國至建元初天子厲武節以
一封疆而兩粤西南夷畢以次削平郡縣其地焉初閩
越王無諸東海王搖以從番君滅秦無諸得王東冶
搖王東甌建元初閩越攻東甌東甌因使人上急告

其常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大夫莊助詰之
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
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
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善太
尉未足與計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無
聽助斬一司馬諭上意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內徙處江淮之間建元六年閩
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言狀以待命天子為
遣兩將軍將兵討之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
以降詔罷軍曰郢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立
丑為繇王而餘善威行於國立以為東越王天子既
誅郢使使諭意南越王胡頓首謝死無以報
德欲入見其大臣皆曰漢興兵誅郢亦以驚南越先
王昔有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而已要之不可怵好語
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不
入見遣太子嬰齊入侍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
齊得請歸而王薨嬰齊立上書請立前為侍子長安
時所取邯鄲樛氏女為后子興為太子許之無何薨
興立樛為太后而太后未嫁時與霸陵人安國少季

通、於是使安國少季往風諭王太后、王、令入朝、比內諸侯、令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而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之、王年少、太后中國人、私於使者、願內屬、相呂嘉相王三世、年長矣、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數諫王不聽、王太后置酒、欲介漢使者權、即坐上誅嘉、使者不敢發、嘉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欲內屬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術陽侯建德爲王、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而東越王餘善上書請助師、元鼎五年、拜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破平之、建德嘉畢受誅、當是時東越軍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肯前、而陰使通南越、持兩端事露、乃遂反、詔大師三道進討、而越人殺餘善降、處其民江淮間、百蠻震恐、畢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粵巂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靡莫滇畢以次平、爲益州郡、西南夷

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後儋耳珠厓

郡以地懸南海中率數年壹反元帝時議大發軍擊之待詔賈捐之議以爲不當擊捐之誼曾孫上使侍中樂昌侯王商問捐之珠厓内屬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未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

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及其衰也，南征不懷，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張晏曰：春秋夷狄之國，雖大皆稱子。〕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

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評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邉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莬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鹽鐵

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難自古而患

之矣何况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往者羌軍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亾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

關中爲憂對奏丞相定國是其議上乃下詔曰珠厓
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當守
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議者之言羞威不行
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
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
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
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
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者便處之不欲勿彊陽嘉
中象郡蠻反百官議發荆揚兗豫州四萬人遣將將
赴之尚書固駁曰今荆襄盜賊盤結長沙桂陽數被

徵發如復擾動必生患南州溫暑加有瘴氣師徒遠涉
死亾者必十且四五交阯去日南九千餘里以軍行計之
三百日乃到人日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將吏倍而上驢
馬芻茭不在於此詔書迫遣遠道自危必至叛亾比有至
者不復堪鬬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轉用相赴猶尚不堪況乃驅四
州之卒以赴萬里不測之禍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
羌益州人為之語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就徵以其
兵付刺史張喬喬因用之旬月破平此發將無益州郡可
任之效也獨宜更選勇畧惠仁任將帥者為刺史太守將

寇虜號平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有破虜
之功宜可任議從而事平　始楚威時使將軍莊蹻畧巴
黔中以西地遂至于滇池定之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
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君長之
秦滅漢興皆棄之不問而開蜀獨巴蜀民或竊取筰馬
僰僮旄牛以爲饒武帝時大子既破東粤使番陽令唐
蒙使南粤風曉之南粤食蒙蜀枸醬蒙怪問所從來曰
道西北牂牁江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云蜀枸醬多持
竊出市夜郎夜郎臨牂牁江南粤以財物役屬之蒙乃
說帝通夜郎道爲置吏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

人入夜郎諭威德約置吏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乃聽蒙約還報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

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是時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

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諭如南夷爲置一都

尉十餘縣屬蜀當時巴蜀四郡載轉相饟數歲道不通

士罷餓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擊定耗

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還報言不便已弘爲御

史大夫時方築朔方弘因言西南夷可且罷專力事朔

方帝許罷西夷已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

竹杖因盛言大夏在西漢南慕中國患匈奴鬲其道誠

通蜀道道便近亾害於是天子乃遣使十餘輩出通道至
滇滇王與使言漢孰與我大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
王不知漢廣大何若也及南粵反帝使馳義侯因犍為
發南夷兵且蘭君殺使者及犍為太守反竟擊定之誅
且蘭邛君殺莋侯以為牂牁郡南粵已滅夜郎侯入朝
以為夜郎王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越巂郡
莋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使使者風滇王入朝滇未肯聽擊滅其旁國勞深靡莫
臨以兵滇王乃舉國降以貧會赦弗誅以為益州郡西
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最寵焉建武中哀

牢王賢栗詰越巂守求內屬帝喜封以爲君長明帝時
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
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
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爲他人蓋傷之
也其後以太守鄭純爲吏潔清順撫夷而安　三國分
裂後漢保有庸蜀因邊西南夷南夷不靖丞相亮襲叛者雍
闓縱其豪孟獲使角戰而七擒之獲憚以爲天威服不去因
即用其渠率塡之而靖語具亮議中吳保江東撫有交廣時
浮海通遼東魏包有七州丼討烏桓東擊高句驪而鮮卑索
頭虜奉貢質降附巳徙武都氐于扶風天水處鮮卑降者于

遼西轃林而太原河東五部之戎依東漢而來西北邊郡無慮皆降羌胡雜處迄晉初不圖不慮不徙永嘉之末氏胡羯交亂于上中晉東徙江表輻分瓜裂延于南北乃戎有中國蛆潰蝨生痍廢蹶與而邊塞諸戎曾未足數也事具晉南北朝志中嘉始混一其北狄曰突厥曰回紇其西戎曰吐蕃東曰高麗南曰南詔皆大國先後猶迭交而代爲盛衰突厥阿史那氏本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始臣于蠕蠕至吐門而大更自號可汗可汗古單于也妻曰可敦古閼氏始畢尚隋義成公主建牙都斤山控弦百萬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諸國皆役屬焉而世亂中國據土僭名號者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李軌王世

充之倫各遣使稱臣尊事之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
劉文靜厚幣卑辭往請兵且行戒之曰吾所爲藉兵
突厥者非誠資其兵獨畏其議吾後令吾不得專意
規關中也今請兵兵不必多多必且爲患獨請馬馬
愈多愈益也始畢見文靜而大悅使其酋將馬二千
兵五百以來用濟大業而突厥怙功愈益橫武德初
始畢自將度河與梁師都合入寇又以五百騎藉劉
武周入句注寇太原會病死天子爲發哀長樂門子
什鉢苾幼不克立立弟處羅可汗。復妻義成公主處
羅死公主以其子奠射設陋棄不立立頡利嗣而頡

利又復妻義成。於是始畢子什鉢苾長矣別立爲突利可汗。而王世充使說頡利歳入寇盜邊高祖以中國未平屈意下之。所贈賂不訾然不能有塞厭其欲也。居久之。突厥寇山東。殘定州。又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幷深。畧汾潞。分掠原靈。閻高祖名羣臣問計。鄭元璹曰。與戰則禍深。不如和也。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心。不戰而遽和。示之弱。明且復來。中國憊矣。臣愚以爲必與戰。既勝而後和。帝曰善。於是命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秦王世民將兵出蒲州。李子和軍雲中。段德操軍夏州。襄邑王神符軍汾東。衛

之頡利出塞去於是帝遣鄭元璹詰頡利責以負約於是復和親而時時小入寇盜邊與屯將互勝負以爲常武德七年頡利與突利二可汗悉兵自原州連營南闗内震恐詔秦王齊王將兵出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餽絶士卒饑困器頓弊秦王與虜遇豳州而二可汗帥軍萬餘騎奄至州城西齊王元吉懼不敵不敢出秦王奮曰敵弱我突不可以示下彊乃自帥銳騎百人馳虜陳大呼曰國家與可汗和親待可汗不薄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不能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笑不應王

又遣騎士前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難相助而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王乃遂徑進將絕水而前將頡利與突利雖連兵柰內有間相却矣見秦王輕出殊不意莫測也聞香火語則又疑突利與王有前謀乃遣使止王曰王毋渡我來但欲與王固盟約耳遂引却而雨益甚秦王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今積雨彌時弓筋膠俱解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益制勞此而不乘復何待乎遂夜潛師出冒雨進而突厥大驚請和親突利遂自託於王結約為昆弟王撫以恩意與盟去無何太宗起秦王

卽位梁師都亡之突厥言中國新易主虜可乘請爲導入邊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犯涇原徇徉隴渭間不進已突犯武功高陵逼渭便橋而軍遣腹心執失思力入見覘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怒罵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約和親餞師初起爾父子又從我我遇汝非薄汝雖禽獸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誇彊盛相怵乎吾先斬汝矣思力懼請囚帝乃自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責頡利負約突厥酋大驚皆下馬羅拜頡利見思力使不反而帝銳又身輕出棄悔之俄六軍至而

旗甲蔽野部隊靜整則憮然有懼色帝麾軍使却而
身獨留與頡利隔水語左右交諫帝曰突厥所以敢
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内難朕新即位謂不能有抗禦
也示之弱必放横不可制故朕輕騎獨出示如無有
而耀大兵以從之使知必戰虜深入我竟中有懼心
而吾翕張攝之將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是日頡利
來輸平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而還突厥退
蕭瑀請曰方突厥未和時諸將爭請戰而陛下不許
而虜退何也帝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
賄是求昨遣官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狀

兵邀其前大兵躡其後覆之反掌耳顧吾即位日淺國
未安戰勝則怨深彼懼而謀我則吾未可以逞得志矣
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得所欲而驕驕必惰吾得養
威而俟其釁此全國爲上之道也瑀等謝不及是時天
子旣明聖而中國方創造習於兵而頡利悖鷔薛延陀
回紇諸部衆叛之又委事諸胡斥族姓不用號令不信
兵革數動下不堪其勤會大雪畜產死民饑衷斂苛重
諸部愈益貳與突利更相怨而北邊諸多叛頡利歸薛
延陀共推俟斤夷男爲眞珠毘伽可汗令建牙大漠北
夷男遣其弟入貢而突利可汗身入朝自歸於是代州

督張公謹上書言突厥可取狀六事而頡利復以犯邊。乃命定襄道行軍大總管靖漠南道總管世勣出，分軍將之出擊胡大破之突厥以亡。時靖出馬邑襲定襄世勣出雲中戰白道而前頡利走鐵山北以避敵遣執失思力入謝罪求入朝帝遣鴻臚卿唐儉往慰撫詔靖以兵迎之時頡利雖外為卑辭而猶豫欲北走靖引兵與世勣會合謀曰頡利雖敗其衆尚十餘萬未易輕若今得走虜磧北難圖矣今詔使至虜自寬襲之可擒也張公謹曰詔書許降詔使在虜奈何乎擊之靖曰一日縱敵百世患之且是韓信之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乎遂勒兵進頡利見儉來果大喜自寬弃延儉爲長夜飲會大霧前軍進薄之去牙帳里所霧收軍突至則大驚急乘千里馬跳身走衆大潰斬虜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而虜酋蘇尼失執頡利以來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陳仗衛令吏民縱觀已悉還其家屬館太僕廩食之方上皇時突厥怙盛强茂中國上皇常屈意遇之然內常慊恨及是聞頡利擒大喜太息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我曩困突厥今我子滅突厥能報吾付託得人矣

其衆分散或走漠北走薛延陀或西奔吐蕃漠南遂來而降唐者尚十餘萬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世爲中國患今賴陛下神靈幸破滅宜徙其衆河南兗豫間分其種落散處州縣教之耕織可化爲齊民顏師古請分寘河北立其酋部領之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一國然各有種族宜因署君長使不相臣屬而遣之即勢分力敵易制也下中書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五原塞故事置近邊魏徵曰不可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秦漢以銳師猛將攻取河南地爲郡縣不欲令虜得近

邊爲寇何也今柰何以河南塞奉虜乎且虜降者今十餘萬十年生息十年畜聚後此十年必且生心西晉之禍前事之明效也彥博曰不然至者於萬物如天覆地載然誠欲其全安之也突厥破滅餘種歸義不哀憐而棄之豈天地函育之義乎又阻其內嚮心若救其死亡散處內地教以禮義職之耕農數年之後悉爲編氓又選其酋長使入宿衞將畏威懷德之不暇何後患之有帝曰善度朔方地自幽州西至靈州處突厥降衆其中分突利故地爲四州頡利地爲六州左置定襄右置雲中二都督府塡焉初頡利族人思摩

寵於頡利頡利之亡親近老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嘉歎之以頡利爲右衛大將軍而蘇尼失思摩封郡王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帥其衆就部餘豪酋擢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占籍長安者萬家時詔頡利諸子頻得以品秩受給于疊羅支故爲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痛母未嘗敢嘗一品肉也帝聞之歎曰天稟仁孝豈華夷所限哉詔并其母給厚之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起冢灞陵東後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禰焉突利弟結社率以郎將宿衛不調而怨結種人作亂誅死於是羣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便雖天子亦悔之乃立懷化王思摩爲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國姓令帥種落還故部時薛延陀盡有塞北之地思摩內憚之不敢行帝乃詔司農卿持節賜延陀書言前所爲誅突厥者

以頡利暴殘爲百姓寇害非貪其地也故處其降部
於河南薦草美泉阜利其畜牧今孳蓄盛矣念何可
乆留今以思摩爲可汗帥其衆還故疆爾延陀受冊
在前思摩在後當以先後爲小大舉磧以北延陀主
之其南思摩保之各守境無爲寇災矣思摩行帝張
宴置酒引思摩前謂之曰人情樹藝一草木見蕃廡
輙喜况我養爾民息爾馬牛羊今豐熾如此能無念
乎獨念爾父母墳墓在河北若遽遣爾還舊廷慰爾
衆懷土殷殷之思思摩泣下奉觴言臣破亡餘息賴
陛下神靈得還骨舊鄉死不恨願子孫世世事唐效

犬馬時華夷觀者數十萬矣不動色感激擁[illegible]

行。常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剗根幹以奉枝葉。何詎有滋榮乎。朕不用魏徵言。幾狼狽矣。時薛延陀聞思摩以衆還。則大恐。勒兵渡磧南待之。使者至宣詔諭。乃稽顙謝奉命。時思摩帥衆十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以行。始渡河。建牙於故定襄城。居三年。思摩不能得其衆而定襄南負河北白道。畜牧廣衍。為龍荒沃壤。為薛延陀所利。數攻之。聞帝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虛。我以此時取思摩拉朽耳。發諸部兵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悉衆南渡河。入長城。保朔州。告急。詔遣并州督世勣等分道擊之。諸將辭行。帝戒之曰。延陀

負其彊踰漠行數千里士馬疲憊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勑思摩燒薙野草待之彼糧糗日盡掠無所獲必且退俟其退與思摩奮擊破之必矣。

世勣等敗延陀於諾眞水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思摩終憚不敢歸請處於勝夏之間時方討高麗羣臣曰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帝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國不殊以德懷之可使如一家且彼不北走延陀而南歸我情可見矣聽居漠南思摩至內自慙釋其衆入朝願留宿衛以爲右武衛將軍恩顧愈厚卒葬陪陵會虜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帝問羣臣羣臣以爲和親便許和親公主行有日契苾何力自延陀還陳不可帝曰許之矣天子無

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陀至京師迎女必憚不敢前即
拒之有辭矣且延陀素狠戾忿必死死而二子爭國
可不戰而擒也帝曰善幸靈州召眞珠使親迎眞珠
欲行其臣曰往必不返眞珠曰天子明聖遠近朝服
今親幸靈州以愛主女我我得見天子死不恨薛延
陀何患無君於是厚歛諸部牛馬羊以爲聘經沙磧
耗死過半以聘禮不備絕之諸部怨叛眞珠憤恨死
多彌可汗立猜褊好殺廢棄父時貴臣不用專用所
親昵國人不附詔江夏王道宗等將兵擊之國中驚
走多彌走死餘衆立眞珠兄子咄摩支表請居鬱督

軍山之北勅勤九姓會長聞其來皆懼請勿聽朝議
亦恐其爲磧北患也遣世勣行視圖之世勣至鬱督
軍山咄摩支降道宗前渡磧與薛延陀拒戰道宗奮擊
大破之遣使招諭勅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
歸命而薛延陀平師還帝大喜告廟飲至賦詩日雪
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其後突厥分散
調露中阿史德溫傅職二部反定襄大總管裴行儉
討平之已默啜盛强武后冊爲立功報國可汗遣武
承嗣子延秀納其女爲妻令歸河曲六州降人默啜
驚不聽合百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姓子何爲不予

昏入趙定坑男女八萬人其勝兵與頡利時畧等開元初遣子同俄特勒逼北庭北庭都護郭虔瓘固守待之同俄特勒前致師虔瓘伏銳士突出斬之降其軍後默啜老昏暴部落怨畔爲曳固殘衆所殺傳首京師迄天寶益微而囘紇盡有其地

西突厥烏孫故地也東即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七千里繇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又北八日行得北庭其風俗大抵類突厥武德初內屬而統葉護可汗覇西域天子厚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可汗來請昏許之會其國亂不果昏自是數吏可汗以其國彊弱爲叛服不常貞觀末賀魯與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舉所部數千帳內屬帝優撫之以爲瑤池都督處其部廷州莫賀城帝崩賀魯聽其子咥運計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五啜弩矢畢五俟斤至勝兵數

十萬寇廷州敗數縣而去時處月朱邪孤注者據牢山與賀魯結爲寇暴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發府兵三萬合回紇五萬擊之有騎弘義者獻計言本爲叛者賀魯請寬處月等專誅賀魯除禍本天子以爲然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畧而建方等獨擊斬處月朱邪以來不如弘義指劾逗遛於是龍瑤葱都督府即處月置金滿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行軍大總管率諸將討之知節擊歌邏祿斬千級副將周智度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三萬前軍將蘇定方擊賀魯鷹娑州斬首虜多明年罷定方伊麗道行軍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譖謂知節曰賊雖走軍死傷者衆此爲決成敗一擲耳今當結方陳納輜重腹中外四向布人馬被甲賊來乃戰此爲全策也無輕脫因矯稱別奉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節度遂收兵結陳士終日跨馬被甲馬瘦死士疲無戰心定方謂知節曰本來擊賊今結陣自固怯懦如此何功可立上命公爲大將閫外之事不以寄別遣軍副專號令理必不然盍囚文度表請之知節不能從此引歸至恒篤城有胡降文度擅殺之取其貨定方曰此自作賊耳

何名代獄分財一無所取事聞知節等下吏當死負
除名明年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瀚海
等軍阿史那彌射為流沙道安撫大使分道出擊之
降其部萬餘帳進屯咥河西賀魯舉十姓兵十萬騎
來拒戰定方以萬人當之虜見兵少以鐵騎四圍之
定方令步卒據高原上攢槊外注自以騎陳原北賀
魯三犯原上軍不動定方因其亂縱擊之虜大潰壘
戰三十里斬三萬人明日五弩失畢皆降五咄陸趨
南道降賀魯大雪平地深二尺軍候請少休候雪霽行
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師必自寬亟追之可虜
也縱失之矣乃兼行至其牙帳縱擊大破之賀魯走
石國獲之於是定方休士歸諸部修亭障刻蹊遂掩
骸骨問士疾苦畫疆場凡所為沙鉢羅所掠者悉給
還之十姓安堵如故而唐州縣至是極西海矣置崑
陵濛池二都護府以彌射為興昔亾可汗領五咄陸
諸部步真為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諸部而還賀
魯既就執太息曰我亾虜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
天降怒罰尚何道願就死昭陵執而獻昭陵赦不誅
分西突厥地定方進左
驍騎大將軍封邢國公

回紇其先亦匈奴種也其地在突厥西南大磧之西北

俗好高車元魏時號高車部部落十有五種突厥資其財力雄北荒巳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其渠豪數百悉坑之回紇乃與同羅拔野古諸部叛去姓藥羅葛氏居娑陵巳爾回紇

唐既滅突厥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南攻薛延陀破之踰賀蘭山屬之河遣使者獻見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願歸

命天子置唐官有詔張飲高會引見其渠長命之

害官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六府皐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轄廷臣李素立爲都護統之於是四夷君長詣闕頌其上天子尊號爲天可汗天子厚禮遇答其意。帝輟御服縫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以爲盟物坐秘殿陳十部樂饗之殿前設高坫置朱提缾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閣通坫趾注之缾轉受百斛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以半覽示中國富厚焉素立者以執法見擢爲侍御史居清要者也素立至撫以恩信夷落懷附以馬牛爲獻素立獨取杯酒餘一無所受、其後突厥默啜既破敗而回紇骨咄祿伽闕可汗盡有古匈奴之地天子拜爲懷仁可汗寵焉安祿山反據兩都天子軍靈武中獨倚朔方軍而勢孤大患之會回紇

遣使來請助師則大喜詔敦煌郡王承宷請回紇與結約而令僕固懷恩爲副致其兵香積之戰陳灃上賊伏騎於師左戰交而伏發懷恩麾回紇鐵騎馳蹴之出賊背與鎮西北庭軍會賊以大敗復西京新店之戰唐師與賊戰而郤回紇踰西嶺走賊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鼈賊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潰因遂復東京方致師時帝急收兩京與虜約克京日土地歸唐子女金帛歸回紇復長安而回紇欲大縱廣平王念肆掠且失衆而約不可負則下馬拜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而肆掠將

東京之人皆爲賊固守不可復冀矣是委大賜於草莽也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躍下馬答拜曰當爲殿下徑往收東京時華夷士庶見者皆太息泣下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及克東京三日掠人洶洶而虜猶未厭廣平王患之未有以處也於是父老相率致繒錦萬匹以爲賂師乃戢嗚呼國不競而外結戎狄以求援使諸胡縱剽與大盜無異雖有功豈足慕哉乾元

元年回紇使請昏帝以幼女寧國公主嫁之加册磨延啜爲英武威遠毗伽可汗詔漢中郡王瑀攝御史大夫爲册命使宗子右司郎中巽兼御史中丞爲禮會使上自餞公主於咸陽慰勉之主泣曰國家多難死不恨瑀至虜而可汗胡帽赭袍坐帳中引瑀立帳外瑀嶷立不拜問之曰往中國與夷狄昏盡宗室子今天子

念可汗有功寧國乃愛女、有德容賢行、今萬里來降
可汗天子婿當禮見使者安得倨坐受詔耶、可汗乃
起拜奉詔受冊尊王為可敦瑀還獻馬五百匹、貂裘
自氈而使王子骨啜特勒、宰三十騎來助師、無何可
汗死國人請公主殉公主曰中國人婿死朝夕臨喪
期三年禮也回紇萬里結婚、本慕中國禮義吾不可
以殉乃止然亦剺面哭從其俗、而以無子得還時葉
護太子既前死次子立為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
也、為可敦、明年、使大
臣入朝問公主起居、代宗初。史朝義反。陷東都。遣中
人劉清潭往回紇固好且藉師。因遂誅朝義。收東都。
時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無主、亂、可取
也、清潭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今安所得使耶、清潭
曰、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即天子位、仁聖英武、故與
葉護收兩京、破安慶緒者也、此可汗所知、且唐歲給
回紇繒絹結婚何可負、而直以倨驕為也、時回紇已
舉兵度三城南矣、見州縣蕩荼、烽障無守禦有輕唐
之色、清潭密以聞、上大驚、遣殿中監藥子昂迎勞、且
覘師過于太原子昂密識其助兵纔四千餘馬八萬

與可敦偕來、帝乃令懷恩往見可汗、爲言帝恩信、懷恩不負、可汗悅、乃遣使上書請助戰、欲入蒲關、徑涉苑而東、子昂恐爲擾、說之曰、自寇亂來、州縣殘破、徑涉苑將供億無所具、爲可汗羞、今賊在東京、若入井陘取邢洛衛懷、收賊財帑、鼓而南、此上策也、回紇憚不聽、子昂曰、然則趨懷太行、據河陽、扼賊喉衿、可乎、又不聽、曰、食太原倉粟、右次陝、與澤潞河南懷鄭兵合、則何如、許之、於是天子制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會師矣、以藥子昂魏琚爲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爲行軍司馬、會可汗陝州北、王往見、責王舞蹈、子昂爭曰、王嫡皇孫也、今兩宮在殯、禮不可舞蹈、回紇曰、可汗唐天子弟、於王叔也、何謂不舞蹈、子昂固拒之曰、元帥君貳也、不可舞蹈見外國、回紇怒、引子昂及少華琚、搒之百、少華琚一夕死、王還營、六軍大譁、欲起擊回紇、王固止乃已、

於是天子冊可汗、英義建功毗伽可汗、可敦曰、光親麗華毗伽可敦、即其牙命之、可敦、僕固懷恩女也、已懷恩以疑阻反、誘回紇吐蕃再入寇、賴汾陽王郭子儀方平兩

京時忠信孚於貊狄出見虜而定語具帝紀中嗚呼與
夷狄同功乎覩之則責償已多慊不滿其意則增怨而
作禍以德則頑以法則忿而往來頻數熟諳我險易饒
耗之數也於爲患豈有量哉詹之啖野葛以療饑饑不
及療而身已斃矣德宗時吐蕃悖驁數犯邊相李泌欲
結回紇大食雲南諸國共圖之以帝嘗不禮於回紇中
恨深恐聞之不悅不敢言會吐蕃入寇邊將告乏馬
泌乃言曰臣有愚策可使馬十倍於今帝亟問之對曰
願陛下許臣推至公之心屈已徇人爲社稷計卽臣乃
敢言帝曰何謂也泌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

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賤矣帝曰三國當如卿言惟回紇不能泌曰臣竊伏意陛下必且然是以不敢有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爲不可者豈非以韋少華陝州之耻故耶曰然泌曰韋少華者乃牟羽可汗後入寇爲今可汗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而又何怨焉爲反覆陳論者久之帝終不可曰朕不憚屈巳但少華輩以朕故辱死朕何忍負之泌曰以臣觀往事乃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帝愕然問故對曰昔葉護將兵助順肅宗止令羣臣宴勞亦不許至其大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之相

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爲之防也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顧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議相見之儀使得肆其桀驁非辱而何且香積之捷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於馬前以止之天下歸心則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兄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陛下天資神武義不爲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但令留陛下於營中爲十日之飲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二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已爲是乎帝意少解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回紇聞泌言覺失乃在朕卿等謂何皆對曰誠如聖諭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吐蕃幸國

之役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則百代之仇必報也爲可怨耳帝曰朕與回紇爲怨巳久今吐蕃刼盟一旦往與之和得無爲所笑乎卿何以待之對曰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相國皆從葉護以來於臣華親聞臣相而問和豈有拒哉臣請與之約令稱臣奉使使不過二百人市馬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能如約上乃許和親如此則威加北荒旁讋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帝悅從之而回紇果表請聽命穆宗時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歷敬文武而回紇益衰爲黠戛斯所破黠戛斯古

昆堅國也可汗尒嗢沒斯等款天德塞自歸天德軍使田牟

疏請兵驅逐以徼功下廷議議者皆以爲可擊相德裕

曰不可臣聞窮鳥入懷人且憐而活之况回紇於國家

有大功爲鄰國所破遠依塞未嘗犯也奈何擊之宜遣

使鎭撫賜糧食此漢宣帝之所以服呼韓也願詔河東

振武嚴警備毋邀功德裕因言回紇破以太和公主今

未知所在宜遣使訪問不則異時戎狄必且謂國家降

主虜廷直如唾核非所愛旣負公主又傷虜人心請遣

使詣嗢沒斯訪問令傳相勞存時公主在烏介可汗軍

中挾爲質南渡磧矣遣使上表會公主爲可汗求册命而烏介

表言願借振武一城以自居帝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書言土地本先世所遺朕不得擅棄可汗自有國宜帥所部還舊疆漂寓塞垣非計也借城事古未有其比脱求應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遣公主入覲問事端乃遣巳而烏介擁衆踰天德掠雲朔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軍糴粟三千石牛耕稼之資中國所爲禁屠宰者也羊出北邊雜虜中國故未有科嗢沒斯自本國初破時投塞於可汗無君臣之分非叛臣比且中國業受其降失信棄之人將謂何且前可汗以猜忌無親致內外離叛今可汗失地遠

客宜深矯前弊毋復骨肉相殘也已而烏介復犯塞
於是帝賜書責之曰曩可汗來投撫納備至矣今復侵
掠雲朔鈔虜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討朕未欲幸災故以
文諭可汗宜速自改毋縱又爲節使劉沔答回紇相書
曰可汗遠來依國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
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此非所以求援繼好也所云胡性
易動難安毋令忿怒不其可制今可汗爲黠戛斯所破
遺骸榛莽莫之收省此忿毒之心所宜施也今不能施
之彼而蔑棄恩義思逞志於此邪夫東滅用此道矣且
爲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公戍寧家國今可汗所爲

皆不道姑為國毋足得指擢若不禀承是絕好也繼自今不得以姑為解於是河東將石雄擊回鶻[illegible]殺胡山大破之得公主迎以歸而回紇終不振以亾是役也帝任相專而李衛公明事情與權卒能以文告代鈇鉞恩威。時措北荒底定遺虜臣附則廟筭勝也

時劉沔以河東帥為招撫回紇使屯雲州謂其將石雄曰虜勢離散本易驅除國家為公主故桒之念不欲急攻今其氣侍甚若稟朝旨行恐依違我悍邊能為國除患專之可也汝選驍健出不意趨虜帳乘之彼必棄公主亾竄即不捷吾繼進無患也時虜帳逼振武城而軍雄潛師疾入振武登堞以望師見氈車數十從者衣朱碧類華人令諜訊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喻其人曰中國公主家也今來擊烏介耳但駐車勿動謹奉迎矣乃籍城內牛馬雜畜及大鼓夜穴城為十餘門遲明立旗幟列炬火城上於諸門縱牛畜突出士鼓譟從之直抵烏介帳烏介駭莫測跳身遁雄追

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數千牟馬車帳皆委去雄奉公主還至京師詔宰相帥百官迎謁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親無狀帝遣中使慰勞然後退入宮河簡較司空雄加簡較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天德防禦等使

唐西域吐蕃土谷渾為大國焉耆直京師西七千里而逮東高昌西龜茲南尉犁北烏孫皆役屬於突厥又西為吐蕃又西為天竺國

吐谷渾据甘松山之陽洮水中西南抵白蘭地數千里有城郭不居也隨水草為帳室東有清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冰合游牝馬其上明年生駒號龍種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引項長鳴埋其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不病高祖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其王慕容伏允和合擊軌自效而歸其質子在中國者太宗時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即寇鄯州帝遣使讓且召之伏允以疾為解而為子求婚覘帝意帝召子親迎亦稱疾有詔止婚是時伏允耄不治事其相天柱王用事拘行人貞觀九年詔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道宗破伏允于庫山俘斬四百伏允以入磧燒野草瘦唐兵故靖馬多斃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所

伏允馳磧之難，自還，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圖之。君集曰：不然，虜今破亡，軍無斥候，君臣相失，疾乘之可得志也。柏海雖遠，何患焉。李靖曰：善。分二軍，靖與張亮、薛萬均以一軍趣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走西，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戰赤水源，獲將氣咸奮。伏允欲走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其血。盛夏降霜，士糜冰，馬軼雪，達柏海上。左右軍會于大非川而谷順自為質子，歸失位，欲以功自結天子，乃斬天柱降。伏允遁磧中，窮自經死。國人立順而稱臣內附焉。○焉耆王龍突騎支，貞觀中使來朝，與高昌為怨。侯君集討高昌，來助師。已西突厥屈利啜為弟娶突騎支女，相結約為輔車，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會王弟栗婆準等三人降，帝命孝恪為西州道總管，出銀山道，以栗婆準等為鄉導。擊之。焉耆城郭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環焉，恃固不為虞。孝恪倍道絕水進，夜傳堞，達曙譟而登，唐兵縱。國人擾敗，執突騎支以來，以栗婆準攝國。屈利啜以其兵來救，則孝恪旋師三日矣。屈利啜怒，因栗婆準，更立王，以告。帝曰：焉耆我所下，爾乃擅廢立

之耶立栗婆準而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執栗婆準獻龜茲殺之○龜茲東距京師亦七千里而贏橫千里縱六百里高祖時來貢貞觀四年獻馬後臣事西突厥已帝怒其佐焉耆敘栗婆準也議討之是夜月觸昴帝曰月陰精主刑昴星胡也以阿史那社爾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討之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子也契苾何爲鐵勒部酋皆事唐忠力帝以其習狄事用狄攻狄而焉耆所立阿那支者壁龜茲東與龜茲掎角王師社爾分軍爲五道擊擒之數其罪斬以徇龜茲大恐社爾進次石磧去王城三百里而軍先遣伊州刺史韓威以千騎至多褐鎮之與其王訶黎布失畢遇合戰威僞北王見威兵少易與也麾而進威還與大軍合還復戰大破之追奔八十里圍王城王引突騎西走城遂拔社爾令郭孝恪居守王城而自以精騎躡執之其相那利跳身遁以西突厥并國人萬餘襲王城孝恪及其子戰死倉部郎中崔義起募兵戰城中右驍衛將軍曹繼叔助擊再破之獲那利當是時西域震恐長史薛萬備言於社爾請得假輕騎覊于闐王以來至于闐于闐王伏闍信隨使者以朝見

從也衍破大城五所小城七百餘人方[illegible]

婆伽利爲焉耆王立希大畢東爲龜茲王置焉耆都督府勒石紀功而還帝受俘紫微殿其國王相而下拜衛郎將有差○高昌直京師七千里而遙橫八百里縱五百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廷也勝兵萬人土沃麥禾皆再熟武德初高昌王麴文泰立來告世貞觀中來朝禮遇甚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爲常樂公主西域諸國聞之皆請遣使從獻見魏徵諫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頓不能具今附之以諸國則瀕塞州縣以乏供張致譴者必多彼以商賈來則邊人交利若賓客之則中國蕭然耗矣光武所謂不以蠻夷虛敝中國也事乃止久之文泰顧驁縱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朝遣使問狀文泰自以去唐遠中國師不能至反啓曰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噍于穴何遽不能自生耶薛延陀請爲鄉導帝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禍福徵之朝不至遣侯君集爲交河大總管薛萬均副將兵擊之文泰謂國人曰我至唐唐去我七千里中沙磧居二千里兵多則糧乏我國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唐秦隴北城邑蕭條

非隋比今伐我安能致大軍平及聞唐兵臨磧口乃
憂悸發疾卒將會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天子以高
昌無禮故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
旣葬鼓行進請朝攻之午而克子智盛出降分兵畧
地下二十二城帝欲以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
故誅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存其社稷撫其百
姓立其子君之威德被遐荒矣若以爲州縣當後遣
兵戍守數年一易死者十三四居資行送勞費不貲
十年之後隴右必敝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
爲中國用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褚遂良亦以爲
言帝不聽終以服四夷自喜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
都護府於交河塡之謫死罪囚實焉其後數爲西突
厥所逼帝始悔不用徵遂良之言。○天竺漢身毒國
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去京師九千六百里居葱
嶺南周迴三萬里分東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居
窟南天竺瀕海北天竺距雪山圍抱如壁東天竺際
海與扶南林邑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其
都會也有別城數百皆置長別國數十皆置王中天
竺王姓乞利咥氏亦曰刹利世有其國不篡弑土溽
熱稻歲四熟人富樂無比地皆內踰跣以舐足摩踵

爲[illegible]家有奇樂倡伎[illegible]螺髻於項餘髮剪使拳穿耳垂璫死燔其骸取灰建浮圖不者委中野及河無器紀有文字善步曆學書貝多葉以記事尚浮圖法不殺生飲酒佛故迹在焉武德中王尸羅逸多好兵象不弛鞍士不釋甲四天竺皆臣之會唐浮屠玄奘至其國尸羅逸多召見玄奘爲言太宗神武平禍亂四夷賓服狀王喜曰中國有聖人出焉遣使者來獻帝命雲騎尉持節慰撫之尸羅逸多驚問國人自古亦有摩訶震旦使者至吾國者乎震旦中國也皆對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二十二年遣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國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玄策玄策時從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時吐蕃以尚主親中國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泥婆羅皆將騎卒以來玄策部分之攻和羅城三日破之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破擒之獲其妃王子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邑五百八十所獻俘告廟帝曰夫人耳眼玩聲色口鼻耽臭味此敗德之原婆羅門不劫吾使者寧至俘虜耶擢玄策朝散大夫高宗時五天竺皆來朝開元時

中天竺使三至北天竺一至

吐蕃唐西羌也羌屬百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發羌居析支水西而強種日吐蕃姓勃窣野氏俗謂強雄者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大相曰論茝副相曰論茝扈莽其地直長安西八千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雷電風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俗重鬼右巫卑遵祇爲大神喜浮屠法國政事必桑門參決貴少賤老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人其君臣五六人自爲友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貞觀八年始齋玉幣貢求尚主不許而怨勞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䆵松州詔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將軍劉蘭出洮河道討之兵連歲不解其大臣諫不聽至自殺者八人於是弄贊懼遣使者謝罪獻見固請　昏許之　遣其相祿東贊來逆女帝[illegible]

琅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帝益賢之然欲撫以恩厚竟妻焉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贊親郊迎見使者執子壻禮甚恭遣諸豪酋子弟來入學高宗即位封弄贊駙馬都尉西海郡王賜餉蕃渥求徵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孫幼不治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高宗時八戍羈縻十八州從于闐焉耆龜茲疏勒而唐所立安西四鎮並廢詔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總兵左衛將軍郭待封副之出邏娑道至大非川待封違節度而敗吐蕃遂滅吐谷渾而盡有其地國方萬里攻鄯廓河芳四川王師數敗已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祿東贊之子欽陵復擅政武后時中國歲出兵伐吐蕃副總管王孝傑者嘗戰大非川為賊虜贊普見之垂泣

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得歸孝傑在吐蕃中久悉其虛實而
武威軍總管從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復四鎮更置安西都
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之已吐蕃遣使者請和詔通泉尉
郭元振以奉宸監丞往使之元振曰襄東贊事朝廷和好
無窮今欽陵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
之忠乎欽陵曰然和固所願也天子誠許和罷二國戍兵
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爲守好成矣元振
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域爲列國主道非有他也且諸部
爲唐編人久奈何廢之欽陵曰使者豈意我規諸部爲唐
邊患耶我若貪土地財賦青海湟川近舍不爭爭幾萬里

外耶獨以爲十姓五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纔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可至以爲憂耳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瘴癘唐必不能有故我欲得之非謂覬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里狹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扼而入於我今釋不爲亦可以無虞於我矣元振持不可則遣使固求罷四鎭兵求十姓地以爲分四鎭者安西都護所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悉十姓本西突厥分其地爲十部而名朝議欲與之奉宸監丞郭元振適使還爭以爲不可上封事曰國家所患惟吐蕃與默啜而今皆和附此中國之利也若圖之不審或覆以爲患今欽陵欲裂十姓

之地解四鎮之兵此安危動靜之幾不可不重慎也若直
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而
惡不得作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
肅是也關隴屯戍三十年于今矣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
日之警豈復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料內以敵外不貪外
以害內而後國可安夫四鎮十姓之地吐蕃之所甚欲也
清海與吐谷渾密邇蘭鄯亦吐蕃之要地也今宜報欽陵
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特以其爲諸蕃之所走
集欲因之以塡撫西蕃今城無東侵之志當以吐谷渾諸
部青海故地歸我則俟斤部落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

以杜欽陵之口而和議固未絕也若欽陵稍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久附其倚唐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大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詔從其計後數年吐蕃君臣相猜而欽陵卒受誅弟贊婆等乞降會西突厥烏質勒卒子娑葛立爲可汗其故將厥啜忠節不服與爲怨相攻元振奏請追忠節入宿衛忠節請留徙部落瓜沙間以招附十姓詔許之忠節行至播仙城遇經畧使周以悌說令賂時相宗楚客紀處訥請自將兵行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附十姓又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忠節大然之遣人賫黃金賂二人元振時爲井凉督復疏爭曰國家往者如以悌計

不與吐蕃十姓四鎮地而虜不擾邊者以其國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相屠士畜疫癘而然非忘之也今旣稍定矣忠節又欲假之爲鄉導以覬功誠令吐蕃得志忠節亦且在其掌握中豈復得壹意於我哉臣恐四鎮將自此危矣往吐蕃於國初無恩力猶欲爭十姓四鎮若實効力而請于闐疏勒以爲分欲何道以抑之脫其國諸方嫌阻求我助討欲何辭以拒之是以古人不願藉夷狄之力非其不欲懼後求無厭益爲國生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未見其便且其請立阿史那獻者非以爲可汗子孫能招來十

姓乎往以四鎮他𠛬之亂請元慶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此無他雖可汗子孫才不能以撫馭亦不足與有立故也則册可汗子孫其效固已試矣又郭虔瓘往嘗與忠節擅入其地矣臣時在疏勒未聞其得一甲一馬之用而拔汗那挾忿南侵導吐蕃以擾四鎮且其時國方孤危虔瓘入之如復虛邑而猶起釁召禍者如此況今北有娑葛與爲援于外拔汗那倚堅城抗之于內豈復能如往年之安且易哉疏奏不省而娑葛果發西域五千騎掩擊闕啜忠節於討舒河禽之中國護使俱遇害而四鎮路絕時中宗吐

蕃使奉納貢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往妻之、詔左衛將軍楊矩、持節往送、而吐蕃賂矩、請河西九曲地、爲公主湯沐、以寬邊、尤曲其水薦草宜畜牧、又近與唐接、失九曲而虜益張、開元初、請尋盟、李散騎常侍解琬來涖盟、求及盟、而虜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矩悔懼自殺、已公主上書求修好、申約誓、請文籍四種、下廷議、正字于休烈以爲不可與、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知禮義、負國恩、今稽顙求和、許其所請、則漸以詩書、陶一聲教、其會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得、與之庸何傷乎、詔秘書寫賜、其後天子以中國廣大、欲觀兵、以勃律背攻吐蕃、賜諸將書言、敢有掩戰功不賞者、士自陳、將若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論如法、能破國禽王者、授大將軍、於是諸將士競奮、吐蕃懼、令曩骨委書塞下、言甥先帝舅外孫也、奉中國誠謹、曩年幼、任爲邊將所謗亂、如蒙澄亮、萬死不敢先負約、邊將以聞、上曰、往賚普上書辭悖甚、必擬之、毋議和、皇甫惟明曰、往上書時、賚普方幼小、寧敢孛書辭所爲[illegible]者、必邊將倖功生事之人所爲、激上怒耳、夫二國分忿、必興師、師興則侵盜財物、詐功級希

賞[illegible]為和今河西隴右民貲力耕戰矣辛詡金城公主許贊普和以紓邊帝悟乃赦惟明及中人張元方使許約和後安祿山反。中國內閧。吐蕃得以其間陷四鎮。陷河湟。南至于隴西。已破涇邠。犯奉天。天子為幸陝。虜遂入京師。賴汾陽王而定。語具郭讜中。德宗時西平王晟鎮隴石。悉家財搆降附以傾之。會入寇。晟欲得尚結贊。選勝兵三千。遣裨將王泌伏汧陽旁。誡之曰。吐蕃軍過勿急擊。見五方旗武豹衣。則贊普也。出不意奮擊之。泌如戒。尚結贊果幾獲。以我師前不識也。跳身遁。而我師襲沙河堡拔之。故虜恨西平王特深。時北平王馬燧次石州。跨河與諸將相犄角而屯。方攻朱

洮時虜助師侍中渾瑊實將其兵因熟其勇智於是尚結贊計以爲唐將惟獨此三人此三人者去唐可大破也則陽好言卑禮請馬燧以爲和燧信之助爲言獨晟持以爲不可時天子內憚兵而素恨回紇欲與吐蕃結好擊之相延賞覘知帝指而素與晟郤欲因以間晟乃亟言和親善晟獨幸國家有兵事取重不可信也於是上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決矣大臣既與虜有間宜留輔朕請自擇代者於是册拜晟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而尚結贊宣言必渾侍中來蒞盟我所信也乃詔以瑊爲會盟使且行晟戒令

嚴爲備。張延賞言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
見疑端疑端見則彼亦疑我矣盟何自成上乃臨誡
瑊如延賞指而瑊亦以嘗將其軍有恩可信也則奏
言虜和可央以辛未日受盟延賞乃集百僚以瑊奏
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有日矣此
渾侍中奏也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
以論奏者恥朝廷爲犬戎所誣侮故耳語聞上乃命
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爲防元光謂瑊曰
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即有急豈復相及哉請必與
公俱瑊止之不可則聯次進距盟所三十里而營元

光壕壁深固瑊壕柵可踰也將盟尚結贊請各遣遊騎數十更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而遊騎中出入於唐軍無禁唐騎入虜乃悉爲所擒不知也迫入幕易禮服虜伐鼓者三大譟而伏起瑊大駴跳身走幕後出得他馬躍而上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大縱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等畢就禽瑊至營營空卒駭遁乃奔元光所元光嚴陳而待虜乃退是日上視朝謂宰相曰和戎息兵社稷之福也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信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伏憂之太尉晟曰誠如渾言上

變色直視曰𡿨渾書生不知邊事卿大臣亦爲是言耶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刦盟狀上大驚召渾謂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欲趣出避兵大臣諫而止始吐蕃患晟瑊燧三人欲去之旣訟言間西平乃因馬燧以求和欲執瑊以賣燧旣失瑊獨得燧兄子弇乃縱之陽言曰渾瑊戰武功而勝則我之繇也許裂地償我而負之吾作金枷必得瑊械之今脫去吾特馬爲命吾在河曲時春草未生吾馬羸當是時馬公晚度河吾豈有種哉賴公許和而全今釋汝以報公遣與宦官俱文珍等還文珍具以聞上果大恨

燧羅副元帥奪其軍。於是三人者皆廢。如尚結贊計。
其後西川節度使韋皋計以爲南詔附吐蕃。其盜塞
實繁。爲内基。得南詔而吐蕃右臂可從斷也。乃通西
南夷。而吐蕃數困。於是虜料兵率三戶出一。寇西劒。
欲致焉。絶南詔通中國之路。而皐督諸將分道出西
山。出平夷州。出隴陀石門。而蜀南詔最深入。多克獲。
[illegible]昆明維州。而吐蕃大創。文宗時。相德裕出鎮蜀。楊
國威。飭邊備。示中國威信。而維州自歸。吐蕃震疊。爲
悖臣所深娟而罷。時吐蕃維州將悉怛謀服德裕威信。請以城降。德裕亟引師扯之。定
維州。而牛僧孺當國。詔切責。令縛悉怛謀歸虜以示
信。德裕力爭之不能得。維以竟失。至武宗時。德裕旣

柳國乃上言維州距成都四百里据高山絕頂三面阻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東北繇蠶叢而下、二百里乃無險、走長川不二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中國戍之、以制虜者也、初河隴盡沒、獨維州存、吐蕃潛以婦人嫁州門子者二十年、生子男長大、令夜開壘納兵、因爲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西邊而無虞於南、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畧河湟、以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而城堅完訖數年不拔、竊以爲恨、臣初鎭蜀、揚國威、緝邊備、州將慕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吐蕃合水棲雞等城以失險遠遯、可坐減八處鎭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不解、向盟約之有不臣受降之初、指天爲誓、許爲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之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爲吐蕃帥所譏誚云、旣已降彼、何爲送來、復以降人戮於境上、恣行殘忍、用固携貳、至乃擲其

嬰孩承以搶槊絕忠義之路快仇讎之心從古而還所未嘗有雖時更一紀而遲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

悉怛謀右衛將軍初太宗平薛仁杲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安西四鎮玄宗繼收黃河積石置神策軍於臨洮西置燒河郡於積石西置宛秀軍實河曲地極輪臺伊吾在所皆屯田積粟塡之乾元後隴右劍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皆淪沒而杜岐公佑著論言漢匈奴舉國之衆不能當漢一大郡故備邊乘障而中國完安今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壯

蕃已生聚數千萬家矣則夫復西集之饒使農夫趣利扼險屯田蓄力爲復河湟之畫計之急者也。憲宗覽天下輿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舊版章之盛未獲也以爲遺憂至宣宗之世而吐蕃國再世再亂唐師出而河湟盡復　鳳翔節度使李玭復清水涇原節度使李康棨復原州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邠寧節度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得扶州河隴高年千餘人見闕下天子爲御延喜樓賜冠帶皆爭解辮髮易冠服因詔勞賜四道兵各有差

詔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墾蓺貸民五歲租能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齎貧商賈往來邊者關鎮毋苛留兵欲墾田者與民同群臣請上尊號帝推本憲宗鴻烈下群臣議上順憲二廟謚號焉

高麗本扶餘別種也東南薄海距新羅百濟西北跨遼水接營州北濟靺鞨國於平壤平壤漢樂浪郡也隋煬時大興師伐之不克而難作武德初入獻見貞觀中來賀即位詔廣州司馬長孫師往臨瘞隋戰士毀高麗所立者京觀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欲知山川風俗入其境以綾綺遺其

守吏縱觀遊中國人隋末沒高麗者爭前就問親
戚存沒大德勞苦之涕泣相告徧郊野以盡得其山
川形勝阸塞歸具以聞帝曰高麗獨四郡地欲發
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自
是有平遼海之意矣已蓋蘇文弑其王建武立王
藏而自爲莫支離莫支離者華言中書令也實柄
國且主兵太宗謂廷臣曰蓋蘇文弑君攘國朕力
能致討然無爲勞人爲矣房玄齡曰幸甚天下全盛
士馬力有餘而能戰不用此所謂止戈爲武武之
大者也長孫無忌曰蓋蘇文知罪大畏討備必嚴

陛下爲之遲回隱覆彼自寬儻更驕縱討未晚也帝曰善於是遣使持節冊藏爲遼東郡王然是時天下平兵不用而天子故善用兵頗自喜會高麗伐新羅新羅遣使請歸命天子天子爲下璽書讓高麗而蓋蘇文悖不寢兵於是詔親征帝召長安耆老而見勞之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蓋蘇文賊弑其主不道朕將親討之今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無多憂出布粟賜焉群臣皆勸帝毋親行帝曰吾知之去本而逐末捨高而圖下釋近而謀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已顧其國苦蓋

矣之日久不可以不救於是以張亮爲平壤道行營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募江吳京洛兵四萬浮海趨平壤以李勣爲遼東道行營大總管江夏黃道宗副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又發奚契丹新羅百濟諸君長兵悉會詔所過營頓毋增飾上食毋豐怪水可涉者毋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之儲猶所嚮風靡今皐家給人足恐勞於轉饟故驅牛羊以食軍毋勤民十九年次定州帝親坐城門以度兵人人慰薦疾病者親視之勑在所州縣治療而天子身屬橐房兩鞬於鞍示先

勞。四月濟遼水。大饗士張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引而東。世勣軍柳城。揚言出懷遠鎮。而潛師趣甬道。出玄菟。拔蓋牟城。以其城爲蓋州。進圍遼東。渡遼水。上令士卒浮槎以濟。既渡而徹之。曰。無所往矣。當畢力取此矣。薄馬首山而營。遂克遼東。以其地爲遼州。進降白巖城。高麗北部薩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或謂之曰。吾聞中國大亂。豪雄並奮。秦王內芟羣雄。外誅戎狄。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中國之衆自來。殆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冀也。延壽

不從引軍距安市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猶恐其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兵始交而北延壽喜曰易與耳進一舍苊山麓而陳軍亘四十里命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西嶺以當賊長孫無忌將精卒萬人自山北出狹谷擣之帝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偃旗登北山勅諸軍聞鼓角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矣是夜流星墜延壽營旦日虜視世勣軍殊少卽前戰欠之無忌軍從後起已鼓角作旗舉而諸軍四合虜大潰延壽勒餘衆負山自固無忌世勣合圍之徹州梁以

斷歸路。延壽等窮蹙。舉衆前乞降。膝行入轅門。泥首請命。帝笑曰。若固敢與天子戰乎。料其酋三千人。悉官之。高麗大駭。黄城銀城皆自拔遁去。帝更名所蹕山曰駐蹕山。勒石紀功焉。當是時。張亮亦已帥舟師渡海。拔卑沙城。破高麗兵。抵建安矣。帝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又糧寡。出不意攻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矣。此所謂城有所不攻也。對曰。建安在安市北。吾軍糧乃在遼東。今踰安市攻建安。而賊斷吾運道。將若何。高延壽請曰。烏骨城主老矣。計不能堅守。請移兵臨之。烏骨破。餘小城望風潰

矣然後收其資鼓行而前可必克也群臣亦請召張
亮會師拔烏骨渡鴨綠水取平壤長孫無忌以爲天
子親征與諸將異誼不當乘危向烏骨恐建安新城
之議吾後也不如先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攻攻安
市者六旬不能下而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徂
畱振旅還安市城主登陴再拜辭帝嘉其固守賜縑
帛百匹曰以勵事君是役也拔高麗城十斬首四萬
而戰士死者纔千餘馬死者什七八然竟不能下遼
左帝惘惘以爲憾至營州 亾士卒帝臨哭甚哀
從臣皆流涕慨然曰魏玄成在者吾無此行矣遣使

祀魏文貞公徵復立所仆碑葺其侮也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令得相保聚方帝在白巖時與諸將行凭高以觀師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卒五千人出不意薄之覆其本根此可不戰而降也帝默不應比還師怏怏召大將軍靖問之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於法何失也靖曰此江夏所解帝顧問道宗道宗具陳前在白巖時乘虛語帝憮然曰有之時匆匆方右思因忽不圖明年高麗遣使來謝罪詔勿受詔劒南大治船萊州備糧械三山浦越治大艎以待事會帝崩而罷

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欲親征蔚州刺史李君球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旣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兵不威多發人不安臣謂征之不如勿征滅之不如勿滅也會武后苦邀留而止命兵尚書任雅相統三十六將軍擊之蘇定方破浿州圍平壤契苾何力乘兵合渡鴨綠水擊其軍大破之會別將壁蛇水軍沒詔班師乾封初蓋蘇文死諸子交怨相攻而國亂命李勣爲遼東大總管將諸軍伐之侍御史賈至忠自遼東使還帝問克乎對曰必克帝曰先帝及隋親征之而不克何也對曰煬帝東征而不克者

人心離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全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虜兄弟鬩狠爲我鄉導虜之情僞畢知之矣又將武士力故曰必克且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王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而勣年適八十。虜方薦饑地震裂人相掠賣狼狐入城蚡穴於門役不再舉在此行也已而高麗平師還詔獻王藏等于昭陵具軍容奏凱入獻太廟帝受俘含元殿祀南郊告功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統焉垂拱中封藏孫寶元朝鮮王不之國聖曆初以藏子德武爲安東都督遣行因復

仁師仁願還、仁軌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徺道、補堤塘、課耕桑、賑貧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於百城、百濟大悅、然後脩屯田、儲糧糗、訓士卒、以圖高麗、仁願至京師、帝問之曰、卿武人、所奏事、動合機宜、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帝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明年冬、仁軌上書言、戍兵疲羸思西歸、臣問之曰、往百姓應募、請自辦衣糧、何今昔頓異也、咸言今日官府與曩異、曩沒王事者、敕使弔祭、追贈官、回授子弟、凡度遼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來、渡海者官不記錄、死者無誰何、州縣發兵、壯而富者、行錢得免、務貧者被發、海東苦戰時、許以勳賞、後旋以法禁追奪、無以自存、又初發時、惟令齋一年裝、今垂二年、未有還期、士困弊如此、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恐立效無日、帝深納其言、遣劉仁願將兵渡海戍熊津、且徵仁軌還、仁軌言、舊兵當令收穫辦具、乃後還軍、將宜留、未可歸也、仁願言、吾前自還海西、遭讒謗、云謀據海東、幾及禍、君當準敕行、豈顧擅哉、仁軌慨然曰、苟利於國、遑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留從

之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集其餘衆又明年乃還後高麗平天子以王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百濟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百濟舊城没於新羅衆散隆亦不敢還故地而高氏扶餘氏遂亡

南詔本哀牢夷後爲蠻別種也其君長曰詔其先有六詔蒙舍詔在諸部最南稱南詔云東距爨東南屬交趾西通大秦及摩伽陀西北與吐蕃接北接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外有六節度曰弄棟曰永昌曰銀生曰劍川曰柘東曰麗水有二都督曰會川通海高宗時入貢以破洱蠻功册爲雲南王徙治太和當是時蜀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卒積死刺史張柬之疏曰臣按姚州古哀牢之舊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自生人來不與中國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内屬詔置永昌郡以統之而收其鹽布氈罽之儲利奇珍異寶歲時之貢不闕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生入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勇兵以增武備鄉此言之則前代所爲置郡者以其爲利頗深也今六地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

付國元和末遣使者獻見貢樂工云。

百濟扶餘別種也直京師東六千里而嬴國濱海西界越州南界倭北高麗皆踰海乃至其東新羅新羅瀕樂浪地武德初百濟王扶餘璋遣使來獻後與高麗新羅數相侵太宗賜璽書曰新羅朕蕃臣王鄰國也聞數相侵暴巳詔高麗新羅申和王宜思前怨與之更始王璋奉表謝然兵不為止扶餘璋死子義慈與高麗連和伐新羅新羅告急遣使齎詔書諭解之聞天子討高麗未克也不受命高宗詔義慈曰海東三國地犬牙比爭侵無寧歲新羅歸窮于朕皆齎桓一諸侯尚能存亡國況朕萬里主耶王所兼城邑還新羅不如詔者任王決戰無後悔又不聽乃命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五將軍發新羅兵討之自城山泝海行百濟守熊津定方縱擊大破之王師乘潮進趨眞都城一舍止虜悉衆拒戰復破之義慈挾其太子隆走北鄙定方趨圍之次子泰自立率衆守眞都義慈孫文思曰王太子固在叔自王若唐兵解如我父子向與左右縋而出民皆從泰不能止定方令士超堞上立唐幟而泰降百濟

平析其國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留
郎將劉仁願守百濟王文度督熊津鎮之而還文度
渡海卒百濟故將福信聚衆拒周留城迎故王子豊
立之圍仁願詔仁軌請唐曆及廟諱以行曰吾欲掃平
東夷頒大唐正朔於海表所向皆下會新羅以糧盡
引還福信勢益張仁軌衆少會擊高麗軍不克還勑
班師仁軌以爲如此則百濟餘燼與高麗通攸逼將
濟平無時乃守便宜乘百濟怠無備擊破之拔眞峴
等數城請益兵詔熊津都督孫仁師將淄青萊海兵
七千人赴之當是時百濟王豊猜福信專橫殺之遣
使請高麗倭乞師拒唐矣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
請先攻仁軌曰不然周留虜巢穴也克周留則諸城
自下先加林而不克者兵頓矣於是勒水陸並進擊
周留遇倭兵白江口四戰破之百濟奪氣於是出王
豊及高麗王子忠勝等皆詣軍降惟任存城不下仁
軌即使百濟人黑齒常之沙吒相如各將其衆取之
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
有謀敦信重義宜及其感激願立效之時用之不可
疑也給糧仗而遣遂拔任存城詔留仁軌鎮百濟召

於戎行賨貨之資不輸於大府而空竭帑藏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蒼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蒼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滅耗國儲費用日廣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不留戍兵人問其故亮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漢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必生留兵運糧爲患滋重忽若反叛勞費更多但粗設綱紀期於平定足矣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且縱且擒之技唯務詭謀恣情割剝貧饕劫畧積以爲常折支諸笑取媚渠會拜跪趨伏無復慙耻於爲中國辱不細自龍朔中置州以來長吏數爲羣蠻所殺朝廷遣將討擊應時破敗其州遂廢垂拱南置瀘南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蜀以煩費迄于今不息臣竊以諸葛亮稱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至是驗矣且國家設官分職本以化俗防姦而姚府總管五十七州巨猾遊客

無恥無厭敗謬至此今不聞責夏負罪並深道路劫殺不能禁止臣恐一朝驚擾爲禍轉大伏乞省罷姚州隸嶲府使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鎭於瀘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私交通增嶲府兵擇清良宰牧統理之便開元末鮮于仲通領劍南節度使多忿少方畧雲南太守張虔陀多求丐而閤羅鳳反攻虔陀殺之明年仲通自將出戎嶲州大敗閤羅鳳斂戰胔爲京觀遂北臣吐蕃而揭碑國門言我上世世世奉中國累封賞以吏侮害至於此後子孫歸唐唐使者至可指碑湔祓吾罪也會楊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十萬使侍御史李宓將討之敗績太和城死者十八國忠匿不以聞亦會安祿山反閤羅鳳因得取嶲州會同軍之地德宗時劍南節度使韋皐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蠻子弟聚之成都敎以書數羈縻之撫諸蠻有威惠異牟乃使使遺皐帛書願竭誠自新詔皐撫納皐宣天子恩意與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神祠石室一沉西洱水一置祖廟一進天子乃發兵攻吐蕃大破之來獻俘冊爲南詔王王請入質子皐辭請盡遣諸成都就學而遣出師助攻吐蕃自是奉職貢如初穆宗時西川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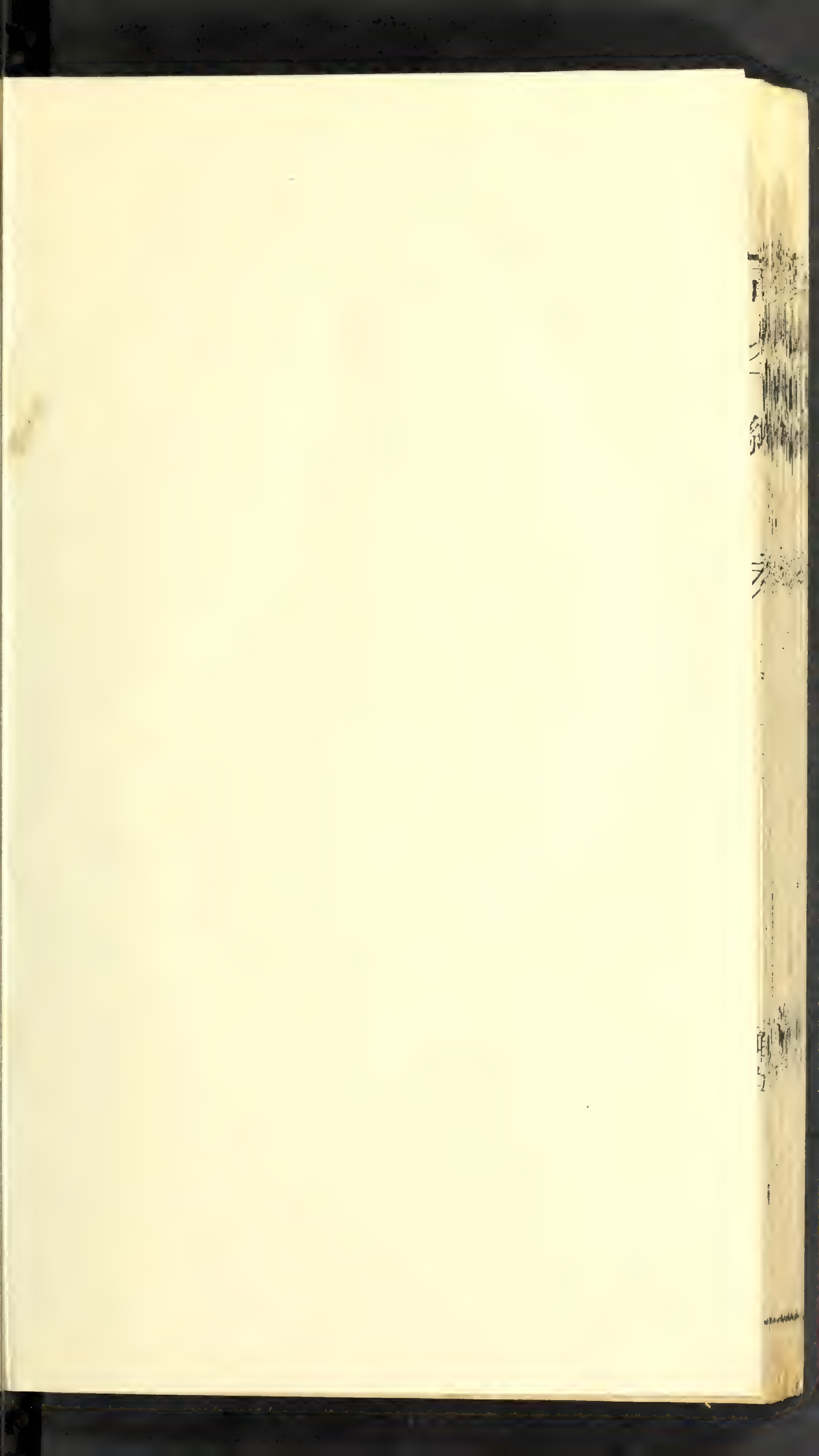
度使杜元穎治無狀，而南詔復盜邊。大中時，安南經略使李琢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諸夷恚，不堪，結南詔攻陷都護府，而南詔益慢，然朝貢猶歲至。宣宗時，遂僭大號，稱大禮國，攻播邑州，命安南胡南經略使蔡襲發諸道兵二萬爲屯防，而左庶子蔡京經制嶺南，忌其功，沮壞之。南詔攻交趾，襲請濟師，不至，力竭死，於是南詔陷交趾，所殺虜十五萬，詔授康[illegible]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諸道兵五萬以行。承訓至邕州，南詔入，而玩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沒，懼不知所爲。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而蠻軍四合，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力爭者數四，乃夜縋城，散燒南詔營，斬五百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書告捷，加簡較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而燒營小校不遷級，軍中怨怒，以高駢代之。駢擊南詔數有功，而監軍李維周上書言，駢玩軍不進，帝怒，詔王晏權代將。是時駢大破南詔，圍交趾城，且下矣，會得王晏權牒，委軍去。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奏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從東來，覸之，曰新經略使與監軍來也。袞意維周必且奪其表，乃潛匿海島間，維周去，乃徑走京師，上之。詔加駢簡較工尚書，還復鎮。時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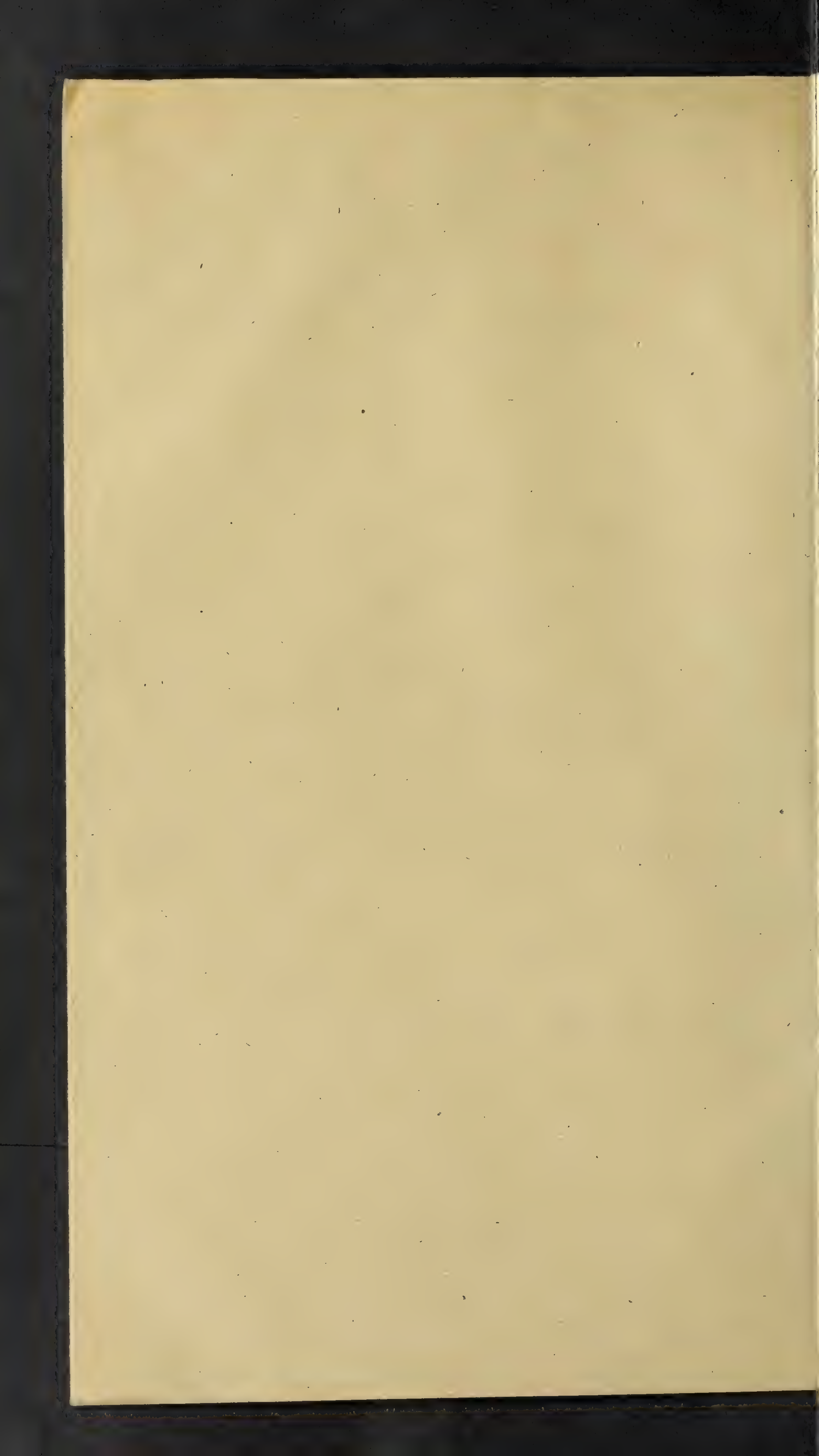
權闇懦維周凶險諸將不為用駢至督勵將士破克之而南蠻復平置静海軍於安南以駢爲度使自南詔爲邊患二十年中國虛耗徐州戍卒龐勛者戍桂林久不代乘思歸衆爲亂勛誅黄巢復起兵不解而唐亾

史論曰唐興文皇帝弘廟勝之畧北擒頡利西滅吐谷渾焉耆東破高昌威制四夷攄百代所憤耻混元而降未甞有也而卒頓於遼左玄宗憑中國隆盛務遠畧而忽近憂兵禍内移吐蕃回紇之迹遂交於中國德衰矣大中之世河湟復而亾以南詔易曰喪牛于易言患生所忽也漢亾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亾黄巢而禍基於桂林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蓋其遠哉言不以夷狄先諸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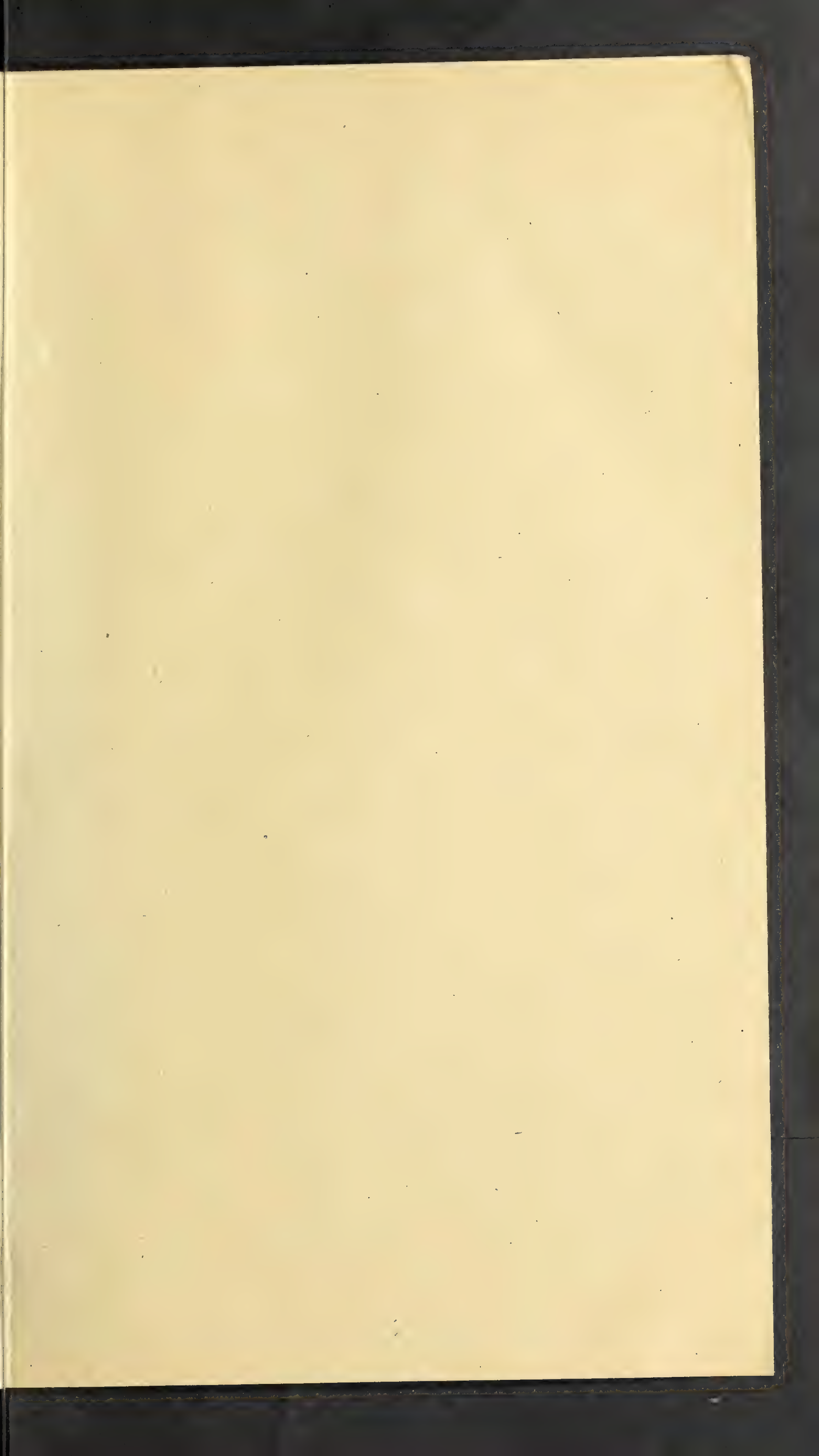
二十上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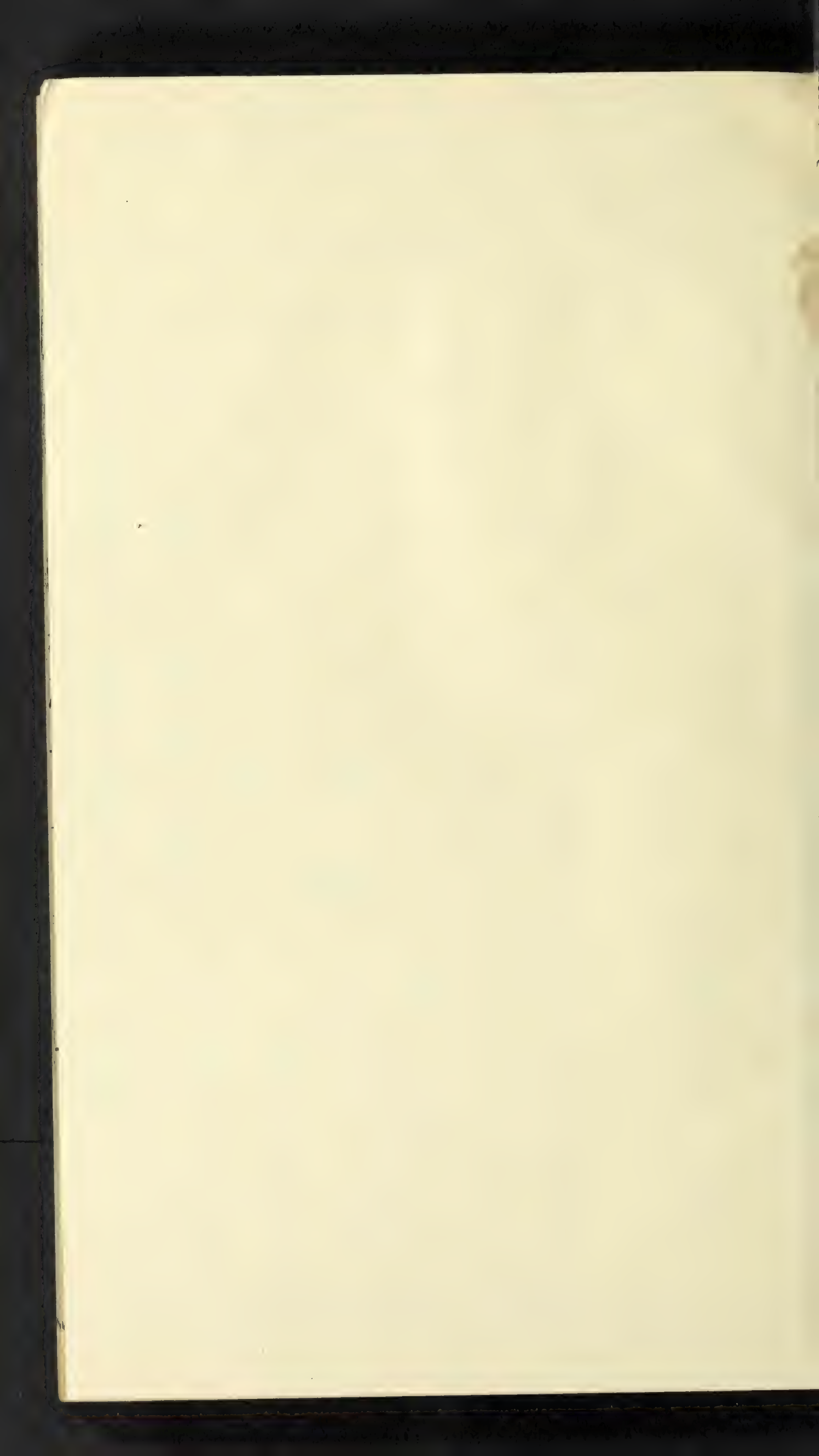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二十下

明盱郡鄧元錫著

戎狄志　下

宋與以仁厚立國守和戎爲國是歲金繒以爲奉胡逆奉胡羌逆奉羌積衰約終其世其北狄曰契丹其西戎曰拓跋夏云契丹之先曰東胡（保鮮卑山而居後徙潢水黃龍河間貞觀中拜松漠都督唐季阿保機徙漢城漢城在炭山東南欒河上其地有鹽鐵之饒可樹蓺乃後魏滑鹽縣也乃并諸部而自立）至阿保機并室韋女真奚霫諸小國而益大自號天皇帝號妻述律氏爲地皇后宂爲契丹太祖傳國其子德光嘗後唐時石敬瑭以晉陽反

懼唐討遣使稱臣割山前後十六州古幽薊之地賂契丹求濟師於是契丹更幽州爲燕京更國號曰大遼而石晉輸歲幣三十萬匹於遼稱子男終事之至出帝立用景延廣計稍驁怠而德光傾國南略分其衆爲三西出鴈門攻并代東度河陷博州南攻貝是時晉旱蝗作而苦兵乃求和德光亦自厭兵欲許和而漢人趙德鈞子延壽欲傾晉謬爲好辭報晉言陷虜思歸求發兵爲應而契丹將高牟瀚亦詐以瀛州降晉君臣皆色喜乃出師挑敵而契丹復南下遂入晉而夷狄之凌藉中國極此矣已遣其部酋爲諸州

鎮刺史節度使括錢帛供軍虜人馬不給餉日遣數千騎分出爲剽掠而中國人怨憤四起殺契丹守將相嘯聚莫能制德光乃大悔恨曰我不意中國兒難制如此既而歎曰我有三失宜中國兒之叛我也我令諸道括金錢失一令上國人打草穀失二不早遣諸節使還鎮失三我有三失宜天下人之叛我我去矣又時已熱不復能自留遂留其國舅蕭翰守大梁自引軍從晉內諸司伎藝及宮女若諸軍將卒數萬人出塞去所過屠滅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者燕王也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金戲之也燕王謂延壽礪唐明宗時翰林學士降契丹爲謀臣而延壽以觖望卒縶治之行至臨

洛殺胡林而宪會盛暑尸腐國人剖其腹抉腸胃實鹽者數斗載之去晉人謂之帝羓盖快之也契丹既勝晉雖得諸夏不能有然益驕歷漢周世爲中國患迨宋祖興在位明於經國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北方自山西關南棣所屬任老將皆天下武力之材委任專而優勸厚又置北漢不攻令自爲守以當虜虜嘗以六萬騎入塞下而田欽祚以卒三千人前擊破敗之邊人至作謠爲諧笑於是契丹主賢扣關遣使奉書幣講好而和議始此其後太宗伐北漢北漢故役屬遼父事之遼遣使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天子曰

河東逆命中國所當討若北朝不救當和好如故不然惟所命於是遼將耶律沙帥師來救漢薊渡河都部署郭進及其未成列進薄之遼師敗北去及太原既下帝遂自將肆伐遼狗涿易下之進圍幽州順薊降々師敗績于高梁河跳身乘驢僅以免和好絶而契丹王賢卒子梁王隆緒立母蕭太后者治國事而邊屯將言契丹主少母專政嬖倖用事宜可伐於是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出鴈門陛辭帝召授方畧曰潘美第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持堅

重毋急功虜聞大兵至必悉衆范陽慮不暇援山後山後諸州克而并兵乘范陽可克也已而彬克固安新城攻涿州圍之而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州取蔚州潘美攻寰朔雲應皆下之每捷聞帝訝其已速及彬以大軍攻涿而契丹將耶律休哥者壁不戰獨晝耀精銳夜掠單弱以脅師而潛軍鈔饟道居旬日而師果大困彬以食盡退援餉欲復前帝聞大駭曰敵在前以師進退尺寸爲勝負安有前當勁敵而退軍援糧餉者乎亟遣使敕彬急緣白溝河與米信軍合勿復前彬遂補戰岐溝而敗夜濟河追兵至又敗瀕沙河而

黨進大至又大敗於是詔重進等屯定屯代州而班
師。徙雲應朔寰四州民及吐谷渾部族降者寘京西
河東。而彬信等各貶秩有差帝大愧悔獨河北租給
復者三年是役也帝獨與樞密院計與師中書不預
議故悔盡自是中國將相士大夫益憚兵不敢復言
幽薊事矣既而開國諸宿將武力嘗習兵者又盡而
吏士益罷懦憚於兵楊業與虜戰於陳家谷敗劉廷
讓與戰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諸邊乘塞瘡痍之兵
至不滿萬人虜時時深入官吏獨依壁自固自郛而
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念不在練士

願獨請益兵於是始料河內民以實邊不足又料民河南猶不足號役兵爲振武軍以佐邊而防禦猶懍懍也時契丹與中國絕好使者久而李繼遷復叛數犯邊眞宗嗣位賜邊臣詔頗諭以懷來之旨而契丹主隆緒大舉兵入寇天子爲戎衣濟河次大名虜乃退後七年爲景德元年虜游騎入掠深祁間遇宋師輒却輒引去徜徉若無鬬志者寇萊公準在政府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於是命將簡驍鋭據要害爲戰守備已而虜果大入中外震駭羽檄夕五至準不發視日飲博讙笑自若帝駭召問之準曰陛下欲了此

不過五日爾帝問計安出準對曰莫如親征今契丹深入内地糧饟不繼而中國清野堅壁壘以待之過五日食必且盡食盡必且引去去而以天威臨之分命諸將伺其情歸急擊使隻輪不返此數世之利也既而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大震參政王欽若江南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為二人者謀乃陽為不知也者而卻之大言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第親征虜自當遁奈何棄宗社自竄楚蜀示側弱乎大駕一動人心崩潰虜乘勢深入天下未可

知也。立請駕幸河北。同列懼。欲退止之。令候發。帝難之。欲還內。準引裾請曰。陛下入則臣等不得見大事去矣。請必毋還內而行。帝意乃決。庚午發京師。時命朝士出知諸州。準傳敕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今不責汝浪戰。第失一城一堡者斬矣。準患參政欽若闇大體而多私智。懼妄有關說。格大議也。則請於帝使出知天雄軍。時契丹兵勢甚盛。衆恇懼。請駐河南以覘變。準固爭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尚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定威制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

日至豈可妄動哉何疑而不進也同列皆懼請待車駕帝意亦甚難之準强爭不能得出屏間遇太尉高瓊入呼謂曰大駕渡河則事濟太尉國虎臣受恩厚今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喜趣復入瓊隨入立庭下準大言曰陛下卽不以臣言爲然瓊宿將盍嘗問焉瓊武人不知書大呼曰準言是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參政拯大詫愕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虜騎充斥如此何不賦一詩退虜耶準曰軍機宜聞不容髮宜趣駕帝乃前渡河御大名城北門樓遠近見御蓋爭踴躍呼呼萬歲聲

聞數十里契丹爲奪氣。帝乃喜。太息稱準功。於是舉

軍事壹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大悅。會契

丹將蕭撻凜出掠陳而斃。契丹愈懼。相持十餘日而

困。果欲退。則奉書求關南地以爲和。帝內實厭兵。乃

言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貨財。漢以金繒賂單于。有

故事可許也。準度虜食盡。而諸軍分信地犄角嚴。可

擊。必邀其稱臣及獻幽薊地。乃聽和。因畫策進曰。如

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生心矣。帝欲

然曰。後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之重困

也。姑聽和可矣。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取重者。方

許和而竟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中厲聲曰雖有旨汝所許過三十萬斬汝矣利用往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成約誓而南北弭兵蓋是時中國全盛有重相爲折衝諸規畫足制勝契丹深入而挫虜難復故與和而固所謂可以戰而後可以和也然帝仁慈憚兵許歲幣過適靡國力難繼矣自是好使歲往來不絕眞宗崩契丹主隆緒集羣臣爲罷市舉哀詔沿邊州郡毋作樂毋犯眞宗諱祭奠弔慰有加禮當是時行旅交通邊城晏閉黎民士著終老不識兵革自有和戎之利未有也隆緒立四十九年死子宗眞立

母耨斤弑其嫡女君稱[illegible]太后慶曆中元昊以靈夏反中國疲於西契丹主宗真即介使來求關南地以發難天子益憚事急和富鄭公弼以樞密直學士往報使弼至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遺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朕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即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脫從諸將言北兵當隻輪無得反者而聽平此其德何德也且自通好來計為北朝利何筭凡今為此紛紛者直北朝諸臣為主謀不思耳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凡為國謀忠者必長計遠筭嘗以前事觀之古猾夏

之衆豈嘗有全勝者哉獨晉高祖欺天叛君外求助於戎而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故克耳今天子明聖中國乂安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卽北朝用兵試自度能必勝乎曰不能也弼曰勝負旣未可前知就使其勝所獲必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所喪亡者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而臣下無所獲中國稿給歲不過奉使者一二人而止羣臣何利焉故北朝諸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聞之首肯者久之弼少得間乃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

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籍舊補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異時地以爲名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朕爲祖宗守國土地尺寸必不敢妄與人北朝之欲土地亦利其租賦也已耳朕不忍以土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此何可得欺也契丹主意奪明日召弼與

厚獲利弼嘗自述言事業已發端必得地則懽好可久不然吾安所藉手爲榮乎弼反復言其必不可狀且曰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弼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動無求地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且人命修短不可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虜主曰卿歸矣當再來擇一以爲平其遂以誓書來弼歸復使則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遺我幣其書辭當曰獻不則曰納弼固爭其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旣輸我幣懼我也於二字何

有藉令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謂懼必不得已至於用兵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之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賜遺稱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知其不可奪乃曰吾自遣人往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遣使以其國誓書來。且定爲獻納儀。詔許歲增銀絹各十萬通前計房幣歲五十萬歸幣辭稱納。而復平。時契丹實顧惜好幣。特爲虛聲以恫喝中國而中國方困於西夏賃尊寵與彌過適。而國力益

靡寧矣然是時天子仁澤周渥深結于民心覽哲林立國勢鞏於磐石而外釁隨弭雖不正戰亦所謂可以守而後可以和也已詔冊元昊爲夏國王且行會契丹來言西夏詔需虜使至乃發彌以樞副爭之曰不可今先虜使未至行則恩自我出虜使至國許和行重歸彼矣從之是歲契丹發卒來雲中爭輸幣而元昊方伐呆兒族虵追於河東上問彌虜得無與元昊討合襲我乎彌曰虜自得幽薊不復　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夷而饒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擣燕薊之虛也今豈遠此出哉且兵出無名契丹大國亦不爲也就使妄動當出我不

意豈宜言受禮雲中乎元昊與契丹本結約相左右爲中國患而契丹背之獲重幣是宜有怨心故築威塞州以備之而呆兒屢殺掠威塞以爲此役也安能合而謀我哉必不然矣或請調發爲備奢爾曰以虜虛聲故而驟有調發正墮其計中且令虜有以窺吾淺深也必虜入寇者臣請伏罔上誤國之誅兵得無調宗眞立二十五年死諡興宗子洪基立熙寧中相安石憤國力弱而歲糜金幣於二虜無爲也增城壘團保伍欲外攘以爲功於是契丹主洪基遣蕭禧來言疆事時洪基立日久改國號曰大遼帝手詔諸老臣諫條議上韓魏公琦上議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不以大

敵爲恤而示之以可疑之形故虜人見形謂我有圖復撫南之意造此釁以發難名理地界實以覘中國之備仰今所爲致虜之疑者七端高麗臣屬契丹絕朝貢者久矣乃因商船招來之於國家無分毫益而契丹謂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初未嘗爲邊患而强取其地建熙河殺老弱萬計契丹聞之謂行將及我二也近西山邊縣地勢高仰可爲塘濼而遣使部兵徧植榆柳以制虜騎三也徙義勇民兵將較甚藝教習亦精但以時訓練於備禦不害足矣而忽創團保甲一[illegible]紛然義勇之人十去其七破可

用之成去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簡視器械內外騷然五也創都作院須降弓刀新式大作戰車費財殫力無故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於我爲敵國形見疑起勢不得不探其所繇然橫使再至姑示偃蹇而代北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即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若終不許虜遂恃此以爲巳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臣竊伏以爲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始爲陛下謀者將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

國之本。當先富强。然後可以鞭笞四夷。盡復漢唐之上宇。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以次第取錢。監司督吏。競刻爲明。而違者不以赦降。令農夫怨于畎畝。商旅嘆于道路。官不安其職。民不安其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是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邉事。將作以爲富貴可圖。必日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幽燕之地一舉可復。夫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困乏。將帥麤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之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況今日乎臣愚爲陛下計第宜遣使報聘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宜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將官員冗因而罷去以釋虜疑陛下益愛養民力選賢任能踈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於計爲長也時舊德彥博弼皆以爲祖宗故地不可與會安石召再相度不能難乃謬爲之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以筆畫其地

圖爲斷。命天章閣待詔韓縝挈輿之。蕃東西棄地五百餘里。而興兵端始此矣。洪基立四十七年而死謚道宗。長子濬以譖死孫延禧立、爲天祚。

政和中。漢人有高藥師者泛海來登州言女真起海上建國破契丹。請夾攻。女真者、渤海國黑水部也。古肅慎之地。元魏時有五部、唐初爲二部、其在南役屬契丹者號熟女真。在北不屬契丹者、號生女真。其地跨混同江、長白山而居、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者也。已避遼興宗諱、改號女直。至烏古乃而慧黠多智能。遼聶部叛、將討之。烏古乃恐遼兵深入其地、得其山川險易、爲後患也。乃遣使告曰聶部多山阻險、卽用兵非歲月可破。獨可以計擒、請寬之。得擒以獻、毋需軍。遼主喜、從之。已果擒而獻遼。燕賜有加禮。授生女直節度使。蓋始有官屬。遼天祚好畋獵、昵女嗜酒、歲遣使市名鷹于青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貪縱、多徵索。女直厭苦之、始叛遼。至是阿骨打屢勝遼稱帝、乃言曰、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然鐵終變壞、金色白

完顏色尚白、又按出虎水、吾所居也、按出虎者、其國語曰金、於是稱皇帝、國號金、更名旻、當是時、遼亂、宗眞第四子耶律淳自立、有上京中京遼西六路而國分矣、會閹人童貫使遼至盧溝、得燕人馬植、奇之、載與歸、亦獻策請結約女眞夾攻遼、與藥師言適合、相蔡京、故治王安石言以中國失燕雲歲奉金繒爲大辱、聞之喜、與王黼力主其議、朝散郎宋昭上書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且兩國之誓曰、敗盟者、禍及九族、九廟祖宗之靈實臨之、陛下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承平日久、民不識兵、而兵自我始、陛下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使肝腦塗地乎、詔編管

海外於是貫以河北河東宣撫使蔡攸爲副使勒兵五萬以應金師大衂而女真攻遼天祚爲其將婁室所獲而遼亾遼九主有國百有五十年當是時天下耗弊外疆中乾女真旣滅遼改國號金而益縱攻圍汴世承平久不習兵主愞相劣幾不可以守賴李右丞綱主固守畫种太保師道以威名塡之而又和脫非國守未墮則和固不可得而成也明年金復縱國弊民困上下痿痺旣不足戰又不足守猶循故事割土地金繒以爲奉於是二帝北而汴不復都嗚呼古事戎狄以自困結戎狄以幾利因以賈害未或甚於有宋者也其

後蒙古起沙漠軼金金走汴殲於汴已走蔡而宋鈐轄孟珙復唐鄧與蒙古夾攻蔡竟克蔡而金亾於蔡古戎狄猾夏莫甚於金而弱宋斃之謂天道叵測哉謂不好還哉自曉宋夷狄之變亟皆關中國所以廢興存亾者此不著著宋紀及元志中獨具金世次及所以興滅者畧表見焉

阿骨打名旻多力善射有大度既克遼下合禁無犯遼諸州陵墓克城邑往往稗其俘亾去者戒勿殺立九年而死有子十三人不立立母弟吳乞買爲金太祖吳乞買名晟滅遼陷宋郡執徽欽二帝以歸居之五國城立宋叛臣劉豫爲齊帝立十三年而死爲金太宗吳乞買立亦有子十四人舍之立太祖嫡子宗峻子曰合剌以爲後更名亶追尊其考妣爲帝后又尊其先世四帝后廢劉豫爲蜀王立行臺尚書省

于汴、循太宗年號不改、又三年始改元、乃紹興八年
也、遣使以袞冕圭冊、冊高宗爲大宋皇帝、歸徽宗及
三后梓宮、亶初年粘罕斡離不等相繼秉機務吏清
政簡、百姓樂業、及舊臣凋謝、后裴滿氏始干政、繼嗣
不立、爲所掣制、積不平無聊、遂縱酒酗醟、好殺大臣
莫必其命、以天變肆赦、命翰學士張鈞草詔、已怒其
訕謗、榜數百、不死、手劍鑿其口、醢之、已又殺其二弟
胙王常勝、節度使查剌、殺裴滿氏、納常勝妻撒卯於
宮中、將立爲后、數日、殺故鄧王子阿懶特懶、又數日、
殺妃四人、右丞相亮因羣臣震恐、入宿衛、弑之、立、凡
十五年、當是時、金亂、國可破、而逆檜鉗忠良殆盡、設
彌文逢王於晏安、以事讐爲國、是可恨也、亮阿骨打
庶子宗幹子、既即位、銜宗臣秉德謀廢立、不即勸進、
又忌吳乞買諸子盛彊、命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告
逮、弁殺之、又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
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殺行臺左丞相撒離喝于
汴、皆夷族、而滅汴宋君臣之子孫殆盡、三年、廣燕京
城、大營宮室、納所誅宗室諸婦于宮中、叔母與焉、明
年、遷都燕、改燕京爲中都、殺其弟西京留守蒲家、弁
右相蕭裕、太原尹徒單阿里出虎、焚其骨、投水中、諸

從姊妹皆分屬諸妃與爲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爲戲命會寧府毀舊宮殿及諸大族第宅儲慶寺夷其址耕種之四年修中都城伐宋徒單后者亮嫡母也嘗遇下有恩意與亮母大氏相得至歡亮弒熙宗徒單后頗以爲非亮銜之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后生日大氏起爲壽徒單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忽忽應之金王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及是遷都燕親屬皆從獨徒單太后留會寧常憂懼每月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思念之病篤以不得一見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事之當如我久之迎徒單后至沙河亮親迎之令左右持杖二束跪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笞之后掖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我有子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既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極恭順雖太后亦信其誠已后聞亮欲南侵且大舉數言諫之亮不悅每謁見還怒必忿怒及至汴意后嘗養鄭王充充爲已子充四子皆成立恐身將兵在外有異圖使點簡大懷忠等入何后摴擊之什而復起者再縊殺之并殺其左右數人焚其屍宮中棄于水并殺鄭王充及充子三人遂盡

殺宋遼宗室在北者、分諸道兵
兵田于宋、益苛暴、爲其下所賊而死、語具宋紀中、嗚
呼、亮淫虐之惡、浮於桀紂、吞噬之毒、暴於秦項、爲大
所厭棄、宜其斃也、 金主雍者、許王訛里朵之子、太
祖孫、偉姿貌、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性仁
孝、沈靜明達、善騎射、衆心歸之、初封葛王、尹濟南、亮
聞王妃烏林答氏有姿儀、召之、妃謂烏祿曰、我不行、
禍必且及王、我當自勉、不以累王也、召府臣僕曰、爲
我禱東嶽、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至良鄉、得間遂自
殺、而王免於禍、亮南伐、爲衆所推戴、即位、改元詔暴
揚亮罪數十事、追尊考妣爲帝后、下令散南征之衆、
遣使來報諭、且告即位、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
陵、以元妃烏林答氏守節死、不立后、終其身、敕宮中飾
勿得用黃金、不得已有興修、輒損宮中歲費以充之、
除金銀坑冶之禁、聽民採、以女眞字譯經史、令國人
誦習、思貧民饑餓、猶在己、務安全之、以寬慈爲德、而
綱紀振肅、賞罰不濫、誡宰相進賢退不肖、引才知自
輔、毋忌其分權、有近侍進言、欲罷科擧者、金主問尚
書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
爲誰、浩曰、秦始皇、金主目近侍曰、汝欲使我爲秦始

皇乎以唐太宗晩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思始終如一雖年高敬慎之心無豫怠言事者雖妄未嘗罪之嘗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納諫諍久之自熟至會寧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淳朴朕甚樂之有奏請囘鑾輒愴然感祖宗舊都不忍舍去也朕百歳後當置十八祖陵之側我所安也宴宗室皇武殿羣臣故老進酒畢以次起舞金主自歌本曲道王業艱難慨想祖宗宛如睹也歌畢泣數行下宗戚捧觴上壽稱萬歳明日發上京宗室入奉辭金主曰太平歳久國無征徭公等皆以奢縱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對之泣宗室戚屬皆感泣當是時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囚歳止十七人在金諸帝中稱最賢號曰小堯舜宋積弱不自振而欲於初定和時背盟誓規恢復爲佳兵豈有當哉立二十有七年而殂廟號世宗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更名璟嗣位璟在東宮時胥持國以經童入祗應遂親用持國宋使有僕知金主好色以秘術干之文多遺賂幸妃李與表裏[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利僥進者爭趨焉而政亂平章完顏守貞

忠亮明經術又好接引善類於朝廷爲胥持國忌

罷去當是時金爲北鄙阻轐等部所擾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弱而羣盜蜂起賦斂繁民不堪命宋韓侂胄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驟伐金而師乃大衂宋誅侂胄蘇師旦以爲說乃復和並金之不可乘宋政亂未有以乘之也璟無子既忌宗室以衛王永濟柔弱鮮智愛之傳位焉而死厥享國十有九年是爲章宗初遺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爲儲貳平章僕散端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逾期范氏產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爲尼乃以范損遺腹詔中外而稱李元妃教令賈氏詐有娠並殺之以僕散端爲右相而蒙古始肆侵軼金語具

先事中攻西京金留守紇石烈湖沙虎棄城遁所過擅取官庫銀奪官民馬入紫荆殺淶水令至中都金主釋不問以爲右副元帥已以罪放歸尋復用使將兵屯燕城相徒單鎰諫不聽而湖沙虎乃遂反矯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作亂討殺之入宮以其黨盡易宿衛稱監國逼金主出居衛邸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鄭夫人掌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湖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語懾之鄭厲聲罵曰若輩宮中近侍君

難不能死反爲逆豎奪璽耶我可殺璽不可得也相
徒單鎰時在告謝沙虎欲僭位憚鎰人望詣訪之鎰
從容謂曰昇王章宗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可立也
胡沙虎乃大沮弑金主於邸迎昇王珣于彰德立之
會蒙古敗金將朮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胡沙虎欲
斬之珣不可益其兵令出戰兵潰琪自度必死還軍
圍胡沙虎第斬其首詣闕請罪赦之暴胡沙虎罪奪
官爵而高琪爲左副元帥專國以故主永濟女歸蒙
古及蒙古平以國蹙兵財匱徙都汴蒙古主曰既和
而遷者疑也復圍燕金中都留守完顏承暉以抹撚
盡忠在軍久習軍悉以兵付之遣人以礬寫奏告急
金主遣將將大軍救之遇蒙古霸州大敗中都援絕
承暉與盡忠約同死盡忠不應然兵柄業皆屬盡忠
莫可如何入辭家廟作遺表論國家大計及高琪姦
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付令史師安石令上之
盡出家貲財召家人隨年勞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
神色泰然與安石舉白引滿從容曰承暉於五經皆
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
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擲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
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則藥發

死矣、家人瘞之庭中、是日暮、盡忠將南奔中都、妃嬪

皆東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先出與諸妃啓途、

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先出、不復顧、蒙古兵入、金

吏民積死、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沒焉、盡忠至、金

主釋不問、仍平章政事、竟以謀逆誅、當是時金多難、

宋不復遣使輸歲幣、术虎高琪懼蒙古見逼、而易宋

欲南侵、以疆土多沒於蒙古、欲於宋取償、排羣議導

其主、分道南擊宋、宋傳檄言、犬羊跨我中原、大厭久

矣、狐兎失其故穴、入競逐之、亦大舉伐之、金又西結

禍於夏、而國愈益困、以汴京城闊遠難守、從高琪議

竭公私之力、築裏城、以精兵屯駐、苟歲月、而河北陷

沒不復問、已高琪以罪誅、而國比不可爲矣、金主珣

立十一年而死、謚曰宣、族華時推前朝資明夫人鄭

氏以年老侍側、知可託、謂之曰、召太子言絕而殂、麗

貴妃陰狡、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而怨、鄭氏

恐其爲變也、紿之休他室、入遽鑰之、急召太子、太子

守緒入、知英王先在、分遣樞密院及東宮親衛軍千

東華門爲防、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出后

妃發喪、宣遺詔、卽位、當是時蒙古盡有河中山陝州

郡、進攻汴、羣臣議高琪所築裏城不可守、外城不可

棄、修樓櫓器具、時京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
不能軍、金完顏合達移剌蒲阿二行省、將步騎十五
萬自鄧州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且行且戰、不得
休、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怨有旨召赴汴、而
師潰、遂大䘮、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而死、陳和尚趨
避、俟稍定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白事、蒙古俺雷
召問之、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回
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求
明白死耳、降之、不肯、斫足脛不屈、劃口吻至耳、噀血
罵不休、蒙古將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
當令我得之、蒲阿被執、亦死、而金健將銳卒畢盡矣
已蒙古遣使來宋、約伐金、守緒以汴京糧盡援絕、分
命將城守、而北奔、濟河、南攻衛、白撒縱軍四掠、所過
丘墟、民怨思叛、而衛城堅守不下、蒙古騎兵踵其後
戰白公廟、金敗績、金主潛渡河走歸德、暴白撒罪誅
之、而蒙古攻汴日急、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人相
食、會金主遣使至汴迎兩宮、人情益自危、西面元帥
崔立因民洶洶、殺二丞相、諭百姓曰、吾爲汝一城生
靈請命、遂勒兵入宮、以太后命召衛王子從恪爲梁
王監國、分宗室近屬、置之宮中、立自爲太師都元

師以汴降蒙古蒙古將速不臺至青城立往請父事之還悉燒其城上樓櫓明實降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子女閱實之亂焉已執后妃及梁王若完顏族盡送蒙古軍而蒙古軍入汴老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去立歸大慟而已速不臺殺從恪等以后妃北去在道艱楚萬狀甚于徽欽時葢金以歲丙午覆宋于汴追癸巳僅百年而完顏氏殲于汴無遺種豈可謂非天也當是時金主守緒在歸德副元帥蒲察官奴益暴横居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敢奏對者守緒日悲泣語內侍云自古曷嘗有不亾之國不死之君乎但恨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囚耳內侍局宋珪奉御女奚烈完等以蔡州城池堅深兵糧廣勸幸之以救饑會蔡總帥烏古論鎬運米四百斛至請臨幸守緒意遂決令珪等伏照碧堂門間官奴入刺其脇傷焉投城下以走追殺之於是留元帥王璧守歸德遂如蔡朝士從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明日至亳州金主黃衣皂笠金兎鶻帶以貴黃旗二導前黃繖擁後從者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而已進次亳南六十里遇雨避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比至蔡父老羅拜於道見儀衛蕭

條咸咸泣金主亦泣下以完顏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省院事烏古論鎬爲御史大夫總六師張天綱權參知政事忽斜虎有文武材選士卒馬繕甲兵爲幸秦鞏計近侍久困睢陽思歸安不願遷而蒙古去蔡差遠商販頗集惟金主亦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見山亭爲遊觀忽斜虎切諫乃止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尚書省以月糧不優語不遜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令容忍濟時艱忽斜虎對曰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將帥之職惟其法小犯則決大犯則誅不可使彊兵悍卒一日不在紀律中威克厥愛乃濟也自是無敢復犯法者是歲冬蒙古圍蔡州宋大帥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圍蔡忽斜虎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人民營畫守禦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有固志久之宋蒙古軍攻西城克之墮其城急甚金主泣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爲人主又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亾國獨此介介耳已又泣曰古亾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縶或爲俘獻或辱階庭閉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第觀之始城中防守不足括婦人壯健者假男

子衣冠運木石外城破危迫驅老稺熬爲油爲砲以禦敵號人油砲巳城中糧絕者三月鞍靴敗鼓皆麋茅食之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刳其肉以食金天興二年守緒有國之十年也爲宋端平元年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起城中饑窘嘆息而巳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攻之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以攻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宗子劾里鉢之後白撒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趫捷知兵庶萬有一祚胤不絕也承麟起受璽時宋師薄南門百官稱賀畢出捍敵則南城之陴巳立宋幟矣俄頃四合鼓譟振大地開西門納蒙古軍守緒知不可爲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自經焚忽斜虎赴汝水死將士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五百餘人皆從死承麟退保于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宜謚曰哀奠未畢而城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汝水上孟珙入宮執參政

張天綱、問金主所在、天綱曰、火之矣、珙乃與蒙古塔察兒裒金主骨及寶玉法物以爲分、是日、承麟死於兵、而金亡、金自宣宗來、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推讓、以爲養相體、四方兵革災異、恐困主心、闕不白、及出兵、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牽制、以底于亡、夏四月、宋獻金俘于太廟、有司令天綱供狀、勒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卽殺焉用狀、有司不能屈、聽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帝召問汝眞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不得死所耳、何畏、因祈死不已、帝釋不殺、後莫知所終、已而宋師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崔立以降、金九主、傳國百五十有九年、

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種也。本拓跋氏。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拔思恭鎭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時吳越王旣獻地。而夏自上世來未有入獻見

者繼捧至帝大喜厚遇之繼捧乃自陳其諸父昆弟相爲怨願納土留京師帝愈益喜授繼捧彰德節度使曲赦所部遣使者護其緦麻以上親赴闕而弟繼遷入于地斤澤以叛邊吏不能擒制天子乃用相曾計遣繼捧還令圖之賜姓名趙保忠授夏銀等州觀察處置使然繼捧本以不能制蕃族而來卽復還繼遷視之蔑如也旣至鎭繼捧謬上書言繼遷今悔禍歸款乞恩貸詔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而繼遷爲寇暴自若已繼捧復使來乞師詔命將往討則繼捧以中國爲不足全恃已遣使如契丹乞降

得封西平王矣聞宋師至先挈其母妻壁野外乃上言業與繼遷解怨獻馬乞罷師帝怒其反覆趣進師得繼捧之獻闕下責授右千牛衛將軍而繼遷自有銀夏綏宥靜之地時窺邊咸平三年涇原經畧使張齊賢言自清遠軍陷青岡砦燒棄而來靈武一郡援隔而勢孤此繼遷覘覦所必至者也以事勢言加討則不足防遏則有餘臣觀蕃部大族酋領頗多與虜隙宜可致誠能封其酋先歸義者王之結以恩則蕃族稟命而緣邊之勢張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户必且歸化而賀蘭可漸致矣臣所領十二州

現軍二萬餘人緣邊料揀尚可得三萬人令招致蕃部各分守信地爲聲援彼出則我歸東備則西擊使奔走不暇雖其復獲亦何敢復爲靈州患哉若不然冬春之交我兵未集虜必并兵靈武則靈武孤勢必難固靈武失則賊勢益猖後聚兵費財未有艾也會學士楊億唱議棄靈州判永興軍何亮等爭以爲靈州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賚之以中興不可棄捨之則戎狄之地益廣饒患一自環慶至靈武故西城地二千里其東偏爲夏賊之境其西偏秦涇儀渭西北諸戎落是也棄靈武將合而爲一患二冀北馬之所

生。自契丹狂獗無足馬南來國馬畢取足乎西戎棄靈武夏挾諸戎不貢馬則戰馬何自出患三請築溥樂耀德二城與靈武爲脣齒爲中國固圉便帝猶豫未有決以問相相沆亦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昔漢捐珠厓矣若遣使密召州將部署民空壘歸闕右民庶息肩乎議未決而靈州陷繼遷以爲西平府徙居之蓋宋主守和戎息兵爲國是雖天子亦悔以爲不前用沆言而夏禍益滋及繼遷死子德明立恐中國襲之請內附知秦州曹瑋上書言繼遷擅河南地使兵不解甲中國有西顧憂者十年今國危子

弱而不以時定後必蔓蔓難圖也願假臣精兵數萬出不意擒之復河西爲郡縣（瑋、彬子、）不報而德明遣表言父有遺命奉誓書請藏盟府天子嘉其意授特進簡較太師西平王責質子而德明以質子非先世故事不遣獨獻馬駝謝恩子元昊代立而黠多智習兵元昊幼時嘗諫其父毋臣宋德明曰吾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何可忘元昊曰衣皮毛畜牧自天性於錦綺何有英雄之主當霸王豈顧疲哉侵吐蕃取瓜沙肅遂盡有靈鹽會勝之境地方數千里阻河居興州依賀蘭山以爲固僭號改元命將設屯戍寇邊（自河西至于驪翰山屯七萬人）備契丹白豹安鹽天都山宿五萬人備環慶鎮戎原宥路屯五萬人備鄜延府右廂甘州軍三萬人備西

蕃而回紇賀蘭靈州與慶各宿重兵爲鎮防與諸豪
會歃血結約而表請目帝詔削官爵罷互市而元昊
亦遣人齎嫚書納旌節及上所授敕誥委之邊而去時天下承平久憚言兵而
狂易者又以爲小醜易與慮不顧其難於是元昊拔
慶州破安遠塞開承平諸砦圍延州宋師覆焉中外
大駭天子爲旰食相夷簡勸帝收用韓琦范仲淹二
人倚以西事於是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使琦仲
淹副焉時西邊新失大將延州危仲淹請自守延命
兼知延州初制邊邊將總兵鈐轄都監而下出禦寇
不料敵不擇帥獨以官卑尊爲先後仲淹曰是趣之
敗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將之將各

三千人曰大寬使夏出禦賊又招收前後作姦犯科
經黥配者團結之號龍猛軍兵益稍振又以民遠輸
將費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租稅就
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二三他所減不與詔
以為康定軍於是招流亡立堡寨嚴保甲通斥堠完
漢之民相踵歸業使夏竦上攻守二策帝取攻策魏
公琦亦言賊傾國入寇衆不過四
五萬吾諸路屯重兵自守勢分力寡遇敵輒不支若
幷兵一道鼓行而前可破也於是詔鄜延涇原皆會
師仲淹爭以為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
無二三若賊乘關中之虛深入阻潼關隔兩川貢賦
則朝廷不得高枕而臥矣為今之計戒邊城使持久
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清野使戰無所獲攻
無從入而許臣等稍以威信招來之二三年間彼將
自困此萬全計也今必五路並進暴師於外臣恐承

平之久國無宿將無選兵而僥倖於危事一蹉跌則
平定之期益遠矣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與議仲淹執
不可於是詔寢兵會元昊請延州約和琦聞之曰無
約而和者謀也勒兵行邊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
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
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
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後諸砦相距纔四十里道近
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
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
禁龍川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
駝佯北福等易之薄暮與都監桑懌合軍屯好水川
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
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
昊自將精兵十萬營川口候者言夏人有寨數不多
兵乃益進福與懌循好水川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
軍遇遂前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
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
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陳未
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陳動傅等皆欲據勝
地更戰而夏人陳中忽豎鮑老旗長二丈許衆胎愕

莫測也巳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會有好水

起士卒多墮崖塹相壓積屍懌及福歿焉

之敗琦自劾貶知秦州仲淹以擅與元昊通書奪官

知耀州元昊陷豐定州掠渭州而去議者至欲以金

繒啖契丹使攻元昊以緩師無何安撫使王堯臣言

琦仲淹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惟天子亦以涇原傷

夷遣使諭仲淹欲移鎮與仲淹謝曰涇原重地臣弗堪

即用臣臣願與韓琦同任得竝駐涇州許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得率涇原之師爲之聲

勢合而首尾之形成仍詔龐籍領環慶文彥博領秦

滕宗諒孫沔領慶乃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罷陝西
五路安撫經略招討使各開府如其言於是琦仲淹
愛撫士卒延接諸羌降者咸感恩畏威士勇邊實將
京師所遣兵從宿衛來曾不能勞苦賊易之而土兵
勁悍善戰琦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實京師
又以籠竿城蔽蕭關鳴沙孔道實要地請以為德順
軍虜吭喉乃在横山請於鄜延渭三州各練土兵三
萬為一軍軍別屯而耳目相通為視聽候虜所不備
出互擣之破其和市離其種落以其間招來横山之
入横山墮則平夏不支平夏下則俯視興靈如穴中

兎可攖而得矣於是與仲淹定攻取計益堅西人爲之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其憚慴如此而環慶師罷籍葺元昊所破金明承平栲栳諸砦完之西北有渾州川出泆川尾曰橋子谷爲西寇走集遣將狄青築招安砦其中募民耕收其粟以贍軍與韓范相掎角初元昊自怙其狡習兵耻臣屬中國又以中國承平久不習兵也故啓釁已而中國繕守備益完與攻戰勝負亦往往相當而國中死亾創痍者日衆會大旱鼠食稼則力困憊國中至爲十不如之謡以怨之於是大困

沮而天子益厭苦兵密詔經畧使籍令招納事有端
而朝議幸元昊自歸將一切惟所欲從之也經畧使
琦上書言令朝廷信賞必罰帥臣得便宜制置一二
年間訓兵數萬號令齊一陳伍精整而熟戶蕃兵日
漸可指臂而使賊若傾國而來則清野守塞令其坐
困若偏師稍至則據險乘便以徼之得當而後已待
其退散我兵以其間歲三五出入以擾之元昊諸廂
兵多在河外必且疲於奔命形立勢制將山界蕃部
必勢窮自歸因厚撫其酋豪而元昊之手足自折矣
願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期當軍行時不以小勝小衄

爲意則三五年間大功可集豈遽爲曉耶契丹見國家深長之謀如此必懼而休盟不復敢輕動此中國之長策也若處置失宜生其易侮他時爲中原禍豈止今日之邊患而已哉臣等早蒙拔擢貢玷清斑塞下三年憂勞備極豈不願罷戍冀少自休誠見西戎彊梗未衰挾以變詐宜愼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畫誠不敢以身圖而後國事也帝嘉納踰年元昊上書稱男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而不臣經畧使龎籍致之闕下且言凭久不通和國人愁怨今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謹所以御之者使至司諫蔡

褒言兀卒者譯云吾祖也意侮嫚朝廷令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學士彌亦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能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許歲賜二十有五萬封夏國主而和成乃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始元昊作難王師屢撓常有并吞關中之意而其將野利天都二人實爲之腹心環慶都鈐轄种世衡討以二人者不去中國之難未已也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表授官力經營其家恩厚之已忽怠已更挫辱苦之察嵩終斷恩無少望乃召對勞苦之曰吾以試若也若幾能成我事乎嵩泣對曰惟將軍之所使之於是乃草遺野利書爲隱辭如嘗有私約而速其行者以蠟置衣領中密縫之勅非瀕死必勿出而嵩至野利所致將軍命出棗一部龜一幅以爲信乃無書野利不敢匿送之元昊元昊痛楚之幾死終不言命曳斬之乃號哭曰始將軍遣嵩遺

野利王。青戒必獨致野利王。野利王乃庭見嵩。嵩所以恐死者。冀得間投野利王也。今死矣。吾負將軍。吾負將軍。於是乃出書。而元昊果大疑野利。遣所信誘爲野利使。使世衡所。世衡謬爲不知也者而結之。於是元昊殺野利。世衡知謀已行。乃設奠境上。爲文言野利與天都皆有意本朝。而惜其無成。天都亦以此得罪。元昊既失二將羽翼。鎩而勢孤。遂定和。本元昊所爲和者。世衡間二將之力也。元昊據國十有六年而死。子諒祚立。英宗初。諒祚使失辭。敕懲約而諒祚不奉詔。顧擾邊。失利去。會發賜歲幣。知延州陸詵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益悖驁。不稍抑則國威不立。留不遣。而上書言狀。於是韓魏公琦柄國。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狀。樞密使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以爲儆。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

討勇力而今日邊備過異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於是
詔謙牒宥州問狀諒祚果大沮謝罪已知清澗將种
諤言夏將嵬名山者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自歸詔
許招納中丞司馬光爭曰臣竊料名山之衆不必能
加諒祚郎幸而勝之是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也何益
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識當何以待之臣恐朝廷
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儻其西還不
可南入不受窮無所歸必突據邊城以救其命爲禍
易已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不聽而种諤得嵬名
山以衆夏諒祚詐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

邊釁復起朝議以謗生事欲誅謗棄綏命司空侍中琦判永興軍經畧之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持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言前無納降啓釁固愆今釁則既成矣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必守綏以張國威從之而謗下吏放隨州

神宗初諒祚[illegible]乘常立天子用相安石言欲彊兵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策言西北自武威以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也故欲取靈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羌種今諸羌種族分散莫相統一此其

時可弁而撫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撫而用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而於夏人為斷其左臂也天子異其言下兩府相彥博難之而相安石大喜以為奇謀力主之請郎以韶任其事韶至秦請築渭涇上下兩城立屯宿重兵以撫納洮河下秦鳳帥議經畧使李師中言今議修築必廣發兵廣發兵則聲勢張臣恐西蕃及洮河武勝軍諸部族生疑也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蕃族則諸蕃族畔夏必乞修城砦因所欲量發兵助築則斷絕夏人鈔畧之患使部

人歸心計之得者也唐於西域每得其地輒建邑州
後皆陷失至以清水爲界蓋根本之計未實腹心之
患未除而勤遠畧貪土地者未有不弊者也安石以
爲沮撓不聽韶又言今羣臣疑洮河不可復者以無
財也渭源至秦中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假
官錢爲之本頗收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異時回
易息多以措置洮河軍可無乏興帝召中書議安石大善之相彥
博曰陛下未聞工師之造屋乎初必小計冀人易與作
及工既動知不可已乃漸增多臣竊慮其後之難繼
也帝不以爲然曰屋誠壞亦何得無修王安石而嘗

之曰主者誠善計有成屋於會中何得欺其所欺者其無成屋胸中者耳彥博語塞乃部師中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師中又以爲部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移市易司於古渭僻不宜商恐異時得不償所亡也安石怒奪一官知舒州而遣竇舜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閑田僅得地一頃餘又有訟者舜卿若愚奏其欺又爲諭舜卿而令韓縝附會成其事韶既主洮河安撫司事以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降之兩種內附者十有二萬人於是名古渭砦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又降武

勝城則建以爲鎮洮軍名熙州巳進復河岷於是得宕洮疊三州并前內附者爲州五斬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上御紫宸受朝賀輟玉帶賜安石然熙河雖名一路實無賦入而軍食仰於他路西人疲焉元豐中邊將言夏秉常毋幽秉常而奪其政國命亂可擊也於是命大閹憲帥師伐夏樞密副使孫固曰舉兵易解禍難今日之事將孰爲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矣固曰伐國大事也而令中官任之將人士解體孰爲之盡力者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又孰與成功帝默然久之日大帥難學士吕公著進曰國有大師

當先擇帥既無其人不如其已固曰公著言是也終不聽而五路師皆潰羣帥皆竄謫憲失期當誅自陳有開蘭州功乞貫樞副固曰兵法後期者斬況諸路皆至而憲以大帥獨後此何可得貫也不聽命復以制使知蘭州虜大入蘭州乃奪官。時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分五道並進昌祚率蕃漢兵五萬擊夏磨哆塞破入之薄靈州且入高遵裕嫉其功馳止之既而圍城者浹旬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師又鈔絕饟道士卒饑溺死師遂潰諤克米脂進破石堡城次夏州軍乏食適雨雪大較以其衆潰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糧不繼亦死先是知延州沈括請盡城橫山俯瞰靈夏使虜不得越磧入爲寇而城橫山當自銀州始詔給事中徐禧往視之禧以爲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

樂永樂形勝可據也沈括等以爲永樂依山無水
泉不可城即城不可守帝主禧議詔禧護諸將往乘
城而命括移府址塞總大兵爲援築十四日而城成
歲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還米脂堡
九月夏人以數千騎來攻禧還救夏傾國大至大將
曲珍請及未濟擊之不聽請收兵入城又不聽既大
敗乃入城守而夏人圍之者數重且據其水砦城乏
水而困饋援並絕而城陷禧及諸將皆敗死夏人耀
兵米脂是役也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
城而還
僅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
萬人輜重錢百萬自是帝始知邊臣無足倚信自悔
恨至臨朝痛悼爲廢寢食而夏人亦困弊矣元祐柔
輯崇寧啓釁夏叛服不常然無足爲中國繫者夏傳
國至元昊乃凶大都宋以文德御宇內守慈恕戒生

亭遠夷北狄西戎皆大國其四夷高麗交阯大理日本他諸占城真臘蒲甘邈黎三佛齊之屬通貢者數十國于闐高昌回紇龜茲吐蕃猶襲古名時與中國通然莫足數也。

高麗本高句驪建隆中王王昭來入貢後益親附遣生徒入學有賜第者然受契丹封奉其正朔

交阯本漢南越地唐交州總管府五代時交管亂丁公著攝驩州境內安堵有其地開寶六年孫璉遣使入貢授靜海軍節度使進交阯郡王太宗時璉卒弟璿嗣將黎桓擅權樹黨遷璿於別第總其衆太宗命將討之賊績而桓名下璿修貢表謝罪赦之八年以璿讓國求領鎮帝以其地阻遠授持節督交州諸軍桓貿陋目眇負山海恣睢使者至自言與蠻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後出臨海汊張宴飲則又跣足持竿入水標大魚中之左右皆叫躁技習助爲歡又命數十人舁大蛇長數丈饋客

交趾送二虎、備綱歡、久之、進交趾郡王、眞宗祀進
南平王、桓死、子爭立、知廣州麦策請討、不許、令安
撫使撓譽、毋自相魚肉、而定、而龍廷嗣封、爲苛虐、
國人不附、大較李公蘊逐之、稱留後、奉貢、用桓故
事封之、公蘊死、子日政嗣、死、子日尊嗣、冦欽邕州
郡、多撫使會兵討、表待罪、罷兵、神宗即位、進日尊
南平王、而日尊破占城、虜其王、自帝其國、號大越
死、子乾德嗣、熙寧中、用事者求邊功、知邕州蕭注
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今爲占城所敗、衆不
滿萬、可取也、以注知桂州經畧之、注入朝、復以爲
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
以起代注、一意攻擾、而交趾始貳、起坐罷、劉彝代
治戈船、絕互市、乾德表自訴、不得達、遂分三道陷
欽廉邕州、起安置郢州、除彝名、相安石得交人露
布而怒、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詔
占城占臘令會師、逵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
江、蠻以舟師前逆戰、逵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
石如雨、蠻船壞、因設伏擊之、殺僞太子洪眞、李乾
德懼、遣使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
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

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桄榔縣、而還、李八傳、至南宋爲壻、陳日煚所有、雍熙中日本有僧日奝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至舍隸書而不通華言問其土風獨書牘以對云國中有五經及佛經國王王姓傳今王既六十有四世矣文武僚吏皆世官統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太宗歎息謂宰相言此島夷耳乃世祚遐邈其臣亦繼襲不絕古之道也存撫之甚厚吐蕃諸部來貢獻帝慰撫賜束帛謂宰相言吐蕃自唐室來世爲邊患今自歸無勤遠涉不當足矣其綏懷慰薦之辭符出于闐王遣使以方物來獻見使者奉觴上萬壽帝悅爲舉觴且詢卿在道幾何

時度去此幾何里對曰臣在道旦行暮休一年干此矣不知其里也問道路得無憂乎對曰上威德遠被自瓜沙以往達于闐道路清行旅如流上喜甚留宴勞久之乃遣瀆行使者請得一命使往填撫願不異遠夷上曰命使本不惜第路遠空爲爾國費無益也今降詔齎往於命使不異道南渡而外國大食等猶時至孝宗謂侍臣曰今中國弊於女眞極矣又虛捐數十萬緡易外夷珠玉何爲賜詔優答其意却之不貪其利焉元起朔狄入中國兼有戎夏四履之盛在古無匹垂百年而順帝失德爲淫荒我

高皇帝受　命清四海東南底定乃　命大將軍達副
將軍遇春帥師徂北征檄天下以內夏外夷之誼曰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
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爲天下治者也自宋
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
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
况自是以後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
弟酖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
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乃今宰
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並

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保。雖
人事致然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
百年之運。豈不信哉。夫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中
當降生聖人恢復中華立綱陳紀。以濟世安民。一紀
於茲。未之有聞。今河洛關陝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
就胡虜禽獸之名。假號濟私。恃衆要主阻兵據險。反
爲生民之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
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
三年矣。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漢沔湖湘兩
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

一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注視中原。久無所主。深用疚心。奉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彌甚。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犯。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漠。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之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人一體撫養無異。

上臨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民者也。今

士卒苦兵久。朕念之怛然傷心。獨中原民瘼天監茲
在朕不敢自息。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格天。入主
中國。及其子孫荒怠。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實有罪
民則何辜。今命諸將軍往征。諸將軍其廓清中原。拯
民艱以應天。前代革命之際。肆屠戮如仇讐。違天虐
民。朕甚不取。諸將軍謹以爲戒。以戊寅伐罪救民之
志。大師克燕。元主北出塞遁去。明年也速寇通州。偏
將軍文忠副將軍遇春敗之錦川。進師大寧。也速逆
戰敗走。進破開平。元主奔應昌。三年。殂于應昌。大師
克應昌。獲　天子璽寶圭册。并獲其孫買的里八剌。

及后妃諸王以來而太子愛猷識里達剌肯跳身遁於是下詔言朕即位初遣使臨諭四夷高麗占城交阯皆奉職納貢惟漠北以庚申君故未往報今彼祿位已終人心絶望其漠北各枝王頭目各依職來附當換給印信還領所部毋爲寇災矣朕既爲天下主視華夷無間凡馬牛羊孳畜從便地牧養遠者且舉師清沙漠毋執迷貽悔而追謚故元主爲順帝以順天命北避故也封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而愛猷自帝於虜中五年春命大將軍達出大同趨河林征西將軍勝出臨洮攻甘肅征虜將軍文忠出北平攻上都

分道出擊胡大將軍以進㘽完師還勝取北肅文忠
擣應昌馳薄土刺河戰疾力窮髀海而還
上書諭元幼主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興廢有國者之
所必有也朕覽觀前代獲勝國子孫必俘廟社以獻
厥功初間有恩禮封爵迄以無後雖君家寧獨異乎
宋幼主是已朕本布衣生長君朝盜起汝潁蘄黃間
四海土崩生民塗炭朕興師救民一時羣雄僭名號
者咸就俘虜雖君父子亦不能守其廟社北遁沙漠
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識之君孰不畏天畏天者
存故特致書以布朕意君其察焉已而遣崇禮侯北

歸。然當是時。殘虜伏障圍時時殘吏民爲寇災。而國家樹藩建屏周匝于三垂爲中國守。十四年。乃兒不花寇塞上。魏國公達率諸將將大軍討逐之北至河襲灰山大克獲而還。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上待之如子。然居恒不樂。遣之歸。納哈出據金山。出沒遼東塞。時爲寇。輸畜饒於虜。未宋國公馮勝率列侯諸將將大軍三十萬往擊之。勝前抵金山。招諭之。不聽。進兵逼其營。納哈出遣使陽納款覘我師。勝遣永昌侯玉往受降。納哈出見玉至。喜。與飲酒歡甚。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君服此。我乃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不飲。爭之急。納哈出怒。取酒澆地。顧左右咄咄語欲脫去。時鄭國公常茂爲輔行。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茂直前搏納哈出、牽其臂。不得去。遂讙以來。時納哈出所部將士尚二十餘萬在松花江北。聞之大驚潰。勝急遣降者觀童前往諭降其衆而還。皆自傳甚衆。遂班師。而上鄭國公茂驚虜衆潰狀。茂

[illegible]詔勝軍中陞事爲勝負、以是功不剌納哈出至都下、封海西侯。二十一年、永昌侯玉克大將軍、出大寧、北擊虜、進抵慶州。時虜主愛猷識里達剌走漠北再歲矣。子脫古思帖兒立。玉破虜捕魚海。大克獲而還。玉聞虜主乃在捕魚海、兼程進、去海四十里、而軍不見虜、欲還。副將王弼曰、將軍提十萬師入虜地、勞費甚、而不見虜自還、將何所藉手見 主上乎。玉乃令諸軍穴地而爨、毋令虜見煙火、乘夜疾抵海、乃知虜主營在海東北八十里、亟薄之。會大風揚沙、晝晦、虜不意我師猝至、則大驚。脫古思脫木兒、急與其太子天保奴、從十餘騎跳身遁。王追之不及。獲其小子地保奴等、及妃主百十人、降官酋男婦八千人、馬駝牛羊十五萬而還。其後脫古思帖木兒爲其下所弑。部落潰散。

上勅禮部言、朕削平禍亂、以一天下二十餘年、而朔漠

乃清。虜主北竄。為其下所殺。惟知院捏怯來。丞相失
列門等。阻兵自固。爾禮部可移書諭二臣。如有意南
來。聽入朝。如其意北嚮。亦聽從所欲。古之人有殺身
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宗而圖功者。人所志不同。
不可強也。而捏怯來等遂皆降。建文中韃靼避不稱
元。復其國故號。坤帖木兒鬼赤力再世避大號稱可
汗。獨稍稍仍用漢官名。永樂初。
上書諭鬼赤力可汗令通好。不報。四年復諭之曰。朕嗣
天位。撫天下。體天心以治。惟欲萬方咸得其所。今海
內外萬國臣服、和樂、嘗遣使致書[illegible]汗。謂宜通好為

一家而可汗不悟拘使臣掠邊如故夫天之所與孰能違之天之所廢孰能與之昔天命宋主天下立十餘世君德不厭命元代之元數世後天厭其德命我

太祖高皇帝代之此皆天命何人力能致也語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自愛猷北徙而來至今可汗更七主矣爾梟身不釋甲胄手不釋弓刀東遷西鶩老不得終其天年少不得安其居是遵何過非逆天之故哉可汗聰明特達宜敬天命恤民窮還前所遣使休邊通好用寧息爾梟同享太平之福顧不韙與君必崛强欲以力較朕亦何得獨巳可汗其審思行之文綺

二表裏致朕意復不報其後鬼力赤以非元裔衆不
附而弒虜迎本雅失里而北欲立之
上賜書諭之曰元自順帝來瞬息七易主矣未聞一人
有善終者此可以驗天道矣今阿魯台等迎爾俱北
朕計鬼力赤與也孫台結肺腑者久未必能棄親而
就疏爾保身不易哉昔周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夏後
東樓公於杞商後箕子於朝鮮微子於宋我
皇考於元後存恤保全如遺脫古思木北還後爲可汗
南北人所共知也朕之心即古帝王與
皇考之心爾元氏宗嫡當奉世祀去就之際所宜三思

朕愛人之誠同於曒日故遣使諭朕志明年本雅失

竟立復遣給事中郭驥往與逼虜殺驥不報於是遣

淇國公福統五將軍出塞擊之

上諭福日本雅失理逆天道羈信使故命爾祖征爾必

戒之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

斥望即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爲虜

所紿福竟以易敵而衂大師殲焉福出塞率千餘人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飲之酒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兵來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諸軍未集諸將皆以爲此詐我不可信不聽令虜尚書爲鄉導徑前薄虜營虜佯敗欲致我令深入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

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徼疲極取我耳將軍獨
不念行時

上勑諄戒乎計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
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一二日我
大軍至併力畢擊之何不克也即不然得全師而還
爲功多矣武城侯聰亦力言福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進
薄虜諸將不得已從之
而五將軍之師皆敗沒

上聞之震怒念虜不大創不靖也欲犂其庭種滅之拔
亂原尚書原吉議以爲師出塞遠則餉難請用武剛
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行過十日請築一
城貯之留軍守再十日又築城貯之庶濟師

上曰善如其計名所築城曰殺胡曰平胡八年春二月
詔曰朕受天命承 洪業統御萬方普天率土靡不

從化獨北虜殘孽肆騁兇暴屢使撫循輒見拘殺恩旣逆背德豈可懷朕仰稽天道則其運已絕俯驗人事則彼衆已離今親帥六軍以彰天討且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弔怨未有不殄滅者也蕩除有罪則沙漠汎清撫綏顛連將疆場寧謐庶幾一勞永逸暫費永寧於是

命戶尚書原吉兼總部院事輔　皇長孫居守學士廣侍講榮幼孜從三月發　京師大閱於鳴鑾鎮出塞至清水原地鹹鹵水泉不可食軍苦暍

上默禱而泉沛出賜名神應泉夏四月次灤海五月至

斡難河。斡難河者。元太祖始興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戰。大敗。絶迹遁。虜酋阿魯台請納款。且請得併女直諸番以内附。侍臣多請許之。學士黄淮曰。虜狼子野心。散則易制。使得併爲一。則勢專難圖。殆不可聽也。

上太息曰。淮議善。淮如立馬高岡。靡遠不見。他人平地。見止目前耳。乃不許。平大破之靜虜鎮。於玄石坡勒銘焉。於禽胡山勒銘焉。於清泉流又勒銘焉。乃班師。

秋七月還京。上故嘗親擊胡。至是歷指所過山川。示榮幼孜其處。登野狐嶺。曰。登此。諸山皆伏在下矣。至興和。遠望高。抵近乃漸平。日此陰山脊也。若墜山墜池。即鐵騎千群。能飛度耶。次鳴鑾戍。日。此大伯顏山。其西北則小伯顏山。東北即開平。次還邊。日。古交河在答刺洲。是兩河所交。水嘯沙出

軍中樵牧，毋得出長圍外，爲愼防。六月，開平報虜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虜慮大軍徑擣巢穴，故爲此牽制之。朕分兵，正墮其計。此其衆不多，知大軍北破膽矣，其何敢攻城。毋分兵。已未，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輜重，于闊欒海之側，與家屬北遁。 上曰，獸窮則搏，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無爲窮追。盡收其畜產，焚輜重而還。遂班師。是夜召諸將諭曰，阿魯台敢爲悖逆者，以兀良哈爲之羽翼也。今阿魯台北遁，而兀良哈敢寇掠輜重，當簡步騎二萬，分五道疾走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虜聞有師報，必西走。朕親以兵從西道要擊之，虜破必矣。五軍會，而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輛西走，陷濘中卒積死。

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餘自蹂踐。

上乘高望見虜衆復聚，乃麾兵繞山後，出其左，又分兵出其右，親麾兵渡河扼其後躡之，而令甲士持神機弩，入深林中爲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左師馳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大驚潰，走渡河，死傷畧盡，餘數百人躍馬走。 上曰，此首虜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

時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本

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二十一年秋七月。

上出塞次萬全不見虜而還冬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部落妻子來歸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虜降將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當誅也願捐軀爲士卒先

上曰而休矣兵數動即朕猶厭之況下人乎吾欲自戢也忠曰如邊人荼毒何

上曰卿意固善然事須有名漢文帝言漢過不先姑待之二十二年開平將奏虜入盜邊乃 親征大學士榮幼孜從次開平虜遠遁

上夜夢神人言上帝好生者再乃遣使諭虜令自歸乃

班師次榆木川而　崩當是時內帑以數擊胡匱士
苦騷師出時廷臣交諫戶尚書原吉繫掖庭兵尚書
賓自經死而虜以積威大創不復肆如異時乃
上竟以陟方殂焉豈不哀哉
章皇帝卽位給本雅失里妻及其外母米月五石會虜
諸酋數相攜戰塞下欵塞言欲降
上勑總兵武安侯亨言聞阿魯台與兀剌脫歡戰敗假
息近邊使云欲降宜嚴爲備歸正人傳赴　京師虜
多詐受降如受敵已阿魯台敗兀良哈駐牧遼東自
遼東入貢

上勅總兵言。往虜使自宣大入。今顧從遼東。宜謹爲備。

上至英武閱武事。而耀德戢威不自耀如此。聖之至也。

虜酋也先者。瓦剌王脫歡子也。脫歡并阿魯台之衆

欲自立而衆不附。立元世脫脫不花奉之。脫歡死也

先衆益强。而脫脫不花弱甚不能制。更妻其姊以爲

歡。正統初。二虜使並貢。得賞賚過望而喜。我通事人

又往往爲好語謾之也。先愈益喜。因請婚。通事人陽

應曰諾。已謾之曰。吾爲若奏。 上報許矣。也先乃大

喜。以得婚中國誇諸酋。 四年春。遣使大貢馬爲聘。

而 朝廷曾未之知也。答 詔語不及婚。則大愧怒。

令啓[illegible]在次[illegible]泉曰此[illegible]也山頂有水色白
草木黝然色畢如之是所謂長白山也至長清塞曰
至此則望北斗乃在南矣經闊灤海曰此周千餘里
斡難驢駒者七河水畢注其賜名殺玄溟池飾斡難
河曰是蒙古本所與地也於是本雅失里來拒戰大
破之班師至靜虜破阿魯台勒銘玄石坡立馬峯銘
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
銘曰瀚海為鐔天山為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
泉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
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是役也士乏饟
上命以　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巳乃食次開平張宴
大酺將士士酺巳乃肉食盖　思念如此會阿魯台
與瓦剌相讐殺窮蹙南保塞乞降
上曰虜黠譎難信然天地之仁主覆育豈顧擇哉納貢
使封為和寧王册妻封夫人數年虜頗桀驁虜使至

上拘留苦之。而虜寇典和。
上親征。顏于　上帝。告于　宗廟社稷。厥明軷　承天門。禡居庸北山川。告旗纛太歲風師雷師雨師。又四日抵鷄鳴山。虜遁。釋不追曰。虜得。欲急走。追之徒勞。止勿追。需後出不意。蕩其巢未晚也。大捕鹵而還。
上在位之二十年夏五月五日。
上親征。宴羣臣。丁卯大閱。　御製平胡三曲。俾將士咸詠歌。庚午召列侯騎射。辛未發隰寧。北征擊阿魯台。破之。遂擊兀良哈。蕩其巢而還。上比征繞大營居中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內步外騎神機營環騎卒之外、又外有長圍、周二十里而[illegible]令

盡發其種落入犯邊閣王振用事。顧自意。怙中國威
重。以爲虜當可以聲勢壓也。上 親征。閣大臣皆不
得預議百官伏 闕上章留。不聽。丙戌。命大監金英
輔 郕王居守。而 車駕發 京師。出居庸。過懷來。
至宣府。天大雷雨以風。八月辛酉師覆於土木。
上北狩百官 廷劾振罪。振族誅。
景皇帝以 皇太后命。卽 皇帝位。遥尊
上爲太上皇帝。時 國遭大變。衆恇索無固志。侍講理
依占象倡言當徙 都。大臣百官。桊有遺家室南避
者。於是尚書謙慟哭抗疏言。 京師天下根本。 宗

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亦咸在令一動卽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也且天下全盛無動搖而 京師城高堅足待敵獨 乘輿偶跌行必復奈何遽議遷乎太監金英主其議左右之宣言曰今日之事君臣當守死社稷有言南遷者

上命立誅之下榜諭衆稍稍定而固守之議遂決冬十月虜破紫荆擁

上皇南進薄于都圻宣言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等出迎 駕觀中國俯仰於是遣通政参議復中書舍人榮充九卿如虜師 朝

上皇上皇密諭曰。彼無善意。宜亟反。是日虜寇長陵

獻陵　景陵殿寢門。游騎四出。南至于盧溝。朝議欲

鍵九門。清野以老敵。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守。於是

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闔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前

薄虜。敗之。大總兵石亨軍彰義門。戰疾力。又敗之。侯

孫鏜王道中外夾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

次集。於是謙榜各門。募番漢軍能擒斬也先自效者。

賞萬金。爵上公。也先心內懼。遂遁。而伯顏木帖兒奉

上皇出紫荆關。　詔諸將分兵躡虜於清風店。大破之

而遣諸邊將各還鎮。於是遣都御史沈固鎮大同。尚

書石璞鎮宣府。都御史羅通。都督范廣守山西。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御史王竑守居庸。起周忱爲工部尚書。復巡撫南直隸。督蘇松餉運。於是戰守畫大具。而虜使來輸平。方虜圍大同時。擁

上皇至。索金幣。約賂至駕歸。大同帥郭登繕戰守備益力。已登城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徇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虜以

上皇爲重質肆危言嘂讓少保謙厲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於是虜知留

上皇終不得大賂。庚午八月。乃以好使奉

上皇迴蹕還　京師。蓋是時。中國全盛。主德無闕。一戰
而六師大覆。　乘輿北狩。固亘古未有。頃
景帝立而天下有君。少保忠畧。措勝於廊廟。未踰年而
上皇旋軫。天下晏如。民忘其敗。變劇大而成功速。亦亘
古未有也。既而也先來貢馬。且乞命使通往來。下
廷議。言官以爲虜懷窺伺。宜絕勿報。使。執政以爲難
下兵部。尚書謙曰。臣職本兵。獨知有兵。脫賊犯順。即
當行天誅。使事臣不敢知也。制曰。使勿遣。於是　勅
也先言。太師求答使。本欲遣。第念往遣報。小人言語
短長。傷和好無益。故不遣。人來朝貢。多乃至三千餘。

邊人若之邊將請謝絶朕念太師忠義姑聽後少遣

臨遣時與總目關會得爲詐冒防太師并各頭目差

正副使二十人甚勞苦各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戸

等官已　勅諸邊鎭練兵爲虜防會也先弑其主而

自立來貢稱謚盛大可汗謚盛者華言天聖也下其

書禮官儀制郎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戎狄酋長之

常稱在戎狄則帝者之位號觀其上唐太宗號爲天

可汗元世祖爲成吉思可汗可見矣向脫脫不花尸

元世傳稱名猶近正今也先弑主僭號名實大舛若

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亦稱我可汗得誇示羣

酋舉酋譬服且遂爲中國患莫若　賜勅別封爲敵
順王或尾剌王便而安遠侯溥給事中林聰徐丑等
欲仍稱太師禮官會議言古王者不治夷狄以爲不
足治也先所稱固不可盡從若可汗乃隋唐來北
狄酋長之通稱非中國所禁宜可聽勅書宜稱爲尾
剌可汗示羈縻便　詔稱尾剌可汗而　勅文武大
臣條備邊長策以聞都督俊請大集兵團練爲擣巢
計俊疏言異時也先雖獷橫而諸酋角立者尚在東
西諸番未附今既弒脫脫不花并其衆東自女直
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皆受約束包藏禍
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谷剌莽來去宣府
幾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邊尤近今大同宣府
懷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涼莊浪等處宿兵

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為險阻之處量留守禦選其壯勇各選老成諳戰官將之西起代州東抵永平結營團操更選京營騎兵中命股肱大臣統率至宣大合宜大兵列營屯守為正兵其永平營兵赴偏頭關一帶按伏為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機數拒逆以正其罪何彼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變而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前不敢進後不得顧比還相救我乘其弊潰奇兵夾擊之此實戰勝攻取之機也

下本兵少保謙言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宜雪俊發憤徇國固其理也但興兵舉事繫社稷安危即如俊言萬一我軍出境賊遣偏師牽我而別遣犬羊繇間道乘虛以擣我而我備已撤則非萬全也且　國家之患非止北虜東南之寇盜未除河南之流民嘯聚豈可輕內重外

不豫防而輕於一擲哉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則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竄乃欲糾兵涉遠乘一旦之決以策事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誠未見其便時謙以虜奉

上皇駕南還而討之無名內卻俊難顯言獨本其爲國遠慮者如此而大信固在也已而也先以殘酗失軍走遂野死自是虜諸部兀剌小王子種落益分反覆相蹂躪卽貢馬二種亦相繼往來恐中國有所左右也以故雖時入盜邊而內相猜亦不能深入若久留也成化中兀剌太師阿失帖木兒使入貢孫喜峯

口入挾三衛夷與俱先是北使入貢踰大同三衛使從喜峯口而北使至賞賚燕勞類優於他夷以勝國遺孽故至是忽自異部以聞　旨下言北使既混同三衛來直以三衛夷禮禮之紲其心虜使恚有違言通事論之故上書服罪乃遇以故禮禮部言阿失帖木兒兩月間使進貢者二又不踰故道殆其結各虜踰徑延狎至以窺邊宜遏其機牙於是　賜勑言自爾祖朧歡而來朝貢信使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常處未嘗引他夷混賞賚　朝廷亦待之不疑故全也今爾貢兩月再遣使臣又同朶顏使從東來卜剌朶顏

與我屬衛朝貢自有節今無故糾以來非虜也自今
當順天道敬中國體爾前人心歲冬農隙時聽遣使
使毋過三四十人使從大同入　朝廷得壹意款待
篤甚好虜大懾服當是時虜阿羅出者結乱加思蘭
孛羅忽者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套中而中國被
虜若亡命者為鄉導頻歲頻深入內郡為寇災已而
乱加思蘭殺阿羅出併其衆而滿魯都入河套稱可
汗以乱加思蘭為太師尋殺之而引兵入榆林寧夏
掠環慶遂至于固原　廷臣數議搜套復東勝不果
而時　國諸邊督撫無慮皆得人以故無虜憂後乃

有火篩。火篩者。故小王子部夷也。弘治中。畜產富於小王子。與小王子爭長。而議者言虜入貢。從邊關諸監。熟險夷。又瞰知我兵力。於伏患不細。請閉關却貢。而火篩遂邀結諸部。迭入宣大寧夏塞。殺吏民爲暴。四年春。虜入榆林。秋。入花馬池。遂至于固原。諸將陳瑛麥瑾馬昇秦恭遠論死。宥戍邊。召尚書絃兼都御史。召都御史大夏入兵部爲尚書。會都御史閻仲宇督大同。虜入而大同師大衂。於是天子發憤。銳意捕討虜。召閣學士議出師。曰。墩軍皆吾赤子。虜捕殺之不道。非致討不可矣。輔臣健對曰。

皇上垂念赤子甚盛德。然兵危事。動調未可輕。遷進口

邊事急。 京師居重馭輕尤急。 京軍未可動也。

上意猶未怠。東陽曰。邊大同稍險遠可自支。而潮河川去 京師一日而近。今北虜與朶顏頻交通。郎潮河川。古北口。當必有內間。儻 京軍出。恐不無後憂。且賊在大同。未委所向。儻令聲東擊西而我軍奔走從之。此不戰自弊之道也。

上曰。虜驁甚。不擊之不武。即未出。宜救軍備豫以需。皆頓首曰。滿之善。已 召兵尚書大夏 諭如初。大夏亦力言未可。

上曰。太宗時。頻年出師勦逐虜。窮其巢擊之。乃動無

不克何也。大夏曰。

太宗時。兵精餉足。將士經百戰。足辦虜。故利也。今承平

久。將懦士脆。糧乏馬瘦。人玩法而不習兵。奈何得效

之乎。今出師。非獨不能殺賊。抑且暴害邊人。有損無

益也。時中官苗逵。陰主用兵。晝欲僥爲利。故微及之。

上憮然悟曰。朕幾爲人所誤。乃寢師。 勑諸邊嚴防禦

而定。當是時。諸邊禁困弊。然

天子仁聖。大臣恭和。民物殷阜。內治平明。而海宇宴然

並受其福。以故安。會

[illegible]宗崩逆瑾竊柄輔臣本兵諸督府經國者相繼[illegible]
邊大圯邊臣迯白獨云進若千里扞虜退若千里[illegible]
（再摹本删夫）
我我竟日退虜患日進而是時火篩與小王子相讐
殺而小王子益衰其後太師亦不剌殺小王子而小
王子長子阿爾倫遯入于河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
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迫塞下矣阿爾倫死子
幼不得立弟阿著稱小王子未幾死而二子曰吉囊
曰俺答皆黠多智俺答駐牧開原上都迫附宣大而
吉囊駐牧河套中迫寧夏延綏南竟于太原其後二
酋結諸部解讐爲盟誓招中國逋逃習火炮備器械

歲深入犯邊於是小王子種復最強嘉靖初
肅皇帝至神聖慮無不在邊楊文襄一清胡端敏世寧
李康惠承勛相繼爲本兵日嚴邊然於時虜或東入
遼東或北掠漁陽宣大或西躁榆林又西道松潘擻
四川矣其後
上既玄脩西內念獨在授各法刑賞繩邊將吏而足節
督撫大臣往往逮　詔獄劾治輕乃謫戍而閣大臣
羌國者頗倚寵納賂賂滋章諸邊歲請祭藏金數万
萬名餉犒而給縛輸權門張勝諱敗冒功掩罪以[illegible]
邊大弛[illegible][illegible]虜患益滋十九年吉囊俺答二酋者分道

入宣府掠蔚州駐屯者再月而守將以論功遷已分道入大同大同軍與約言爾無我擾我無爾虞虜嚮指折箭誓而去遂越大同度鴈門抵寧武入嵐靜殺人畜萬計掠固原二十年虜復入太原屠石州二十一年吉囊病死子扳不孩牧套中而俺答糾數酋入掠太原自夏六月至于秋七月破衛十破州縣三十入殺虜二十餘萬人馬牛羊二百萬衣襆金錢稱是焚公私廬舍八萬區時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條邊事甚具且言臣於六月中在山西省中見吏民捕得虜所遣諜稱虜自去秋搶輿嵐等縣得利後入春

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部人馬刻期南侵其聲息不爲不章徹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可諉曰不聞知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設方畧簡人馬繕器械務爲不可勝以待敵即力不能亦當疏言其狀請　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之誠不宜默默而已也乃緘口養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還其間諜絶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款令勿殘巳地竟不聞以一矢相加遺而使之長驅深入徜行內地。如蹈無人之境也夫受閫外重寄爲　國家封疆

之臣而若此豈不辱國體而敗王事哉察其所以養緑都御史道意廣欲奢日冀遷陟既不以地方爲巳責而總兵等官又欲僥一時之倖而嫁禍於後人以致虜賊敢於深入而不忌是山西之禍大同實成之昔春秋之時夷狄内侵仲尼深罪齊晋之不能討則大同鎮巡者固春秋之義所深誅也語有之曰蟻穴不窒将爲江河毫末不折将尋斧柯言微之必著而積漸之爲害大也始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警疆場不寧然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莫能抗則深入關南與嵐靜

樂之境矣。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亦猶有忌也。茲者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遥，此其漸安可長哉。夫虜猶狗豕然，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亟朴之，則終莫敢至。臣不暇遠引，論近事。正統中也先入寇，賴清風店一戰而勝，胡人痛哭而不敢南，以有懲也。今虜暫退，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苟安，凜凜然常若百萬之敵壓於境，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諸中外所上一切便事，果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以全中原數百萬生靈之命。臣不勝大願。疏上，

上拊髀歎以爲忠命擢用而當路者嗤笑之以爲越職
自炫鬻非所宜言也欲頓感敗之擢山西參政備兵
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入論罷官自是虜益橫
歲深入而輔臣覘
上意厭聞兵諸警諜不時上二十九年秋八月諜者言
虜駐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數處御史王忬按
順天急疏言古北口距 京師僅七舍地平漫無衛
戍可瞭望虜即鳥舉如景不可搏請固 京師而集
廷臣議戰守畫召郡國兵入衛急 京師疏發即身
馳往通州遏虜令毋西夜登陴則虜已闌入薄城州

而軍。蟻附之矣時京兵少壯者已悉遣餘僅老弱多
總兵提督太監所役占不能軍。檄邊兵入衛不時至
上大驚。詔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蔣傅督九門
門各文武大臣守之。集天下武試生至者料以從
詔都御史商大節。別募良家子。蒼頭義軍。令坊甲保
伍列諸門而都門不啓。時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亡所出。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
附以進。曰予我幣。遂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而郭
禮尚書階要諸大臣以　御朝請
上乃御便殿。出虜書示之。　命階出集廷臣議。當許貢

與否廷臣相視莫敢發國子司業趙貞吉抗聲言此何必問問則奸邪臣必有以和議進者且虜大入震宮闕詟把我吭而迫之乃許貢耶於城下盟何異爲今計獨下罪巳　詔追錄故都督周尚文功　賜祠錄後赦給事中沈束出之獄捐帑金百萬而以百金易一虜不效貞吉受其咎時束以理尚文功得逮故也簡討毛起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徐議守未晚貞吉怒衆叱之爭之堅錦衣衛經歷沈鍊中趙語太宰夏邦謨目攝之曰若何小吏也鍊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臣死耶尚

書階持衆議上弗予責是夕虜焚安定門關外民廬舍光燭天明日

上震怒念大吏玩愒不畏法畏敵致虜跳梁如此恨恨也出 御殿詣羣臣午門立捕兵尚書丁汝夔趣具獄論死僅晷刻讞上而法司猶見謂比周冀緩縱廷杖之多奪祿褫官汝夔耄而葸虜至潞下日直視罔措故誅以明威時勤王兵未有至者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軍疾馳至入衛日極知不敵然 京師急義無所得避也

上聞守謙至則大喜遣中使賜賚問勞日數至輙 御

膳飲食之進兵左侍郎會咸寧侯鸞以大同師至陽
激烈大言謬爲忠。驟得
上而虜掠郊關近郭者連日夜。多殘破中貴人園宅寺
院別墅在西山者壯麗甚。尤苦之。都御史守謙營城
外。虜騎三數輩。旅進退誘我師欲縱守謙恐陳動持
不擊。而中貴人請趣護西山又守便宜急　京師持
不行於是環哭相告言守謙兵距賊僅數武憚避虜
不擊見　國危急見生民荼毒罔念聞怨詛之。
上時時凭高望見火光四起圉心怛又聞宮中人相向
哭則大恚逮守謙入立誅之。　詔大將軍鸞盡督宣

大保定遼陽山西勤王兵出軼虜而鸞實中情怯獨大言厲聲外爲容顧以軍乏與爲解望戶部戶尚書李士翱得 旨讓褫冠服領事。已虜剽得金錢子女無筭意欲滿乃循 諸陵而北翔徉去終憚不擊而潛與之逼虜安營輒立營其旁睨之虜去復尾其後名截殺名追捕實不一當虜虜既退乃收斬虜所遺我稚弱及降若逃者以捷聞虜所至書墻壁間曰仇鸞免送先是司業貞吉廷議語激爲當路所側目欲令嘗難事困之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齎萬金宣諭行營軍。貞吉行至軍。大將軍鸞以其爲名高也者故抑

之間且至輒引去不受餉貞吉莫能難恚獨自持餉金歸竟以失餉下獄袂謫邊縣尉明年鸞爲虜請通馬市市馬實欲以中國爲胡奉計紓禍鸞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條其不可畧言虜踐躪我　八陵虔劉我赤子而先之以互市此爲損威重而長寇讐今之爲繆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羈縻虜而內得自寬脩武備夫虜至逆也至無饜也人心憤之矣不及時激厲其氣用之而和以自弛使邊人媮好衣美食忘其憤而懈於備瞭豪傑效用之心往者邊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蕞之矣是開百姓不靖之漸也又不

過日得馬以資吾軍。不知旣已和矣馬焉用之。且虜安肯損其壯馬而予我。盖其人內廹於 國家之深恩。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借於敵之重勢則務中其欲以求寬。惟 陛下獨斷。 下相嵩等八大臣議。皆憚鸞。唯唯。鸞密疏爭。下纔盛 詔獄訊。謫官乃馬市則費金幣萬計。顧獨得駑馬。作市巳。卽縶牝牡駒引之。馬騰躍長驅去。實不得一馬。而盜寇邊自若。都御史道謬爲酋感謝表以聞。又明年盡得鸞通虜狀乃伏誅。都御史史道言虜欲以牛羊易米豆、幸聽許御史王紹元言、前馬市、甫交、搶攘隨作、朧[illegible]輸米豆後、藩籬旣徹、盜糧盆充、席卷長驅、何所不[illegible]

[illegible]

頭[illegible]城無[illegible]之欲乎旅是茲進脇韋澳淝爲國辱而追讙罷官隆慶中把漢那吉者虜酋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刻哈屯實鞠之娶堵比吉女爲之婦不相中那吉聘胡兔撦金女欲昏之俺答聘我兒都司部女彊娶之取兔撦金與之甘心焉那吉恚恨南走闌入關請降邊吏莫解以爲一胡雛於中國亾繫也總督都御史王崇古念以爲此奇貨可居於是豐館餼飭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令俺答而急之與則因與爲市必縶送降人必休塞奉要束陽中其一䛐犢之愛而陰制其命即俺答而不急之與我因而

撫納初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而遥足
覊縻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者立勢不能盡有其衆
而吾以一屠耆谷蠡之秩秩之置塞外以觀其俯仰
舊存部落勢必響應黃酋聞其復反勢必忿爭其與
黃台媾我則兩利而俱存之其互相讐殺我得因勢
而制之外不失興滅繼絕之名而內收其力此萬世
計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濵使抑鬱愁苦彼不過一中
國禁錮之囚而俺答怨忿侵擾邊不止矣是時俺答
老傷孫奔南走計中國恚虜歲入邊必且甘心之也
則日夜泣目盡腫率衆南扣邊邊臣言把漢那吉已

部送北京予官職收養今欲取獨當乞恩懇求何得深入挾取是速禍也俺答聞乃大喜過望引兵却出塞而遣使持番文詣崇古請稱臣奉職貢祈那吉還崇古要以盡縶諸逃人為主盡為羽翼爪牙者以來虜得遣於是縶逃人逆桀者趙全等八人以來易那吉且折箭誓率親族內附內係邊崇古為奏上請封下廷議時中國困苦邊然莫任後難　廷臣見守故常議洶洶不決閣學士王某議於是　詔歸那吉而準國初封忠順和寧等王例封俺答為順義王其子弟各都督同知兄弟子各指揮千百戶有差而趙全

等磔西市於是諸夷解辮髮受封號請世世比於屬
國邊以靖安而中國逋逃知虜不足賴事急即以之
爲市有深創矣當是時
上告 郊 廟獻俘昭武功加賚帷幄而崇古進孤卿
於是輔臣合疏言頃北虜款塞三鄙晏然邊氓釋戈
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覯之會而今乃
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之所致也方初議時發言盈
廷而臣等所爲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
焉夫夷狄之性譬則禽獸適其欲則搖尾而乞憐違

其願則狂猘而反噬爲中國計者惟當因所利而順
制之固非可以禮義馴服法度繩約者也嘉靖中北
虜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而止耳邊吏倉
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於主計郄其請而斬使者
絕之於是黠虜怨憤擁衆大舉或在宣大或在山西
或在昌薊甚或直抵　京畿二十餘年迄無寧日遂
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屯田荒蕪鹽法阻壞帑藏傾
竭士馬罷頓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佑　國家
使其孫委命自至頓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　恩
慕義稱藩請貢是天以安攘之機贊我也於是因而

愛之不惟名順義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
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
遣此其一也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讋懾百蠻況
其輸誠稽顙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有萬不
同拒而不受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
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聖主之德威於海
內也故直受而封賜之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
桀傲之咸賓可以全
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
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
又其一也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識國者本畫之

所在也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皇帝常切宵旰之憂下部脩舉邊務者屢矣然

勞力費財迄無成效者非直當事之臣虛文應故

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卽有脩爲隨復殘破

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故不能積累以日

就于成而徒費無益也今虜旣效順邊境無事正

國家閒暇之時積我錢穀脩我險隘練我甲兵開

我屯田理我鹽𬇙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

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卽有沉幾密

畫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靡常必無終不渝

盟之理。然有一年之日力。則有一年之成功。有兩年之時月。則有兩年之實效。得三五年寧靜。必將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矣。如是而彼能尋盟。則我仍示以覊縻之義。彼如背約。即我得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此則要領之圖。謀國者本畫之所在也。

綠前二說。既皆驗於行事。綠後一說。方取必於將來。若苟見一時寧息。遂爾偷怠。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良時一過。不可復得。邊備寖弛。愈難振揚。卒然有變。將何以應

則臣等一念謀國之忠覆成他日誤國之罪此在今日不敢不盡言者也伏望 勑下兵部嚴餙督撫將領諸臣改紘易轍具奏議處仍賜 勑戒諭責其成效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分投閱視若錢糧若險隘若兵馬器械若屯田鹽灋諸事每歲拓廣整頓條實具報著有成績者與擒斬同功仍襲故常者與失機同罪則邊方之實政日舉中國之元氣日壯而 廟堂得坐勝之策天下幸甚萬曆庚寅秋虜火酋媾虜入犯洮河邊時虜欵貢通關市銷兵二十年矣歲久偷玩邊防大

完實而大創

上立召輔臣入商邊事遣尚書洛鄭出經略北西邊

而廷議洶洶咎秉國者之不主戰也語侵元輔且

追議款貢之為非大學士錫爵時在告具疏言臣

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

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

山濤謝安之安晉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

今則不然自虜款貢二十年來吏恬卒玩弓敝戈

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向

則當事者始以亡羊補牢而舉 朝震怖止辯浮

文追尤僉事此一反也古議虜之臣縉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職任勇怯顧其膽力廟謨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塞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官在隙下窺鬪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趨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傳相慕效翕然同風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會一人在宣大則保其無事在甘

肅則以爲當誅兩鎭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己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畧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獨蔚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揆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最切要之計決當次經營鎭定兼而行之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也在知己知彼知擒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鎭靜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也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毋示人以情而

巳臣竊覩日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逆天自棄斷斷不可收拾若其他陰逆陽順觀望反側之間形狀未露則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多行間諜以散之逆命之誅先酋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吏策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課其功實則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酋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捲二十歲休境息民之功盡易將吏盡絕諸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昇王瓊等持重必

然之畫則非臣所敢持空喙而係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爲今之計一面推擇新將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一時部署然且落落難合況轉餉詘于歲儉發帑困于國虛萬一諸會瓦解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戢故臣以爲不如寓戰于謀藏拙于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毋邊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畧大臣既奉

特旨全付以諸邊重任則　廟堂但當攬其大綱授以成筭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

隄防當愈嚴。虜驕而較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際。則機關在彼中。效事在緩急。自當一切寬假。以覘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遙制其事機。適足以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而已。今之議者。動引宋人以和自敗之說爲難。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市款虜。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彊弱之勢。原判其不同。況彼以積弱而致敗。此以徵敗而養威。有如自今日改絃之後。士馬誠練。糗精誠克。脩守誠設。斥堠

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則持尺、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渡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倫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減省言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覆責成使避事者可以藉手欲暫寬文灋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力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使人人可逃死也惟

皇上留意裁擇

兀良哈古奚契丹種也居　京後薊州塞北爲唐漁陽爲元大寧路今爲朶顏福寧大寧三衛東起廣

寧前屯歷喜峯近宣府爲朶顔自黄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自錦義度遼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而朶顔最强又分地特險永樂中以扈靖難功得地以爲分歲額率三貢貢衛率百人宜德中貢不時至邊將請討之

上曰不可古夷狄來不禦去不追今諸夷雖不時貢然亦未犯邊遽加兵非懷柔之道　勑邊將言馭夷宜寛用兵宜審其斿部伍謹防毋輕議兵三年秋八月

上大閲行巡邊英國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兀良哈犯邊師出喜峯口虜殲于寛河九月班師時邊報聞上在邊蹶然

日、天遣此寇自投死也、召諸將謂之曰、虜謂邊無備
敢來、適朕親在此、必擒之、勿縱也、兵貴神速、此出喜
峯口、路險隘、大軍行無及、朕當以鐵騎三千、出不意
搗之、必成擒矣、或虞其少、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在
多、三千精銳足辦賊、遂夜出喜峯口、將鐵騎疾馳之、
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而軍、虜望見步之、悉萬
衆來戰、 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殲其首鋒三
人、虜却而神机疊發、虜潰走、 上親以數百騎疾馳
之、虜初謂乘障卒、易與、已望見黃龍旗、大駭、佈知
上親在也、畢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 勅諸將搜巢
忠勇王忠、與其甥台把請行、 上許之、或曰、二人虜
族類、往不反矣、 上曰、去留惟所欲、朕爲天下主、詎
獨少此二人耶、朕遇二人厚、果懷恩、當自以報朕、果
欲去、即朝夕置左右、寧能久縶之耶、或請姑遣一人
順其意、 上曰、朕推誠待物、遣則俱遣、留一人、適使
之蓄疑、何益、遂遣之、已忠把台戰疾力、大克獲而還、
上神武本天授、又爲 皇太孫時、從
成祖北伐、閑於兵、而 國初壯士健馬經百戰、威震於

膂俗宜其克也當是時驅三衛夷還故地復大寧爲藩翰。豈憂虜哉。其後衛部落益蕃。頗爲北虜間。少懲艾。陽順陰逆迄于今。正統己巳之變、福餘大寧爲乜先驅、而朶顏獨扼險、不爲使、乜先恚、掠三衛而去、自後陰爲北虜間諜、暴諸關塞、索米鹽零碎、亦未敢顯然爲寇盗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以燒荒出塞、掩殺虜爲功、邊釁遂起、正德間、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往往稱結親比虜、以恫疑中國、寇馬蘭谷、參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兵尚書瓊使責問狀、花當謝不知、必縶其子以來、不服、且行誅、花當懼、如令、嘉靖中、都御史王大用欲通朶顏、與厚賂、城其靈霧山、不果、韋蘭台數爲變、求添貢、每貢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不許、許補前貢失期者二百人、二十五年、大將軍鸞顧以導虜來、本三衛夷、請發兵擊、上召輔臣入與計、閣學士嵩言、三衛爲國外蔽、眾百十餘年、即有導者、獨奸人一二、可縶而誅也、不宜亟動兵、提督侍郎何棟持不可、事得寢、而許金幣市馬、示羈縻、已、薊州督府得拾丹兒陳通

事云實兼虜者以來、上大喜、而輔臣督府皆請扶陰有差、大抵三衛夷、喜偷剽爲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爲鄉導、而貪中國賜予、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迫之、則歐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御之則因用爲間、雖籬落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東北爲女直、女直古肅愼氏、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倂朝鮮、國初降附、永樂中、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使、自湯站抵開原、曰建州毛憐、本渤海氏、喜耕種、善緝紡、飲食衣服有華風、自開原北近松花閘者、曰山夷、卽熟女直、完顏餘種也、倚山作寨、務耕稼、文非祗黑龍江、曰江夷、生女直也、數與熟女直讐殺、百十戰不休、而建州夷獲得處要害、居中爲雄長、其左右二衛尤無賴、諸夷地勢聯絡、而五嶺喜昌石門險塞爲咽喉、後諸酋多虎、蕭子孫不得官、以舍人入貢、宴賚大減、忿思叛、成化中寇遼東邊、命左都御史秉提督、武靖伯輔總兵、討破之、明年、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而夷入塞大殺掠、巡撫陳鉞不能有禁禦、顧掩殺進貢夷以爲功、命侍郎馬文升出撫邊、是時大閹直方倖用事、巡遼薊、鉞戒服鄉道、故懼文升與抗禮、直辭功、主鉞言隙落

夷而文升拒不可駐至鎮撫定直還奏文升禁不聽
建州夷農器啓邊釁故夷數爲敗遣直及刑尚書聰
定西侯琥往即訊報具如直言於是下文升詔獄
謫戍蜀然文升所禁實鐵器非農器也直以勦建州
功加歲祿鉞進官明年虜大入塞忿修殺其吏民及
直敗鉞逮下詔獄文升始昭雪復官先是鉞請討諸
夷疏上下廷議余尚書子俊言建州邊儌
祖宗時惟羈縻不深治今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意必不得已獨當遣重臣往總制相機宜爲戰守
不當亟疲師直方欲邀功圖寵抑不聽而禍生先是
都御史秉言建州毛憐等諸部來朝貢邊臣以禮部
定擬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始聽貢否則拒
之黑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故諸夷
搆三衛援邊臣間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去
且勿追若必責其物貢之厚薄虜性易離容且啓釁
非厚往薄來之意也請更定其制下禮部部覆請勅
遼東守臣自後夷貢驗
數放毋揀選啓釁奏可

先遼東傳海國曰朝鮮古
穢貊高句驪之地洪武初王王顓首上表賀　即位

賜金印誥命金綺冊封為高麗國王。十年。

上諭中書省臣曰高麗貢獻數朕遣使諭意令毋勤。今歲使迭至險遠聞往所使遇海風幾溺幸脫歸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九州外夷我世一見而已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之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者比年貢物裁止土所產布十匹足矣。丞相其以朕意諭王諸新附邦亦明告朕意後王顓卒諡恭愍嗣王禑昏暴好殺。國相李仁人劫囚禑而立子昌已廢昌立瑤國大亂而仁人子成桂得遂有高麗使入貢。

上曰高麗限山海僻遠爲東夷事隱曲不可詰非中國所治從其自爲聲教可也其勿治成桂請更國號詔更號朝鮮久之上怪其表中語不遜詰使者使言表鄭集撰也上怒盡却方物索集授雲南永樂元年。賜金印誥冕服九章。宣德中。朝鮮國王裪遣使獻海青鷹。賜磁器報之。且言朕不貴異物也。後勿獻。自後　聖節元旦皆遣使貢賀。

朝廷有大政使頒　詔其國王。請嗣封。使奉　誥往封。成化中。朝鮮苦女直邀劫。請改貢道。下兵部議。方郎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繇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三大鎮而後入。此

祖宗微意今毋易窺中國淺深也自鴨綠江抵前屯徑恐貽他日憂。詔貢毋改道其國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縣、而京畿道居其土中、其忠清慶尚全羅三道地廣物殷、州縣雄鉅、尚詩書、人才倍諸道、平安咸鏡二道、境接靺鞨、尚弓馬、兵勁精、東西南瀕海、北隣女直、西北抵鴨綠、兵俗柔謹、好文、崇釋尚鬼、官吏閑威儀、載折風巾、服大袖衫、居皆茆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尤都神嵩北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人參茯苓、其大都與中國同、

哈密古伊吾廬地也循京師右轉爲河西外徼酒泉敦煌以北國數十從取道焉。永樂初封元肅王裔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俾捍守西域。察諸番向背。而諸番入貢表文令譯上分其衆居苦峪城。又西爲吐魯番。北爲瓦剌。成化中

哈密國王死無主後王毋拜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攻哈密虜王毋及金印以去。自是屢命大臣行經畧。竟莫得其要領、迄正德不靖。嘉靖初、當國者深相傾、各主哈密議、各右其黨、翕訛反覆。而西事大壞。永樂中、忠順王卒無子、兄子脫脫、俘蠻夷邸中、廷議請釋脫脫、令嗣王、賜印誥玉帛、示　朝廷威德、國再傳無嗣、王毋拜理國事、土魯番速壇阿力、欲以哈密掠諸夷、而王毋不從、虜王毋及金印以去、速壇華言王也、詔高陽伯李文帥師討之、駐苦峪不敢進、謬言不見番而還、已阿力死、子阿黑麻未壯、肅州守臣請因間封故王毋甥罕慎、嗣忠順王、以興復哈密、弘治初、阿黑麻盆壯、乃詭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哈密、固我有也、我當王、乃詐殺罕慎、使求貢求封、兵尚書馬文升言、外夷非虜比強、數乞貢乞通使、我然且不聽、土魯番小夷、與哈密各有分地、何得輒通使、又何得并王哈密也、不許、勑諭令歸王毋及金印、阿黑麻懼、歸王

毋已死獨歸城池與金印文升中自念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共一城以居非貴種不相下又北山有數小種時擾哈密非得元遺孽嗣封塡之殆不可靖會曲先安定王者遣使入貢謁稱忠順王裔文升乃大喜封其族子陝巴令嗣忠順王然曲先本韃靼於罕慎又異宜夷之滋不服也六年阿黑麻復入哈密虜陝巴及金印而去侍郎張海都督侯謙往經畧又不效獨修嘉峪關請絕西域貢以靖事逮下獄謫官文升請安置土魯番貢使於閩廣閉嘉峪絕貢 奏可而阿黑麻遂入哈密稱可汗乃身還土魯番而令其酋牙蘭據有之文升大恨曰虜大猾非用陳湯故事終不畏會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文升召與語悅之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今計將安出翥曰此賊黠非襲之不可從罕東抵哈密有間道徑可進兵兵不十日至誠得大將忠果有膽力者將之虜可縛也文升曰善於是命河西巡撫許進調兵食副總兵彭清將精兵三千郎發罕東兵從間道襲牙蘭清駐關外候罕東兵不至則遵大路行不能疾又乏水草牙蘭諜知顧遁去唯獨得空城文升意失望違節制取空城無益不當賞獨軍士

邊徂勞苦當賞 上念邊臣出師塞外與苦甘各賜賞有差而阿黑麻以不得通互市而窘乃遣使將陝巴及金印以來求前羈貢使且通貢如舊於是賜陝巴蟒玉象笏復納之哈密而陝巴畏不肯行撫臣遣邊將護之行巴至國乃貪亂部落怨叛迎土魯番陝巴棄城走甘肅鎮巡官遣將必納之而陝巴尋死子拜牙即嗣顧淫暴叛中國顧東走土魯番於是滿速兒復以兵據哈密時甘肅饑西北邊事棘滿速兒因爲嫚書索金帛撫河西都御史鄧璋不能難請專用大臣經畧哈密而都御史彭澤方平蜀有功遂勑澤督甘肅軍時給事中王江御史張麟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旣鄧璋總制而遣澤是代之任難也不可不聽澤至鎮以爲勞兵事遠夷非計而夷可利啗也遣通事賫金幣詣土魯番贖哈密城印得之而以西事平聞召還掌院事其後土魯番復據哈密入嘉峪圍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索奸回通賊爲甚間者收繫榜殺之諭屬夷却其營身搏戰疾力且聲言結兎剌乘虛擣其巢土魯番乃遁而是時 天子多變倖土魯番慶中國可間也則使奸回通賊者子賄權倖以秘術得入爲 上養子

知兵尚書瓊、與都御史澤御、上書訟九疇激變邊
部兵部三法司行河西即訊、於是兵尚書瓊劾澤擅
命納金幣夷酋復失信啓釁、并逮晁九疇論死、戶尚
書珎禮尚書澄、持不可、乃削籍晁降浙參政、嘉靖改
元、瓊論戍、澤起爲本兵兵侍郎、九疇撫甘肅、三年、
滿速兒寇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解甘州圍、策虜且
趍肅州、夜率衆間道行、疾抵肅州、而虜果急攻肅州
內外夾擊、虜遁去、時 朝廷聞河西急、遣尚書金獻
民西征、獻民至蘭州、而諸番已敗、遂乃用九疇議、以
爲虜通貢、利茶麝香、絕勿通、欲茶不得、發腫病死、欲
麝香不得、中蛇蟲毒死、無禾黍無收、於是遷夷使、閉
關絕貢、而是時議禮臣先後言哈密不靖、辭彭澤、而
澤得召用者、以閣臣楊廷和爲曲庇故也、乞急用尚
書瓊以寧西鄙、七年春、起瓊兵部尚書巡河西、而九
疇復就逮、張桂必欲寘之死、以併罪廷和、刑尚書胡
世寧力爭、言九疇忠勇、再保全河西、安得以功爲罪
得不殺、謫戍邊、澤獻民閒住、於是議者洶洶以陝西
饑饉、其肅孤危、救死不暇、無爲事哈密、議棄之矣、議
禮諸臣各訟言、哈密於赤斤罕東、聲聯絡、一以斷匈
奴右臂、二以拔西域支黨、外以察夷情逆順、內以爲

苴肅將敵、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苴肅寧夏難守。

亦將遂棄乎。西北邊鄰虜。退尺寸則失尋丈。不可棄

於是尚書瓊。奏乞分部諸所衛夷。

置苴肅左右。欲因圖哈密。下廷議。胡尚書世寧言。昔

太祖建北平行都司。去境四百里。而

文皇帝以畀兀良哈。

文皇郡縣交阯。而

宣宗棄之安南。況哈密孤懸西徼外五千餘里。去關中又五千餘里。存亡絕續。舉不足爲　朝廷重輕。非大寧交阯之比乎。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經黑風川。中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然。入貢往返。負水而行。況初封忠順王者。本虜遺孽。封未幾。即絕而強

立非遜者嗣之。三立而三爲土魯番所虜。最後立者。乃叛我即戎。貽中國笑。則何益矣。臣竊以爲 國初本所封忠順王。與所封元遺孽和寧順寧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之內。於井肅尤近。今不知其存亡。何獨以一忠順故。耗我金帛。疲我士馬。窘我財力。以從之乎。昔光武閉玉門關以謝西域。誠不欲勞中國民爭不毛之地。爲 國家慮至遠也。議禮諸臣持不聽。會曲先衛人牙木蘭擁帳內附。土魯番遣使請得以哈密易牙木蘭。以釋憾。本兵欲報許。世寧疏諍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羌。牙木蘭則反正歸順。非叛

將挾之爲名高以取賞倖功罕慎陝巴方入而土魯番之師已至與復之賞方行而奪城池金印之報復聞納幣之使始旋而乘釁之師搴抵郊外矣一時士習又重聲譽而畧綜核騰口說而賤事實不知中國之於夷狄固不可過撫以納侮亦不可深拒以窮兵惟順則撫故賞斯恩惟逆則拒故威斯畏馬端肅曰西域胡倚玉石射利不善騎射古未有爲中國大患者徐當靜之斯其言固善矣

亦力把力蓋焉耆龜茲地俗獷戾地在沙州西又西爲撒馬兒罕漢罽賓也衍饒甲諸國人物美秀多技能東距嘉峪關九千餘里矣又西南三百里爲哈烈皆大國火州本漢車師唐交河郡縣地在哈密西偏弘治初撒馬兒罕貢獅

子浮南海而入禮科給事中韓鼎曰陛下初政放
珍禽異獸天下莫不聞今未踰年而蠻夷入貢獅子
之恐無以杜其漸况猙獰之獸非可狎而所過騷驛
爲勞費不貲　詔却之爲著令嘉靖中西域貢稱王
者多禮尚書夏言請國獨稱一人王示裁抑閣學士
孚敬持不可曰西域稱王者恐彼國自封授或部落
相推稱王先年亦有三四十人者答　勑並稱王今
裁奪恐失其情觖望下禮兵二部議言爭言西域諸國
稱王者唯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餘諸國名甚
多朝貢絶少惟土魯番十三貢天方正德間四入貢

羌比也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於事實土魯番善賈多術詐自成化至今往往以珍奇啗時貴爲欺罔今欲并心木牙蘭以携我屬夷而姑以哈密爲餌釣大利此其謀甚忍而深乞　勑王瓊爲　國忠謀先復瓜沙羽翼之地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　勑降印庶且無辱命後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衞諸夷卽遠越流沙勢烏合難久正宜大震威畧以孤離其黨購賞義附使内相破滅此伐交之上計則如牙木蘭者當厚之以風蠻夷者也奈何乎與之使并心乎疏上事得寢其後哈密竟爲

土魯番所據而前所分部諸衞夷皆爲土魯番所逐失故土駐牧於河西於是北虜盤西海尾剌巢北山與河西諸夷落而三守臣防羌胡日不給固不暇復及與復西鄙事矣時洮岷番數寇盜鞏昌隴右騷動尚書瓊伺賊入遣官軍搗其巢勦殺而番何塞卒比防秋輒復入條殺以報怨尚書李承勛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不剌所占日益內徙慮且有吐蕃吐谷渾之憂昔漢趙充國不戰而服羌良頻殺羌百萬費以億計內地虛耗是知用勇将者取快目前而任老成者固萬全策也乞廣宣帝之明專充國之任以制馭西番 上從之而王瓊言欲撫罕必勦先零遣将自固原入至洮岷據要害且撫且勦撫定者六十五簇勦十六簇馘三百七十人而亦不剌駐牧青海中自如

鄭端簡言秦中老人曰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無巳邊夷挾之爲奇貨以邀求玩侮邊

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各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此兩年間撒馬兒罕至五十三人倂數之則自五六十人王矣前此所未有弘治中回 勅書亦國稱一王若循近事答 勅率稱王又人與一勅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備令戎各執 賜勅號令其部落貢期無數勢難阻絕而驛傳勞煩宴賜頻數竭財力以役遠夷非計也

上從言議西域自哈烈而外名國者四十貢或三歲五歲至無常期始皆經哈密哈密破乃徑扣嘉峪關云

又西稍南爲西番，本羌屬，即唐吐蕃也。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文其西萬里餘爲招納撲兒。招納撲兒者，古天竺國，即佛所生也。爲中印度國，境旁爲東南西北四印度。大雪山在焉，而東所度且太然德那回回祖國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尊奉之，其教以事天爲本，寒暑應候，大類江淮間，俗重殺，亦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之術，而天方古笏沖地，舊名天堂，風景融和，四時皆如春，大都西番夷多事佛，奉番僧爲法王，以治而嗣世，以弟子承襲，用漢官號，國公司徒司空。國朝仍胡俗以封，封群僧六王：贊善王、闡化王、闡教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封國師者曰灌頂法師，皆世襲封，迄于今，用漢法爲都指揮使司二，日烏思藏、日朵甘，爲指揮使司一，日隴答，爲宣慰使司三，爲招討使司六，爲萬戶府四，爲千戶所十七，闡化輔教三王貢使自四川入，贊化王自陝西入，歲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大乘大寶二法王貢無期，勿有僧徒十人，凡諸而嗣封，賜印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刺麻僧二人充正副使助行。而大把藏思曩曰諸族歲納馬洮州茶馬司，必里衛二州巳吉諸番族歲納馬河州茶馬司，西寧衛答

設司□□□西寧□□□洮河、西置衛立軍民指揮

統焉、其王諸番僧族近四肝西寧洮河、而西寧在黃河北、洮岷河在河南、國初陝諸番畏宋將軍、蜀諸番畏丁大夫、丁大夫者、御史大夫王也、出鎮蜀最久、咸志並行、民夷安集、宋將軍者西寧侯宋晟也、洪武永樂中鎮西陲、皆聲稱至今、西番俗大抵皆敦朴、上下爲一心、君臣相友、無浮文、食酪衣氊、居毳帳、音尚琴瑟、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壯者務耕牧、好很鬭而賤弱老、其山川崑崙可販海折支湟水爲大河源出馬、貢物多畫佛銅塔舍利之屬、成化中、烏思藏入貢、勑四川鎮守及二司官言近各蕃朝貢人過多、中詐冒不可詰、且勞擾中國、後贊善闡化等王、每三年限差百人、或百五十人、從四川舊路貢、其國師闡師等不聽貢、其貢先期申報、委官嚴查印信番字書辯驗實乃

遣、

南夷中大國首安南、安南古南交地、漢交趾九眞日南郡地、其次國曰占城、蒲剌加、爪哇、暹羅、眞臘、皆世朝貢。占城、古越裳氏、漢象郡地也、爪哇、古闍婆、又東爲琉球、琉球爲日本、洪武中

占城使來言。安南數侵境。幸賜兵罷。樂人俾安南知我乃中國聲教所被服貢輸之地。不敢輒欺負。

上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上以誠。占城安南既臣事奉貢。豈擅兵相攻。即馳諭安南。令罷兵。兵罷不爾吝。但以安南故相為賜。是助爾搆兵也。樂罷有聲律。華夷方言各異。中國人不可遣。其遣爾國人習華言者來肄。明年占城來[illegible]上壽如期至。且言與安南復交兵而鬩。

上手詔諭之曰。朕所為戒爾兩國毋深搆者。欲以安生民也。古語有之。禍莫大於好殺。福莫大於好生。故天

之所惡者兵所好者仁也王能保守封疆奉天勤民則福祚延如必欲驅兵苦戰一勝一負必且有鷸蚌漁人之悔王審思毋忽

上勅以南交雖僻遠與華夏異風然慕文章之國許三年貢且諭所貢物必輕微易齊毋勞彼此民其後王貢物不如約且發兵攻占城 詔詰責而其王日燇爲國相黎季犛所弑立叔明嗣王來貢尚書已受其章將入 見主客主事曾魯取其副覽之見叔明名駭之乃言曰前王陳日燇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能隱遂盡得其篡奪狀

上怒曰烏夷何敢筱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令擇陳王親
賢立之否且行誅叔明表謝罪而解永樂初季犛復
弑其王日焜而僭號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
上表言陳氏王傳國十二世而絶無當紹者奎故陳
氏甥暫署國事來求封　詔許封而陳王孫添平從
其臣裴伯耆走間道詣　闕訴　詔詰責季犛詐表
請迎添平歸復國　詔遣使護行　季犛道伏兵格
殺之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能曰蕞爾小醜朕推誠撫納乃爲所
欺如此此而不誅安所事兵卿度用士卒幾何慮何

時可伏誅能對曰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揚大
威討逆當一皷殄之師多寡惟命於是命能佩
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晟新城侯輔副之將二十五軍
以行。命兵尚書劉儁督師刑尚書黃福大理卿陳
洽督餉是日。
上幸龍江禡且誓師。命諸將曰安南賊季犛父子罪
逆極。殺無赦諸脅從畢赦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
毋殺降有一於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行毋貪利輕進
罪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立之揚功名於無窮往
其勉之時西平鎮雲南以征夷副將軍印制即授

會能道卒輔佩印總六師晟率雲南兵。繇蒙自入奪宣江。共洮江。輔率大兵繇廣西憑祥坱壘關入。次昌江。進破其東西都。明年安南平。時賊恃東西都及洮江富良江以爲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築土城城壘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萬守之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樁盡國中船艦列其內諸江海俱下樁以爲防而東都城列象陳以守欲憑險老我師俟晟軍至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城北之沙灘與晟合輔與諸將計曰賊備多而力分多邦其要害也今我師始至備禦必精宜斂兵不攻何其意懈夜襲之可破也多邦破餘膽落矣居數日度可攻召將士諭曰今師行萬里至於此無還理當共報　國成功名先登者賞不次退立誅於是將士奮用命夜四鼓都督黃中等啣枚舁攻具踰重壕至西城以雲梯潜附城而登既登烈火鳴角賊駭失措矢石不得發而走遂克之賊將於城外列象陳以攻輔勅諸軍以畫獅蒙馬翼以神機銃而衝象皆股栗退奔賊帥載馬亦

此都賊聞之如官室鎗閒遁於是三江路如江宜江
等州縣、次第詣軍降。明年、師進富良江、賊悉聯戰舟
緜數十里、用戈船載木立柵以拒師、英國公輔乘柵
未就、疾擊之、破其中堅、賊大敗、將海門涇以久暗木
一洄、季犛父子以數小
舟跳身遁、入于海、於是侯輔等具奏言前蒙 聖
諭安南平、訪陳氏子孫王之。今其國中耆老咸詣臣
言黎賊爲逆時、求陳氏子孫、種滅之。今莫可復迹。安
一南本中國郡縣地、久淪異域、幸 聖明汛掃、再覩天
日、誠萬世休復之會、願幸不異蠻夷、復郡縣設官、俾
霑沐 聖化、臣等竊伏計、黎賊父子旦夕且就誅、郡
一邑事宜有統。陳氏世絶無以廣 陛下興滅繼絶之
仁、願開設都布按三司統郡縣、撫齊人民、成大一統

之盛奏上。詔侯黎賊父子擒徐定議。五月。交南水大作。册師畢濟而季犛及子澄若僞將相畢就禽。師出奇羅海窮追都督柳升冠軍而功成。於是立都指揮使司、立交阯承宣布政司、立按察司，分其地爲十七府、四十七州、百五十縣。勑尚書福兼布按二司事，都督殷掌都司事。勑交阯有懷才抱德、山林隱逸、明經博學、賢良方正、孝悌力田、聰明正直者，及練達政事、精書筭、習兵通陰陽術數方技人，咸禮訪送　京師。六年。侯輔振旅還　京師。上交阯地圖東西千七百里南北二千八百里、獻俘論功。勑進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侯，將士爵賞有差。

已交人管定反立季擴爲大越帝遣黔國公晟發雲南兵往討敗績尚書傳都督敵交阯參政顯皆沒乃復　勅英國公輔總兵破獲定季擴稱故王後請封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阯右布政使仍官其黨師旋而季擴尋復反九年

上以英國公輔爲交人所憚南交亂非輔往鎮不靖復遣輔十二年得季擴誅之而是時尚書福在南交視民如子獨好袪惡勞來不倦每戒郡縣吏撫字毋煩苛諸新造邦政令條章無鉅細咸盡心平允交人愛如父母十四年召英國公輔還豐城侯彬代鎮

仁宗即位。閔福久勞于外。召復內任。尚書洽代鎮。而交阯遂擾。宣德初。總兵成山侯王通。討黎利敗績。尚書洽戰死。請濟師　詔遣安遠侯升總兵。尚書慶參贊。往討之。師大陷。時命尚書慶擇六卿屬才望者以從。於是得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慶與偕。卧起至南交。侯升連破敵。有驕色。而利詐遣人請師言窮蹙願歸命。安、鏞言于尚書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夷情譎。何詎知非誘致我也。况璽書數戒賊專以覆為勝。不可狃。柰何乎弗戒。時慶已屬疾。强起力為言。升唯唯而已。明日。升以百數騎獨前。前度橋。橋遽壞。墮。伏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卒於軍。又明日。師困。賊列象陳。勒降。安、鏞不屈死。　於是侯通懼。遂與利約和。還師南寧。以俟　命。時交阯用師十數年。勞費劇。而上意內厭兵。適以利表至。言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

願嗣封得永奉貢職

上召示英國公輔輔對曰交南本中國地將士勞苦者數年僅克復當益發兵討賊耳輔退召尚書義原吉問之二人對如輔旨曰舉與之無名且以示天下弱也不可乃召示閣學士士奇榮榮稽首而對曰永樂中費數萬民命而得此今呻吟者未息困者未蘇也而復發天下兵天下不忍聞今許之生民之福也

上顧士奇問云何士奇曰榮言善且求陳後立之本太宗皇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今兵不得休餘十年民苦甚皆

祖宗赤子也行

祖宗初心保

祖宗赤子。正 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榮
之。何謂示弱。臣侍
仁考久。 聖心拳拳以交阯爲憂。 上裁決。
上曰。卿二人言是也。
皇考言。朕固屢聞之。明日朝罷。出暠表示羣臣曰。議者
必且謂從之不武。武所貴止戈。民苟獲安。何恤乎人
言。於是 冊封暠安南國王。 敕交阯鎮守三司衛
所府州縣文武吏士。各攜家來歸。 詔罷征南兵。而
下褫通獄。廷鞫通喪師棄地。內官壽護叛賊。驟激變
論死。繫獄。有差。始利表稱安南國先臣暵三世孫臣
暠。及頭目臣利以得國。已乃言暠[illegible]

死利權國事來請　詔利權國事、而利僭國號如故、成化中大閹直既掩建州女直貢使以爲功。愈幸兵乃議征交南以　中旨索永樂中調兵籍甚急時劉忠宣大夏方爲職方郎匿其籍不出尚書譴吏必得之竟不出乃徐入言於尚書曰今天下洶洶東構禍高麗北挑釁韃靼今又復事交南卽安危未可知願力沮其微尚書曰善吾不及慮也乃得寢。正德中黎氏六傳至賙、無道多誅戮、爲其臣所弒、又再世爲其臣莫登庸所弒登庸以交州付其子莫福濴而營海東齊居地居之、齊居地負海最大、古所謂玉山郡者也、嘉靖中莫登庸篡其王自立又貢久不至禮官請討勑錦衣衛官使安南往體察行兩廣體勘而登庸表

言黎氏世絶登庸以遺命權國節求貢未獲願奉貢於是命咸寧侯鸞總兵兵尚書毛伯溫督師至廣東議方畧進討便宜行伯溫至廣東與撫按臣召集守土官有經國遠慮者與集議皆以爲南交用兵動搖數省難卒未可解計莫如撫便時知廉州府張岳知梧州府翁萬達知廣州府鄒汝愚議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未聞以其國不能通貢而勞敝中國以誅之者也誠誅之必以黎氏爲辭然以夷狄之故勞師萬里討滅而定之術非中國長策此不可者一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險以扼我師如古人所謂斷與之卒一有不戒而歸者於事體何啻此不可者二今兩廣困弊猺獞狑獠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禦所恃以調發者獨狼兵耳而諸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阻進有難必之故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何事不有萬一師

光賜閱、猺獞乘虛、兩廣破敗、可以立見、此不可者三、
逝太工調度、府州縣但繫官無處、及軍需餉、盡發赴
部、梧州軍餉、亦以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無
復剩積、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折
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飛輓、約以二石致一
石、何所措備、此不可者四、永樂中、用兵副条遊擊之
外、又有驃騎橫海二十四將軍、號師宿將皆經靖難
百戰之後、故所向而克、而亦不能久有之、今承平日
久、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未經行陳、
縉紳之談兵者、皆其掇拾古人之糟粕、為大言不顧
者也、今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儒生與議、不待兵交、
而勝負之形已見矣、此不可者五、洪武中、朝鮮李仁
桂、弒王氏之王、扣邊求貢、 高皇帝始惡其篡逆而
絕之、已而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 詔許之、而
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仁桂亂賊、朝鮮、箕子所封
國也、若守文儒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
故疆矣、而 高皇帝斷之以一言曰、聽其自為聲教
而已、可謂破拘滞之見、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定
者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弒君、太宗為興遼左之師、
師久無功、天下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黷武、今議

者猶疑於黎正莫逆之云者胡不引　高皇帝聖語而斷之也愚以爲今朝議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震懾兵威必將扣關謝罪可因而聽之如洪武中之待仁桂宣德中之待黎氏則所謂以夷狄待夷狄而治之以不治者也於國體無損而生靈免於兵革之禍所全活弘多矣時登庸多行金塞上人爲內間而防守甚設萬達募死士諜得虛實乃下令　於是諸吏民有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諜者稍絕

大軍誅龍憑反酋勦亂藤峽壁虜境上而軍宣言分三道入以震之　時龍憑二州諸夷約虜爲內應萬達謁毛尚書曰公奉　詔討賊懸軍深入而溪洞伺吾後此危道也於是授方略伏甲士擒思明酋而龍憑得以會亂藤峽反萬達曰必勦之勦而勝是爲交南益先聲也出奇討斬賊首降其衆三千人而處治近交南諸峒落酋咸中機竅於是諸峒酋如指臂可使　登庸懼請罪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繫頸徒跣北面蒲

伏上表降　詔赦登庸罪廢勿王以其子方瀛爲安
南都統使分治其地而登庸在國擅名號如故無何
死國亂其臣范子儀僞置官擁衆且犯邊巡撫都御
史歐陽必進都指揮俞大猷以舟師與戰連破之誅
子儀而莫氏復定或曰黎氏復據國而莫氏自竄南
海中　俞大猷言安南永安新安諸州俱南接大海交
州城有左右二水其右水頗淺左水深可以受交
海舟我以海舟直入抵其地即彼長艇皆不敢嚮邇
不靡折即且逃耳故我攻交而用舟師士逸糧足可
擇利便爲進攻而交人之爲備也難釋舟而攻諸陸
則吾所攻者多彼所備也易而彼逸我勞矣故定交
南未有不藉舟師者也若北縣廣西憑祥西自雲南
歸化道險遠餉難輸易絕柳安遠逢其敗矣交阯東
起欽州西歷左江北至臨安元江俗獷悍喜鬭惟交
愛人倜儻好謀驩虞人淳秀好學其山川佛跡山勾

漏海富良江爲大云産金珠珊瑚玳瑁蘇合油犀象兕羚羊之屬永樂中

上以天下大定通道於九夷八蠻遣驗封郎陳誠偕中官往使窮西域遣中官楊瑄偕將領撫諭西南夷已遣中官鄭和航海通西南海中夷加海神封號於儀鳳門建祠祀臨遣而西南洋海中君長三十餘國皆入獻見當是時福建布政司言有番船漂海岸詰之則暹羅遣使詣琉球交私爲奸者也已簿錄船物請進止

上曰暹羅與琉球脩好船漂至宜恤豈可利其財物而籍之匹士善人猶能不阨人於險況天子哉其給舶

給廩餼候風便及國往琉球聽自便洪熙初　詔下
西洋諸番船止勿遣諸番貢使弖人船護歸毋久留
諸迤西等國買馬君諳緬甸麓川交阯等處採寶石
金珠貨香等使者止勿行宣德中八百甸土官遣使
貢方物且云若波勒寇盜請濟師
上曰八百甸去雲南數千里古荒服外地也波勒酋昔
未嘗歸化奈何勤中國爲遠夷役乎且夷性獷非必
皆波勒罪降　勑諭使敦好息民廉州府巡簡德亨
言家本階州界西戎知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色
泥可用墁請發兵收其地

上謂戶部言盡力求利商賈子之所治開邊帝王之大戒也今珍奇之產在中國非乏然且柵築絕之毋疲民況戎境乎控制邊境貴在安靜苟爭利用兵爲害不細乃後悔何及嗚呼可謂至德矣

日本古倭奴東海中夷國倭最大地五畿七道三島西南至海東北乃大山其界與明越諸州相值而大洋所極東底遼東南盡閩廣被袤且萬里俗魁頭斷髮黥面文身而役嗜殺人故爲患最深

國初出沒寇登海州郡守禦指揮翁德戰有功立進官遣捕倭且遣禡于海神曰予受上穹命爲中國主惟乂民罔敢怠康惟倭夷屢寇盜濱海州郡瀕海州郡登被其荼毒今命將率舟師勦之以靖民惟神其

相之、已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賫璽書諭其王王良懷、秩至諭王以 上威德、責入貢、王詫曰、前蒙古以戎狄莅華、遣趙良弼以好語訌我、覘我國、乃隨發舟數千襲我、比至、風沒之、禁不與通者數十年、而爾復來、且爾豈良弼後乎、將刃之、秩不動、徐曰、今大子生華帝華、逐蒙古夷北出塞、滅矣、我豈良弼後、爾殺我、禍不旋踵矣、王聞、乃改爲之禮、遣僧奉表、已稱臣入貢、 上以夷事佛、擇遣僧二人往開諭、已倭寇海鹽澉浦溫州、又寇福建海上郡邑、又寇登萊膠然亦時時遣使貢、乃貢或無表文、即有表不恪、於是有林賢之獄、曰倭入貢、實與故丞相胡惟庸通、顯絕之、具著于 祖訓、時胡惟庸死三年矣、於是

上召信國公和于鳳陽、諭之曰、日本小夷屢擾我東海、公雖老、強起爲我行視要地設防、和奉 命、自登萊沿海東抵浙、凡築

五十九城、民四丁、調一爲戍兵、遣江夏侯周興祖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而數數　勑大將督沿海兵防倭

永樂中。賜誥印封其王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日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寇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止久之左都督劉江大破之。望海堝。乃戢。江鎮遼東、行視金線島有堝日望海特高、海諸島可俯而瞰也、念可營屯以控海、乃請築城堡、置烽堠爲瞭望。一日瞭者言海東南島夜舉火有光、江計寇且至、將馬步軍伏堝上堡備之、簡銳卒伏山下以待、約日、待旗舉砲鳴、即起共夾擊、明日、倭二千餘、乘海艦逼堝、登岸魚貫行、一酋貌獰甚、揮兵登如入無人境、江蓐食秣馬不爲動、而潛遣壯士間行徃伺賊、賊畢登、則盡焚其艦、已而賊至堝、江披髮出搏賊、舉旗鳴砲、伏盡起夾擊、倭大[illegible]、走櫻桃園自開空壁中、我師追圍之、將校皆奮請

入擊不許已而開西壁縱之倭急走張兩翼夾擊俘
斬千數百倭跳身急走艚則艚又焚盡為焚舟卒所
縛無一人得脫者凱還將士請曰公見敵而秣士馬
臨陣披髮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乃卒收功何也汪
曰寇遠來逼堨我餉以待饑逸以待勞固治敵之道
賊始魚貫來為蛇陳作眞武狀懾之亦愚士卒耳目
而張其氣也賊入堡有必死心夫困獸必鬬缺生路
縱之走業焚舟待之此所以盡遺我禽也事聞
上賜勅褒劉將軍封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窺海上者數十
年始方國珍張士誠據瀕海諸郡人習兵方張既禽
滅而逋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
上既命築城增戍又置十千戶所於海上招沿海島人
蜑戶賈豎漁　盡籍以為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
縣官然華夷相糾故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
止也然夷終猾獰時時挐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過防
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郎貢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
術順夷情主客輒為條奏許貢云不為例得宴賜市
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何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
滿載去無問得間不
得闌無不得意去者正德中犯桃渚入大嵩民大創

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倭伺備禦疎而入、官庾民室廬焚掠殆盡、發掘人冢墓、得少壯即殺、束嬰孩竿桎上、沃之沸湯、視啼號爲嬉、得孕婦、忖度男女、剔視中否爲勝負、其好殺如此、嘉靖初、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時倭王幼不能制其下、而國大臣各遣貢、其貢使各怙與援、至寧波不相下、相挺遂爲亂、蹂寧紹諸郡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船王。初、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貢、賫貨與互市、不售輒賒之奸商、久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之、貴官家又欺負不肯償、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不得、乏食出没海上爲盜、貴官家輒以危言撼官府云、番人擾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及官兵出、輒齎糧漏師期、爲好語啗之、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久之、番人大恨、諸貴官家言、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illegible]不掠爾金寶殺爾、[illegible]王必殺我、盤據海洋

不肯去會其縣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
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
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奸細
爲之鄉道、於是王五峯毛海峯等、以船主潙王海島
攻城畧邑、刼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
頭、乞餘生不聽、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紈爲浙江
巡撫都御史、兼領與福漳泉、治兵捕賊、紈清諒方勁、
任怨任勞、巖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
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遂　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於是聲勢相倚者、大
譁怒切齒、誣詆惑亂、攺紈爲巡視、未幾言官論劾、遣郎
訊、并心假煉、必欲殺之、紈憤悶卒、紈所任福建有功
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於是
華夷羣盜、嘅手肆起、益無忌憚、犯台州、破黃巖象山
諸邑、時　國家承平、幾二百年矣、東南習靡靡於文、
沿江諸衛所、兵防闊畧甚、被江諸州縣吏、猝聞變、倚
縣門懷印綬亡去、即乘城猶惴恒無人色、至自溺城
上、付城外于賊、恣剽殺、時時數掠淮楊間、賊率不過
數百人、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道、
其流畧千里、過南都者僅數十人、官軍見者皆蒲伏

受戮言賊有神不可與鬪遠近傳相恐每戰倭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其魁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勞逸主客而用之時中國方困胡議賜日本故恒得意去連數年不解

勑許貢付朝鮮琉球國傳致之禮尚書歐陽德言

祖宗朝未有　勑付鄰國　宣諭之事於慮防至深又日本素稱貪狡習悖驁原非請封受冊頒曆朝正之

國

先朝數事須　勑曉諭俱未見有輸誠悔謝之奏至嘉靖初貢使宗設搆亂虜我職官朱璉等以去　聖怒赫然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爲懇請優容許貢彼亦未將宗設等執送朱璉等護還迹其素如此恐未可輕

以語言化誨而震疊之也止不遺。遣工侍郎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殺提督兵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寵，而亂愈益熾。再出督括官庫，讐斂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然煩徵，而中國盜大起。三十一年，殘賊嚴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浙閩參將，勦賊。顧兵政久弛，將士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出行從日，是其形不可使相及也。吾比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裸裎，一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跳踉而至，探前跌後，足間踰尋，此得地便也。不如浮海而扼之，覃岸而望賊，方舟爲拒，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即衝艫而守，亦瀕海無露，劍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幕，處州卒鼓之，五破賊，斬首虜千餘。三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安自巢，賊逸去，羣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參將，皆知勇可任，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大吏未能以軍

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繩富人持之巧索橫斂指一科自諸城守餉搞百物多乾沒十不給一廉謹之士又謂南人善誘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船聯翩滿海破昌國臨山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大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海諸州縣殺戮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搖動忬忬薦鏜起爲閩參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因險不可用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殺掠慘甚復用盧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時都御史忬改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北軍務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兩廣兵以禦倭而素貴傲又違與倭戰不效望實稍損將

上憂倭甚而嚴祀神工侍郎趙文華爲

上言海賊猖獗海有神請祠禱海神當可靖

上信之遣文華行禱祠且視師時大學士嵩方幸文華諂事之因亦幸故遣行文華至師頤指經經目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時賊巢柘林者盈二萬經調兵三萬以制之未至而文華檄經郎行搗其巢經持不可文華遂疏經不足辦賊第家閩避讐故養寇觀

不擊、上怒甚欲經時經則已聚兵捕逐賊大破之嘉典而御史胡宗憲督參將盧鏜趣赴之賊走至江涇而散文華歸報、命言海神助順倭乃殄進宮保工尚書經及巡撫劉天寵逮 詔獄論死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再出督括官庫讐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公私枵然煩擻而中國盜大起 上聞報大怒降札言南北兩欺不可怠視本兵乃若不聞知乎下公卿大臣臺諫議長策聞廷議請謀帥監督 上殊信文華至是中自語文華言無狀文華偵知之立上疏奮請行疏甯上上愈益喜以為文華憂國 命出督諸道軍禦倭至禱祠為文華請福而文華至無他畫顧獨婪大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交通輸臣蒙蔽以為功而東下昔濕薪忤意者郎功論罪順指阿意者輒顯薦超擢郎提督巡撫官人自危憂不在倭而在讒於是兩浙閩廣間徵兵集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扣除京邊請給鹽課追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時文華

宣言吳越人懦不足恃殺賊大調上漢狼達兵數十
萬痛創之幾賊聞遁去以爲功而川湖貴廣山東西
河南北咸騷然煩擾諸所調兵人挾數人與俱所至
爲剽掠顧臨賊驅之前不前臣賊退遣之去不去往
往散爲盜而盜遂大起及倭退文華陽陽然以爲我
督帥勞苦而功高也當是時封疆之臣苦倭急輒請
添官以分責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兵一人副總
兵二人參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一人諸將較近百
人其後朝政改紀東南困海患久人積憤憑溢盜習
兵諸總督無慮多得大帥愈大猷戚光劉顯之倫競忠力自奮而
靖。三十五年文華傾吏部尚書李默默論死三十六
年復傾所諂附輔臣嵩
上以質問嵩嵩大銜之乃盡發其奸削籍文華懼後患
飲藥死子譎戍死當是時都御史胡宗憲以尚書總
督浙直閩廣兵矣 朝議言中國洶洶被倭者以王
直王直者徽亡命據烈港爲船主者也
天子至勤精禋禱必得直宗憲欲誘直以自効總兵余
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一海上

適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以金泉爲幣帛行賄直誘之托鄉故自結且云即降者請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踴躍自喜自詭言必肅靖海波以爲報與約誓堅苦直乃來至杭宗憲飾館張予宴優禮之具以聞言已得直然不敢以其情質言之也於是

上徵直磔西市宗憲進宮保餘遷秩有差直既得宗憲內自懟失信怏怏曰吾爲兪帥笑矣而群倭聞殺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遠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 詔獄已悔之具言之法司請薄其罪謫戍邊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督江北都御史李遂馳出如臯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賊未定擊之勝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矣令軍中敢言戰者斬而賊乃益進遂策曰賊今分道入過如臯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過天長鳳泗即

皇陵驚道最要自黃橋過瓜儀揺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凉擄掠無所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

身率青沂邳卒當泰州之衝命海防遊擊躡賊行晝稍近使不得休夜稍却以柱其後必致賊廟灣於是賊果向廟灣而遂以間夜入淮安城督戰會他賊攻丁堰者敗攻馬邏者又敗諸敗者畢會趨廟灣巢堅險賊固守而遂所調兵畢集衆覆之蓋賊果絕於廟灣已三沙賊復入又連破之俘斬萬數千餘而倭始大創四十一年夏輔臣嵩免歸冬倭寇福清破連江縣陷興化府而都指揮使歐陽深力戰死　詔起復浙參政譚綸總督福建軍時副總兵大猷至自贛駐秀山都督劉顯至自江駐明山而副總兵戚繼光提浙益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事城責戰急而閩士大夫又洶洶欲旦夕擭驅爲嬌快慮不顧其難大猷念賊本客入我城爲虎地又數盈萬人習戰官軍主也在我野爲散地又數不盈萬不習戰若追堅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鋭我饑彼逸我勞是舉主客勝負之形而反之也一跌而東南之事去矣討莫若持[illegible]以困之曠日持久彼且欲逃我擁而追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得犄角而取之勢可使無孑遺且賊速戰勝可追負亦可追此賊之利也稍遲之我師日益戰必勝而

賊將遁無所之，故欲以戰為守，而吾必以守為攻。於是畫地鑿濠為營柵，令東西通海，為固守規。賊挑戰不動，閩士大夫若共訝病之，以為怯。已大軍合，而賊竟殲。於是提督都御史譚綸具疏言，八閩之地，西北阻山，東南濱海，海中諸夷，惟倭為中國患，舊矣。故中國於海防為特嚴。洪武中以江夏侯周德興，正統中以侍郎焦弘，景泰中以尚書薛希璉。當是之時，戰艦如雲，旌旗相望，重地防守，則惟烽火門、日南山、灣嶼三寨而已。近倭夷發難，游防盡廢。於是募民艦，設舟師以禁禦，迄十年而川不效者，以慮患過深，為備太廣。五寨外分守十有六澳，勢寡力分而然也。今宜復五水寨之舊，寨設水兵二千二百人，船四十隻，五寨通為兵萬有千人，船二百隻，定為五大腙，而以五把總將之。以舊設烽火門、日南山、灣嶼三腙為正兵，增設銅山、小埕二腙為奇兵，而又分信地，明斥堠，嚴會哨以防之。賊少則使自為戰，賊衆則合力夾攻，以扼外洋。擊來賊為元功，擊去賊次之，失不擊致賊登岸，各以其信地為罪，俱屬總兵總督各監軍道督之。未汛之先，則總會南臺，整飭訓練。汛期且至，則分地哨防。汛畢復集，則總絡有經，聲勢嚴重，而海防十可得

五六矣。惟是知兵之將，世不多有，而治標之事，難於
一方。將得人矣，監督憲臣，非得素所同心之人，與之
終始其事，則所見互異，動相牽掣，豈能有成也哉。兵
備副使汪道昆、副總兵戚繼光，雅志匡時，協誠任事。
去秋令夏，屢建奇功，誠得令繼光充總兵，鎮守福建
九郡一州，而 勑道昆監全省軍，其三路參將悉改
守備，而以繼光所部偏裨曉暢軍事、屢立戰功者補
之。平居則將識士情，兵知將意，有事則如身使臂，如
臂使指。無事而合營團操，則號令出於一人，而兵實
有用。臨汛而畫地分守，則水陸備於多算，而戰有成
功。惟 上裁幸。　方倭首難時，士
見賊輒奔北，劉將軍顯精悍善技擊，實首挫其鋭，其
後閩浙士大夫各往往推戚將軍爲尤功，及方事亟
嘗事戚者，亦往往推戚機神變化，爲莫測也。
時戶科給事中楊允繩疏言，海寇之爲東南患爲日久矣。
皇上軫念民命，遣將出師，已踰三年，督撫將臣，已經四
易，而寇盜日熾，破城邑，殺官吏，茲復犯南都，直趍其

城下。此其患。在於時習不振而弊源不革也。夫海寇之與邊患也不同。盖邊患孔棘。虜實主之。若海寇則什九皆中華之人。而倭奴者。特其勾引驅率以來者也。夫虜爲主則重專於外攘。中華之人爲主。則事急於內修。重外攘則當委重於將帥。急內修則當責成於有司。乃邇年來。督撫之命。不行於有司。責之練鄉兵則不集。命之團保甲則不嚴。委之以饋餉則不給。委之以哨探則不明。日愒月玩。彼是此非。上官隱忍而養容。下官驕侈而日大。所以然者。豈以督撫之官爲不尊。其權爲不重耶。亦有繇矣。盖以近來督撫之

臣到任謝　恩本上例有銀兩分饋在京權要之門大者數百小者數十其名曰謝禮至於任內有題請則有揭帖伴以銀幣約如前數其名曰候禮其有歷任頗深營求美擢若地方有事希求脫任或以見卻而求彌縫或以失事而求庇覆諸凡饋送數復不訾此其費安出哉在省取諸各布政司在直隸取之各府州縣而已矣府州縣旣爲之巧取承迎不無德色諸督撫又自知非法接受亦有靦顏一入牢籠實難展布此在平時然且不能振揚風紀建立事功況於涖軍行法之時威克厥愛之際又何以糾官僚之懊

而激三軍之氣也哉則百司之玩愒陵夷蔑法誤事亦奚足怪矣且官司所以承奉督撫者非能出之囊槖皆取具於窮民近督撫之交代不一則官司之索取亦不一況不肖者因而影射乾沒其閒用一科十用十科百椎膚剝髓何有紀極如是民生何得而不窮民既窮極盜賊何得而不熾盜賊熾然則東南州郡四野爲墟掃地赤立固其理也以區區孑遺偷息待斃之民掊克橫斂然且不已臣恐他日 國家之憂不止於嶺海之外而已也疏上 報聞 時議者言今公私俱困而海上夷以市舶罷無所爲衣食故及宜開市參將俞大猷以爲廣東去安南占城暹羅諸番不遠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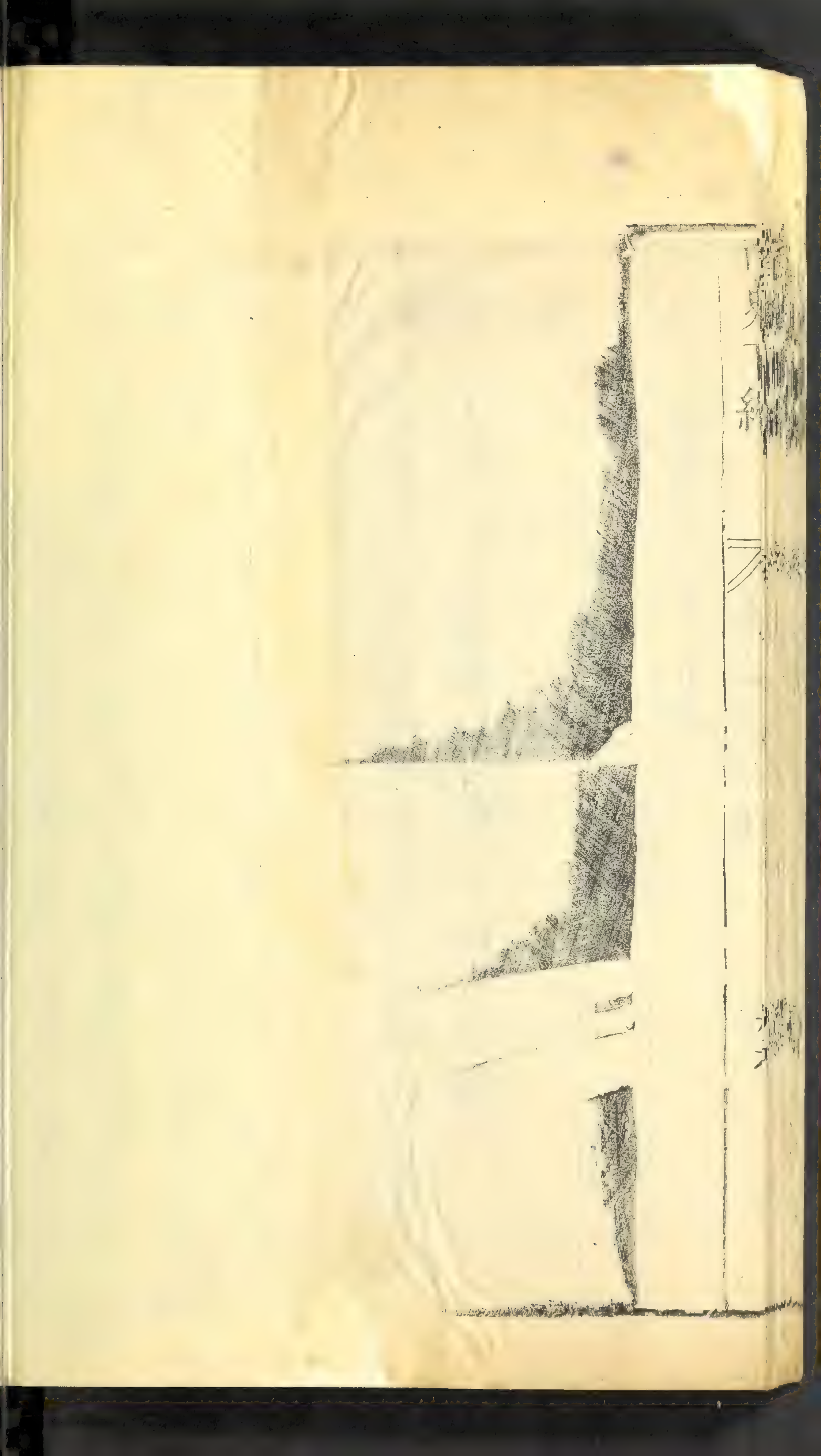
所產乃胡椒象牙蘇木等貨故舶至而抽分之利是廣非若倭人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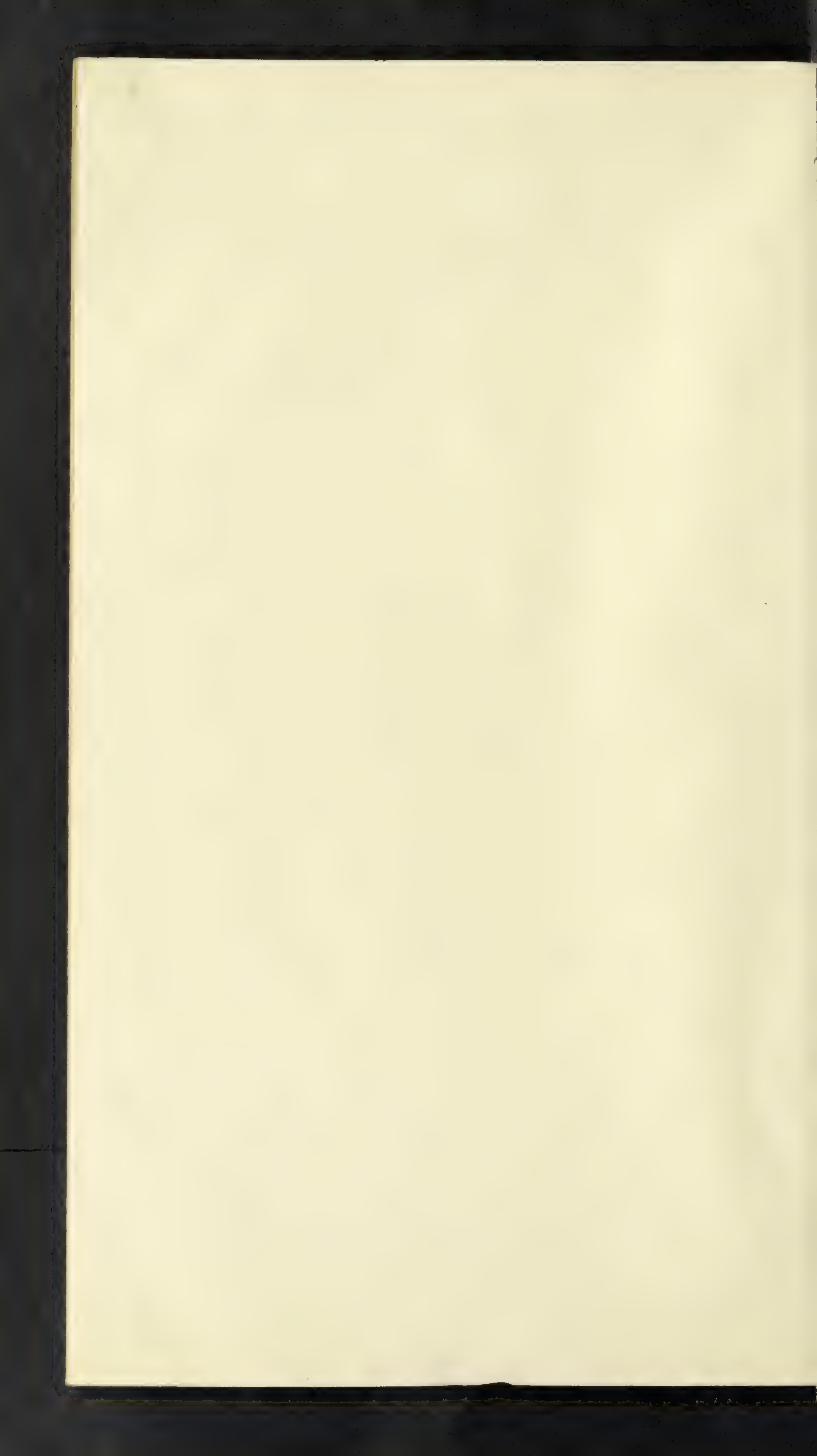
祖宗知倭奴健悍終爲後世患故深拒其貢獻嚴其通販今絕之不得恣開之乎今誠大治戰艦賊來則繫去則追又來又擊又去又追行之數年可復治安之舊若復與通市則東南之禍未已也宜備倭召集兵極天下之選卒未見其效莫若備之於海海戰無他巧但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舟以多舟勝寡耳若聽其互市是爲 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其後東南殺賊者無慮數萬籍樓船力爲多而都御史譚綸將各府船隻編定爲號立之保伍聽於近便海岸從宜生理而嚴勾引之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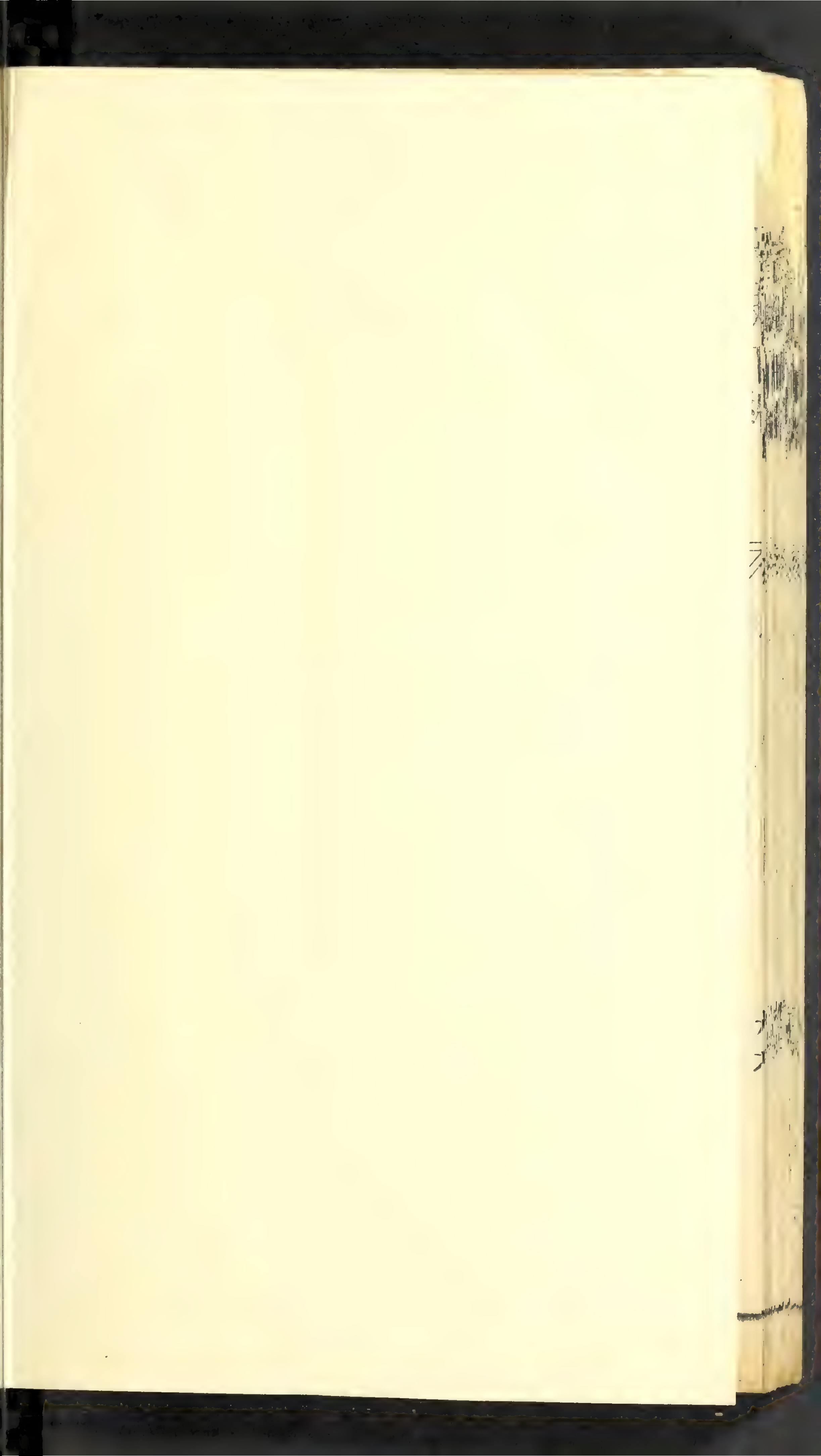
高祖時海外諸夷入貢往來絡繹患眞贗莫辯也給諸番國勘合文籍令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布政使司比驗乃後遣於是暹羅古城琉球等五十國咸受籍四夷館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者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總之總理貢夷降夷諸夷情番戎文字命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修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國語取元秘史參考諧切其聲音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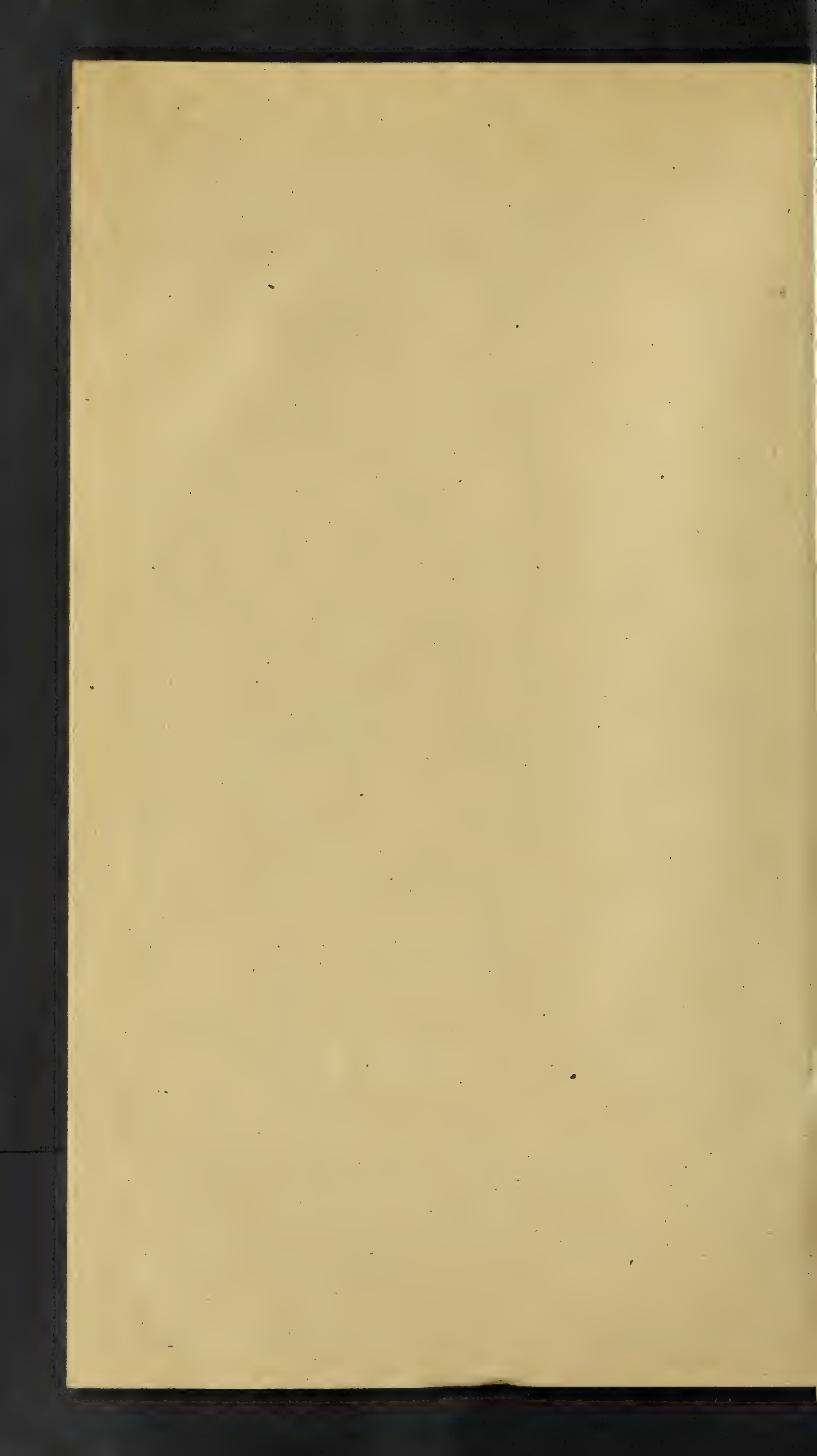
鄭端簡曰。三代之盛。漕輓未及於江南。五季以還。門
析不施於薊北。漢開疆於衞霍。唐蹙國於安史。豈若
我　朝山川綢繆。已得天險。營鎮聯絡。更盡人謀。節
其貢賦。有恒足之財。總其紀綱。無專命之吏。自生民
來。未有盛於　今日者也。亦加之意而已。嗚呼。重華
敷治。四夷來王。周宣修德。玁狁于襄。孰佐重華。皋夔
稷益。孰佐周宣。召張山吉。有以哉。有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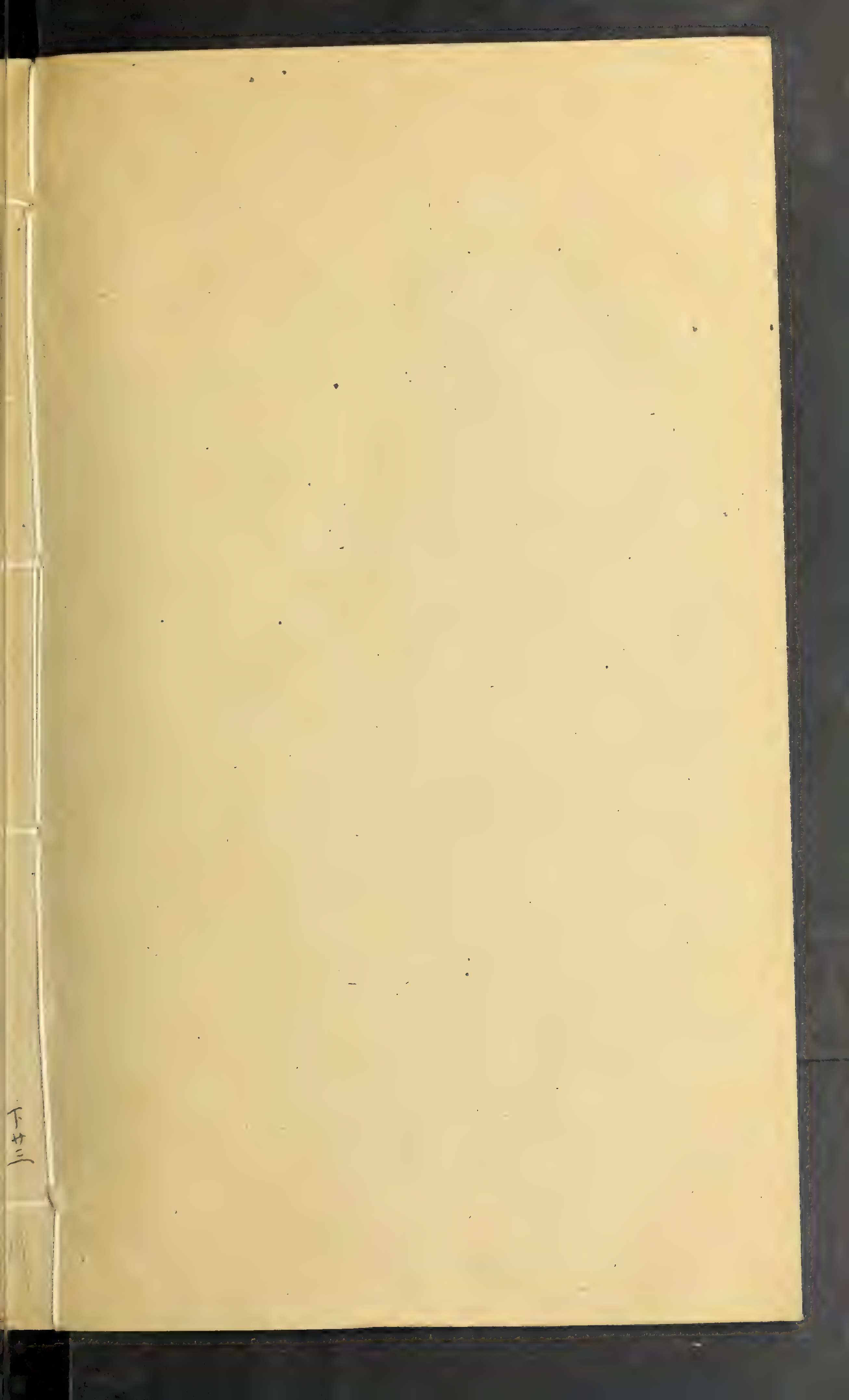
南史下編卷之二十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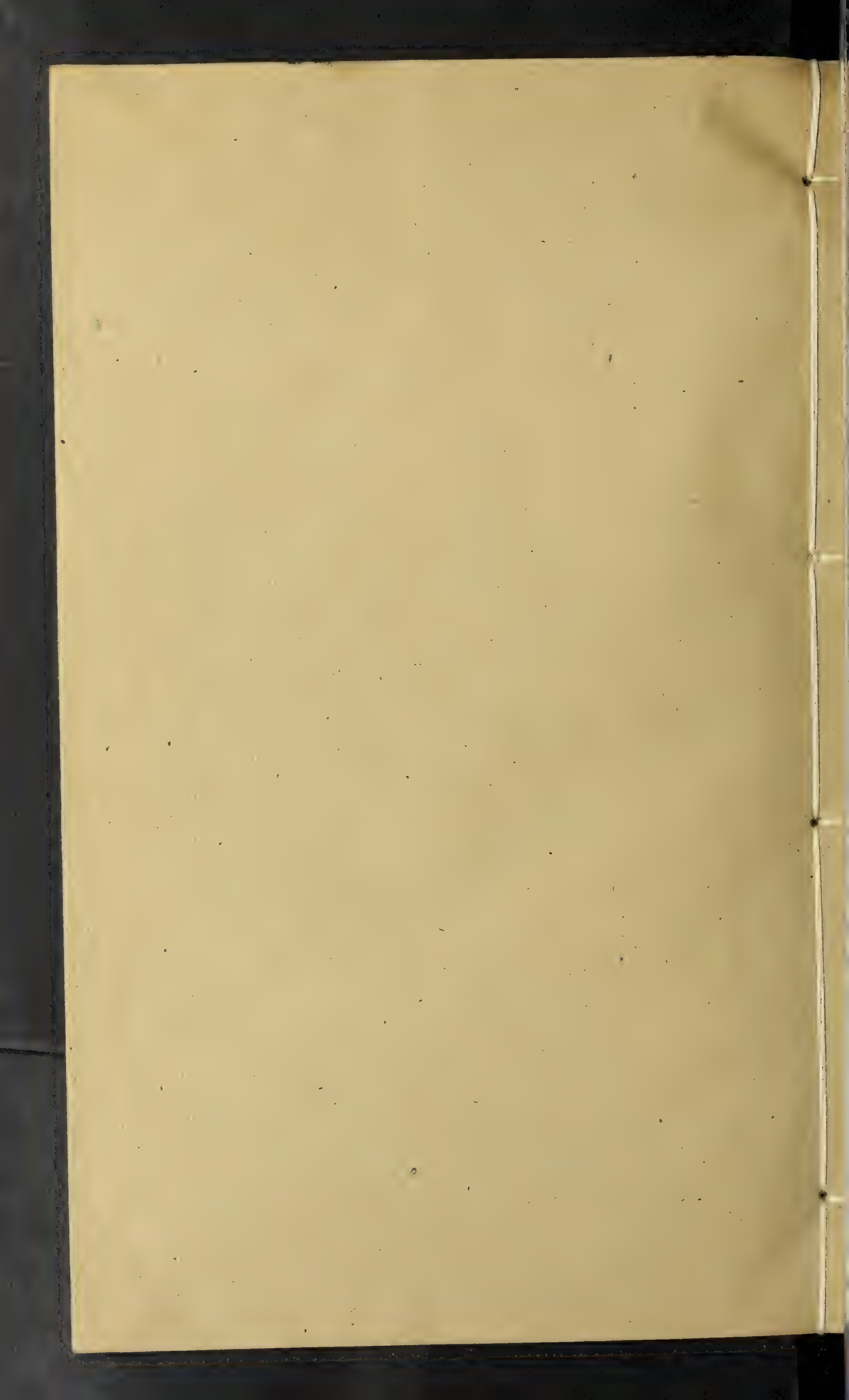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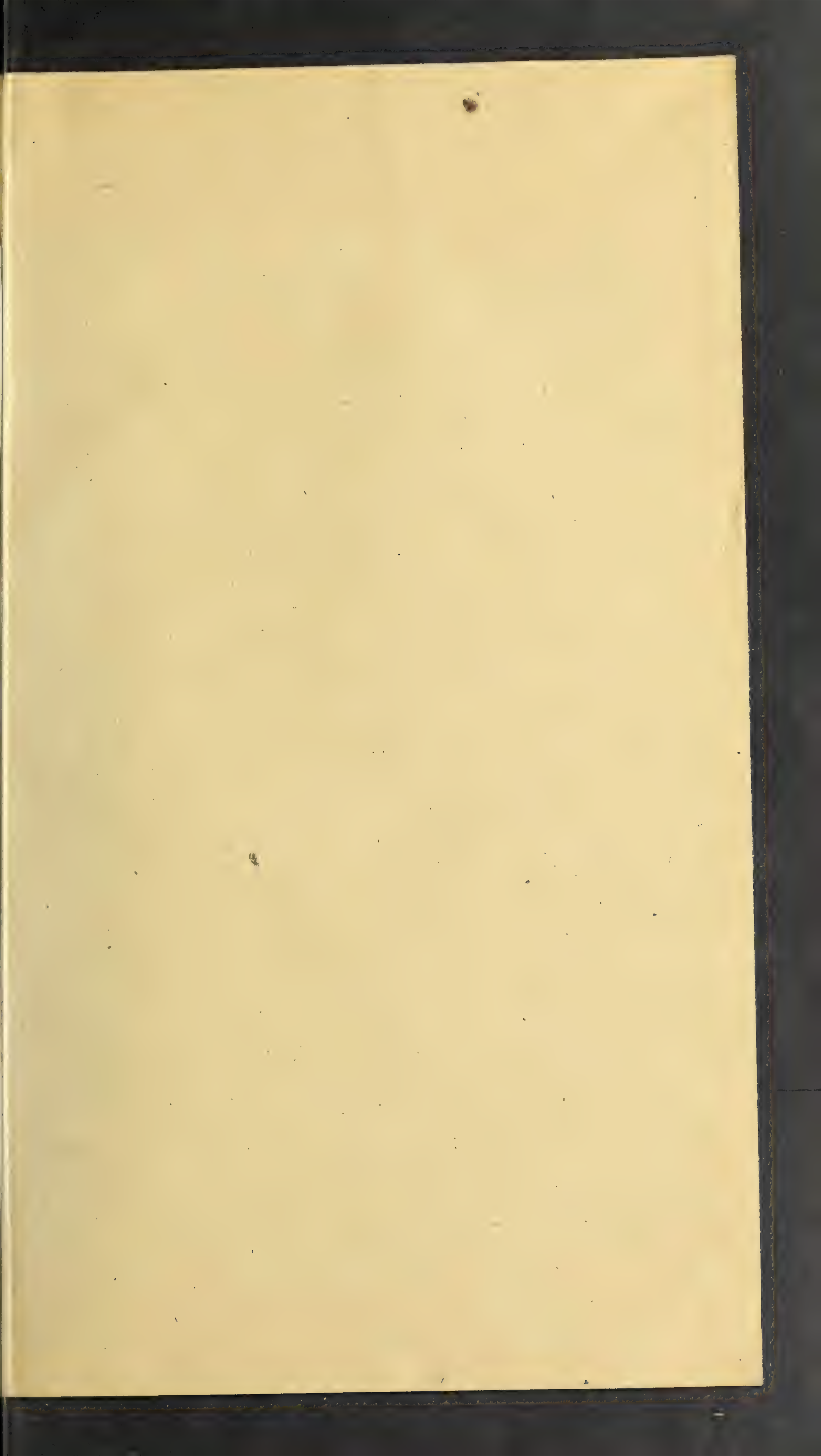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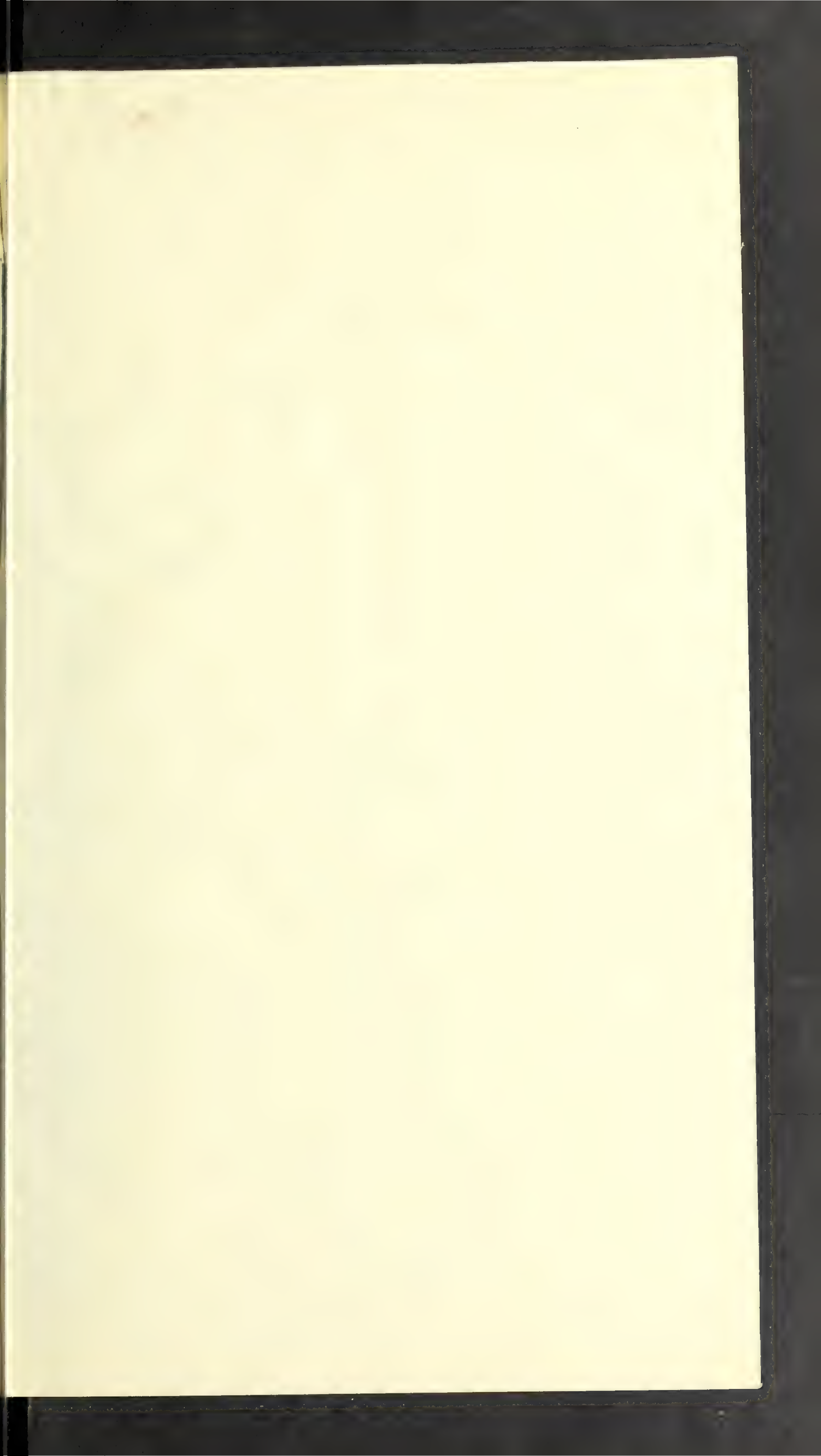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卷之二十一

明盱郡鄧元錫著

異教考

夫神農以前尚矣黃帝考定星曆於是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放物禍菑荐至莫盡其命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

官咸廢所職盖用眩瞀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命夷典三禮夙夜寅直以清顧格于鬼神命夔作樂戛擊搏拊而群后德讓神祇來格鳥獸蹌蹌靈象之物畢感而至焉以能達性命於禮樂合萬靈於中和此其極盛乃其司徒之教惟廸民於五品覲遂民義之為務也夏后殷周之隆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天下莫不曉然於孝弟之教惇篤之行以無擿於誕僻而上焉者又能明天人之際察幽明物則之極窮理盡性而至於天命之眇微故三公在朝

三老在學卜筮巫祝皆在左右論道密勿俾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以深於其本而郊宗禋祀又擇民之精爽不攜貳而能齊肅中正者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猶鬼神示之居而饗焉又使先聖之後有齊敬之勤威儀之則容貌禮節之宜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祀主使名姓之後知四時之生犧牲玉帛之類彝器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降升出入之度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爲之祝故人不瀆於神神無怨恫於人神人和焉乃其六官六

典三千三百務天下之民懋敬德而勉脩學其道不外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用不越於農政本業厚生利用其教不出於親睦任恤恭敬退讓其又盛而漸於化惟安分寧止日用飲食不願乎外而和平故國不異教家不殊俗師無異指學無異術而無有希闊遼絶高玄可喜之論滑汨乎其間故詩書之文歷千百載聖哲代作而其言道言德言性言天言誠敬仁義固未始不相爲終始如一日也昔夏之方盛德也命遠方各圖其土之物徵九牧之金以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不惑於神姦入川澤山林

不逢不若而宗伯典禮自王侯公卿下逮於士庶各祭其當祭之鬼以禱祀祈禳而無媚於幽昏非其鬼而祭命曰淫祀淫祀無福不得祭也至其執左道以亂政假時日卜筮鬼神以疑衆與異服異言異行者誅不以聽防之又如此其防嚴道行教明雖更歷衰亂而餘澤未熄百家衆說未作而蕩平之路廓如也及周之衰明王不興而其時之士卒能本禮陳義維持論說以相感聘覲之際禮樂存焉劉康公召穆公鄭子產晉叔向楚觀射父之倫猶能通知乎鬼神之情而不惑於恍惚譎異之變孔子至聖本詩書執禮

以雅言而贊易以黜八索不語怪力以亂神王道燦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賢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能尚又久而世之治方術者益衆各得其一察以自好而法度既廢横議得行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恢奇可喜之論得浸漶於土中孟子憤發其所距楊墨放邪說熄淫辭而時方病其好辨以爲大道者無以辨爲也嗚呼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夫道而至於不相爲謀其去道也遠矣孟子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將率

鬻食人人將相食豈不信哉

老子周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史也其道以深為根以約為紀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蓋其大也孔子（此下再藩拳本刪去）適周從問禮焉老子謂之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失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

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繒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蓋老子脩道德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聖人歎之居久之老子見周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迎有請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著書上下篇所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具存微妙稱難識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或曰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末孫假仕孝文帝時假生解爲膠西王傅因家于齊今之言老子者以爲歷

商周之代而不衰至漢文帝時爲河上丈人文帝就
見焉此何以稱哉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
伊令黃帝三百年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
於斯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
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
傳隱微之說卒業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
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狥齊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
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
淳焉曆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

用水火財物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言止此今之宗黄帝老子者曰黄帝得服食法不死乘雲而上僊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死此又何稱焉今讀老子書其精者常無觀妙常有觀徼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而無爲治國也乃樸散則爲器而大患爲有身又言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今之言老子者以爲得五金八石九還之秘以絶穀變化役使鬼神此又何稱焉

佛天竺國刹利王子也唐史曰天竺國即漢身毒國一云婆羅門在葱嶺西北三

國中分爲五天竺中天竺據東西南北四天竺
之會臨禪連河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弑又
云有阿育王能役使鬼神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
地獄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繡上爲螺髻於頂餘髮剪
之使拳俗皆徒跣致敬則舐足摩踵死者焚屍取灰
爲浮圖或委之中野施禽獸或流於河施魚鱉無喪
紀之文善天文筭曆之術人多學悉曇章云
梵天法書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　生周昭
王時氏釋迦名牟尼牟尼者華言能仁也生而神靈
能指天畫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年十九慕道厭
世濁生老病死相輪轉爲苦也辭王宮求出家王不
聽則夜從直北門亡去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
菩提誓不還矣於是詣雪山中宴坐者八年苦行自
度爲淨愛欒故未嘗三宿桑下蓋其精如此始佛生

具三十二勝相殊絶又行能最高道既通天人神鬼山河大地含靈蠕動皆冥爲一體而真空無體又辨才深智應縁示化欲以普度羣生於是阿若陳憍如曰開法要而文殊師利理智冥合普賢行願於其道外深其大宗直信人心清淨妙明遍周沙界無我及我所無衆生及諸成壞淨垢名相以爲道本諸有静動成壞淨垢離合則以爲是諸幻相是如露如電如夢幻泡影諸見聞知覺記憶思惟則以爲幻心如陽燄空花即我所成見雖有非實於其間流注執着則以爲幻識如盲摸象如聾說鐘名可憐憫而覺幻即

離離幻即覺覺實無幻寂滅爲樂則固常住不動其覺於本覺妥固無方便漸次可得言也故佛者覺也覺無生故無起滅覺無體故無成壞覺無染故無淨垢覺無量故如虛空覺平等故如法界覺無着故無中邊覺無方故無斷常覺無際故正徧知示現而周也故身心色相外洎山河大地十二種生皆妙明心中所現之物而動靜離合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則心所現之境也境緣心起心逐境流則爲業爲識爲名爲相沉淪於五陰六入十八界流浪生死而莫能自定心境不二不即不離不取不舍無智無得實際理地則自性

無垢畢竟清淨周於法界在二遺在砂石在尨礫皆妙湛總持而本際固無際也斯謂圓頓圓頓者理智冥合證無上者也無三界可出無涅槃可證無聖果可得非有非無有非常非無常非然非不然非自然非不自然蓋無礙非空無空非覺也豈有上哉其中乘下乘從禪那入以證三昧禪那者華言思惟脩也亦云靜慮慧定慧通稱而以殺生傷慈盜利傷定淫欲傷慧爲三大戒并飲酒妄言爲五戒他諸細行防范爲具足戒所爲調御收攝者甚具其言法界無邊量弘濶勝大能使人霍然自器盡空諸蘊如摟苴於

海其博示廣譬瀕洞流轉旁皇焜耀能使人周章四
顧如入巨海魚龍出沒百怪變見壹莫測其端倪其
直指本心見性成佛抽關啓鑰開法眼藏又使人如
得髻珠如得迷頭惺然自知不從外得也故所至尊
嚮雲集恒與千數百十人俱蓋住世說法者八十一
年患左脇痛而滅居久之其第子阿難多聞善記憶
彙佛昔於廣會所宣說者爲經經有緣起始末所宣
戒爲律論則諸羅漢僧所著譔也結集成藏乃其道
以耳目不際爲真以不可知爲神以常樂我净爲妙
以無上不可加爲勝獨於形而上者爲證悟而不研

乎人倫物則之實其爲教皆因其土俗導令恐怖越
諸塵濁卽聖人所存而不議者往往縱言之其語天
人鬼物升沉變幻各視其所脩習爲果報如轉輪然
啓三途張六道爲十二種生之本則又荒忽譎誑之
所自始也葢西域人善幻多桀黠自周穆王時有化
人來能入水火破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而潛易人之
思慮王爲築中天之臺甚寵列禦寇之書所稱西域
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必
爲孔子所自言亦不明言其爲佛而事固皆佛也斯
其來久矣自齊威宣燕昭王時王教衰中國處士淫

道術者，索玄大相盭，非聖茂教，則已有莊周列禦寇
楊朱墨翟騶衍之倫。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常為蒙漆園吏。其學無所不闚，
然要歸本老子之言。著書十餘萬言，寓言十九，重言
十七，大抵率卮言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正語，
故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
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不譴是非，其於本也
弘大而闢，深窈而肆，於宗也可謂調適而直遂矣。其
作漁父盜跖胠篋發冢等篇，以詆訾孔子之徒，明老
子之行。其所稱畏累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

善著書擶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難亦不能自觧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而列子秉要執本清虚無爲爲迂誕恢詭驚世之言莊頗掊擯其語以著書加恢奇文焉蓋楊朱及事老子老子譴其睢睢盱盱朱聞命渙然如有失也其言曰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從心而動從性而游不爲名勸不爲形役損一毫而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以奉一身不取也専愛嗇以自務其後騶衍深觀於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

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頗類擇言世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以為是天下八十一分中之一分也爾是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又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頗類擇言界而佛言三千大千世界無邊量復弘大過之然衍所言要歸於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紀而佛亦以為一毫端攝之始

也濫耳而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佛氏大
悲先之則佛教弘闊勝大固異教之所窟宅而異教
之生要自中國王教之衰始也其後宋毋忌王伯僑
充尚羨門子高之屬爲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
事齊威宣燕昭王大信慕之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
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死於是海內方士咸
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
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而去之葢曾有至者諸
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
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且至三神山顧君居水下

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
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帝曰臣往見海中
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
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
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大神
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齎以獻海
神曰令名男子若振（振音真）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
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齎童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
福以所齎留海島中止王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爲解
終莫能至然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與不可勝數

也後始皇竟不得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漢大宗躬玄默爲天下治即老子道德之言精脩之而留侯良既用其術張與奪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辟穀從赤松子游以自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文東北神明之舍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上帝以合符應祠成帝親拜郊見爟火舉而祠上若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爲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爲帝言闕下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

言臣候日當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帝大信其
久之有上書告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
乃遂誅夷平及孝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好僊
以僊事方術幸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欒大之倫李
少君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
謂七十能使物卻老以方徧諸侯人聞其使物及
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以爲不治生業
而饒給又不知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
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
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

大父游射嘗識其處一坐盡驚旣見帝帝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嘗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始是乎巳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始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爲黃金矣居

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
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巳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帝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
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
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
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僞書於是殺文成將軍而祕之冀
得其眞明年天子病鼎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
有巫神下之曰神君帝召置祠之甘泉顧獨言病不
害且要帝愈必會我甘泉帝病巳遂起幸甘泉置酒壽

宮念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
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
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
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
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
書言欒大欒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時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見欒
大而大說大為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
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
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禮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人。神尚肯邪不邪。然欲致之。必致尊其使。宜可致。於是使驗小方。方效。使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帝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聞大言而大説。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也。

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以
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佩
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自言有
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
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
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
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音殤祀上帝鬼神遭
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至
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
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

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帝幸雍且郊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先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不應因嬖人奏之帝大説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申公帝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使候神於

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帝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讎帝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爲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然不)信不(臺信不㷋精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觀金莖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人俗鬼有火災

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栢梁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帝北巡朔方謁黄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黄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儀封禪莫知其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爲帝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陛下必欲上郎

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是草其儀數年乃得
封天子既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士言乃大喜而
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帝欣然庶幾遇之
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
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明年夏旱公孫
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年帝乃下詔曰
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
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
封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
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祠皆太祝領他

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

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

禪既十有二歲帝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

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

人者。獨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怪語

矣然羈縻不絶者久之冀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

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

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

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嚮時愚惑爲方

士所欺給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飲食服藥差

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當時諸侯王唯獨
淮南王安好方術說仙不喜弋獵狗馬亦欲以行陰德拊循
百姓而辯達善屬文天下方術之士咸歸焉於是與賓客八
人者稱八公於壽春山中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
總統仁義而著書號其山曰八公山其書原本道德之意以
爲道蓋天載地高深不可際測舒之幎六合而卷之不盈握
約而能張幽而能明作原道語道所始以爲有始者有未始
有始者有未始有未始有始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
分萬物未生注然平靜而寂其清澄莫見其形作俶眞俶始
也眞實也繇是上推天文日月五星景表之等終而復始之

度作天文下紀地形東西南北山川藪澤萬物形兆之產曰
地形中推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曰時則覽觀幽冥變化
至精相感通達無極之眇微曰覽冥以爲人父天母地精神
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靜漠虛無者神明之宅而
道之所居也作精神於是本經訓王述上古今治亂存亡善敗
禍福之故山林川澤人世兵略脩務詭異瓌奇之事作內書
二十一篇欲以牢籠天地博極古今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
也以爲明大道之言也其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其外
書甚衆其大較歸於蹈虛守靜出經入道剽莊老呂覽尹文
子申韓以爲書久之安怨其父厲王之死用金錢賂遺游士

奇材結之爲畔逆事稍聞丞相公孫弘浮窮竟其獄而安客伍
被自詣吏白發其本謀甚具安自剄死王后荼王太子遷所與
謀賓客皆收族死故華言不實也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與
其八公者實解去不死世傳煉五金八石法猶祖安秘其書宣帝
時數有美祥因脩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五嶽四瀆皆
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
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
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
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琊蚩尤於壽良又立五龍
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或言益州有金

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夫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鑄作方不驗而大費繫治坐誣罔論死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帝亦奇其材得以減死成帝時以禁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以書諫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遠輕舉登遐倒

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投之水上、水即消、因假爲神仙道使、然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

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陽轑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甞尊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不及物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陛

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當是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較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黄門尋坐惑衆誅

先漢時言僊者實始尊黄帝未論老子。而武帝北伐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甘泉爲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較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經像時有然未宣

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乂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縑紈詣相國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英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蜚飛冉長生男子燕廣告變言英謀爲逆下吏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下嚮方術[illegible]人士

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解辭轉相連引自

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及老及案獄吏阿附坐

死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烈矣乃其初豈遽

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邪誕不經之術入

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身禍延不辜悲夫

中孚之節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也桓帝

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苦縣祀老子已更祀

之于濯龍宮設文罽爲壇郎淳金釦器張華蓋之座

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䟽言黃老清虛貴尚無爲

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

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
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
浮屠之道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自永平
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
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繇是其法浸盛張角者鉅鹿妖
人也初爲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大賢良師呪符水
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弟子走四方云以
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
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置三十六方大方萬
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爲訛言相誑惑謂天下當

亂歸善道可以免災司徒賜數上言宜勑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部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朝廷方崇信道術以爲彼其歸善道無爲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方一時俱起著黄巾爲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亾而是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巳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治百病而子魯因據漢中其後吴人魏伯陽好道術不耽祿仕嘗作周易叅同契凡三卷有卦爻斥兩之文詆諸以方術學道惑世者甚力而主服食大丹亦歸于惑而巳叅同契曰是非歷藏法内視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

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脉鼎沸馳、不得澄清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鬼物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懽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遽以大命死腐露其形骸、舉措輙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前却違黃老、曲折戾九都、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爲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誰得謂殊故自其異

者觀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於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無不大自大言之則萬物無不小故至人以生死爲一貫而是非爲一條譬別之爲鬚眉之異各而合之爲體之一毛也彼六經之言分處之教也莊老之書盡意之辭也夫自是者不章自建者不立守其有者無攜持其知者無執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寡欲者自足至虛者受實是以廣成子處崆峒之山以入無窮之門軒轅登崑崙之阜而遺玄珠之根此則潛身者易爲恬而離本者難永存也當是

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
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妙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汚
自若彼其以禮爲強世必且以非禮爲性生彼其外
仁義爲失德而不爲必且以不仁不義不害於德而
爲之無之爲效效於此也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
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無慮行無轍迹以天地
爲一朝萬期爲須臾而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
見泰山之形也嘗乘鹿車攜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
鍤自隨曰死便埋我其任誕如此籍居母喪縱於酒
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

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汚染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詣羊尚書祜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祜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也衍深啣之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毋委事僚宷而游所奬拔領於虛名阮咸子瞻嘗詣戎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

薄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遠。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繇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繇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繇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肰習俗已成。而頠論亦徇生執有。偏指不參。終莫之能救也。於是俗流放政壞敗。而氐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

情閑定其陳禍敗之繇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己因勸勒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荊湘督陶侃綜經世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閒終日常歛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有縱酒為玄言廢務者則曰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有蓬跣沉放自謂弘達耶其卓

然如此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僊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脩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縶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恐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戶曉爲文誡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著耆老委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裹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諶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

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閹人自名有道術能惓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衺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中況谷妖詭怪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肆之堂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竊惑之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則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當敬而遠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當投畀裔土不當令出入省闥也若以

爲神祇告變爲國作告則當克己復禮以弭其災若
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則谷亦獨爲狐狸魍魎憑
凌作樂不當令其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黍荷史
任敢忘其直則知道者術之原而奇袤詭異即深於
其道者亦罔不是之貴也其後晉益褭錢塘有杜子
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
還卿既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
效類此瑯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託而師事之傳其
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大
子傳王稚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

還輔國將軍至新安知晉祚將終收兵聚貨謀作亂被誅而恩
民以爲泰兵解質蛻去不死兄子恩逃海上則群走海中資給
之恩遂聚徒反海上會稽內史王凝之亦世奉天師道不出兵
亦不設備官屬以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不
足憂恩遂陷會稽殺凝之而勢猶而晉方發會稽吳興等八郡
免奴爲民者實京師充兵民大譁爭歸恩旋時起殺長吏應恩
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久民不習戰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自
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臨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食支
解之所過焚廬舍刊木堙井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死妖黨及
妖妾猶以爲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死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

爲主循神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遠遊能玄言衆翕嚮附遂破領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而滅自恩初入海所從虜男女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者者不可計至恩死乃始無遺餘嗟夫術異者終罔吉乃禍至此夫當是時天下慕老莊最盛而沙門大士往往爲清虛不著以相涅槃之說日浸以精會天竺僧佛國澄鳩摩羅什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呪使物腹旁有一孔室以絮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輙詣水旁從孔中引腑臟滌濯濯已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趍危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

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下助舉輦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效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脅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即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爲愈耳後二日虎子宣刺子韜於浮圖下欲因弑虎以澄先誡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鳩摩羅什性早通黠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涼什留呂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以來蓄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

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鍼置食器中雜諸饍
食之其徒各駭愉謝不能於是不敢言畜妻受事矣什先姚氏
滅亦尅興用毗盧法燔其屍盡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
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苛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
經論精者益往往廣有傳或以爲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
相助爲揚詡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即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
誰爲助爲言哉非事實矣沙門慧遠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
從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聞羅什來自西條中所疑爲偈馳問之
其偈言既已捨染樂心得善攝否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
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意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

幸願示其要而羅什答之言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感想更相乘觸理自成滯時無悟宗匠誰將擬玄契來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蓋痛之也而羅什言天竺國俗重文製地殷中國人集靈聖其宮商體韻以入絃為義凡覲國王必有讚德故見佛儀以歌歎為貴經中偈頌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譬之嚼飯與人非徒失味覆令嘔噦耳自吳太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為指南梁武

旣臧齊得國巳信沙門寳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緜皂帳一冠三載絶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爲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麪爲犧牲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即盛暑無袒裸對内竪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佛法僧喜施舍三捨身同泰寺公卿具貲詣寺贖巳乃遂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巳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始解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獻

勝之起十二層浮屠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刑輙移

日不懌或誅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繇是王侯恣横

至白晝殺人牧守貪黷部使擾州縣盜賊縱横無忌

良民大困用浮屠戒無恪憂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

都邑無半年之儲獨貲四方委輸叅軍郭祖深度帝

不可勸諫輿櫬上封事言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

禮曰國無六年之蓄國非其國語重穀也今年歳登

稔人有饑色而都下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

餘萬貲產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其諸非法養子

女爲白徒尼者皆服羅紈蠹俗傷法今普天信向不

務農桑談彼空岸夫農桑者今日之濟育功德者將來之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效賒也終不聽已梁主夢中原牧守以地降而東魏侯景果以河南叛來附異之內欲然不自戒封景河南王助之師師覆于彭城東魏移檄數之以爲其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靜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傳險躁之風俗任險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外奪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雖辭出詭譬而灼見情實貪癡合矣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尤是譬來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王郎

玉版能吹紙成字惑衆爲奸利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内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其在魏。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呪。已自言遇老君降授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眞經。使輔佐北方太平眞君。詔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曾信之。師受其術。上書言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禽獸之文。未有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在古無並。豈可以世俗之

常慮玩忽之哉浩素不信浮屠之說而博學多通有重名爲上下所裿信於是魏主欣然遣使祭嵩嶽設重壇於平城東南爲天師道場尊事之日集數千人於是謙之言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所未有宜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雞犬聲冀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主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魏主怒立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

主移征鎭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少長咸阬教自今專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漫漶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神不衰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户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絶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冀將來之福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

沙門矣都統僧進等以瑒謗佛法爲毁教泣訴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寔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益至是而中國九土無處皆奉佛縻億乃其效可覩矣唐與太史令傅奕上書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

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
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繇佛竊人主之
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
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
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
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
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
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
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
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

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帝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若[illegible]征徭也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illegible]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令死已復呪立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輙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太宗嘗謂奕曰佛教至玄妙卿何不悟真理奕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

彼土用欺愚俗中國邪僻之人用老莊玄言傅益之
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又作十二
論集晉魏來駁佛議者彙為高識篇上之年八十五
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蓋貞一不貳如此奕相
州鄭人初從射瑀在高祖時親幸用事而太宗在御
簡房杜魏諸賢為輔佐親倚之瑀見疏而恚面訾之
不納請出家帝許諾瑀旋自背之帝手詔曰梁武窮
心釋氏簡文銳意沙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
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
殘魂於雀鷇子孫覆亡不暇何果報之爾殊也瑀踐
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身俗口道往
朕謂張亮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即自應請先入道
尋復還異廻惑在於瞬息可否變於斯須豈具瞻
之量乎可商州刺史除封邑瑀後梁主譽子也初
釋迦牟尼入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

迦葉者微咲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舉所衣袈裟及所持鉢授之所謂不立文字敎外別傳者也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爲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梁武嚴事佛廣南宮守言西域有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即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爲有漏果爲有爲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巳意屈巳復問聖諦第一義達

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

喻。羅文莊欽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世之諂佛求福利者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懇切切詳盡闡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為禪家初祖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叅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磨問何求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可良久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宗入中國又大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

韶州曹溪其說法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妬無貪嗔名自性戒即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即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脩衆善心不執着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法足慧足曰佛名兩足尊（或曰福慧）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着。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着曰僧名衆中尊蓋即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具也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中人薛簡隆禮迎致之不赴於是天堂地獄福田果利既足以誑誘愚俗而五宗雲布（南嶽潙仰雲門法眼臨濟）

機鋒劃霍世高明之士籠罩其中無能自脫者而儒
教益昌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消焉若至月
爲教弘闊孔恩深父母望焉欲從而未之能至也
當是時武后既誅鋤唐宗室大臣爲淫虐而心內歉
於地獄果報之說欲依佛求釁免禁天下屠殺漁捕
造寺施經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御史李
嶠言造像錢令一十有七萬餘緡若以平施度可濟
一十七萬餘戶拯其饑寒省其勞役人神胥悅功施
無窮御史張廷珪言夫佛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
可以諸相見也住於相而布施非希有法信如所言

則陛下雖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木爲塔極
冶金爲像勞甚費多矣而彼猶以爲有爲之法不足
貴也佛標坐夏之義云恐蠢動不傷其生標徒行之
義云恐畜獸不傷其力標隨喜行可云恐蒙愚不貴
其財今此營建開發盤礴峻築基階輾壓蟲蟻動盈
巨億傷生多矣役鬼不可唯是人功工匠貧窶朝驅
暮役勞苦饑渴坐致疾疹竭其力矣營築之資僧尼
是税而僧尼類多貧乏州縣徵輸逼迫經[illegible]
輾以充怨聲載路盡其財矣且邊朔未寧軍首旅[illegible]
天下虛耗百姓疲弊何必勤於住相凋蒼生之[illegible]

不急之務乎以時政論則宜先邊境畜府庫以養人
力以釋敎論亦宜救苦厄滅諸相以崇無爲后從其
言爲罷役已茸后專國事佛尤謹僧慧範爲銀青光
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虛耗中宗及后
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
餘萬請寘法帝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大事陛下賞
已妄加豈宜刑復妄貸帝乃黜慧範放焉尋遣使詣
江淮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諫曰江
南水鄉以採捕爲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聖慈含弘
恩周鱗介而生成之惠未洽於生民臣竊惑之夫江

湖之生育何窮而府庫之供支易殫贖少則所濟何
幾用多則常支頓虧且鬻生之徒唯利是視錢刀日
益至即綱罟滋益多是名贖之實殺之也未若囘赦
贖之錢減貧困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當是時貴
戚爭營寺度僧富戸彊丁削髮避役開元初相崇爲
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
武未免禍殃必度姦人壞正法何爲帝從之沙汰萬
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禁百官之家毋與僧尼
道士通後肅宗事佛以天成地平節於三殿置道場
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王召大臣膜

拜圖饒相鎬諫曰天子之道在愛養蒼生綂一寰
未聞事佛飯僧能致理者也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
以小乘撓大慮不聽楚州尼眞如自云恍惚登天見
上帝賜以金寶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鎮之群臣表
賀詔改元寶應乃無何太上皇崩西内帝以驚悸崩
皇后崩於弑代宗初未甚信重佛法時相元載王縉
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以使蜀還無
恙飯千僧及卒皆命僧祝髪造塔葬帝嘗問佛言報
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
以致此福業已定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爲姎故安史

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帝繇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以資福有寇至則作盂蘭會肖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爲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入侍時多談佛事不及於刑政繇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和憲宗迎致之留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

刑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餘當此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歲武丁五十九歲率其年當亦不減百歲周文王武王年俱九十餘穆王在位百年其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而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
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
晝日一食食止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
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繇此觀之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高祖受隋禪下議除之當時群臣不能深
明先王之道古今之故不能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
事遂止陛下神聖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
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剏立寺觀臣以爲高
祖之志必行於今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
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

內文令諸寺遞迎供養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
下如此焚頂燒指千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旦達暮若
不即加禁遏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具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故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
不通衣服不同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
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假如其身尚在奉其
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
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而止況其身死已久
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親臨觀之巫祝
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糾其失臣實

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我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吾欲食於此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後平天竺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飆門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所須藥藥不就放還而他方士采集靈藥異石煉爲藥積歲乃就帝服之成渴痢而崩已高宗猶欲餌

浮屠所治藥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脩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郤不御頃之娑婆寐復自天竺來李勣曰此人容髮衰白巳改於前何能長生乃遣歸未及行而死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誣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

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豈因之永
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予寶且各
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繫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
睦平章不聞以鬼帝不省巳曾思以妖幻愚衆徒黨
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死詔勿治環廷爭不能
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爲國大臣不立誅逆
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曾思之辜於是
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曾思法當死
惟陛下寬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
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帝信之以爲銀青光祿

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死帝以爲尸解去不死於是尊老君爲聖祖玄元皇帝尊其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日先天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置玄學博士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或頗發其姦不罪也而李林甫等皆逢帝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帝壽會祿山亂而廢初方士言遁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壇於東郊四孟月祀祠之制曰可所用牲玉侔天地在太清宮上肅宗親謁祠而王璵逢帝意爲祠祭獲寵致位宰相帝不豫卜祟在山川璵

白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名山大川皆盛服乘傳行
中使爲監因緣爲姦利所至干請邀賂遺一女巫年
盛而豔挾惡少數十人自隨宿黃州傳舍戸晨扃不
啓爲淫縱黃州刺史震破鑰入出女巫諸惡少於卧
内斃之得贓賂數十萬震籍以聞且請贓錢代貧民
租發中使遣歸帝無以難也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
奏皇室仙系宜脩崇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
天華上宮露臺祠天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
古伏羲媧皇等祠於縣東義扶谷故湫置龍堂許之
時歲饑民殍死昭應令梁鎮表諫曰臣聞國以人爲

本害其本則非國禰以人爲主虐其主則非神昔之
聖王愛其人而愼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祭
故神亶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
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昨蝨賊作孽水旱爲災
徧於王畿而臣縣最苦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又
何力於陛下而刻祀之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之
歲俁億王事巳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
聞天地之神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
何必廢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畆之夫殺東隣
之牛而冀非妄之福哉且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

一月三祭之禮如宗廟之靈等以親疏較以厚薄其
何辭以對天地婆父言甚不經上天震怒貽瀆褻之
責又何詞以解夫湫者龍之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
水則不神今湫竭久矣龍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
豐潔薦奠而祠之為去龍之穴彼生人之產人且怨
矣神何歆焉其道君三皇五帝國有彝典官有常禮
其來已久宜並於本所祠祭又何必勞疲民為之役
哉彼方士者直以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祠祀則
受賑在勢則弄權是以鼓動禁中熒惑天聽而不悟
人神胥怨殺孽且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罪在不赦

也臣願況新縣之巫所興兩祠以權宜停訖帝從其
言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能釆百草合服食藥爲長
生今天下靈藥多産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可求
帝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帝怒曰煩一州之
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獨愛之乎繇是莫敢言泌至
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
使逮送京師帝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
人裴潾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當受天下之利同天
下之樂者當饗天下之福自黄帝至於文武享國壽
考皆是道也自去歲來所在多薦引方士名能僊臣

竊以爲過矣天下眞有僊人彼何求於世必且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鬻衆者皆不軌逐利之人不可信也況藥以已疾非朝夕可常餌之物而金石酷烈有毒難化又益之以火始非五臟之所能勝也古君飲藥則臣先嘗乞令獻丹者先餌一年驗之即眞僞辨矣帝怒貶江陵令而帝竟以服丹發躁崩穆宗即位誅柳泌已復惑左右餌方士藥處士張皐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和則壽命究於高年嗜欲勝則疾疢作作則形神瀆於傾治此古之聖賢不以外物撓耳目不狥聲色敗性情

而和平之福斯集也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illegible]

以攻疾無疾不可試孫思邈有言人無故服藥藥勢

偏有所助令人臟氣不平思邈精識高蹈深達攝生

而爲言若此可謂洞事理矣夫寒暑乖節資方劑祛

逐尚須重愼故禮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施於凡庶且

然況於天子可自輕乎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

一嘗試亦多頗致危疾此陛下所親見何可踵前車

貽後悔也不聽而帝復以餌金石崩於時韓愈著文

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

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所見名人親與

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既服丹得病自言若
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摧而為火射竅節以出狂呼
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
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所值辰支
干生勝衰死王相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而處其歲
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為黃金成
服之冀不死謂愈曰吾夢泰山裂流赤黃物如金旁
有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已疽發背死愈追占
其夢曰山背象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其
告之矣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建皆死曰我為藥誤襄

陽節度孟尚書簡謫吉州司馬愈自袁還京師襄陽

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

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

踦滑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死祈不死乃速得死謂

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醯人所常御人相厚勉

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

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宜祭今反曰

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

而務鬼怪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

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

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
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
言以排其惑大者具愈傳中方謫潮州時頗鬱抑不
得志見禪者大顛顧悅之以爲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爲事物所侵亂及南還與留衣爲別則知愈所爲
闢佛者獨禍福田利益闢老者獨服餌丹石其大者遺
君臣父子而二氏之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
子惑浮屠方士家言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狂人杜
景先上書言其友周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還宮
留至浙西道之郡在所聽致遣節度使李德裕上

顯言古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
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愼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脩千二百歲而形常不衰玄元
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
益於子之身陛下誠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雖使廣
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無或出此臣慮今所
得者皆怪迂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
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術未有御其藥者故
漢人稱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壽儻必致眞隱願止

師保和守一之術毋輕及藥不報而息元至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爲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爲相而信倦方士趙歸眞以法籙幸德裕曰敬宗時是輩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帝曰朕居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等平章百歸眞庸有惑乎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來歸眞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帝患僧尼耗蠹天下而歸眞等亦毀佛教自詡欲去之於是詔天下節鎭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僧餘僧尼並

勅歸俗銅像鐘磬歸鹽鐵使鑄錢鐵像委本州鑄為

器。寺立期毀撤，遣御史分道督之，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五臺僧多亡奔幽州，相德裕聞之，召進

奏官謂之曰：速歸語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

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為逋逃作淵藪，虛取容

納名浮入口乎？獨不見劉從諫存時招無算閑人，竟

成何益？張仲武懼，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

者斬。當是時，佛法大屈，而天子顧益惑志於僊，以餌

金石病，方士以為不病，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

先是，徐州王智興詭言為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

尼以資福募願度者人輸錢三千江淮間民奔走之
德裕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閲所部以開壇渡江者
日數百人自淮而右戸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
前至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
屠詭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
痁危者率多死而轉相流聞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
率十戸僦一人往汲汲者益它汲轉鬻於道相欺怵
滋甚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祥
古人畏之請塡塞以絶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宣宗
明果然少事佛事曾旣即位務反會昌之政爲盡復

慶寺度僧尼溫飽而辟僧安坐華服美食精饌率十
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十
七萬人始得蘇息也陛下縱不能如武宗奮除積弊
奈何興之於已廢使重耗天下乎
願降詔澄汰庶百姓息肩不報 中書門下奏陛下
崇奉佛氏群臣莫不奔走恐財力糜散願委長吏樽
節禁私度僧尼從之 懿宗倖佛造安國祠設寶座高
二丈構以沈檀雕鏤龍鳳葩蘤上施複坐四隅立瑞
鳥神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被繡臺錦檐玲瓏精
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爲刹絡珠玉爲帳集孔
鷸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一刹舉者各數百人
香輿彩幢相屬於道比至天子下安福樓投地膜拜

流涕霑臆察國實不貲無何帝崩嗟夫主之不明惑
安所得解哉當是時盧龍使劉聰弑父濟請後旣得
軍而內見其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
佛禮僧而饘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幾免
禍又中自嗛嗛懟祠場乃安居卧內輒驚悸不能寐
於是請棄軍削髮爲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
狂走死定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
地而惑志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
殷共蠱駢干寵利殷詹辨苦空守一挾邪術禱祠駢
信之日事於焚修駢故於鄭相敵有郤用之覘知之

謂之曰今相國遣劒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畢
曰張先生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
騈衣婦人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七
首於階爲格鬬聲轟然久乃閴然騈大怖起蒲伏代
張先生禱願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唉曰
昨幾落奴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彘血四灑爲
信云於是騈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
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騈寘騈所騈得之喜用之日
玉皇以焚修功著將補公眞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
其時用之等謫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騈愈益喜信

事之然二豎固無他長獨厚賂騈左右伺得其動靜輒危言示前知爲欺罔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來騈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不聽見請見者令沐浴齊祓已乃聽入人拜起纔竟輒引去詆之者輒死故終巳不聞巳又請募驍勇二萬號莫邪神府軍將之因得軍餘是衆怨積而將帥外叛用之守一皆誅死人發其窟宅得桐人書騈姓名于胸桎梏釘冐之爲厭勝高氏以亾後唐主煜信浮屠法日飯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足成贅疣宋祖聞其惑可間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

渡江見之與談佛大乘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專依向不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亾嗟夫非類誕人業安可狎哉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滑居法苦生死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惑衆配流邊遠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即數十椽輒請名額自詡誑閭閻爲姦其詔州縣寺觀非舊著籍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巳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超祓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遠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爲國辱常怏怏不樂

欽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必以兵取幽薊乃滌此恥耳帝憮然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莫如封禪封禪帝者盛事可鎮服四海示外國靈威也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帝為黙然更問其次欽若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彰示天下於天瑞無異也河圖洛書是已帝沉思不答者久之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信有之乎鎬老儒不測帝意漫應之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意乃決已而皇城司

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函有書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豈天降之書耶於是帝乃言朕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就寢忽室中有光見神人星冠絳衣來告曰明年春二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忽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朝元殿建道場佇神貺今儻是耶非耶宰相皆再拜賀帝即至承天門望鴟尾再拜遣二內侍升屋捧以下相旦跪以進帝再拜受置輿中導至道場授相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世七百九九定其書黃字三篇詞類洪範道德經

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
世祚延永之意讀訖帝復跪韞以所緘帛納金匱中
群臣入賀賜宴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赦改元群臣
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天門爲承天祥符門置
天書儀衛扶侍使命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行而
執政陳彭年丁謂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
祥瑞矣無何欽若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請往
侍祠而木工董祚言於醴亭北見黃帛書言于皇城
使皇城使馳告欽若欽若捧至兗社授中使馳詣闕
帝御崇政殿趣召群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神人

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令朕夢協矣上天眷
祐惟恐不堪相旦等再拜賀○迎奉含芳園之正殿
帝齋戒備法駕殿拜受之復授堯叟啓封其文嘉帝
福德錫嘉瑞延國祚於前書旨合於是群臣表上尊
號至累十六字而中外爭獻五色金玉丹紫芝之獻嘉
禾瑞木獻三脊茅不可紀矣於是帝發京師以玉路
載天書以先至明堂齋三日登泰山道險峻帝降輦
步進鹵簿儀衛列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敷坐陳
天書金匱一玉匱一太祖太宗配命群臣享五方帝
及諸神于下封祀壇三獻訖帝飲福酒攝中書令旦

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符周而復始永綏兆人捧
玉匱攝太尉馮拯捧金匱置石室中降帝登臺閱視
竣將作監領徒封焉帝還御幄宰相率從官拜賀明
日禪皇地祇于社首如登封儀禮畢赦天下文武官
進秩賜宴賜天下酺五日已而天子復言聖祖降延恩
殿命朕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爲而始祖再降曰
軒轅至陶唐時復降爲趙氏皇帝善撫育蒼生語已
即離座乘雲去聖祖者汀州方士王捷所云于南康
遇異人授丹術及小鐶神劍曰吾司命真君趙玄朗
者也捷始詣宦者劉承珪以聞帝賜捷名中正至是

上聖祖尊號號聖祖上靈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母
懿號曰元天大聖后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眞靜先
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作玉清昭應
宮宮極宏麗凡二千六百一十楹初料功十五年乃
成脩宮使丁謂晝夜督工七年成有司莫敢較其費
既成命相旦兼玉清昭應宮使帝如亳州謁老子太
清宮旦兼大禮使當是時群臣爭奏符瑞獻貨賂希
上意獨學士崔立言今水溢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
風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
草木之瑞則何益矣不省龍圖閣待制孫奭疏陳不

可者十其畧言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
年卜征重謹之意今水旱作沴饑饉薦臻乃欲勞民
事神神何享焉又言今對雕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
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
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祗自
誣而已矣傳曰國將興聽于人國將亡聽于神惟陛
下幸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奭曰天不
言安得有書其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
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
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

纖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夫能

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帝嘉其忠而不能從也

眞宗崩葬永定陵以天書殉而玉清昭應宮災皇太

后劉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燎幾盡惟

長生崇壽二小殿存何以稱遺旨哉樞密使范雍抗

言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而遽燼非出人意殆天

示警也如因其所存又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應

天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太后悟乃下詔不繕

脩以二殿爲萬壽觀罷諸宮觀使仁宗時開寶塔災

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惟將復建塔奉

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
皇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己
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
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本塵土中火所不及者以舍利
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況凡腐草
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
裏亦言天降災不祇儆然且脩之斯謂逆天事得寢
熙寧中王荊公安石辯博能文章而學本於佛老常
以爲佛正等覺於十方剎見無邊身於一毫端說無
量義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其所著字說每

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百餘今蔡京即左元仙伯
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
妃者實九真玉真安妃時上方嬖貴妃心獨喜以為
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徧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
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
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
之亦得飫餐若施錢肰靈素意忌前諸仔昔殺之而
更寺院為宮觀目佛為金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
士王允誠與己軋毒殺之已又與皇太子爭道帝始
厭惡放歸田尋死方士魏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

蜀師事唐倦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
三出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郎脫衣没水抱
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衆須其神之至是以作樂召
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以爲太極元氣函三爲一
其元聲亦然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天道也少者
濁聲陰地道也中聲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
偶之均而樂調故數極於九九寸之律三數退藏而
八寸十寸爲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
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十二辰中正之聲以
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

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超一辰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此感召太和之微機也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四清聲者至陽之氣也在二十八宿為虛昴星房四方之正位十二律之統也申子辰屬虛統於子巳酉丑屬昴統於丑寅午戌屬星統於午亥卯未屬房統於卯故中正之聲分為二十四宿而統於四清夫樂繇陽來者也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極於九則復而為一復為一則實與

之卦爲坎極而之則形鼎之卦爲離故鼎以全渾淪
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五聲以兼總一歲之運則
天地之間凡麗於五行者以聲召氣無不總攝機緘
默運萬物振動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而莫知所以使
之者則至和之極也永年壽考曆數過期不亦宜乎
其說溜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
樂成漢津死帝以爲僊去不死即鑄鼎所建寶成殿
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詔嘉成
侯初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爲度作樂故黃帝
夏禹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與衆異

請以帝左手五指之節爲寸度五音之管樂既成
御大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
北來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
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謂蔡京言
方作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内侍黃經臣執不可
謂帝指毋輙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
今神乃見夢且柰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
妖人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其法
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
丁甲合者以充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

所以誅蚩尤也爲時相所醅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而所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若以爲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褻也已虜騎薄城急趣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敗京遽曰須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而宋亡所吴本闕

語曰國將興聽於人國將亡聽於神訂不信與當是時蔡京十之倫踵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僊卞帥越州時與僉判陳瑩中瓘言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瓘問之以爲即飛禽走獸能呼遣順指益道通蠢動孔子爲政誅少正卯時彼嘗諫其已亟楚漢成皐滎

陽問疾戰嘗憑高觀之殆不知歲數人也子豈願見之乎璀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公爲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不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自佛宗入中國閒頗趨特爾近理而亂真有志者率瞀眩而不知所適方宋之隆關洛諸大儒始皆嘗沿其說而求之數十年然後能反經正學析千里於毫釐而明於其辯程純公顯判之以兩言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張明公載申之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

之微。眼、耳、鼻、舌、身、意因緣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佛經以十二種生、皆以六根六塵十八界虛妄結成。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是以語大語小。流遁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本之窮。本之盡也。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純公又言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又曰佛有个覺
之理可敵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
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
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
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
有加損則非道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
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
則非道時韓資政維學佛法頗以謂山河大地皆幻
妄而本覺真性無所事脩治爲也純公曉之曰道外
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

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
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
所汙壞。即當直而行之。小有汙壞。即當敬以治之。當
脩治而脩治。義也。不當脩治而不脩治。亦義也。故常
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脩治。則過矣。持國云。
道無真僞。純公曰。不著言。是者爲真。非者爲僞之爲
確也。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純公曰。公之言道
也。克己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
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
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可謂至圓通矣。或關

釋氏地獄之妄也解者曰佛爲下根說怖之令之爲

善耳。庸何傷。純公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

立僞教而能化人者。張明公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

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

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程正

公頤中之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陳經正曰以貫一所見盈

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正公哂之曰他人食

飽公無餒乎。語分殊也。馮理曰理今有一奇特事問

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正公曰頤亦有一奇事理請

問。曰。毋食必飽語庸行也其峻爲之防曰楊墨之害

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

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夷矣。學者當如淫

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又曰佛設

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難爲取其

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且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可謂

不惑矣。純公中和具體猶將讀佛書見僧禮佛科儀

嘆之曰。三代威儀盡在是正公嚴。即莊列書不讀也。

然純公闢異端似是之非亦不遺餘力其言曰。道之

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辯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張明公歎之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於其間少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冥然被驅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

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蔽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單出於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當是之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叛師說而淫於二氏正公自涪歸太息之曰學者晉而爲夷矣惟游謝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邢恕與有力恕爲人明辨已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爲物無善惡也故無忌憚至於此時有楊郁中[illegible]楊學禪呂汲公大防援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派

公攻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涪歸道襄陽畏在郡事正
公頗恭或問之畏曰今時事變矣且請問易安從起
正公以易畫地曰即從此起畏退語人曰悔當將不
更問此畫安從起也或以告正公正公莞然曰脫問時
直與點然子安得無喜乎畏乃懸服朱子歎之曰釋
氏空諸相諸相空諸罪垢性皆空即儉邪放恣反覆
變詐靡不爲已則此一種學在人世乃亂賊之三窟
也吁可畏也夫　延平李先生言元晦始聞於謙開善
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
論難見儒者路脈即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
生來未見有如此者朱子答汪尚書書有蓋嘗師其
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之語謂僧道謙也羅文莊曰
文公後來盡棄前習一歸于正非全具知仁勇之三

德不能無愧爲百世師矣
元起朔漠圖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僧曾爲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系百騎往迓所過供張送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爲導省臺院官及百司庶府郊勞已入見用禮備威儀禮之賜號

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出命即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正衙朝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子即位降詔褒護章珮監絡明珠爲字以賜帝師死歸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餞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兩銀三

倍之綺錦雜綵二萬匹鎌其弟子亦號三公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雖恣熏灼于四方有楊璉真珈者總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銷厭其王氣於是諸陵骨骼暴露及將相諸大臣塚百餘盡發而侵牟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物金財無算陵轢捐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墮輒毆之徒侶駢蕃傳舍不能容館民間迫逐男汙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僧通

妍醜悉釋輕重囚徒爲福利其大姦獄訴脫死若薦賄買爵者又枉濫無數蓋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尊事胡神固其性也其後君臣宣淫戲婦女猶以爲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旱有僧用浮屠術斷臂禱雨者官爲起寺於龜山自京師王公大臣皆禮下之又誘民男女投淮水死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死者至十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欲走者叫號求免不能得知泗州歐陽載聞之大驚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

姦民助讀張者誅數人乃靖儒也頗剛正隱於醫與

郡巫王萬里者忤衆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夜往悲嘯怖之啓戶庭空月明無有也彌殊不悟翼日乃書哭于門且稱冤曰予閱人多矣可託者惟翁翁果白兒並當集壽俊者十人爲之徵彌諾之諸壽俊咸集鬼乃前自道居里父母氏名曰兒犬同豐州黑河周和鄉女也名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父晨醉臥兒出樵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忽昏迷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中反接于樹先落髮纏以絲絲次穴胷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使爲用稍怠輒針刺之痛不自禁昨恚翁見辱遣報翁翁兒弗忍也願憐而白諸官與翁誓結焉父子矣言訖哭愈悲彌其十人皆驚怛爲灑涕乃潛走白縣縣審之如初則逮萬里者鞫之月西與往復甚苦曰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短針諸物乃引伏言往至興元遇劉鍊師者授採生法云始弗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也歸我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誤許諾劉

禹步焚符祝之、果得奴可使、後經房村、遇鄭生者術
合、又獲奉元恥須童奴之、劉誡終身勿近牛犬肉、近
忽忘而事敗、當何言、振移文豐州、追和鄭爲左證、和
鄉至、潛處稠人中、月西識之曰、黑衣而蒲笠者笑也、
和鄉慟、月西亦慟、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獄成、萬里
乃伏辜、自是三鬼留彌家、晝隨彌行、夜同彌臥起、彌
問衛門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丘
上耳、曰、吾欲爇象泉界汝、則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
精氣當何如、曰、數至則散耳、居久之乃散、嗟夫、自重
黎絕天地通而人鬼分、後世姦巫鬼師、乃使瀆常亂
經至於此、禍豈有極哉、然巫使鬼而卒死於鬼、人禍
天刑莫逭也、爲惡者其亦少知懼乎、右出宋潛溪集、

明興

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僊者周顛
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

上親爲勅銘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與哀於無祀之

靈鷲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
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
瀛歎以爲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事具瀛記中而
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
有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財其二三人於崇山深
谷中脩禪定全眞者聽毋私剏菴堂五年給度牒僧
錄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即
揭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迕
即爲僞冒送有司論戍私披剃爲僧并父母皆坐罪
已又　勅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

域。其脩行去色相絶嗜慾潔身為善。道教始老子。至漢張道陵以符水法籙能為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廢。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為天下害甚大。自今天下府州縣寺觀衆多。止存一所。寛大者併居其徒。遴有戒行者領之。毋淆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聽。佛經毋翻譯增加。道士遵須降科儀。行毋妄立條章。民有倣瑜珈教稱善友。假張天師法造符籙者重治。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皆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精通其經典者乃聽。信州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朝。

上曰天尊無對豈可師耶改號真人
文皇帝在潛聞武當山有羽士張三丰者異人也遣禮
官致　御書迎致不可得聞西域有尚師哈立麻者
異僧也遣中官賫書幣迎以來建法壇爲
皇考妣薦福是日天雨花雨甘露舍利青鳥白鶴連翩
集壇上一夕檜栢生金花徧都城金佛羅漢現妙像
雲表聞天樂梵唄聲蓋幻術使然已　詔軍民子弟
自削髮爲僧者并父兄遞赴五臺山輸作訖著籍充
大種田實　京師有方士進金冊及方書
上曰妖人也秦皇漢武平生爲方士所愚誑今又欲欺

朕朕無所事冊冊令自食方書焚毀令毋得爲欺

二祖於二教至深而守經正峻治坊大智不惑蓋如此

宣德中隆興寺成　詔差日臨幸有司夙　駕除道

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

陛下初即位首　幸太學海內之士欣欣快覩以爲

天子脩二帝三王之道教天下臣民也乃今以

聖明之主而事夷鬼之教則何以垂後世範矣

詔即日罷行天順中

上語閣學士賢僧徒之濫也榜　諭僧定十年乃度度

止三百人必能誦佛一經以上考送年二十以上道

披剃者勒還俗邊遠者謫戍邊然是時中官奉佛始盛

京城內外及西山建塔廟甚侈匯作者各傾其平生

貲力爲之穹峻弘麗上擬 宸極大學生西安姚顯

上疏言自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窮極壯麗

車駕至時 賜臨幸今驕縻盡矣繼者滋盛彌濫無

所底止夫佛本夷狄之教世主信之得禍者不一而

足可鑒而不可法也請自今內臣脩蓋寺院悉折毀

備倉儲之用勿復興爲萬世法成化初以

皇太后誕辰建齋醮禮尚書夔率大臣醵錢具辦香期

赴壇助禱祠給事中張寧疏爭言釋老之教邃古所

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主壽考。世運靈長。
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較然可知。夫父
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脩
政建事。無非此為之經者也。佛老之法。則欲去君臣
廢夫婦而歸諸虚無寂滅。使其教盡行。不及百年。人
類盡矣。歷代英君誼辟。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
其禍福輪廻之空談。頗能以警動愚俗。姑將存之。為
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國祚
為之崇奉也。比者以
皇太后誕日建齋囿

皇上百順之孝慰悅 二聖慈懷無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
及百執事但當和衷勗德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得名合
舊章安有身爲儒者自失其守而從諛於邪也夫人臣
之事君願其福則當勸其德舍願其壽則當閑其衰淫
順天心向順則當相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以祈永命
今不能然而欲以瓣香尺楮具列名銜宣揚於佛老之
宮相率而拜之日爲朝廷祈福也天地鬼神山川河嶽
昭布森列亦安可厚誣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誠能
以齋醮助國雖殺身願之豈敢以儒者門戶之故爲此
崛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於 經

筵聖學不無所損於進講儒臣難以身勸不報其後太監敬挾妖人王臣以　朝命採藥江淮間所至縱碁索奇玩爲貢獻至蘇州命工鎔銀爲元寶至二千餘錠江南玩器精絕書畫篋括殆盡復拘集蘇庠諸生於官錄妖書藏得賄諸生陸完不勝忿徂諸途辱毆之敬及臣皆走匿乃免巡撫都御史王恕具劾其激變辱　國狀

上乃收捕敬而臣誅久其後僧繼曉以房中術謁楚王

楚王幸之以招權納賄敗走京師得幸

上賜號法王方士李孜省以符水幸任爲太常丞巳至禮侍郎西僧劉實巴等以法王受大賚出乘櫻輿導

用金吾而並爲放濁招權賂已並誅放死而繼曉先
事請掃墓至武昌勢焰猶赫然左布政使黃紱曰繼
曉以妖術得幸至與
上臥起昵矣今去歸其鄉名掃墓必事且中變冀脫死
不須繫且逸去乃令武昌府錮館中飲食之無何
上崩　詔名捕檻送　京得伏誅弘治中
天子恭仁畏相頗敬鬼神之祠祀而從諫無忤嘗有
旨撰三清樂章閣學士溥率同官言天子祭天地饗
不過犢牲席不過藁鞂以天至尊無對物莫能稱其
德故不用也漢有五帝之祀已爲非經况三清說尤

邪妄謂天之上有三大帝而以李聃居其一是以人
鬼列於天神非禮也臣等誦法禮典邪說俚曲誠非
所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儒臣居之者欲令謨議政事
涵養化原鍼正違失非欲其媕阿順旨爲容悅也
上嘉納後有 旨遣中使詣武當山設象懸旛令內閣
撰 勑祝閣學士健遷東陽言天下名山宮觀像設
侈麗至太和極矣復益之徒靡費無益矧今災異迭
見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轉餉繕兵日且不給宜斥邪
妄以遏無良有 旨築壽塔又疏爭 有旨撰眞人
杜永祺誥命封號又疏言 誥命朝廷所以獎勵賢

能雖卿士大臣必秩滿考最乃後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
號又不過一二字此輩何功何勳封號多至十有八
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以爲此　朝廷所賜儒臣所
撰也其謂之何哉皆得寢而是時給事中張九功疏
釐正祀典下禮官禮侍郎倪　岳覆議言按釋迦牟尼
文佛稱三寶老君稱三清三境天尊者其說以釋迦
本性爲清淨法身其本性應用無住爲千百萬億化
身其既成果爲圓滿報身本一人析三像而並列之既
謬而道家祖老子所謂玉清聖境既非老子之法身

上清真境何名老子之報身乃與老君亦並列而爲
三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况莊子書明言老子
之死。則彼亦人鬼而借居昊天上帝之上歷代倣沿
節年大隆興寺朝天宮齋醮其爲不經者一所謂北極中
天星主紫微大帝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按極
星在紫微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之所宗於
天爻爲正中而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
德也古大明祭日幽宗祭星先雷三日有祈報而
祖宗以來南郊大祀有合祭之禮。今乃立大帝之像像
之如人稱之以帝祀之釋老之宮况雷於中春發聲

之後無非其奮迅之期而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天尊示現之辰其不經者二所謂梓潼帝君者按圖誌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以復無仇徙劒州之大曲山仕晉戰沒唐玄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加濟順王宋封英顯王而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有司命司祿與梓潼無干道書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文昌司祿宏仁大帝葢其誕也其不經者三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按傳漢張道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令出五斗米爲其時稱米賊陵子

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目其衆曰鬼曰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而朝廷不能討魯因據漢中今所傳道陵桓帝時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升年百二十歲蓋其妄也而沿唐天寶詔稱漢天師其不經者四所謂大小青龍神者宣德中　勅建圓通寺於西山有二青龍出現禱雨有應以得封歲有祭報其實蛇也蛇族有蝓亦能致雨今西山寺院多有之近歲大旱禱二神往往無應則此亦非蝓乃凡蛇耳宋天慶觀有蛇見怪御史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顙斃之其患遂息茅山龍有神上元簿程顥捕而醢之妖

縣人興久自衰息無足尊奉此不經者五所謂東嶽行祠者按圖誌東嶽泰山在今濟南府泰安州黃帝以來所爲巡狩柴望者也後世惑於封禪唐宋元加有天齊仁聖大帝之號祀以人鬼洪武初一洗其謬止仍本稱嶽瀆至靈歷代崇祀脉東嶽巳有常祭行祠煩瀆此不經者六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玄武神也玄龜武蛇以北方七宿似之而名宋避玄祖諱改稱真武而圖誌乃云真武爲樂清王太子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遇天神授以寶劒入武當山脩煉飛昇國家創統靖難皆云神有顯相京城艮隅及湖廣武當

山各建廟嚴祀
純皇帝嘗範金爲像遣内官陳善賫詔武當安奉不過
奉承先志而善引左道鄧常恩等熒惑　聖聽攺建
顯佑宮居之使其地爲姦盜之區矯僞之竄玄武有
神胡寧容此此不經者匕所謂崇恩真君者按道書
云蜀人薩堅宋徽宗時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
宸林靈素游而隆恩真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靈官
也又從薩真人授符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
靈官法顯於　京師宣德中有今封建大德觀成化
中攺顯陵大德宮年四換袍服三年焚化十年大焚

化爲費不貲今就其言議之薩眞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皆本之亡宋方士林靈素者也誕謬如此近禱而賜杳無應驗此不經者八所謂金闕玉闕上帝若五代徐温子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者也嘗提兵下福州能不殺福父老圖像祀之福州宋賜名洪恩靈濟宮永樂中

文皇帝不豫禱於宮而愈加封眞人已封眞君成化中遂加尊號及其父母夫以神之世系年代可考知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別廟京師一年之間春秋節祀亦爲已泰又舉其兄弟並稱上帝蓋甚僭矣况所謂神

父聖母者則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者也此不
經者九至城隍之神則王公設險守國之大者 制
天下府州縣皆有祭而 京師城隍歲以五月十一
日爲神誕辰及 萬壽節遣官致祭夫神非人鬼安
所誕生况歲南郊大饗及山川壇俱已合祭不宜煩
瀆諸俱合罷免 詔需後十四年 郊禮成 賜慶
成宴真人張玄慶失不與給事中吳世忠言張氏封
爵出於朝元其先始於東漢黃巾餘賊以五斗米妖
術誘衆曹操釋不種誅得世傳其術於吳蜀好巫之
地晉隋唐皆未顯聞至宋衰尚鬼始有賜先生號者

理宗賚田宅一區而張氏始起元世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生者渡江爲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懼誅念切人好鬼可以計脱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謬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嗣漢天師張有神術能前知爲鄉人尊信頌共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且以書授臣爲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爲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生言今驗矣卿何道知之乎宗演瞠愕不知所出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顙巨目長身言與卿語龍

虎山。鄉忘之耶。宗演乃詭辭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
臣不知也。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
不知也。於是令主領江南諸宮觀事。佩銀印。視二品
世襲天師惟張氏以此起家。故子孫皆專事聲色。玄慶之
父元吉姦淫兇暴。為族人許奏。法司當其罪至凌遲。
憲宗皇帝宥戍邊。玄慶擬流。其後幸脫。營襲爵。不改益
甚。今足躄早衰。酒色過度之證。其他漏泄省中語。替
損 皇威。凌轢官府。虐害鄉曲者。不可數也。夫張氏
邪術。其初所為能誑誘愚俗。意其先必清虛寡慾。齋
精養神。故祈禱之間。或有小驗而然。今玄慶淫酗衰

穢瑰慈無能匡直人惡抑且神怒衆人不知妄相聽和猶神其術致令被寵而驕聞宴不起亦已過矣乞下臣章會議劾玄慶不敬之罪革其濫爵逐徒衆歸田使天下後世咸知大聖人所爲出尋常萬萬萬世幸甚玄慶能爲詛呪所與禍祟願加臣身臣死無悔旨報聞已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幸閣學士會疏言祖宗經筵日講外　召儒臣咨訪政事以成就　聖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四朝參外不得一覲天顏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則繫於彼正士闊疎則邪說乘間而入固其理也齋醮燒煉本異端

惑世之術。聖王所必禁也。宋徽宗用之。乘輿播越。社稷傾覆。唐憲宗用之。藥發殺身。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燬于火。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甚明。伏望

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規。勤政講學。遠邪佞而黜誣罔。天下幸甚。會李廣建毓秀亭於萬歲山祈廣嗣而大內災。公主病。廣呪符水不效。

皇太后怒罵曰。官家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土木不厭。顧坐令致此。又烏用廣。廣聞之懼。飲鴆死。

上意其所藏必禁方秘書。簡外宅。得巨帙一。則納賄籍也。所目黃白米至鉅萬。

上怪之曰廣亦人耳安所用米而多藏若是詢之則黃白金也乃

詔籍其家成化中十年輒一度僧度多者至二十餘萬人它自披剃者又倍蓰無筭

國家日耗禮尚書馬文升請立條科痛革至正德彌盛

上或時胡帽紫衣持呪結印習內典事番教僧鎖南綽吉出入於豹房命太監劉允齋幡詣烏思藏供佛迎異僧以來允奏請鹽七萬引為行費輔臣部科各執奏不聽

世宗初紀神聖卓然垂意於古典王禮之盛毀淫祠革
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號名放免因鎖南而朝政大
清故事歲於朝天顯靈宮建春祈秋謝醮所具青詞
首稱臣中稱朕語不倫諭輔臣言此
祖宗定制爲天下生民告報固非非崇尚玄門其有詳宜
更朕爲臣庶稱朕禮神敬天之意故事
聖誕日例於朝天宮及二寺經廠建齋醮祈壽
上諭輔臣言人君之壽非齋醮可致果能敬天凡戕身
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必得其壽用此奚爲朕初度內
三經廠外二寺齋事並停罷唯朝天宮仍舊所謂省

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也其
兩宮景命等日自仍舊蓋
聖心崇正不惑如此已以閣崔文搆頗復事齋醮閣學
士廷和力疏爭給事中張翀御史屠僑等並疏爭得
寢中年
上益明聖欲除禁中所謂大善殿者建兩宮備一代之
制禮官言廣
上意以爲殿中所度置佛骨佛牙奇離魂礌諸番夷持
以誑惑中國者計不下千斤乞焚瘞以永杜愚惑迨
於季年厭儒生繁禮飾貌於天人鬼神之際闇如也

退居西苑遂意於玄脩日虔精於齋醮禱祠之事焚修無虛日至
諭閣部言東宮權監國朕一二年專調養僕卿楊最諫忤
旨 廷杖死御史楊爵以左道濫名器諫逮下獄尚書熊浹以箕仙不足信諫褫官而諸閣臣及翰林侍從官與撰奉玄文者輒褒被
恩遇得殊擢而方士邵元節陶仲文者至進用爲孤卿顧可學以秋石丹進刻尚書
勑御史二人求道籙仙經于天下官學士已仲文以

眞人躋宗伯領三公又故事諸名卿艮弼未有也尋

以贊平獄特封恭誠伯

賜誥仲文疏辭

上日卿祝釐保國專精太上盡誠玄修祈雨賜輙効雖

疏爵土未克酬也今以平獄封似非宜姑准辭蓋禮

待至於此然元節仲文頗恭遜僅以方自結於

上不甚招權賂而仲文方

隆眷時即堅請謝事去故具以壽終禮葬云學自新

會陳公甫獻章實始探眞靜無欲之本悟學覺於無

爲而不諱棒喝　白沙先生有學篇曰有學無學有

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於維聖訓、先難後獲、天命流行、眞機活潑、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針誰撥、

王文成公守仁、即知即行、即博即約、即心之良知即聖、直截易簡、而悟本禪宗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文成歷嵓險訪之、正熟睡、文成坐傍、撫其足、有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後再至、其人已它徙、有會心人遠之歎、雖其反求諸六經思孟自信其精明的確而傾以淫聲美色之喻爲吾儒之作好作惡、有問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者、文成曰、此佛氏爲

未識本來面目者說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謂致知佛氏之常惺惺亦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叚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自私自利之心。以遂不同今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病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或如此其將迎意必也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問無所住而生其心文成曰良知之體皦如明鏡明鏡應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眞是生其心妍

者姸媸者媸一過而不留是無所住也良知無翳隨物見形如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問輪迴文成曰是不必求之窈冥今人一日之間此心倏焉而夷狄倏焉而禽獸倏焉而趨入悖逆之途倏焉而流浪貪淫之海不知幾番輪迴多少變現人若不自知耳至問元精元氣元神又曰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其有問神僊者答之曰古有至人淳德

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極之外。若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予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得於禀受。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譎怪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之所謂幻。釋氏所謂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予矣。若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然而未易言也。吾儒自有神儒之道。顏子三十二

而卒至今未亡也存久而明養深自得足下能信之乎諸皆其手著若此其見於門人記錄者曰儒家言虛聖人於虛上豈容加得一毫實佛氏言無聖人於無上豈容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於本體上微加此意耳聖門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問二氏作用有助於吾身者亦當兼取否文成曰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謂兼取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之謂僊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之謂佛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

之全故與二氏成三見耳譬之一廳儒者割左邊與佛割右邊與老而自據其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蓋文成德慧術智本大覺所自來其學見其大故不異二氏雖頗訾其外人倫遺事物而性覺本空三教本同湛太宰嘗具述其言備之矣。見祭陽明公文獨其以誠意爲主本獨知爲訣要於學聖爲的其高第弟子兢兢修學無離迷於本直道於大公順應靜虛動直之旨固教所自立而高者言悟性專者言歸寂慧者言無知窮玄索大至以儒學異此爲異端雖良知孔神於佛覺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物之宗猶之未有當也於是方士僧扼腕言天僊言佛上乘則滯滯其間而

未有解免迫害施隆之際而極以混一三教爲大以超越聖
智爲極疲虛累玄用佐其高妙陽輔以儒言而陰斥名教
爲世法上被周孔至歷代儒先賢哲殊忽薄不省也下者
稱山夢幻有爲之論爲放濁自若醜無忌顧以爲是於性
無礙惑者崇信以爲天章帝誥承傳飛昇之術爛然千億
劫難邈然欒大寇謙之林靈素之倫業前言之矣風尚愈
易千百爲群忽棄本業事神而尚鬼乃張角以方術教授
始符水療病云爲善道而卒以黃巾韓山童以彌勒下生
始燒香聚衆而卒以白蓮天下冉沸生民塗炭於爲禍豈
有量哉故知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爲聖王所必坊有

嘉靖末方士常自然言玉帝命我言下士當得僊者終

以也以煩師故天面命而來名流嚮信至自喜曰學無常師

我今有常師矣後竟敗有方湛一者棄士爲黃冠矯情高潔

於物若無著而稱遇師授還丹名流傾信至造其家受學爲

所賣恚憤至發疾亦竟敗有胡清虛者故師事王郎中繼文

走匡廬華僧性空性空者佛臨濟宗也有苦行實解見胡惠

而館門爲之曰吾記汝悟後還迷已胡果肆爲大言吾往爲

童子時遇僊者劉符玄劉符玄者宋元豐時人也始遇周濂

溪聞無極太極之旨已乃遇許旌陽授飛僊服食符水之法

遇黃龍聞最上乘蓋三教混元混元者一體也拉余入洞洞

自終南山往不知何許里洞有鬫龍虎獅象遊爲宗下界僊

靈之所窟宅而帝命隷於師聞師欲以吾嗣教戚羅拜師以

混元裏覆而受之於是從定中盡受諸天僊所傳百家方伎

之術後命余出度世則授以秘符而來道有經有緯經者古

聖王所操以治世者也中神靈握造化符爲之緯曰師眞師

眞有傳派歷萬劫不死不遇師即聖智不悟而所云三教混

元云定中受百靈方技者冀盡一世而牢絡之尊用其教者

立生死誓直信不疑尚不知神師授耶否耶疑不信即永墮

無間然即言三教合一意終毁短儒以爲儒推道極於天天

帝亦帝釋於佛爲弟子儒推人止於聖神神不可知於佛爲

入門具五通者是巳要以無上無極爲至它諸語玄理禪機殊闊而時以術數言禍福靡之於是遣其徒張元湛者詣京師覘薦士大夫佞佛者響轃爲之主言之邵皇親邵皇親言之上上曰有之厚幸然毋庸內外丹毋爲人所訶因即命皇親求符玄以來會元湛道死其徒言即托生不死皇親至獨見清虛乃符玄合則見人不合隱去終莫能見也於是皇親還報命云一見之西湖山中會

肅皇帝崩而罷久益敗露諸王公貴人頗以擇鼎器私其子女以煉外丹利賴其金帛頗敗露則走匿南城山谷中人猶爭事之萬曆初范南城令淶廉直敦風教惡其敗俗亂化也逮捕之借有力者走兩廣請謁中瘐死從行者多死懼其屍心不灰如庸常人上事敗露後禍未甚蔓殊淺不足道方其說昌時未知流弊所極爲論著姑存之爲後戒云先是羅文莊欽順覩學流漸弊欲遏閉其途著論言佛氏之所謂性覺而已矣其所謂覺見聞覺知而已矣吾儒之性理彼固未之或知也達摩者禪家之初祖也其言曰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則今所宜

按據以窮究其所謂性者宜莫此經若矣而此經大
旨有四曰五法曰三自性曰八識曰二無我一切佛
法皆入其中五法者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也三自性
者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也八識者識藏意根
意識眼識耳鼻舌身識也二無我者人無我法無我
也凡此諸法不出迷悟兩途蓋迷則爲名爲相爲妄
想爲緣起自性爲人法二執而識藏轉爲諸識悟則
爲正智爲如如爲成自性爲人法無我而諸識轉爲
真識所謂人法則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已五陰者
色受想行識也十二入者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對色

聲香味觸法六塵也加之六入是爲十八界合而言之人也析而言之法也有覺之謂悟無覺之謂迷佛者覺也而覺有二義有始覺有本覺始覺者目前悟入之覺所謂正智即人而言之也本覺者常住不動之覺所謂如如離人而言之也始因始覺而合本覺及其至也始覺正智亦泯本覺誾然獨存而佛果成故佛有十號其一等正覺是也本覺乃見聞知覺之體五陰之識屬焉見聞知覺乃本覺之用十八界之識屬焉非本覺即無以爲見聞知覺舍見聞知覺則亦無本覺矣故曰如來於陰界入非異非不異其謂

離見聞知覺者懼其着也佛以離情遣累然後可以
入道離之六者非不見不聞無知無覺也不着於見
聞知覺而已矣所謂心不住法而行布施應無所住
而生心即其義也然則佛氏之所謂性可知已彼明
以知覺爲性始終不知性之爲理波羅提之偈曰在
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
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
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識與不識即
迷悟之謂也夫其以本體爲真末流爲妄既已岐本
末爲二截謂迷則真成妄悟則妄即真又復混真妄

於一途俾學者茫然莫知所適故內之無以立大中至正之本外之無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教衰俗敗吾人之不變於夷者能幾何哉夫本末之不可爲二何也心識爲本六識爲末其名之不可易而非心識之外別有所謂六識也又非以其本之一分而爲末之六也有所視則全體在目有所聽則全體在耳有所言則全體在口有所動則全體在身感而遂通豈二物哉是固不得以本爲眞而以末爲妄矣若夫目之視耳之聽口之言身之動物雖未交而其理已具固皆天命之自然及感物而動則有當視者有不當視

者。有當聽者。有不當聽者有當言者。有不當言者有當動者有不當動者凡其所當然者。即其自然而不可違者也故曰真其所不當然者則其情欲之使然非真也故曰妄亦豈可得混哉真者存之妄者去之以治其身心而達諸家國天下此吾儒所以立人極而內外本末無非一貫者也若如佛氏之說方其未悟之先凡視聽言動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妄及其既悟又不問其當然與不當然一切皆謂之真良繇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人心寂感之神者當之故其應用無方雖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

無彼此輕重無權當去者不去當存者不存卒歸於冥行妄作而已矣其論道教言老子之道主於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於凡祈禳禜禱經呪符籙初未嘗一言及之其經呪符籙大抵本秦漢間方士之所爲莫能絕滅而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者也葢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之所不取而道陵輩之譸張爲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爲然長生之說中人之大欲人皆悅之令天地間有不死之物則無造化矣固不必枉用其心於此也苟知其然而猶欲侥倖於萬一亦載胥及溺而已矣又曰老子外仁

義禮而言道德言道德而不及性。與聖門絕不相似
自不足以亂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惟佛氏爲然
故闢之宜嚴文莊所爲困知記凡四續凡十數萬言。
而括之於兩言曰發理氣之一以合天人明心性之
二以辯儒釋此其大凡也夫人心乘氣以出入所謂
氣之精華人之神明而性即理也自人局於見言之。
虛靈知覺濟於物惑於空而遺闕於理有之矣語其
極則理氣合矣心性將容二乎孟子曰形色天性明
道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乃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人倫日用之間文莊固言之抑

其峻學坊之意則違矣昔孟子於闢楊墨至嚴矣而
歸之反經曰經正則庶民興經常道也道恒性也性
天命也天地之性體盡於陰陽而無體故謂之易用
妙於陰陽而無方故謂之神神易無方體而燦然有
倫紀謂之理神易有物則而推行無不通謂之道故
無聲臭矣而體物不遺不可見聞矣而莫見莫顯是
中庸之所以爲體性命之統而神明之符契也聖人
通神易之道而兼知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幽明
之故通原始反終而死生之際達精氣爲物魂氣則
無不之也無不之也以爲變而鬼神之情狀灼其可

知也故因物之精制典禮以爲天下極五事三德八
政五紀自吾身達之天下舉無不繇焉故仰以經天
曆數象緯之法立而歲功成俯以緯地分畫封濬之
法建而方域平中以理人水火金木土穀咸脩正德
利用厚生咸和而九功可程也於是乎五常百行六
官萬務人倫庶物莫不各得其極郊焉而天神降廟
焉而人鬼格秩無文而百神咸饗而歸之安土敦仁
也故變動不拘周流六虛矣而未始無典常之可揆
定志成務精義利用矣而未始有方體之可執夫是
以智周萬物道濟天下盡天地人物之性而與天地

參易象其理詩書禮樂春秋致其用猶之天然天載無聲臭而四時行百物生性命各正太和保合無遺矣也故窮神知化而適足以開物成務廣大悉備而不遺於周旋曲折幾微神明而不出於彞常物則三至三無而不外於聲詩禮樂上智者克復於一日夕死於朝聞而未始無竭才時省之功中下者終始於典學愼脩於困勉而未始無貫通之漸同仁一視而篤近以舉遠汎愛兼容而尊賢以尚功夫是以範圍不過曲成不遺而能以建三極之大中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一日如此而萬世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如此而已矣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繇是而之焉物莫不繇之謂道得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自教之衰天命之精神明之粹大中至正經常
不易之理既鬱而莫覩而聖王所爲禮樂教化之道
又湮塞而不流六府不脩而兼并游惰之奸起民無
所衣食三事不治而婚姻喪祭鄉射之典廢民茫不
得以自盡其心五常百行六官萬務無一而或得其
當民貿貿然而莫知所之也於是二氏者宗既有竊
於性命有無虛實之際握其幾神以自命舉儒者莫
能難而天人鬼神之際死生之變言之若燭照數計

諸之若谷應響答而大警夫天下之人心世之人方
沉酣於富貴聲利之習冥莫能自觧而其徒之高潔
者方且蟬蛻世濁自濯滌於塵根香色之外無毫滓
入其心世之人束於教循於名纆糾於度數言詮之
習膠莫能自脫而其徒之辯智者方且恣睢自肆遨
遊轉徙於無何有之鄉世之賢稍近裏內脩者方且
心心相持如兇如鉗自薙自訟而欲窒愈萌機隘愈
迫無一息之懈乃其徒之造體者則能直於本心見
自本性暁然於平等日用之妙也世賢之久學精習
者悟自然之爲體則往往以淨景爲心旋輙晦錮不

且猖狂恣之乃其老師尊宿方且以具足戒自力終死其處而無外慕也雖資稍下劣信從力而精神專嚴牿內伏險機逆照往往閑爲幽光澄爲妙觀忽恍閃爍於眉端頂踵之間者亦得以簧惑夫愚癡之氓乃禮樂廢鈌死生喪祭幽明之變又爲之幻怪鼓舞若冥漠之及交有以寄夫孝慈無窮巳之心下之老無所終幼無所長鰥寡孤獨無養者又皆得托於其徒以自生而不至轉死溝壑也故羣天下趨之而不可禁禦攻之暫破而益堅撲之未滅而愈熾亦其宜也是亦可以自反矣曾不是反而欲辭而闢之以其

辯嗟夫幾微得失之間若毫若髮自昔賢儒難言之又孰從而辯質之哉何則彼其所造者微也形上之理無聲臭視聞之妙彼固親見之也惟幾微有纖毫失之弊放千里而不止是故見其無聲臭矣而舉其體物不遺者一之於無物見其不覩聞矣而舉其生化自然者一之於無生既無物矣而物之終不可得無者則以爲非有非無而一之於幻妄既無生矣而生之終不可盡者則以爲不盡而盡而一之於滅度故老氏爲虛釋氏爲無近吾道之無聲臭而即虛而實即無而有者終歸於捷提而滅絕之也老知常以

為明佛平等以為覺近吾道之中庸而吾學之道中庸者終不以措諸行也老三十輻而一轂佛須彌而一芥近吾道之一貫而吾學之盡精微者終不以研諸慮也故聖門之教語上語下各異其施亨行時中不悖其等而彼則一衆生未成佛終不證泥洹以為神也聖人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而止彼則以德報怨視冤親平等以為大也聖人之急人飢巳溺巳饑而可逝不可陷彼則割截肢體行於布施以為慈也極其妙不可以思議盡不可以脩證得心行路絕擬議俱泯然達上而不根於下周遠而不辟於近切

怪而不拘於常輕為難能於日用固太高而無實也是故老之教極於數之所不能窮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微乎微矣乃其行唯無欲害人而不多仁恩動不為利而不賤門隷貨財不爭而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而不多食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而不尚辟異不賤佞諂為在從衆以為是非之不可分細大之不可倪也佛之大覺覺根清淨故六塵清淨塵清淨故四大清淨以至十方三世八萬四千陀羅門畢清淨矣覺性徧滿不動圓無際矣乃其行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

愛涅槃不敬持戒不惜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以爲不即不離無縛無脫所謂者無得失取捨其能證者無作止任滅而壹之無能所也惜其無矣而欲以無者空諸所有致其虛矣而欲以虛者畧諸所實欲空諸有則有物有則有典有禮者畢舉而歸諸幻也欲空諸實則明物察則惇典庸禮者畢舉而歸諸虛也故子程子曰云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開物成務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也夫古今之運猶日有中昃時有寒暑人有生長壯老不可得而

反也三皇之治中國也以道治之始也譬父母於乳子乎乳哺之而已訶禁提撕舉無所於用何則其知識固未開也比其稍長不授之常生之業脩之人道之矩必且蹶不振矣老莊之學欲宗黄炎之道以易世是猶於昏旦而求晴於日中而寢也不至於蕩敗無制勢固不止故無爲自化無事自靜無欲自正雖天德王道之本而禮樂仁義其所恃以無爲無欲者如之何槌提而滅絶之也且夫牛馬四足是謂天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而人亦天也今日伯樂善治馬而馬之死者過半則是率

天下之馬而棄之無所用也不獨廢伯樂亦且廢馬。且其稱上古之同德也貴無爲也其無爲也將能不織而衣不耕而食乎如必耕且織也必刈麻枲必抽茨棘必且服牛必且破塊亦烏在其不失性也且夫天地設五氣而後萬物生聖者官三才。府六物而後萬國寧彼盜跖陳恒者盜天地之形。聖者之法而逆用之則聖人死而天地不官之効也今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後可凡此人物孰生孰形亦且將俯射天俯決地而後可乎且跖恒盜聖法於千載之後縱不掊

孽乃欲追聖者於數千載之前而諮孽之亦何異即末孫之桀紂而蔽罪於湯武矣堯舜周孔者代天工生民非以爲勞也今比堯於聘夫比舜於卷婁比孔於天戮比仁義是非於天縣下劓也而欲縱其心於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夫淫蕩恣睢轉徙之塗又何足以域世也封濬廢水放決其必且提坊沮澤多禽獸至其必且罟獲不爲申商斯高勢固不止矣故剖斗折衡爭乃滋起犀然聖法亂乃滋章擢六律滅章釆將益淫滯滑亂其聰明而又何舍乎惡智之鑿而鑿其智於淫蕩恣睢轉徙之

域。是亦好智之過也。且天地有盈虛。日月有中昃。造化未有居其所而不變。變而不化者也。庖犧氏而無死。神農氏不得作矣。神農氏而無死。黃帝堯舜氏不得作矣。而黃帝塚在橋山。故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霸焉而死。死者人所必有也。不可推移奈之何。仁義不脩。孝弟不立。而云爲長生也。甚矣。人之無厭也。其無厭也以有貪也。其有貪也以有惑也。以吾之貪心與貪之者之心合。以吾之惑心與惑之者之心合。轉相引取。轉相譸張。轉相附和。其貪愈甚則其惑愈深。其惑

愈深則其誕愈誕又久之則貪者忘其爲貪惑者忘其爲惑而誕者亦且忘其爲誕蓋至於忘其爲誕而轉傳妄遞甲唱乙和方志志之幽怪傳焉希高慕奇之士又從而從臾之於是有變現怳惚之妖有遐登坤擧之事其爲說牢不可破而其爲蔽膠不可解矣嗟夫彼其所稱不死者遂遯未論即距今三五百年若百年者茫無風影孰見孰聞又安所質而信傳之也其情見事露者往往而是至不可勝數則又曰不必信不必不信甚矣人之好怪也　餘冬錄云唐幽州有石老人傳其化時跨

白鶴翔雲而去有爲續仙傳記之者元瑞州鄭仙姑人傳其乘紫雲僊去鄉里爲立祠祈禱有靈響遠近震動後情得則石老以病死尸爲其子沉之水鄭僊姑因與人私逼父醜之死轉售旁邑後出尸於水歸人於旁邑而安息同州王野人居浮山縫紙爲裳取竹架樹上覆以茅獨止其下虎豹過弗害卒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圍中尚惟者因謬云州人陳恒發其棺惟空衣神事之李文公翺與恒遇問之恒曰妄也翺知循州具棺櫝命將吏改瘞之南岡其骨存志曰王野人葬于此按古今正史不及神僊也神僊

傳若郡縣志彼此承踵先後沿襲事同名異者甚衆、

要之不足信也、記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

也不可推移夫南北之極或祝髮而裸或鞨巾而罷輒沐之

食子儀渠之焚親得之習而成之若性何限彼釋氏者西

方之教也爲之慈悲以消其忿慾爲之澹素以堅其性爲之

戒律以攝其欲爲果報輪迴之說以恐怖其愚開空寂

樂上乘之門以安其智爲之髡緇遊戲以和其俗爲之偈

唄音樂以暢其情又爲之變現出沒神呪幻化妙於其上

之術以駭其心今西域尚多有之要惟當以異術視度之

故曰西方之教也今居中國之地而從西方之教以之行

巳則髡髮緇衣斥妻屏子苦節而不堪矯異而難行也以之處物則久習夷於初學寃佛等於親愛衆生齊於一子必外斯世斯生而後其說可通也以之理財則施舍盛而農桑本業之教荒以之用人則賢不肖淆而舉措命討之典失以之垂訓則好大不經語怪語神荒忽罔象之妖作又焉往而不弊也哉且夫中國之教尊尊親親有等有殺威儀棣棣壹不可選則有物有則之故也文殊之持刃而以爲悟無生忍黄龍之批頰而以爲見過師而爲之師者揚眉瞬目隨所至棒喝也以行之中國也得乎於教也滋悖易

中孚之象曰信及豚魚其萃曰翰音登于天貞凶言信非所信不可貞也今其教雖童子謾而坐其顛[illegible]爲得證果焚指割臂捨身命以布施云得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信也滋惑矣今所居者中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立也所業者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作周公孔子之所述也所與處者人倫庶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修而明也孝弟通於神明禮樂達於神化舉其所謂精且玄者不旁給他借而足而何必謏謏焉悅奇尚異索玄大以相蓋爲哉孟子曰反經反之也者身之也反之身心性情章之禮樂教化順事恕施於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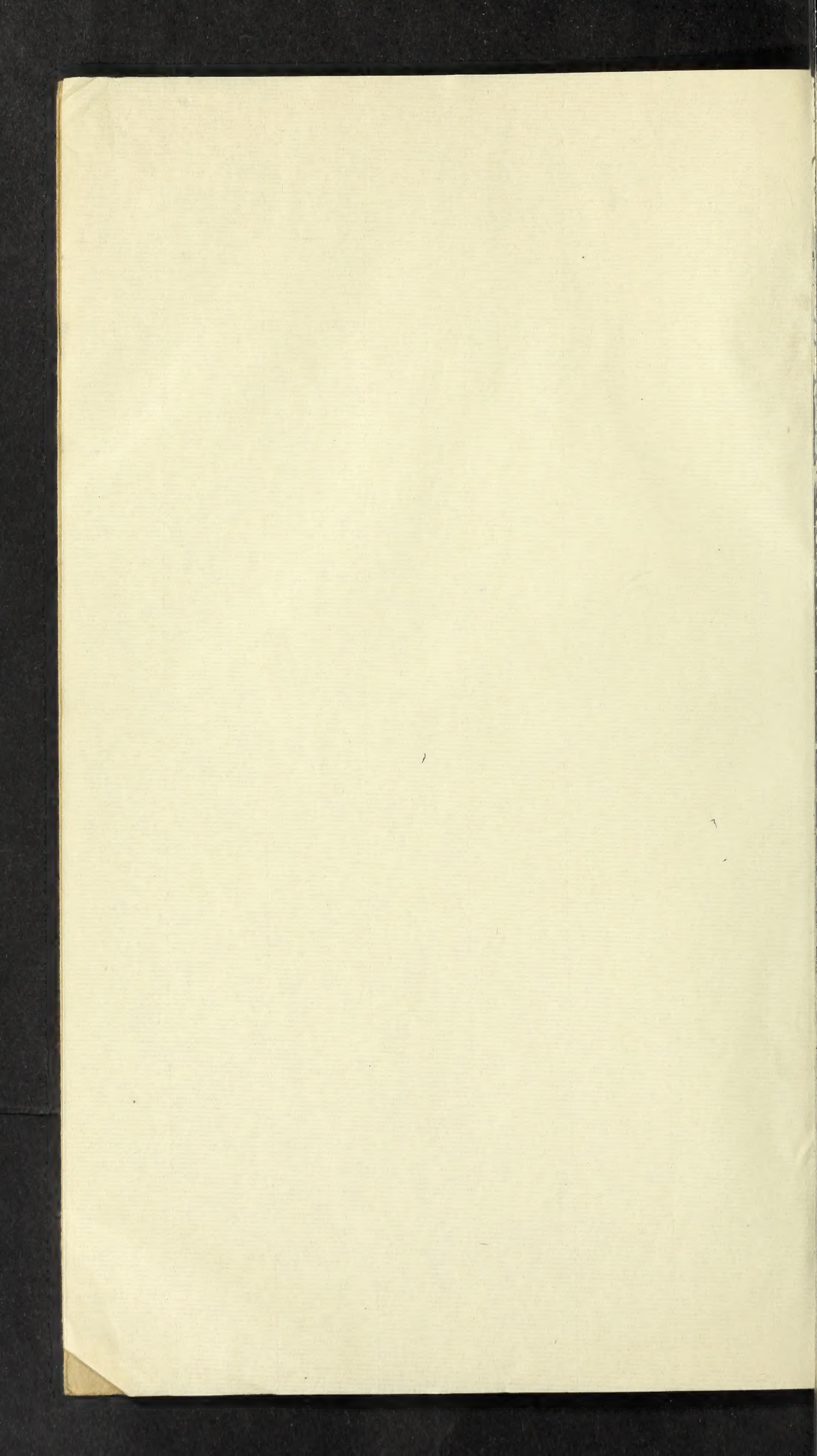
政王路舉皆諸其極然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者從可議也此反經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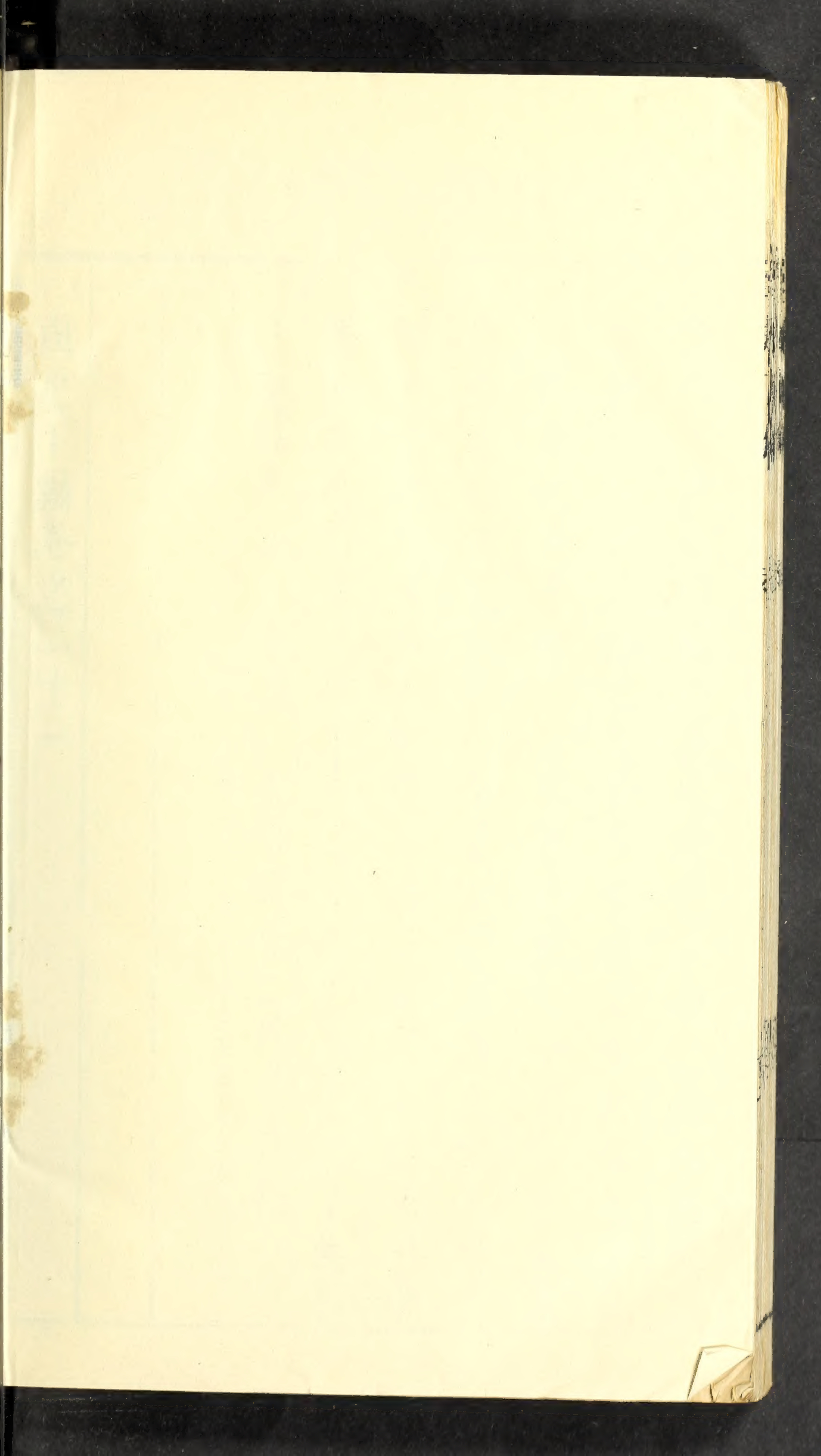
鄧元錫曰予讀大戴記小辨曰先聖見之矣世之衰也必尚辯辯則辯然懼其亂德也夫君子約言小人多言君子尚行小人尚言尚言甚必辯辯必窮大索隱以相高苟務加人雕刻渾淪析玄觧冥焜耀如火旋轉如風委後不窮也如水押闔如兵鷄窮三足卵析有翎規道動以相反愈析愈冥令聞者惑心失意若見其可樂也夫一棊之變不可勝既也况天不之言乎然而其樂也不下席苟足譁衆爲人師而止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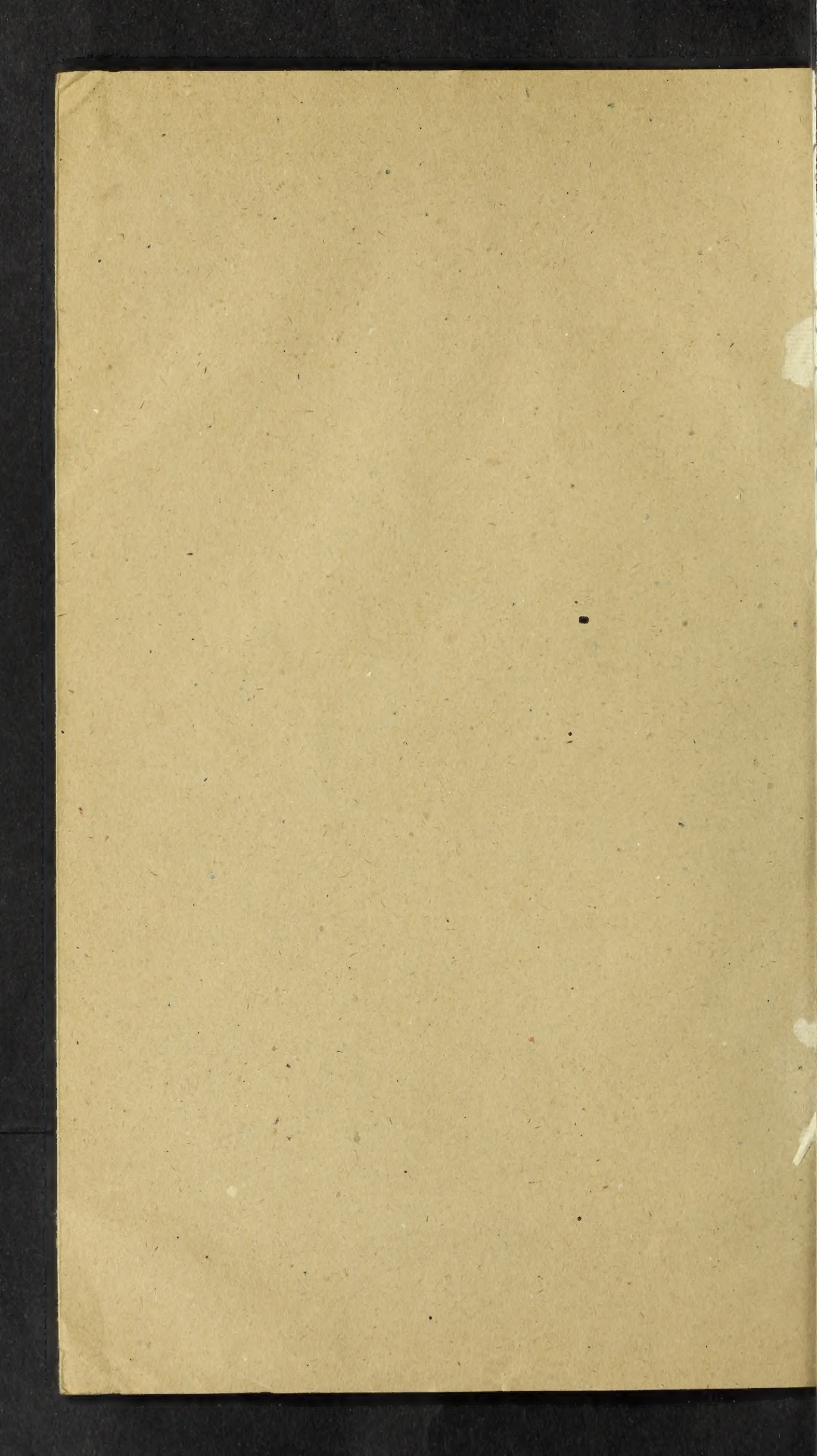
當於事實蓋弊極於談天雕龍炙轂之倫而濫觴於春秋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懼學焉而日不足學也何以辯先王學齊大道以通於政天子學樂辯風諸侯學禮辯官大夫學德辯義士學順辯志庶人聽長辯禁農鄉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學禮樂而力忠信習之賢乎安之聖人巳今之君子孰爲三復於斯言

張扰　此後世宗二氏者病行

西史下編卷之二十一







下廿四止